

指文®战史系列010

武装党卫军第二 “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V卷

2 SS PANZER DIVISION
DAS REICH

1943-1945



【德】奥托·维丁格 著
胡 烨 编译

指文



指文® 战史系列 010

武装党卫军第二 “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V卷

2 SS PANZER DIVISION
DAS REICH

1943-1945

胡 烨 编译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出品 远望资讯
策划 / 制作 指文图书
新浪微博 @ 指文图书
网站 www.zven.cn

图书出版总监 罗应中
策划总监 何 单
视觉总监 黄 丹
线下发行总监 牟燕红
网络发行总监 胡小茜
执行编辑 黄晓诗 张亚楠 朱章凤 胡 梅

名 称 战史系列 010
武装党卫军第二“帝国”师官方战史 第 V 卷
编 译 胡 烨
责任编辑 张玉龙
封面设计 王 星
版式设计 龚瑶涵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盛街 206 号
邮 编 102600
电 话 010-60261463
网 址 www.bjasep.com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75
文本印刷 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49.80 元

CONTENTS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从哈尔科夫到日托米尔.....	001
	哈尔科夫陷落.....	001
	哈尔科夫西面到第聂伯河之间的防御战斗.....	015
	第涅伯河畔的克列缅丘格地区退却和防御战斗.....	027
	第涅伯河西岸防御战斗.....	035
	日托米尔—法斯托夫反击战.....	039
	维尔蒂谢夫反击.....	048
第二章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	055
	日托米尔—基辅防御战斗.....	057
	1943/1944年苏联红军的冬季攻势.....	058
	舍佩蒂夫卡和杨波尔防御战斗.....	071
	苏军的春季攻势.....	076
	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突围.....	089
第三章	血战诺曼底.....	111
	SS第2“帝国”装甲师开赴诺曼底.....	114
	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的反击.....	132
	圣洛大血战.....	143
	莫尔坦反击战.....	182
	法莱斯开水壶.....	189
	塞纳河撤退战斗.....	200
	北法和比利时南部的撤退战斗.....	204
	西墙（齐格菲防线）防御战斗.....	209
	本土重建.....	215
	重返西线.....	218

第四章	阿登战役.....	223
	沸腾的雪.....	223
	曼海之战.....	227
	潮落.....	244
	西线重新部署.....	251
第五章	噩梦沉沦.....	255
	开赴东线.....	255
	巴拉顿风暴.....	258
	苏军的铁拳——奥包和科马罗姆争夺战	266
	“帝国之花”终凋谢	278

前言

提起二战的德军精锐部队——武装党卫军，人们总会想到SS“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死亡之舞”的SS“骷髅”师、“帝国之花”的SS“帝国”师和“外籍兵团典范”的SS“维京”师。在波兰战役中，SS“帝国”师一马当先，以维斯瓦河大包抄载入历史；在南斯拉夫闪击战中，SS“帝国”师的格林根伯格仅率一支小型突击队就迫降了贝尔格莱德，一时间SS“帝国”师成了德国的明星，成了奇袭的代名词。在“巴巴罗萨”行动第一阶段，SS“帝国”师继续攻城拔寨，一路前出到叶利尼亚旧城，成为1941年7月顶在东线最前沿的德军部队，确保了斯摩陵斯克战役的顺利进行。西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抽调了十几个师的兵力，对突前的德军第47摩托化军实施反复冲击，第10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和SS“帝国”师并肩战斗，击退了如潮水般冲击过来的苏军。接着，SS“帝国”师马不停蹄作为第24装甲军一部参加了基辅大包围战，和全军一起参与了这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合围歼灭战。然后，SS“帝国”师兵不卸甲，在第40装甲军的旗下参加莫斯科会战，并作为第一梯队突破莫斯科远接近地第一道防线，攻下了伊斯特拉城，将罗科索夫斯基中将的第16集团军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在苏军的冬季战略反攻中，SS“帝国”师先后在伊斯特拉和鲁扎力挫强敌，继而在勒热夫守住了宽大的正面，给予德国陆军中央集团军群支援，可以说勒热夫成就了SS“帝国”师。惨烈的勒热夫防御战和之后的伏尔加防御战耗尽了SS“帝国”师的兵力。1942年夏秋季，SS“帝国”师只得返回法国重建，历时半年。1943年1月，作为SS装甲军一员再度返回东线厮杀，先后于哈尔科夫、库尔斯克、第涅伯河作战，接着再度于1944年2月回国重建，1944年7月参加诺曼底战役，于圣洛、莫尔坦相继大战美军，然后又转进本土参加阿登反击战，但第三帝国已是夕阳西下，垂垂老矣，无论SS“帝国”师如何拼力作战，只是徒增伤亡。1945年3月，作为SS第6装甲集团军一员，SS“帝国”师参加了德军最后一次战役的进攻战——巴拉顿湖战役，可惜风光不再。尽管如此，纵览SS“帝国”师自诞生后的6年表现，仍不愧为一只精锐雄师。

胡 烨

2013年4月1日

CHAPTER 01

第一章 从哈尔科夫到日托米尔

哈尔科夫陷落

1943年8月21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接到第3装甲军的命令，准备在1943年8月21日夜到22日凌晨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从右翼上撤下来，将防务交给第223步兵师的第42和第344步兵团。交防完毕后，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应迅速往柳博京西面集结，阻止苏军在科罗季什地区的突破。

科罗季什防御战

为了实施新的防御作战，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不得不从原防区摩托化强行军45公里赶往科罗季什地区。由于任务紧急，团长斯塔德勒上校仅带少数随从先行赶到了科罗季什了解情况。时任SS战地记者的罗伯茨·克洛兹在通讯报道中写道：

团长带着几名传令兵，抢在部队展开前先行赶到了新防区以了解战场态势，以便在部队到位能及时有效地部署兵力。遗憾的是，他赶到战场时却发现前沿的一个村庄空无一人。离铁路线不远的是一座座斜坡上密覆植被的小山。他对这个村子并不陌生，在春季那次伟大的反击战中，他曾率部下通过沿着村内的小道逐屋逐房的巷战，将敌人逐过了铁路线，继而在一次往东南的包抄中吃掉了这股敌人。往事历历在目，可一晃已经6个月过去了。今天，这里已经全无敌踪，只有几只被遗忘的鹅还在村里废弃的园子里闲逛。小鸡也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在村口，团长正静静等待着他的炮连到位并进入阵地。不久，1名年轻的中尉带着他的炮连赶到战场并向他报到。几分钟的工夫，他们就仓促做好了战斗准备。正在前进中的敌人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过，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主力还在转移途中，敌人一阵犹豫后又觉得眼前的这点兵力根本不算什么。

不一会儿，敌人的坦克群——先是10辆，接着15辆从北面缓缓朝我阵地冲来，身后还跟着1个营的步兵。这时，友军炮兵连开火了。与此同时，舒马格率领的15连也赶到了战场。几挺机枪立即展开火力，对敌进行拦阻射击。1辆坦克首先中弹起火。但这么点兵力根本无法让敌人停止前进。我军只得边打边撤，将敌人放进了村子。当冲在最前面的T-34坦克群开出南面村口进入开阔地时，1营赶到了，立即对敌坦克群发起攻击。在营长列克斯上尉的指挥下（短短几分钟，他就负伤8次），1营冲进坦克队形，用步兵近战打坦克的方式，在赶到的1个突击炮连的支援下首先分割步坦协同，继而打退了坦克群。接着，2营也在舒尔茨带领下从西面赶来冲进了小村。战至傍晚，柳博京再次回到德军之手。

虽然初战告捷，但往后的战斗却更困难了。这一地带易攻难守不算，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两翼也完全暴露，显然敌人必将对这一缺口展开猛烈攻击。敌人的坦克主炮、榴加炮和迫击炮一刻不停地朝科罗季什猛轰。燃烧的屋子就像火炬般地点亮了夜空。

入夜后，SS“帝国”侦察营在营长维丁格少校的带领下，和恩塞林少校率领的SS“帝国”工兵营赶到了战场并分为左右两翼展开了兵力，暂时封闭了缺口。拂晓到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终于仓促建立了一条连贯防线。敌人暂时停止了大规模进攻，转而用小群T-34反复进行试探性攻击，寻找防线的薄弱点实施突破。

对于柳博京的防御战斗，时任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连2排排长奥斯卡·帕恩克上士回忆道：

1943年8月的柳博京

从米乌斯河撤出后转入哈尔科夫西北方向执行防御战斗任务，我们的友邻部队是第3装甲师。撤出原防区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沿着柳博京—科罗季什展开兵力，转入防御。

1连全体官兵（约70~80人）赶到了柳博京附近。就在这时，先行赶到战场侦察敌情和地形的连长奥托·巴尔特朝我们跑回来，急促下令：“柳博京已被俄国人占领！下车，让机动车后退，立即攻击并上报列克斯！”在斯大林管风琴的轰击下，我连出现了首批伤亡。1门匆匆赶到的突击炮也在村前的路口占领阵地，立即向敌人右翼开炮。“感谢上帝，你来了！”看到突击炮怒吼，全连一边冲击一边欢呼起来。

我连沿着铁路线右侧的平行公路展开攻击。全连总计有2个步兵排和1个重型步兵武器班。根据连长的命令，我们的目标是越过铁路线，攻入小村中心。在左翼，我们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资深士官塞普·莱内尔上士（连部班）很清楚当前的任务。他一边冲在最前面，一边对我喊道：“排长上来！”于是，我也冲了上去，带着2排超越连部班攻击前进。

当我连冲进小村中心转入巷战时，连长及时部署2门中型迫击炮和重机枪进行侧射火力掩护。与此同时，一群俄国兵伴随着2辆T-34坦克从左翼突然冲了出来，很快插进了我们的战斗队形。人数之比，80:8！

更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冲锋枪在上第三个弹夹时卡弹了。于是，我们只能和俄国人在村

中心的废墟中展开猫捉老鼠的游戏。1辆朝着铁路线隆隆开进并从背后向我们开炮的T-34突然间掉头。营长列克斯上尉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枪干掉了探出头来观察地形的T-34坦克车长，迫使敌人掉头。半小时后，战斗结束了。日落前，我们沿着铁路线展开兵力布防。5连在舒尔茨中尉的率领下于左翼防御，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连防御右翼。铁路线是一个理想的防敌坦克群的天堑：横宽8米，路基两侧斜向深15米。更有利的是，俄国人显然算准了要以这里为突破点，因此他们决心不惜代价再度投入重兵突击！

在这一带唯一适合坦克行进的地形惟有穿过铁路的纵向公路，而公路正好是1连的防区，我的位置就在公铁路交叉口背后。就在我最后1名传令兵布兰特还在赶往营部途中的时候，俄国人又来了！3辆坦克搭载着步兵试图冲过铁路线，其中2辆被干掉。埋伏在我身旁的塞普·拉内尔朝敌坦克投出了1枚反坦克手榴弹。遭到攻击后，敌步兵负伤从坦克上跌倒，哀号声响彻整个战场。沿着公路，我们埋设了2枚地雷。突然间，我们身后发生了连接猛烈的爆炸，火光在夜空中格外醒目。过一会儿我们才明白，第3辆坦克试图经路口撤回去时却不幸压上了地雷……

在一周之内，敌人不分昼夜地展开猛烈攻击，甚至一夜用40到50辆坦克实施冲击，多次企图冲过铁路线，但均以失败告终。在1连防区的铁路线上躺着21辆被毁的敌坦克。

1943年8月22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配属给第11军（军长：劳斯中将）。

前面提到，SS“帝国”侦察营也赶到了战场，以其2个不满员的摩托化步兵连在一片森林的前沿占领防御阵地，掩护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装甲侦察车排直接归师部调遣，作为战术预备队随时准备封堵苏军突破口。重型侦察连奉命支援SS“帝国”侦察营在一线展开防御战斗的2个摩托化步兵连。

入夜后，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从SS“帝国”侦察营左翼进入阵地，和陆军1个步兵团换防。根据师长克鲁格少将的命令，SS“帝国”装甲团1连奉命配属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作战。04点15分，3辆苏军坦克冲击1营阵地，但均在1200米开外被SS“帝国”装甲团1连击毁。与此同时，1营还击毁了隐蔽在佩列斯切纳亚外围洼地的4门重型反坦克炮和2门榴弹炮。当天，在精准的对敌压制炮火的掩护下，SS“帝国”装甲团1连坦克群全部进入阵地。大约16点00分，苏军坦克群从佩列斯切纳亚开出，朝维索基地冲击过来，但被打退。布雷切赞德的排击毁了3辆T-34。在夜间，SS“帝国”装甲团1连抓紧时间补充油料和弹药。

战斗结束后，师长克鲁格少将发布作战公报，对全师各部的英勇奋战通令嘉奖：

作战公报

随着今日战斗的结束，我师又渡过了艰难的一关。各部在没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以先头部队仓促地在铁路线组织防御战斗，粉碎了俄国人在哈尔科夫西面达成突破的企图。这次战斗打得相当漂亮，在我师指定的整个防御地带，各部奋战不懈，没有后退半步，在激烈而反复交替的攻防战中，各部都表现出色，再次证明了自己。当然，我师勇敢的摩托化步兵再次成为了战斗中的中流砥柱。他们在坦克群、炮兵群、突击炮群、火箭炮群、高射炮群、战斗工兵营、侦察营、

通信营和后勤部队的支援下打得英勇顽强，为我师再告大捷。

自1943年8月6日到8月20日，我师共获得如下战绩（击毁和缴获）：

6架飞机

271辆坦克

6门自行火炮

2辆装甲车

30门火炮

4门多管火箭炮

4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

230门反坦克炮

162挺反坦克枪

313挺机枪

324支冲锋枪

此外，还有大量摩托化车辆、骡马化车辆和大量技术装备，抓获24名军官和1141名士兵，清点到5000多具敌军尸体。此外，位于敌战线后方的尸体和敌大量伤兵无法统计。

在此，我仅向我师全体军官、士官和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感谢你们在防御战斗中的高昂士气和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未来更艰巨的战斗任务还在等待着我们，这对我师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过，我师将一如既往地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勇往直前，完成任务。

向我们的元首致敬！

签字：克鲁格少将

上述公报务必传达给所有的军官、士官和士兵。

8月22日晚，第11军军长劳斯中将通过无线电向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下达了次日的作战命令：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封闭科罗季什往东北到乌德河之间的缺口。师长务必亲自负责此次任务。完成后立即向军部报告。

签字：劳斯中将

接着，又一道命令传来：

第168步兵师立即在科罗季什附近和柳博京东北展开防御，并临时配属给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

1943年8月22日夜，虽然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不负众望打赢了防御战斗，但哈尔科夫的形势还是到了最后关头，南方集团军群最终忍痛放弃了哈尔科夫。保罗·坎贝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

在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里，参谋长布施上校正紧张地看着一份份作战报告。哈尔科夫仍在德

军之手！但此时此刻的冯·曼施坦因元帅却不敢再奢望胜利。哈尔科夫已经维持不了多久，最后的走廊很快就要被切断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德军至少6个师的兵力将陷入苏军的重重包围中。而且，苏军将很快穿过哈尔科夫往第聂伯河推进，插到第8集团军的背后。“我究竟是选择放弃一座城市呢，还是选择丢掉1个集团军？”曼施坦因元帅一边研究着战局，一边问布施上校。

虽然曼施坦因元帅不清楚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但他回顾了一下月初的历史，更不难猜出苏军的战略意图。1943年8月1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在库尔斯克南战场反击的苏军务必切断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的所有公路，以及德军第8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一切补给线，对这两个德军重兵集团形成分割孤立态势。显然，苏军要下一次大的赌注，其目标可不仅仅是哈尔科夫。为此，曼施坦因元帅特地提醒阿道夫·希特勒注意苏军的这个战役企图。但阿道夫·希特勒却固执己见，严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丢失该城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他这样警告曼施坦因……

但曼施坦因元帅却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可不打算为了所谓的政治因素就白白丢失6个师的兵力。”他对布施说道。

斯大林格勒的教训已经够惨痛了。因此，他在1943年8月22日下令撤出哈尔科夫。德军围绕顿涅茨河流域与苏军进行长达22个月，先后共计4次相互易手的哈尔科夫城，最终还是让给了苏军。

随着德军撤出哈尔科夫和苏军的快速追击，储备在哈尔科夫市区可供两个集团军作战3个月的弹药粮秣也全部告失。而哈尔科夫的陷落也宣告了德军东线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彻底易手给苏军。

新组建的豹式坦克营——SS“帝国”装甲团1营从西线赶来

1943年3月，从哈尔科夫战场撤离后，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回到德国本土，换装新型的豹式坦克（5号坦克）。在德国重建期间，韦伯少校出任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营长。补充坦克车组成员后，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于5月下旬转移到法国马恩河畔的沙隆和泰耶斯之间的马伊勒康（Mailly-le-Camp）训练场进行密集的坦克手训练。同时各连的骨干也前往埃尔朗根装甲兵学校进修，学习新型豹式坦克的性能和指挥豹式坦克的营连排级别战斗。

1943年7月，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转往格拉芬沃尔训练场展开进一步训练。虽然早已开始重建，但直到7月，豹式坦克才完全到位，使1营达到满编状态。每名炮手这才有机会操作新型75毫米主炮，进行8.8引信穿甲弹（一种新型特种装药的触爆引信穿甲弹）实弹射击。

8月中旬，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接到准备开赴东线和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会合的命令。为了满足装载豹式坦克（V号坦克，重44吨）这种中型重载坦克的尺寸（豹式坦克的横宽几乎是德国铁轨3.15米的极限），德国铁路部门特地调用了编号SS-VS的特种军用平板专列，这才完成了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的装载作业。

运输军列穿过德累斯顿、列格尼茨和波尔塔瓦，最后抵达了波尔塔瓦和克拉斯诺格勒之间的军用火车站。一到站，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还没卸下坦克就遭到苏军的炮轰，虽然没有

给1营造成任何损失，但邻近铁轨停放的一趟油罐专列被炮火命中燃起大火，致使SS-VS特种军用专列只得在不放斜板的情况下依靠吊装卸下豹式坦克。这次事件真可谓是出师不顺。刚刚完成卸载，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3连奉命在通往沃尔昌斯克（哈尔科夫东北60公里）的公路展开兵力，为第3装甲师警戒了3天（8月19日到22日）。

虽然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装备的是新型豹式坦克，一到前线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操作仍然需要磨合。

豹式坦克的新型KWK75毫米长身管、72倍径长主炮在当时是一流的，炮口初速为1150米/秒（3740英尺/秒）。相较而言，一杆普通步枪的枪口初速仅为890米/秒（2900英尺/秒）。加上优异的光学瞄准系统，KWK75毫米主炮使用8.8引信穿甲弹的有效射程最远可达2000米。

另一方面，由于东线形势日益危急，豹式坦克的发动机始终没能完善，尤其是24缸迈巴赫引擎（730匹马力），装在空间狭窄的发动机室，在战斗中发动机齿轮高速运转（每分钟7000转）时，糟糕的供油系统和狭窄的空间（很难散热）极易导致发动机过热。在早期的战斗中，不少豹式坦克就是因为发动机过热起火，烧坏了汽缸壁和曲轴而不得不退出战斗，给战地维修和保养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豹式坦克的首次实战

以下是赫伯特·克拉夫特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2连的1名排长卡尔·穆赫勒克少尉的口述，记载了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豹式坦克的首次实战：

夜幕降临时我们抵达了指定地点。当我们集结时，俄军战机进行了空袭，但没有造成损失。

1943年8月21日夜到22日凌晨，2连再次上路。我所在的2连1排在穆赫勒克少尉的率领下于次日投入战斗。此时，我们的连长舒翁陶贝中尉集合1排布置任务并给了我们一些好的建议。他说道：“为了支援掷弹兵，1排应在夜间占领一座重要的高地。估计明晨敌人就会在坦克的支援下反扑。你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新型坦克已经不比以前的老家伙了（指以前服役的3号坦克），它们比T-34坦克厉害多了，所以你们不必害怕。希望你们用新型豹式坦克展开的第一战能有好运。”

截至此时，我们的心里还是没底。1排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在夜幕的掩护下，我排迅速插向柳博京和库姆纳之间的高地。在行进中，1辆豹式坦克因机械故障退出战斗。1943年8月22日01点00分，我排占领了高地。穆赫勒克少尉指示各车立即散开，依托地形占领射击位置。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掷弹兵们早已在周围的阵地严阵以待，但由于我们的引擎轰鸣声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导致山上炮火漫天飞舞，严重影响了掷弹兵们的休息，而且最初我们和他们的配合也谈不上有多密切。毕竟，他们对我们的新型坦克缺乏了解，也不知道在第二天的战斗中能够得到我们多大程度的协同。接着，我们也关闭引擎，静静等待黎明的到来。

虽然坦克车长特里姆梅尔下士反复警告我们要睡一下，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电信兵卡恩贝克是第一次经历实战，兴奋得难以入眠。当晚，全体车组（5人）唯一睡得着的也许就是我们的驾驶员威廉列兵。第二天战斗打响，当我们感到十分疲惫的时候才意识到，他抓紧时间

休息，在战斗中时刻保持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精力是多么重要。

夜间，我们听到从敌人战线传来持续不断的发动机轰鸣声。经历过1941年莫斯科防御战斗的斯拉维克下士认为：“听这声音还不算坏，最多有两三辆坦克。”

这么点坦克当然不会吓倒我们。我待在自己的座位上操作光学瞄准镜，试图穿透夜幕查看对面的敌情（但是徒劳无功）。拂晓，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距离2000米外的库姆纳村。看到没有什么情况，我又把准星从1000米复位回2000米。绰号“平果”的电信员在对讲机里说道：“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一切都很安静，我们是否可以不受打扰地安享早餐？”话音未落，密集的弹群在山头上落下。敌人炮群集中火力对山头进行炮火急袭。好在驾驶员下意识的正确反应，我们才避免遭敌炮轰。每次他刚一娴熟地驾车转移位置，1发炮弹就在刚刚撤出的位置上爆炸。

我也记不清敌人的炮轰究竟持续了多久。当烟尘散去时，我们看到敌人从库姆纳村里涌出，朝我们扑了过来。同时，特里姆梅尔在对讲机中大喊道：“大群坦克开过来了，该死的！”在我于东线服役的整个经历中，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苏军以大约80辆坦克对我排的山头展开冲击。我们新型的75毫米主炮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2000米的距离上，我排以准确的火力击毁了敌人一批坦克。在如此远的距离遭到攻击，苏军坦克群出现了惊慌。战斗共持续了2到3个小时。1发炮弹打中了我坦克主炮制动器，一发反坦克枪弹贯穿坦克侧面，打伤了车长穆赫勒克少尉的右手臂和肩膀骨，头部也负了轻伤。

在这次激烈的坦克交战中，23辆苏军坦克、3辆卡车、2门反坦克炮被击毁，横七竖八地躺在战场上。其中，7辆坦克是穆赫勒克少尉的战果（也就是我车的战绩）。敌人的突破企图被挫败。

虽然负伤，但穆赫勒克拒绝了上级要求他回后方治疗的命令，依旧和我们一起留在火线。入夜后，我们补充了弹药，但由于战斗消耗太大，即便是获得了补充，弹药储备也还是严重不足……

在1943年8月22日，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的处子秀战斗中，1营共击毁53辆苏军坦克。

对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在这次战斗的出色表现，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右翼的第198步兵师的冯·霍恩中将在198步兵师战史中也是大加赞扬：

我师奉命和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密切协同作战，封锁出哈尔科夫往西穿过山谷的公路，并死守科罗季什。除了虎式坦克外（陆军装甲师也开始获得重型虎式坦克），武装党卫军也换装了大量的新型豹式坦克。而在此时，苏军却对他们这一超远程有效射击的主炮性能一无所知。该师部分将士含一些年龄仅十七八岁的志愿兵在内，和我这个久经沙场的步兵师“老兵”们一起奋战，挡住了苏军的冲击……

不过，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装甲掷弹兵们可不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正如198师所说，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经过了1943年的三次大战遭受巨大伤亡，只能依靠大批补充兵来维持战斗力。第198步兵师战史继续写道：

8月22日清早，10辆坦克组成的一股敌坦克群朝科罗季什冲击。SS反坦克炮兵击毁了其中3辆坦克，剩余的7辆继续顽强冲击。在科罗季什南面的高地，他们的主炮升到最高仰角，和德

军1个高射炮连对射。战斗中，德军高射炮连击毁了5辆坦克。然而，仅存的2辆坦克却仍然继续朝着别列索夫亚，即我师师部所在地冲击……直到突入纵深，他们才开始朝哈尔科夫回撤。不过，在哈尔科夫西南郊，我军最终将他们如数击毁。

下午，第305掷弹兵团被迫收缩防线，向后退却。敌人得寸进尺，立即扑上来，战斗再次打响。斯图卡机群对突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98步兵师防线结合部驻防的第305掷弹兵团13连阵地的苏军进行轰炸。在战斗中，我军的1个火箭炮连打掉了敌人1个炮兵连。

8月22日夜到23日凌晨，第198步兵师退到哈尔科夫南面的新防线：利波瓦雅西面—科罗季什东郊（沿着哈尔科夫—科罗季什—柳博京铁路线）展开兵力。

虽说德国陆军各个步兵师在抗击苏军步坦协同冲击中蒙受很大损失，防线多次出现危机，但是，他们却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在诸如第198步兵师的部队所属各团的掷弹兵顽强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拼死战斗下，始终维持了防线的连贯和完整。

1943年8月23日：艰苦的防御战斗仍在继续。苏军出动11辆坦克搭载步兵从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区的佩列斯切纳亚往182.6高地实施冲击。由于最初距离实在太远，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1连的豹式坦克群打不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苏军冲了过来。不过，当他们冲上182.6高地时，1连的豹式坦克群巧妙地占领了射击位置，待苏军坦克群进入射程后，集中火力齐射，只消半小时就干脆利落地击毁了11辆苏军坦克，彻底消灭了这支步坦协同冲击的苏军。与此同时，3辆很可能是掩护右翼的苏军坦克，也被布雷切赞德的排击毁。在双方围绕182.8高地的战斗中（德军进攻），布特勒的装甲排共击毁了7门反坦克炮。攻防皆败的苏军为了报复，集中炮兵对德军防线进行了一整天的猛轰。

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坦克群也在蒂森少校的率领下，于科罗季什地区支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遂行艰苦的防御战斗。该营积极运用坦克展开攻防战斗，多次粉碎苏军的冲击，挽救了危局。

虽然不懈奋战，但由于SS“帝国”工兵营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撤出，导致防线出现了危机，防御兵力更加薄弱。利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右翼的弱点，苏军达成了突破，5辆坦克隆隆压过了防线，冲到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背后的一座小山，并从背后朝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阵地开火。不过，苏军也没有得意太久。SS“帝国”高射炮营1个连及时发现了他们，并迅速展开火力，1辆接1辆全部击毁了这批T-34坦克。其中1辆坦克中弹后爆炸，引起了冲天大火。

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东翼形势发展快到令人绝望的地步的时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乘坐他们的装甲运兵车赶来了。他们甚至在前往阵地的急行军途中刚穿过一片片森林就和苏军大打出手。幸好能力出众的营长肯普夫少校有先见之明，在装甲运兵车上装载喷火器，及时消灭了遭遇的苏军。赶到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右翼后，3营及时投入了战斗。

顶着苏军极为猛烈的坦克火力打击，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1连对右翼被突破地带

进行了7次反击。夜幕降临时，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又在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营长：蒂森少校）的1个装甲连和几门突击炮的支援下猛烈反击。打到最后，坦克和突击炮在反击中打光了所有炮弹。在没有坦克和突击炮的支援下，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勇猛的掷弹兵们继续顶着苏军猛烈的火力和极为顽强的抵抗继续攻击。最终，他们冲进了苏军阵地，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激烈的战斗中，营长肯普夫少校第8次负伤，但他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在他的鼓舞下，年轻的掷弹兵们舍生忘死，拼死冲击。为了挡住他们，苏军用猛烈的炮火持续覆盖战场，一直轰到午夜。这次战斗十分惨烈，3营许多军官和骨干士官伤亡。

在左翼，因SS“帝国”侦察营把守的防御地带正面宽达3.5公里，防线当面是一片片密林，苏军不时进行的步兵侦察均被他们打退。为了配合对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右翼的突破，苏军也对SS“帝国”侦察营把守的防线展开攻击，几次达成突破。由于缺乏预备队，SS“帝国”侦察营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只得亲率摩托化通讯班将士下车徒步反击才将苏军赶出阵地，恢复防御态势。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3连仍配属陆军第3装甲师作战，掩护德军完全从哈尔科夫撤下。几乎是作为最后一支从哈尔科夫撤出的德军部队，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3连的豹式坦克群炮口对着6点钟方向转进。在最后1辆豹式坦克（沙费尔）撤过顿涅茨大桥后，德军工兵炸毁了大桥。撤退行动结束后，3连在哈尔科夫南面的尤斯尼集结。在整个撤退过程中，第302号豹式坦克被击毁，但坦克抢救车还是把它拖了回来。

1943年8月24日：临时配属给第3装甲师的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3连归建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欠2营）。

当天，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拟和第198步兵师协同，在敌情允许的情况下对乌德河曲南面展开攻击，恢复原防御态势。

大约14点00分，苏军以2个连的兵力冲击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区，但被支援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打退。

在计划的反击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给SS第2“帝国”装甲团指派任务如下。

SS第2“帝国”装甲团：

以2营加强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以1营加强给SS“帝国”侦察营和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虎式坦克连加强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突击炮营：

1连加强给第198步兵师

2连和3连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SS“帝国”炮兵团：

2营和4营，以及火箭炮营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3营给SS“帝国”侦察营和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右翼

1营给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SS“帝国”工兵营：

1连为师预备队

SS“帝国”高射炮营掩护师防区，并以88毫米高射炮做好打坦克战斗的准备。

通信营保障各部的有线和无线通信，确保整个防区的通信畅通和指挥连贯。

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开始突破

1943年8月23日夜到24日凌晨，苏军突然对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区进行猛烈的炮火轰击，一直持续到深夜。在炮火轰击的同时，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多管火箭炮）也对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进行轰击。在大规模炮火急袭后，持续不断的苏军轻重机枪和冲锋枪射击一直持续到拂晓，突然间又转到猛烈的炮火准备。

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苏军坦克群分成2个梯队，45辆坦克为第一梯队，30辆坦克为第二梯队，隆隆朝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扑来。在坦克群身后是搭载着大群步兵的25辆卡车，他们组成了第三梯队。苏军的意图很明显，先以坦克群做两个波次的冲击，即便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顶住坦克群冲击，那也将伤亡惨重，防线千疮百孔，然后卡车搭载的步兵跟进打击，德军肯定顶不住，防线必然被冲跨。

形势极为危急，但却也是师属炮兵团和军属火箭炮营绝好的表演机会，他们在SS“帝国”炮兵团团长卡尔·克鲁茨上校的指挥下，以5个炮兵营和1个火箭炮营对进攻中的苏军坦克群和跟进的卡车队进行密集的炮火拦阻。炮火准确覆盖了苏军的战斗队形和集结区，轰散了部分苏军纵队，部分缓解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压力。

与此同时，SS“帝国”反坦克营也在营长特切上尉的指挥下，连续击毁了几辆坦克。蒂森少校率领的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的IV号坦克群也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猛轰苏军坦克群，给倍受重压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在战斗中，表现最出色的莫过于SS第2“帝国”装甲团6连的克斯滕上尉，他领着9辆IV号坦克对苏军60辆坦克发起攻击，共击毁苏军坦克29辆。此外，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的豹式坦克群和SS“帝国”突击炮营，以及虎式坦克连也为战斗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这次坦克大搏杀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再次和老冤家——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过招，又一次将对手杀得大败而归，成功地打赢了防御战。

关键性的战斗

1943年8月25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和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继续展开一整天惨烈的

血战，并再次守住了阵地。当天，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再次不负盛名，成为防线中的中流砥柱。

下午，当苏军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极为薄弱的防御地带达成突破的时候，3连1排排长塞普·拉内尔中士匆忙集结几名掷弹兵，不顾兵力对比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毅然向苏军实施反击，封锁了苏军的突破口。接着，他轻伤不下火线，带伤指挥10名士兵拼死奋战，守住了阵地。鉴于他的杰出奉献，多次率部在兵力对比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果敢反击，消除苏军突破的杰出贡献，10月8日他被授予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在这天极为惨烈的防御战斗中，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全体将士们在毫不间断的炮火和迫击炮火的支援下打退了苏军的全部冲击。当然，胜利的背后是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巨大的牺牲，其3个营中有1个营被打到只剩38人，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苏联士兵能冲过铁路线。

最后，在大约16点00分，连续冲击受挫的苏军也筋疲力尽，停止了对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进攻。同一天，在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区，苏军也以强大的兵力在10点00分突破了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卡塞洛夫卡接近地和西北小树林的主要防御地带，但被扎查里亚斯率领的装甲排反击逐退。苏军伤亡惨重，并丢弃了大量步兵武器。

大约15点00分，苏军又恢复了进攻，再度突破了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极为薄弱的主防线。这次，兵力不满员的16连（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工兵连）果断反击，终于粉碎了苏军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整天的防御战斗中，SS“帝国”炮兵团始终给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提供了强大的炮火支援。

1943年8月26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左翼（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线尚还平静，战斗的焦点便转移到了右翼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在1943年8月26日给第11军的报告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对当天的战斗是这样记载的：

当天作战报告

和前几天一样，敌人继续以强大的坦克群配合步兵对我师宽大正面实施反复冲击，求得突破。双方围绕科罗季什西面的国营农场持续展开激烈的战斗，国营农场先后易手3次之多。在艰苦的肉搏战中，尽管双方都得到坦克支援，但最终我军还是将敌人逐出了农场，并击毁了20辆敌坦克。这次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史诗般的壮烈战斗值得特别提及。在将近4天几乎毫不停顿和极为艰苦的战斗中，其中大部分还是惨烈的肉搏战，将士们在防御和反击战斗中都作出了超人般的努力。

自我师配属第11军起，SS“帝国”装甲团在今天的战斗中打得最惨烈。他们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将士们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支援。

在战斗中，敌人于库姆纳附近达成了一次突破，但随即被我师组织反击铲除，并恢复了原有的防御态势。

尽管敌人不惜代价，拼尽全力源源不断地冲击，用兵规模甚至上升到营级，但均被我师粉碎。根据最新统计，我师共击毁敌坦克约30辆。令人遗憾的是，我空军的出击架次极为有限，

导致敌空军异常嚣张。战场不分前线后方均遭敌空军的轰炸和扫射。

.....

配属作战的第106步兵师侦察营（欠1个加强班）在科罗季什西南森林集结，1个加强班插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帝国”侦察营位于国营农场西部边缘，并配属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该营务必坚持到1943年8月27日以掩护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撤退。

以下是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保有的坦克数量：

3号坦克4辆、IV号坦克31辆、豹式坦克21辆、虎式坦克6辆、指挥坦克6辆、突击炮16门、50毫米反坦克炮22门、75毫米反坦克炮12门。

务必守住阵地。第198步兵师将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换防，该团将撤编1个营，缩编为2个营。

签字：索梅尔中校

当天（1943年8月26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签署了第31号命令，对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通令嘉奖：

敌人今天继续反复冲击。他们的主攻方向直指科罗季什西面的国营农场。在史诗般的壮烈战斗中，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全体将士在SS第2“帝国”装甲团2一部、以及SS“帝国”炮兵团和军炮兵大力支援下，通过果敢的反击，3次将突破之敌赶出阵地。我向全体参战将士表示慰问和嘉奖。

签字：克鲁格中将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罗季什的战斗中，武装党卫军第502火箭炮营为防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力支援了第198步兵师和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防御战斗。

1943年8月27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任务：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要守住防线，右翼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第198步兵师换防。换防要点如下：

1943年8月26日夜到27日凌晨，第198步兵师1个战斗群在现阵地换下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兵力。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全权负责这次换防作业。撤下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部转往科罗季什西南2公里处德森林充当师预备队，并根据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计划调整部署，准备在1943年8月27日黄昏占领阵地。

在整个换防作业期间，第106步兵师所属的侦察营继续配属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直到换防作业结束。

同时，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一部兵力于1943年8月27日内傍晚接防SS侦察营防区。

这次部署调整显然表明德军即将组织新防线，并打算将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一部兵力解放出来，充当机动战役预备队。随着德军撤出哈尔科夫和防线的缩短，第11军的防御战斗就更好打了。

8月27日06点00分，苏军再次从佩列斯切纳亚向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左翼的183.6高地和柳博京实施突击。在战斗中，扎查里亚斯的装甲排连续击毁了3辆苏军坦克。不过，苏军坦克群却巧妙地借助大雾的掩护躲过了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群的火力打击，但他们的进攻还是没能突破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坚如磐石的防线。根据前沿观察哨的报告，苏军共遗弃了7门重型反坦克炮和2门榴弹炮。

德国国防军公报

1943年8月27日：德国国防军公报再次提到了英勇无畏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

德国最高统帅部公布：

在哈尔科夫周围激烈的战斗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在攻防作战中皆表现出色。在总计35天的战斗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就击毁了1000辆敌坦克。

当然，在光环的背后，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不仅兵力伤亡惨重，就连技术装备和武器也损失巨大。尽管如此，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仍保持着强悍的战斗力和高昂的斗志，这点尤为难能可贵。

同时，在1943年8月27日这一天，配属第198步兵师作战的SS“帝国”突击炮营归建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

1943年8月28日到30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结束在科罗季什——佩列斯切纳亚防线的防御战斗，转移到新防线。

1943年8月28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从现防线撤下，转移到梅列法防线。对此，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作战日记记载道：

1943年8月28日：14点00分从柳博京撤出。

1943年8月29日：守住柳博京的梅列法的各座大桥，直到友军全部撤过大桥。在东岸被迫炸毁1辆失去战斗力的坦克。07点15分：炸毁各座大桥后，1连和当面之敌脱离接触，撤到附近的森林。下午，全连抓紧时间保养坦克。

虽然德军最终放弃了柳博京—科罗季什防线，但在这次防御战斗中，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并没能突破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防线，苏军企图通过钳形攻势，包夹消灭从哈尔科夫撤下来的德军的企图也未能得逞。另一方面，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在战前奉命不惜一切代价挡住苏军北翼铁钳的合拢，保障哈尔科夫的友军安全撤出，这个任务圆满完成。

这次围绕科罗季什的防御战斗和1941年SS“帝国”师经历过的叶利尼亚防御战、1942年的勒热夫防御战的惨烈和残酷都有得一比，但有一点却是不同的：这次苏军在兵力和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已经远远超过了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防御饱和度。因此，无论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多么英勇地遂行防御战斗（包括其他德军也是如此），即便完成了任务，最终也免不了退却再退却，直到走向灭亡。

不过，这一时期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也不全是坏事。在柳博京和科罗季什决定性的防御战斗期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表现出色，为胜利做出了奉献，团长斯塔德勒上校成为了德军第303位在骑士十字勋章基础上加饰橡叶的获得者。

1943年8月31日：第8集团军司令沃勒上将给第11军下达作战电令：

鉴于第3装甲军的危机，拟将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撤下转移到第3装甲军东翼。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获得橡叶加饰

1943年8月31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中将成为德军第286位在骑士十字勋章基础上加饰橡叶的获得者。

1943年9月1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4年前的今天，波兰战役开始了。当时，没有人能想到这竟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当然，即便是到今天（1943年9月1日），也没人知道这场战争何时能够结束。但对于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全体将士而言，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想这些问题，因为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活好能活的每一天。

新的部署调整：在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区，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得到3营士兵的补充，恢复了兵力满员，而3营的军官和士官转往第聂伯河后方准备重建3营。与此同时，威斯利策尼少校接替负伤的哈梅尔上校，正式出任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赫尔穆特·舒雷贝尔上尉出任3营营长。

对于1943年9月1日的防御战斗，现仅存一份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战报以资考证：

豹式坦克的进攻

做为1营的一员，1连对佩特伦科夫和切沃洛斯托夫国营农场展开攻击，并以敏捷的动作迅速攻克了上述两个小村，并在切沃洛斯托夫国营农场附近的铁路线向北防御。

下午，我营准备攻击格鲁什基环形道的敌野战阵地体系。当坦克群展开接敌机动的时候，一支俄军坦克群却从格鲁什基环形道向切沃洛斯托夫国营农场发起攻击。双方坦克群随即爆发激战，我营1连击毁敌坦克8辆，迫使剩余的敌坦克群逃到格鲁什基环形道西南的洼地。由于敌反坦克炮群猛烈的拦阻火力，我营没有追敌，打退敌坦克群后匆忙撤回反斜面阵地。

接着，所有剩余坦克群编成霍勒泽尔装甲战斗群。在斯图卡对格鲁什基守敌阵地攻击的支援下，霍勒泽尔装甲战斗群扑了上去，迅速突破了敌野战防御体系，歼灭了一部分守敌，余敌溃逃。

在这次进攻战斗中，1连共击毁了8辆T-34和15门反坦克炮，霍勒泽尔装甲战斗群也击毁了2辆T70和10辆T-34，并缴获4门反坦克炮。与此同时，扎查里亚斯的豹式坦克失去动力，被敌包围。于是，我营组织了1个装甲连在SS“帝国”侦察营一部的支援下将强大的敌步兵赶出了森林和切沃洛斯托夫国营农场，救下了扎查里亚斯的豹式坦克，共摧毁4门反坦克炮、反坦克枪，以及大批步兵武器，并击毙大量敌军。在这次战斗中，我营的损失为2死2伤。

这样，新型豹式坦克在双方的坦克对战中再次获得了胜利。这次战斗，SS第2“帝国”装甲

团1营创造了在2500米的距离上击毁苏军坦克的记录。不过，诸如发动机起火和传动装置等诸多技术问题仍是困扰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维修人员和制约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战斗力发挥的最大因素。

哈尔科夫西面到第聂伯河之间的防御战斗

1943年9月2日：谣言四起，德军先是宣称要组织“第聂伯河防线”，继而大肆渲染，说是要将之建设成和大西洋壁垒媲美的东线壁垒。

当天，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配属给第3装甲军。根据当时全面形势的发展，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撤往瓦尔基，组织新的主防线。

在具体防御部署上，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继续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为右翼，SS“帝国”侦察营居中，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为左翼。

霍勒泽尔装甲战斗群沿铁路线展开。在清晨的战斗中，该战斗群击退了苏军的几次小规模冲击。

大约15点00分，苏军步坦协同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线右翼前沿的利霍夫展开攻击。战斗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共击毁了15辆苏军坦克。

在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左翼的友军同样是武装党卫军的精锐——SS“维京”装甲掷弹兵师。

1943年9月3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继续坚守防线。和昨天一样，苏军步坦协同试图突破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防线前沿。

大约16点00分，苏军步兵在几辆坦克的支援下，再次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右翼发起冲击，仍被德军击退，苏军伤亡惨重。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豹式坦克群）击毁2辆苏军坦克，剩余的苏军坦克群被迫往东北退却。傍晚临近，苏军用反坦克炮和迫击炮猛轰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线。

对于当天的战斗，SS第2“帝国”装甲团3连的作战日记中记载道：

坦克群冲进了俄军的步兵队形

一整个下午，敌人以强大的步兵借助麦田和向日葵地的掩护展开冲击。

怀着必胜的信念，俄军炮兵撤出阵地，牵引着火炮前出到距我防线仅3公里的森林区，集中火力猛轰我防线。

突然间，我连坦克群被敌步兵包围。有时，敌人甚至爬上了我们的坦克。我们只得用车载机枪相互朝各车装甲和炮塔射击将他们扫倒。还有几名俄兵试图从坦克后方爬上车体的时候被排气管烧伤了双手。不过，大部分攻击的步兵是被我连的车载机枪扫倒的。

几小时后，3连在侦察营1个连，以及1个火箭炮连和2个轻型榴弹炮连的支援下将敌人压回到一座小山。至敌人进攻结束时，马克斯·维姆梅尔的坦克被1门俄军反坦克炮打中烧毁。驾驶员卡拉涅尔重伤。西森列兵和维尔多克列兵被猛烈的炮火炸死。在柳博京东郊，我们埋葬了他

们的遗体。在战斗中，俄军除了使用76.2毫米反坦克炮外，还使用美制92毫米加农炮。

战斗结束后，我师不得不出动几辆炮兵牵引车和坦克抢救车将打瘫的豹式坦克拖回后方。

当晚，我连奉命将主防线后撤2公里，但具体原因不明。

1943年9月4日：当天16点00分，苏军炮兵和迫击炮兵继续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地整条防线进行猛烈轰击。最初，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预计苏军会在17点00分发动进攻，但苏军却没有动静。同一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少将在骑士十字勋章基础上加饰橡叶，成为德军第286位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

1943年9月5日：清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任务维持不变，形势依旧平静如初。下午，风云再起，15点15分在没有任何炮火准备的情况下，苏军突然对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右翼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展开猛烈攻击。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一时间抵挡不住，退到格鲁什基环形道东南洼地时才在赶来支援的霍尔泽装甲战斗群的支援下消灭了突破的苏军营规模部队。黄昏至夜间，战场又恢复了难得的平静。

不过，这种平静的态势让人感到后怕。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很清楚，苏军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只不过是调整部署，为受到重创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赢得整补时间，准备下一次大规模进攻。

1943年9月6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防御战斗态势依旧。在苏军持续不断的冲击压迫下，把守防线右翼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得到霍尔泽装甲战斗群支援）转移到利霍夫森林东部。

大约14点00分，苏军又一次对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展开攻击。在没有霍尔泽装甲战斗群的支援下，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独立将再次突入格鲁什基环形道东南的苏军赶了出去。在这一整天时间里，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阵地都遭到了苏军极为猛烈的加榴炮和迫击炮的轰击。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接到第8集团军司令沃勒上将的命令，奉命为第3装甲军（军长：布雷特中将）断后，掩护该军往瓦尔基和波尔塔瓦转进。

根据这道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为核心，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其他各部大部分兵力加入，由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统一指挥。

加强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战斗序列：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SS第2“帝国”装甲团^①1营

SS第2“帝国”突击炮营

① SS第2“帝国”装甲团大部分坦克在战斗中受损已经转移到第涅伯河后方维修和保养，因此投入战斗的SS第2“帝国”装甲团坦克数量极为有限。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和第502火箭炮营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

按照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将作为第8集团军的殿后部队在掩护第3装甲军安全转进后方能撤离战场。由于任务艰巨而重要，因此，师长克鲁格少将亲自为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做任务简报，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斯塔德勒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同时，也要带着加强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安全撤下来。毕竟，这是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全部家底。

另一方面，SS“帝国”侦察营所属的装甲车连归师长克鲁格少将直接调遣，任务是为加强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侦察预定撤退路线的正面和两翼，确保他们能安全撤下来。同时，SS“帝国”侦察营主力奉命作为步兵配合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参加断后阻击战。

加强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后卫战斗

从这时开始，德军踏上了漫漫的西撤之路，而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很不幸地见证了这段历史。

在掩护第3装甲军撤退的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充分发挥了高速机动特点，SS“帝国”侦察营以其装甲侦察分队四处游动侦察，再一次准确查明了苏军的各个兵力坦克集结区。接到他们的报告，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随即组织炮群，集中火力猛轰苏军的兵力集结区。炮火轰击过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乘坐装甲运兵车在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坦克群的配合下冲击苏军集结区，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得到坦克群配合下展开反击扰乱苏军战斗集结的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地也开始侦察师部指示的下一条迟滞线，并以最快的速度修筑工事。撤退序列的安排是：当第3装甲军完成撤退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将撤下来，和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以及SS“帝国”装甲侦察营一起转移到新的迟滞线。最后，SS第2“帝国”装甲团也在SS第502火箭炮营的支援下（施放烟幕遮蔽苏军的观察）撤了下来。

在此期间，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也对下一条迟滞线的炮兵阵地进行侦察，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的协助下，很快找到了合适的炮兵阵地。

而霍尔泽装甲战斗群则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配合下，撤到新的迟滞线背后，准备对苏军进攻实施战术反击或有限进攻。

1943年9月7日：9月6日夜到9月7日凌晨，第8集团军主力安全转移，接着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开始第一次撤退。

为了确保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安全撤出战场，霍尔泽装甲战斗群奉命掩护撤退。大约04点00分，在和步兵换防后，霍尔泽装甲战斗群撤出了利霍夫。刚一出城就被从北面和东北追击而来的苏军步兵咬住。战斗中，霍尔泽装甲战斗群集中火力轰击，杀伤了大批追击的苏

军后安全撤了下来。其中，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撤到切沃洛斯托夫西面1公里处，霍尔泽装甲战斗群则在曼施洛夫过夜。

大约15点00分，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支援下，霍尔泽装甲战斗群的3辆坦克沿着铁路线前出到特柳切斯切纳亚附近侦察敌情时和苏军步兵遭遇，并很快在战斗中歼灭了这批苏军。

夜幕临近，霍尔泽装甲战斗群以2辆缴获的T-34坦克继续在特柳切斯切纳亚东北和苏军步兵、反坦克炮群展开激烈战斗。由于夜幕中视线昏暗，而苏军反坦克炮群实力较强，霍尔泽装甲战斗群没有贸然强攻，而且在一阵对射后退到曼施洛夫北村口西南1公里的1个农场转入防御。苏军也没有追击，当夜平静度过。

1943年9月8日：清晨平静如初。大约14点00分，霍尔泽装甲战斗群对罗戈夫卡火车站东南的苏军步兵展开攻击。苏军一触即溃，往佩特伦科夫西面高地逃窜。在追击战斗中，1辆坦克因机械故障失去动力停摆在战场上，立即遭致苏军极为猛烈的炮火和反坦克炮火轰击。为了救援这辆坦克，霍尔泽装甲战斗群不得不再派几辆坦克靠近，试图拖带。但苏军却趁机集中炮火猛烈覆盖，加上缺乏坦克救援车，霍尔泽装甲战斗群最终不得不暂时放弃救援，直到夜幕降临才拖走了这辆受损的坦克。

以下是SS第2“帝国”装甲团3连1943年9月6日到12日作战日记的记载：由于不断战斗和损失，我连每天能作战的坦克都不超过2辆，战斗价值也仅仅是消防队形式而已。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所属的装甲车连的里程碑

1943年9月8日：德国国防军作战公报特别嘉奖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所属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装甲车连：

在近期哈尔科夫南面和西面的艰苦的防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所属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装甲车连完成了迄今为止的第1000次战斗侦察任务。该连在截至目前的战争中累计获得如下战绩（击毁和缴获）：

47架飞机、22辆坦克和装甲车、76门各种口径的火炮、24门迫击炮、97挺机枪、58支反坦克枪、4000支步枪、200部机动车辆、180辆马拉车、1节补给列车、1个面包烘烤连、140000升汽油。

此外，该连还毙俘敌8000多人。这些战绩大部分是从最近3天反击突入我防线纵深的布尔什维克军处所获。

与此同时，德国陆军南方集团军群获得德国陆军总部的批准，将东线战场南翼的新防线转移到恰科波尔到扎波罗热之间的第聂伯河畔。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欧洲战场的德意轴心同盟崩溃。“罗马—柏林”轴心不再，从此德国在欧洲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需要独立与美国、苏联和英国奋战。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1943年9月8日：除了苏军的炮火和迫击炮火力袭扰外，当天的防线平静无事。第3装甲军战

斗序列进行了调整，下辖第3装甲师、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第223步兵师和SS第5“维京”装甲掷弹兵师。

1943年9月10日：虽然苏军继续不断用榴弹炮、加农炮和迫击炮猛轰整条防线，苏联空军也极为活跃，但当天却没有什么大的战斗。

08点15分，SS第2“帝国”高射炮营2连击落了1架苏联战机。当夜，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撤往特切托夫北面2公里的树林。

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获得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鉴于在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任上表现出色、领导能力卓越，以及米乌斯河杰出的表现，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哈梅尔上校于1943年9月7日荣幸地成为了德军第296名橡叶骑士勋章获得者。同时，他还获得了一枚近战银星勋章（嘉奖他32次近战格斗）。当然，这些勋章和荣誉并非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全团上下努力和同心协力的结果，特别是对全国在米乌斯河反击战中的斯特帕诺夫卡巷战中的杰出表现的嘉奖。

1943年9月10日：暴雨下了一整天，一度活跃的苏联空军也销声匿迹了。

清晨，第3装甲军下达了新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主力准备于19点30分起往姆扎河撤退，殿后部队01点00分撤退。估计苏军要追击的话也只有沿着铁路线行动，不过拂晓时刻约为05点00分，因此利用夜幕完成撤退的几率很大。

据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下达了撤退的相关命令：

师第36号作战命令

关于转进新防线指示

1. 兵力部署：

右翼：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

中央：第344掷弹兵团

左翼：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欠2营）

2. 作战分界线：

师各部之间分界线，即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第344掷弹兵团，以及第344掷弹兵团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分界线不变。

3. 任务：

（1）加强SS“帝国”装甲侦察营要守住现阵地并加强阵地配系，主要兵力和火力指向左翼。由于72高地北面密覆植被的高地可以俯瞰我军后方纵深地带，因此务必不惜代价阻止敌人将其夺取。

和右翼友军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和左翼的防线结合部检查点的巡逻，结合部守备兵力听从

左翼的第223步兵师师长调遣。

(2) 第344掷弹兵团要守住现阵地并加强阵地配系。至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到来接防后，344掷弹兵团在交防的同时，将1个连留做预备队，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线背后撤下，准备转移往右翼。贵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右翼阻止敌人夺取重要的140和141高地。

(3) 完成断后任务撤下来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将和第344掷弹兵团换下部分防务，占领预设阵地。兵力和火力重点指向120高地以南的山头。务必在这些山头部署机枪火力点，防止敌人进攻，特别要防止敌趁夜奇袭。

侧翼防御要尤其重视科洛马克，密切和右翼友军第3装甲师协同。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以及SS第2“帝国”装甲团1个连的支援下，在特切托夫地区展开，充当战术预备队。

(4) 加强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瓦尔基东南集结，准备在近日撤出一线，归建我师。相关部署命令随后下达。

(5) SS第2“帝国”装甲团以2营部分坦克插到主防线各个支撑点，半埋入掩体做为固定反坦克火力点，支援左右两翼的防御战斗。为了确保撤退顺利，务必马上侦察撤退路线，侦察内容包括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确认各条撤退道路是否还能供大军通行。

此外，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需抽调1个连前往特切托夫加入战术预备队，并归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节制。

(6)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欠1营和2营），在陆军第54炮兵团2营和第3装甲军军属火箭炮营的加强下，以主要火力支援两翼防御战斗。具体支援部署如下：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支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第344掷弹兵团右翼兵力，陆军第54炮兵团2营支援第344掷弹兵团左翼兵力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营（欠11连）全力支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1连担任3营的一般支援。

左右两翼各配属一个火箭炮群，负责对佩雷科普和格沃斯德夫北面森林，以及科洛马克盆地进行炮火反击。

保持集中2个炮兵营和1个火箭炮群的机动支援火力，准备随时根据一线各个防区的请求实施集中炮火支援。

报告：1943年9月12日傍晚，详细的阵地配系指示和我师各部署将绘制在1:50000的作战地图上向军部送达。

签字：克鲁格少将

1943年9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占领了指定防线。这条防线由一系列连贯的战壕和部分穿过苏军控制区的交通壕（德军很快用障碍物和推土予以封闭）组成。在每个划定的防区背后的800到1000米处都有3个地表掩体，供各营营部、通信派和摩托化传令班使用。在各个阵地前沿也密布地雷，防止苏军进攻。

1943年9月12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的加强下进入指定防线，营部也迅速占领了防线背后800到1000米的3个地表掩体，拉置电话线，架设电台天线。

在地形方面，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往苏军防线延伸的是一片洼地，部分地段视线受到遮挡，再往科洛马克的地形是上升起伏的丘陵，给苏军的迫近和进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限制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火力发扬。

苏军1个坦克旅突破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

大约14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各连接到了野战电话的战斗警告，通知苏军坦克群正朝防线扑来。由于营部是设在反斜面，因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最初只能从2连连长舒尔格中尉的报告中判断整个形势。最初，他还感到有些乐观，但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剧变。

各连通过电话报告：“敌坦克群从科洛马克冲了过来！”接着，营部收到了各连上报的苏军坦克数——6辆……10辆……15辆……22辆……30辆……45辆……60辆……68辆……72辆，坦克群隆隆朝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阵地扑了过来。更糟糕的消息很快传来：“在敌坦克群身后有大批伴随步兵！”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迅速向各个连长下令：“把坦克群放进来！集中火力打他们的步兵！即便敌坦克群突破营部也在所不惜！”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在这种生死关头，做为营长的维丁格少校还在和手下的各位连长开这种“国际玩笑”。2连连长舒尔格中尉接过话茬：“把几辆坦克放进来也好，让我们也别闲着！”

接着，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向通信兵口述通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的简明扼要的报告：“72辆敌坦克在强大的步兵支援下向我营防线轮番冲击。请求对我营当面的洼地和敌坦克群实施炮火支援！”

可能是危急的形势也影响了通信兵，结果他刚刚记录完电报内容就撒腿跑向电台，等到准备按下电键才发现忘了签名，只得冒着苏军的炮火，连滚带爬地回到掩体，向奥托·维丁格报告：“请您签名，根据通信管制条例，只有指挥官签名的电报才具有效力！”维丁格草草签名后，通信兵这才满意地返回通信掩体。

苏军的钢铁洪流继续隆隆逼近，掀起了蔽天尘埃。很快，冲在最前面的坦克群进入了洼地。不久，跟进的步兵也抵达了洼地。

看着苏军步坦协同步紧逼，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各连将士的心都绷到了嗓子眼了……大家都在心里焦急地问德军的炮兵和火箭炮兵究竟在干嘛？难道他们想见死不救？等待的时刻真是难熬，可谓度秒如年。直到最后一刻，火箭弹群才拖着长长的尾焰、划着大大的弧线，越过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呼啸飞向苏军坦克群。火箭炮群终于开火了！密集的弹群立即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当面的洼地触地，在苏军坦克群和步兵集群中发生接二连三的爆炸。硝烟过后，最前沿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将士听到了苏军伤兵的哀号

声——大家都感到有些如释重负。

尽管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但这并不意味苏军坦克群的冲击会就此罢手。坦克群继续从洼地隆隆往前冲击，他们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在没有步兵伴随的情况下，继续朝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冲击过来。坦克马达的轰鸣声和履带碾压大地的嘎吱声不断迫近。

不久，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前沿发生了几次猛烈爆炸。各连相继报告：“几辆敌坦克压上了地雷！”尽管被炸断了履带失去了动力，但这些中着的坦克仍有战斗力，他们还在不断转动炮塔，用炮火轰击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阵地。据统计，共有11辆苏军坦克被地雷炸瘫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前沿。

虽然苏军的炮火和坦克火力打击十分猛烈，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野战电话系统仍旧完好。通过电话，奥托·维丁格少校不断接到各连报告苏军坦克突破了前沿阵地的消息。

不久，奥托·维丁格少校从营部也看到了隆隆冲击过来的苏军坦克群，他们沿着宽大的正面从两翼冲击过来，部分坦克甚至直接朝营部扑来。

空气让人窒息、大地已在颤抖——不久，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将士们就听到了坦克履带碾压的嘎吱声出现在他们后方。随后，正当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和1名连长通话时，站在掩体顶部的观察员发出警报：“掩体右前方发现1辆T-34，主炮正对着我们！——隐蔽！”所有人顷刻间像老鼠般地钻进掩体或是卧倒在战壕里，等待着坦克主炮射出致命一弹。但等了许久，却什么也没发生。

突然间，坦克发生了猛烈爆炸，车载机枪弹药被炸得漫天飞舞——坦克开始起火，继而殉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为了救援营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各连组织火力猛轰突到营部周围、几乎把营部包围的14辆苏军坦克。在精准的火力打击下，14辆苏军坦克依次化为了一堆堆废铁。

1名负伤的苏军中尉爬出坦克，跌跌撞撞地走进掩体，一遍又一遍地哀号：“所有的坦克都完了！所有的坦克都完了！”在1名俄语翻译的帮助下，营部这才意识到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遭到了一个整编苏军坦克旅冲击。事后，这名负伤的苏军坦克手得到了食物和热水，奥托·维丁格少校还派人给他疗伤。

不过，并非所有的苏军坦克手都有这样的好运。伴随着被毁坦克的滚滚浓烟，不少苏军坦克手尖叫着爬出坦克，部分人死战不降，用手枪抵抗到最后直至被击毙，还有一些人识趣地举起双手，走进战俘营。

突然，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部遭到了来自后方的机枪火力袭击！不过，袭击很快就停止了。原来，几辆德军坦克从后方匆匆赶来。冲在最前面的坦克停在了营部掩体前。霍尔泽上尉从坦克上跳下，正要向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致意时，却惊讶地看到营部周围的坦克残骸，他对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遭到一个整编苏军坦克旅的冲击下，主防线竟然没有崩溃，营部也泰山不倒，甚至将突破的苏军坦克群全部击毁而倍感惊讶。

不过，当天和苏军坦克旅拼死奋战的并不只有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同样表现出色的还有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

以下是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3连的1名坦克通信兵霍尔斯特·勒茨内尔对当天战斗的回忆：

1943年9月12日，战场依旧秋雨连连。坦克在松软的土地上艰难的爬行着。在我们防线当面不远处似乎很平静。不过，我们还是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左为坦克通信兵，耳机时刻不离耳，试图从电波中捕捉敌情，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没有什么新情况。13点00分，似乎接到了通报，站在炮塔上的驾驶员博克下士激动地喊了起来：“他们来了！俄军坦克群！”科洛马克的坦克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车长一边下令，一边跑回坦克钻进车子就位。坦克通信兵和装填手也各自就位，驾驶员开始启动引擎。但不知怎么的，一连二次引擎都没反应，直到炮手从坦克内将部分东西扔出，驾驶员第三次尝试，才启动了引擎。伴随着引擎的启动，我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好了战斗准备。车载电台使用正常。对主炮也进行了检查，确认无故障后装填了穿甲弹。在3000米开外，越来越多的坦克出现在观察镜内。这时，耳机里传来了上级的命令：“把俄国人的坦克群放进1000米内再打！具体射击指令随后下达！不准擅自移动！”

与此同时，上级在电台中通知我们，朝我们冲过来的是俄军1个建制完整的坦克旅，兵力编制约80辆坦克（相对而言，我们仅有14辆豹式坦克，其中2辆还因引擎故障而失去动力），俄军坦克群以宽大的队形，一路走走停停地朝我们开来。敌坦克编成大部分是T-34坦克，兼有少量的KV1和KV2。随后判明，敌坦克旅的兵力为86辆坦克。在我车左翼的路德维格报告，他的坦克引擎无法启动，此时2辆敌坦克已经扑到他的座车正面600米处。我连右翼的友军步兵师已经开始放弃阵地，向后退却。插在我装甲团阵地的1个兵力不满员的步兵连也在俄军庞大的坦克群冲击下准备撤退。但车长却要求该连死守阵地，打击在俄军坦克群身后跟进的步兵集群。然而，该连并没能守多久就崩溃了。根据上级无线电通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配属作战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在己方防区被敌突破，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右翼有崩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将士们）仍死守自己的阵地，放过隆隆前进的俄军坦克旅。在我车左翼的胡伯特·路德维格继续通过监听电台得知战场的即时动态。不一会儿，2辆T-34就冲到了距离他这辆失去动力的豹式坦克的400米前。他奉命开火射击，只用了一分钟，他就以连续的急速射，打瘫了这两辆T-34。俄军似乎发现他们右翼有情况，在紧急调整部署中，坦克群陷入一阵慌乱。这时，雨停了。大部分T-34坦克稍微转向右翼，到目前为止他们似乎只发现了路德维格的豹式坦克。然而，他们的转向却将左翼暴露给了我们。

通过电台，我们收到了清晰无误的射击指令。此时的俄军坦克群还在混乱中，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准确的位置。他们的射击漫无目的，毫无准星。我车的装填手欧内斯特·泽特拉，开始从弹药仓中取炮弹。炮手海因茨·施罗德也恢复了镇定。我们的车长埃默林少尉开始在炮塔上观察确认，给炮手指示目标。在他的指示下，炮手冷静而准确地击发主炮。第一发试射偏

离后，第二发炮弹就准确地抓住了目标，1辆朝我连扑来的T-34坦克中弹起火。双方开始交互射击。我们试图把坦克从掩体中开出，然而经过2天大雨的冲刷，豹式坦克要开出阵地似乎十分困难。不过，我车的驾驶员博克，却没有放弃。他几次启动引擎，不过有两次都因为离合器转速太快，致使刚刚启动的引擎两次熄火。经过了几次尝试，他总算把豹式坦克开出了掩体，继续朝俄军坦克群射击。

在我坦克群的火力打击下，越来越多的苏军坦克中弹起火。我连各车均分享了这些战绩，因为在激烈的交互射击中，谁也无法分辨出各辆起火燃烧的俄军坦克究竟是谁的战果。赫伯特·路德维格从左翼通过电台不断向我们报告中弹起火的俄军坦克数字。至战斗结束时，共有23辆俄军坦克中弹起火停罢在路德维格坦克前方……

“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奇迹般的胜利

这是一场苏军86辆坦克对德军14辆豹式坦克，在数量上不对称的坦克大战。从数量上来看，双方的比例是6:1。不过，战斗结果却出乎意料，德军共击毁了78辆苏军坦克，其中6辆是突破到德军纵深后被击毁的。

在德军方面，参战的14辆豹式坦克中只有1辆被击毁，剩余的13辆豹式坦克完好无损。

除了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投入战斗的14辆豹式坦克外，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左翼的SS第2“帝国”突击炮营的2门突击炮也投入了战斗，将剩余的8辆苏军坦克全部击毁。

19点00分，苏军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线上的突破口均被肃清，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整体防线依旧完好无损。

这次拥有伴随步兵的坦克群防御战斗是一场经典的、教科书般的防御战例。正如德国陆军战斗条令规定的：“对敌步坦协同防御战斗，各部应将敌坦克群放进主防线，用炮火和火箭炮火力歼灭敌步兵。突入主防线的敌坦克群，改由友军坦克群予以逐个击毁。”

在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次胜利是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建制内的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的功劳。试想一下，在苏军实力逐步恢复，甚至已经超越德军，可以在任何地点以优势兵力和坦克发动进攻的年代，如果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仍像摩托化步兵师时代那样没有自己的装甲团和突击炮营，战斗结果会如何？

除了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表现出色外，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建制内的坦克维保连和师维修营，对于战斗损伤和机械故障的豹式坦克、突击炮的抢救撤出和维修，都做出了突出且卓越的贡献。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所属的坦克救援分队达成的伟业

在东线战场上，德军最耀眼的作战明星自然是各个装甲师/装甲掷弹兵师的装甲团/营和突击炮营。在他们成功的背后，却也活跃着一群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他们承担的任务和风

险并不比装甲团/营要小，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存在保障了各个装甲团/营的战斗能力，这就是各个装甲师/装甲掷弹兵师建制内的坦克救援分队。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建制中，也活跃着这么一群人，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常常要冒着苏军猛烈的炮火和狙击火力，将中弹失去动力或因机械故障失去动力的坦克从战场上拖回，然后不分昼夜地抢修，使受损坦克恢复战斗力，重返一线。

前坦克救援分队排长埃尔温·舍茨上尉对他服役的SS第2“帝国”坦克救援分队的伟业回忆如下：

1942年夏，坦克救援分队在芒斯特训练营成立，编入重建中的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在编制上，我坦克救援分队隶属于SS第2“帝国”坦克维修营。然而，在实际战斗中，我坦克救援分队却奉命向师后勤部报到并归其节制。坦克维修分队下辖：

2辆18吨半履带炮兵牵引车

1辆24吨坦克救援拖车

1辆12吨的牵引救援车

4辆8吨的牵引救援车

1辆1吨的牵引救援车

1辆载重卡车

1辆野战厨房车

1辆标准化柴油起重机

接着，我们又缴获了3辆雪弗莱卡车和1辆吉普车。兵力编制：坦克救援分队指挥官埃尔温·舍茨上尉，他之前曾在SS第2“帝国”通信营作为1名维修保障士官服役。此外，该分队还包括2名士官和大约20名士兵。我坦克救援分队的任务是在战场和休息期间将师里所有受损的轮式和履带式车辆拖到SS第2坦克维修营各连进行维修。在战斗中，我坦克救援分队是师部通过师后勤部接受直接命令，随时根据指示上战场拖回损伤车辆的。在法国期间，随着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转移驻防南法后，我坦克救援分队也转移到莫尔坦地区进行密集训练。1943年2月，我坦克救援分队在哈尔科夫地区首次接受战火洗礼。在撤出哈尔科夫的战斗中，我坦克救援分队不断将因战斗和机械故障损伤的坦克/突击炮和轮式车辆拖出战场，沿着哈尔科夫—瓦尔基—波尔塔瓦公路，转运给各个坦克维修连。而且，我坦克维修分队是做为全师的殿后部队，最后一个撤出哈尔科夫。在撤往波尔塔瓦的三天路途中，我们的全部食物仅仅是从一辆被弃的面包烘烤车中救出的一大袋饼干和从一个燃烧着的补给仓库中抢出的几瓶酒。在我印象中，从1943年1月到1944年中旬，在我坦克救援分队的作战日记上共记载着救援拖回约500辆轮式和履带式车辆。当然，在这些数字中除了包括我师的车辆外，还包括非武装党卫军的陆军车辆。

在我的印象中，有几次救援拖带任务令人记忆犹新：夺回哈尔科夫后，我们冒着敌人的火力在别尔哥罗德附近的一条小河旁拖回1辆受损的IV号坦克。当牵引救援车拖着IV号坦克越过

友军战线时，竟然遭到来自正面的火力袭击。

1943年12月31日到1944年1月1日间，拉尔夫·舒特在日托米尔撤退期间被敌人俘虏，但他却设法逃脱。1943年圣诞前，我师在日托米尔东面缴获了2辆T-34坦克并移交给SS第2“帝国”坦克维修营。在整个战争中，我坦克救援分队的车辆损失：2辆8吨牵引救援车，2辆卡车被敌炮火或空袭击毁。荣誉：3人获得2级铁十字勋章，2人获得战争服务十字勋章并加饰佩剑。战死：3名士官。战伤：5名士兵。

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3连的赫伯特·克拉夫特在回忆录中对坦克救援分队的奉献的记载如下：

印象中，服役的新型豹式坦克的传动系统问题丛生。我还记得，每当豹式坦克出故障的时候，都要由牵引救援车拖带相当一段距离到各个维修连驻地。记得还是在日托米尔地区的战斗中，我坦克是被拖带着进入阵地，并转入防御的。接着，牵引救援车继续冲上一线，将我车前方被打坏或发生机械故障的豹式坦克拖带到几公里外的后方。当然具体的拖带过程，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凭印象，我营几乎全部受损的豹式坦克都被他们拖带抢救了下来。牵引救援车的驾驶员作出了几乎是超人般的努力。

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营长汉斯·维伯上尉报告：SS第2“帝国”装甲团维修主管阿洛伊斯·恩斯贝格尔，在抢救和维修装甲团1营受损坦克中的行动表现出色。他们不分昼夜、不眠不休地展开拖带抢救，将所有因各种损伤而失去动力的坦克——共65辆豹式坦克和几辆虎式坦克——全部安全拖到第聂伯河畔。为了确保拖带过程中受损坦克不落入敌手和再添新伤，拖带后撤途中遇敌时，受损坦克车组和恩斯贝格尔会相互配合，组织环形防线抗敌。

由于这是一款新型坦克，因此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和各种损失原因必须要向第三帝国生产部和装甲兵总监部报告。为此，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营长维伯奉第8集团军之命亲自前往柏林，向时任第三帝国生产部长的斯佩尔汇报豹式坦克的战斗情况和各种机械故障造成的损失。在柏林，维伯上尉还请求补充坦克引擎。斯佩尔满足了他的要求。几天后，德国空军运输机群载着65具新型豹式坦克发动机降落在基洛夫格勒机场，将引擎转交给了SS第2“帝国”坦克维修营。很快，这些新型引擎就换下了1营受损坦克的旧引擎，使这些坦克又恢复了战斗力。

不到10天，1营的2个豹式坦克连就投入了战斗，剩下的2个豹式坦克连也参加了战斗。

由于表现出色，SS第2装甲团维修主管阿洛伊斯·恩斯贝格尔上尉有幸成为了武装党卫军第一位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

1943年9月13日：清晨06点00分起，双方再次爆发战斗。苏军炮群在一名埋伏于1辆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线前沿被击毁的T-34车内的炮兵观察员的引导下，继续猛轰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各个防御地带。

苏军的炮火轰击极为猛烈，特别是集结在“小盒森林”的SS第2装甲团1营坦克群，成为苏军炮击的重点目标。11点30分，1辆豹式坦克因发动机舱中弹失去战斗力。入夜后，坦克救援分

队将其拖出阵地。

鉴于苏军炮兵观察员利用被毁坦克隐蔽引导炮群轰击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将昨天被击毁、停罢在阵地前沿和纵深的所有苏军坦克炮塔进行彻底的爆破（逐个炸飞）。此外，逐个检查被毁坦克，如有发现引擎完好的，应立即予以补炸。

1943年9月14日：在几天的防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牢牢地守住了阵地，特别是在苏军集中了一个坦克旅的优势兵力的冲击下，也没有丢失一寸阵地。虽然如此，但德国陆军南方集团军群的整体态势却在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坦因元帅决定组织撤退。当天，第3装甲军也下达了撤退命令：

1943年9月15日夜到16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往C线撤退；1943年9月16日夜到17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往D线撤退。

事后，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才得悉了当时的整体危局：苏军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两翼都达成了突破，形成了迂回态势，再继续坚守现有防线已无意义，只得往第聂伯河边打边撤。以下是第3装甲军下达的作战命令：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定于1943年9月15日夜到16日凌晨往C线：杜罗费耶夫卡—新伊万诺夫卡退却。

当天，苏军除了继续用猛烈炮火轰击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外，其他战况还比较平静。昼间，苏联空军的空中活动并不频繁，但到了夜间他们便积极活动，四处轰炸德军后方。

击毁第1500辆苏军坦克

1943年9月17日，德国国防军公报中再次点名表扬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

截至1943年9月14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自1943年7月5日库尔斯克战役以来共击毁了1500辆苏军坦克，其中800辆的战绩是SS第2“帝国”装甲团所获。

第聂伯河畔的克列缅丘格地区退却和防御战斗

1943年9月15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又一次回到了劳斯中将军的第11军麾下。

自清晨起，苏军炮兵在苏联空军的支援下持续不断地猛烈轰击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主要防御地带。11点00分，前沿阵地报告，苏军有30到40辆坦克向布罗夫科夫北面冲击过来。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1连连长霍尔泽上尉率4辆豹式坦克前往布罗夫科夫支援步兵防御战斗。然而，还未等4辆豹式坦克赶到，苏军坦克群却放弃进攻，转向东北。13点00分，苏军部分坦克冲进“小盒森林”，被一对虎式坦克击毁。19点00分，在霍尔泽上尉率领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在布罗夫科夫展开坦克群，掩护师主力于当夜撤出防线。整个撤退过程完全按计划进行。

1943年9月16日：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在9月16日夜到17日凌晨侦察新

的主防线。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的任务是继续担任断后，掩护步兵撤到新的主防线，并展开迟滞战斗，阻击追击的苏军。为此，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以5辆坦克在索斯诺夫卡西面1公里，沿着通往哈尔科夫公路两侧部署了5辆豹式坦克。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还得到了1个装甲运兵车营的加强。

1943年9月16日：撤退行动顺利实施，没有出现任何纰漏。03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全部从旧防线上撤下。不过，苏军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早就发现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撤退企图，并组织了追击。03点30分，担任断后重任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和苏军步兵爆发战斗。看到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动用坦克的足迹，苏军马上调来了重型反坦克炮群，他们从2500米的距离朝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坦克开火。断后迟滞战斗一直打到10点00分，苏军利用兵力优势，从两翼迂回绕过了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的阻击阵地。

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蒂森）赶紧上来支援，从装1连左翼投入战斗，掩护装1连沿着公路且战且退。13点00分，苏军再以2个连的兵力在重型反坦克炮群支援下展开猛烈攻击，但除了伤亡惨重外，一无所获。在这次追击战中，苏军用上了坦克，但也只有零星几辆坦克在3000米的距离上胡乱打几炮，然后掉头就撤了。显然，苏军在科洛马克的坦克大战中被打疼了，领教了SS第2“帝国”装甲团的厉害，因此在追击战斗中也不敢过分挑衅。在交火中，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共击毁了4门苏军重型反坦克炮。14点30分，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和2营也撤到了新防线。

撤到第聂伯河对岸的命令

1943年9月18日：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坦因元帅下令，南方集团军群撤过第聂伯河，在对岸组织新的防线。这次撤退，最困难的当属第8集团军，因为在该集团军的防区内只有克列缅丘格地区的各座大桥可供大军撤退。瓦格纳在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况记载道：

这次撤退作战，是一次极为复杂而艰难的作战行动，在敌人沿宽大正面的追击下，整个集团军要沿着几座大桥撤过第聂伯河，然后在河对岸沿着制定的宽大正面迅速组织防线，转入防御。如此艰苦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保障大军顺利撤退，20万伤兵不得不首先撤退。顿涅茨地区和乌克兰东部地区所有能资敌使用的战略和军事资源统统进行“坚壁清野”。甚至连几十万头羊、牛、马也统统赶过第聂伯河对岸。而且时值雨季，德军希望持续不断的降雨，第聂伯河及其支流河水暴涨能来迟滞苏军的推进。

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区，1943年9月18日的清晨平静地度过了。大约14点00分，4辆苏军坦克出现，从拉蒂切霍夫朝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主防线扑了过来，但立即遭到豹式坦克群炮火拦击，苏军坦克没有敢靠近就掉头撤退了。

1943年9月18日夜到19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继续向新的主防线撤退。

大约16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再次奉命断后，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德米特罗夫

卡城北出口展开迟滞作战，掩护第223步兵师于次日完好无损地从特切托夫附近的大桥撤过第聂伯河。19点15分，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向新德米特罗夫卡前进。很快，他们就赶到了该城，并在公路两侧占领阵地。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奉命配合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作战。

22点00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后卫部队，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一道从主防线撤下，转移到特切托夫的新防线。

1943年9月19日：大约凌晨03点00分，负责断后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首次和追击上来的苏军遭遇，一支苏军巡逻队沿着公路侦察时踩上了友军埋设的地雷。当夜，在公路左翼布防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前哨立即用机枪火力和苏军巡逻队交火。清晨，枪声逐渐稀落，10连检查苏军尸体时却惊讶地发现对方竟然大部分是年纪很大的老年兵，部分人甚至70多岁了！

05点00分，苏军步兵开始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阵地当面400米的一座山头修筑工事。不过，这座山头的射击诸元早已被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标定。待苏军反坦克炮和迫击炮进入阵地时，立即遭到了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精准的炮火打击，大部分反坦克炮和迫击炮被摧毁。尽管如此，苏军还是在没有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火掩护下对断后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展开冲击。在上午的战斗中，苏军步兵成功地渗透进公路南面，甚至和装1连的指挥坦克（霍尔泽上尉的座车）交火。

10点00分，苏军突破了断后部队的阻击阵地，冲进了新德米特罗夫卡。11点50分，在德米特罗夫卡动面约1500米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开始退却。利用速度优势，装1连很快和苏军步兵脱离接触，沿着公路撤回到特切托夫，并在城南补充弹药和汽油。大约17点00分，维伯上尉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奉命全部参加断后任务，掩护当夜的撤退。为了完成师长交付的重任，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的豹式坦克群沿着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公路急行，于18点00分抵达公路南面的142.8高地，以及利斯切查亚—特里古波瓦西北2公里的地带。当夜平静度过。

1943年9月19日：清晨起大雾，能见度显著下降。大约04点00分，SS第2“帝国”高射炮营2连进驻波尔塔瓦，担负起保卫沃尔斯克拉附近的第聂伯河大桥的重任。根据南方集团军群的命令，在撤过第聂伯河前，必须把波尔塔瓦市内的所有重要物资、建筑和仓库区进行统一爆破和销毁。11点00分，苏军卡车载着步兵，牵引车拖着反坦克炮群沿着公路追击。一路上，他们和负责断后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展开激烈战斗，几门反坦克炮和卡车被击毁。12点30分，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经由基奇洛—马亚往西南撤到奥雅斯科瓦西南1500米的山头。在转移途中，SS第2“帝国”装甲团2连的1辆豹式坦克在利斯切查亚西南的农场被击毁。在往沃尔斯克拉且战且退过程中，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继续和苏军不断爆发战斗。进入沃尔斯克拉地区后，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奉命在该地大桥断后，掩护全体友军安全通过之后，再撤过大桥。16点00分，大桥被德军工兵炸毁，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出色地完成了断后任务，

转移到了库洛科夫卡东南的果园。补充了弹药和汽油后，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又撤往波尔塔瓦。24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抵达波尔塔瓦。

撤出波尔塔瓦桥头堡

1943年9月21日：05点15分，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转移到波尔塔瓦的东面，掩护沃尔斯克拉大桥。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下达了第40号作战命令：

师第40号作战命令（摘要）

1. 敌人试图有效干扰我师往沃尔斯克拉的撤退，但没有得逞。在撤退过程中，我军始终握有战场主动权。在建立桥头堡后，我师的任务是掩护友军与敌人脱离接触，撤过第聂伯河。

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的统一指挥下的加强“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成功地进行了迟滞阻击战，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2.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拟在1943年9月22日夜从沃尔斯克拉往K线撤退。

3. 抵达K线的部署：

右翼：第425掷弹兵团

中央：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左翼：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4. 相关撤退部署：

留置巡逻队在背后掩护，各个装甲掷弹兵团（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于H时往G线退却，然后抵达K线的新集结区。完成任务后，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部署在波尔塔瓦到扎波罗迪基公路的南面。第425掷弹兵团非经允许，不得使用波尔塔瓦—扎波罗迪基公路。1943年9月22日，务必对各条撤退道路进行侦察，并于12点00分通过电话将制定撤退道路的路况上报师部，同时在各条撤退道路的交叉口派兵进驻，负责交通管制。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以主力沿着马切诸奇西南边缘的道路交叉口、卡拉切尼基撤退，一部兵力经由谢维申克退却。

5. 留在G线的巡逻队定于H时和敌人脱离接触，开始撤退并回归原建制。

在K线的兵力部署：

（1）輜重队列将和各个装甲掷弹兵团一起准备在9月22日撤退。为了保障撤退行动顺利进行，拟在谢维申克西面的各个山头反斜面部署侧射机枪火力点，往公路东面的射界必须清扫。

（2）SS第2“帝国”装甲团在公路两侧展开坦克群，并以一部坦克群沿着作战分界线右翼部署。

（3）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各以1个轻型榴弹炮营直接支援第425掷弹兵团、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并以3营和4营（欠12连）在公路两侧和右翼正面展开。炮12连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当面的南北走向的洼地，以及沿着通往马切诸奇的公

路展开。

(4) SS“帝国”突击炮营各以1个突击炮连支援第425掷弹兵团、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在左翼的突击炮连务必在134.8高地周围奋战。

(5)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负责谢维申克南面和西南的防空，以1连掩护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防止苏联空军对坦克和炮群的轰炸。

1个88毫米高射炮营部署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座椅当面的南北走向的洼地和谢维申克、马切诸奇和西南公路。1个炮连拟部署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右翼的扎波切诺西北森林和151.1高地。

(6) SS“帝国”装甲工兵营以1个连部署在防线前沿，以2个连部署在扎波罗迪基北面通道。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作为师预备队，部署在斯科利里。

(7) SS“帝国”装甲通信营应保障师部和所属部队保持有线和无线通信联络。

师部设在马切诸奇（西北），至1943年9月22日16点00分转移，17点00分在德米特伦基附近开设。在新的K线，所有非重要车辆全部提前往后方转移，方便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组织撤退。

波尔塔瓦的沃尔斯克拉大桥之战

下午，在德军组织撤过沃尔斯克拉大桥的同时，苏军试图组织兵力夺桥，切断德军的退路。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奉命赶往战场。

德军拟于18点00分炸毁沃尔斯克拉大桥。当时在桥上只有SS“帝国”突击炮营3连1个排，指挥这个排的是罗德尔夫中尉。3连在先前击退苏军并粉碎其夺桥企图后，也开始奉命退却。在他们身后，苏军亦步亦趋，试图完好无损地夺桥。

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沃尔夫冈·罗德尔夫率几名突击炮车组成员跟在最后1门突击炮身后逐步撤过大桥，边撤边用手枪自卫。他们的英勇战斗，给工兵爆破队的赶来赢得了时间，完成了爆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确保工兵爆破队的作业，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的2门88毫米高射炮奉命投入战斗，用炮火压住了冲过来的苏军步兵。15分钟后，来自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的工兵爆破队赶到了战场，目送最后1名德军士兵撤过大桥后，按下了炸药电动起爆器。随着一声巨响，大桥轰然上天。鉴于此次撤退的出色表现，沃尔夫冈·罗德尔夫中尉于1943年12月1日获得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穿过波尔塔瓦往第聂伯河对岸撤退的过程中，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装甲运兵车营）担任后卫掩护。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封锁苏军的突破口

在当天的战斗中，布洛索沃上尉率领的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2连的出色表现尤值一提。

虽然德国陆军第8集团军主力较为完整地撤了下来，但苏军的追击在波尔塔瓦附近达成了突破，严重威胁到波尔塔瓦的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阻击阵地的安全。布罗索沃意识到情况危急后，他勇敢地率2连40名官兵向苏军毅然反击，顶着苏军猛烈的拦阻火力，冲进了苏军阵地，双方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展开了激烈近战，德军逐步夺回了失地。入夜后，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调上了喷火兵。在喷火器的支援下，2连完全夺回了失地，重创了苏军2个营。

鉴于齐格菲·布洛索沃当机立断，率全连英勇战斗，最终封锁了苏军的突破口，并阻止苏军分割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企图的杰出表现，1943年11月13日他获得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虽然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及时炸毁了大桥，但波尔塔瓦的战斗并没有结束。苏军在游击队的协助下，从北面迅速突入市区。双方在市区内爆发了激烈的巷战。幸得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帝国”装甲侦察营的拼死作战，才使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撤退能安然进行。

1943年9月22日到24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已按计划将加强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到科塞切纳亚。

在南方集团军群的身后，是苏军40个步兵师和12个坦克军亦步亦趋地逼向第聂伯河。

虽然撤退行动较为顺利，但越接近第聂伯河，交通堵塞越严重，各作战部队和非作战部队，以及乌克兰傀儡政权都争先恐后地试图过河，导致了交通拥堵。

苏军强渡第聂伯河，前出到河西岸

根据最新战报，苏军已在卡涅夫渡过了第聂伯河，踏上了西岸，并正继续将兵力和技术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到对岸。在卡涅夫的第聂伯河河西岸，苏军已经将4个坦克军和1个机械化军成功渡河，同时苏军伞兵也在西岸伞降登陆。同时，他们的步兵也展开强渡作业，短短几天工夫，苏军就有8个步兵师踏上了西岸。形势危急！

1943年9月24日：鉴于苏军已经开始强渡第聂伯河，形势极其严峻，克列缅丘格桥头堡受到了严重威胁，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集结，强行军穿过克列缅丘格桥头堡，对卡涅夫的苏军登陆场发起攻击，力争将苏军赶下第聂伯河。

军情如火，一接到命令，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马上命令2营作为先头部队强行军赶到克列缅丘格北面，向北防御，掩护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主力展开。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也在克列缅丘格南面利用一艘大型渡轮，渡过了第聂伯河，顺利撤到了河西岸。期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亲自指挥全营硕果仅存的2辆水陆两用吉普车渡过了第聂伯河。在持续不断的激烈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拥有的22辆水陆两用吉普车要么毁于交战，要么因机械故障而无法渡河。

与此同时，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以3营和团主力暂时配属给德国陆军第1步兵师，奉

命牢牢守住桥头堡，掩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安全渡过第聂伯河。为了协助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完成重任，上级特地给他们加强了1个陆军运输营和1个步兵营。

苏军抢在德军还未完成撤退就强渡第聂伯河的情况表明，苏军最高统帅部打算死死地咬住德国陆军南方集团军群，持续不断地给德军施加压力，斯大林的决心很明确，那就是持续不断地压迫和追击撤退的德军，不给德军喘息和调整部署的时间，一直要将他们追赶到柏林去！在这种情况下，南方集团军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1943年9月25日：交通拥堵与昨日无二。大约14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渡过了“冯·龙德施泰特大桥”，并在克列缅丘格西南的切谢特热列维诺进入阵地，保护大桥。

徒有虚名的第聂伯河防线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过第聂伯河后立即往被强行军，带着德军和后撤的亲德乌克兰傀儡的撤退的幻想，去加强和巩固所谓的“第聂伯河防线”，协助卡涅夫附近的德国陆军部队，向渡河的苏军展开反击。

实际上，德国宣传机构特别是宣传部长戈培尔所吹嘘的“第聂伯河防线”并不存在。不仅仅是沿着第聂伯河西岸，德军并无混凝土防御工事群，而且南方集团军群尚在撤退中，如何能抽调兵力沿着第聂伯河西岸展开宽大的防御？因此，所谓的“第聂伯河防线”不过是痴人呓语、纯属虚构罢了！从军事地理角度来看，也许河面宽大的第聂伯河算得上是天堑，但对于现代化军队而言，尤其是拥有机械化渡河能力的苏军而言，这所谓的天堑却不值一提。利用舟桥和驳船，苏军源源不断地将坦克、自行火炮、榴弹炮、加农炮和步兵部队运到卡涅夫桥头堡。

战争结束后，历史学家在研究1943年秋的第聂伯河会战时，认为所谓的“第聂伯河防线”战败的罪名不应由阿道夫·希特勒承担。因为，元首大本营是被德国宣传机构不切实际的吹嘘和前线指挥官乐观虚幻的报告所感染，误以为真的有一条“第聂伯河防线”，希特勒按照这个方针指导作战，岂能不败？

然而，这类罪名实际上却压在了一线部队的身上，正是他们为了这条并不存在的虚幻防线，为了元首大本营的错误指导和糟糕的计划，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各师在第聂伯河西岸和兵力、技术装备均占优势的苏军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血战。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奉命向元首大本营报到

1943年9月26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各部渡过第聂伯河，开始和卡涅夫桥头堡向外扩张的苏军交手。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均被授予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并奉命向元首大本营报到，由元首亲自为这两位出色的

武装党卫军战将颁发。他们乘坐一架野战邮政飞机飞往东普鲁士。在斯塔德勒上校不在期间，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维尔策利希少校暂代团长一职。同时，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哈梅尔上校，在克鲁格前往柏林受勋期间，暂代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一职。舒雷贝尔上尉，前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0连连长，因3营营长空缺，长期出任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代理营长一职，奉命暂代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

1943年9月27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欠1营）强行军赶往卡涅夫桥头堡，反击准备扩张桥头堡的苏军。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作为掩护部队仍留在克列缅丘格。

下午，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从元首大本营返回。在元首大本营，他们受到了元首的亲切接见和慰问。

在元首大本营的谈话

在元首大本营，克鲁格少将和斯塔德勒上校在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亲自为他们在骑士铁十字勋章基础上加饰橡叶后的谈话中，向最高统帅道出了前线，也就是第聂伯河西岸防御战斗的真相。

他们告诉元首，并提请阿道夫·希特勒注意，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因为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损失很大，目前十分缺乏受过充分训练的补充兵，武器装备也不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经常接到上级相互矛盾和不切实际的作战命令。而且，他们还批评了死守哈尔科夫给全军造成的危机，以及元首大本营经常不顾实际情况胡乱下达根本不符合一线情况、且根本无法执行的作战命令。同时，他们还指出了所谓的“第聂伯河”防线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德国宣传机构吹嘘的产物，这里既没有预设工事群可供依托，也没有足够的兵力予以把守。此外，他们还谈到了第聂伯河撤退的经过。

对于他们的评论和指责，身为元首的阿道夫·希特勒既没有反驳，也没有插嘴，而是以罕见的耐心听完了他们的陈述。

然而在凌晨的会餐上，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却声称他对战争的前景感到很不妙，他认为这场战争有输掉的可能，除非前线局势能够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不然所有将士的牺牲和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番近乎于对实局的坦白，令在座各位（其实，当时大部分德国军政高官还是对胜利抱有幻想）目瞪口呆，纷纷感觉被泼了冷水。在座各位都为斯塔德勒捏着一把汗，担心元首“龙颜大怒”。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却十分冷静地面对了这个现实，他没有责怪斯塔德勒的坦白，而是指示他和克鲁格少将晚上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当着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上将和德国陆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大元帅的面，向他汇报，让蔡茨勒和戈林也听听前线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他强调克鲁格和斯塔德勒一定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坦白说出前线实情，不得保留。

次日，当着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上将的面，克鲁格少将和斯塔德勒上校又一次做了汇报。

他们当着元首和元首大本营诸位高官、高级参谋的面，明确无误地指出元首大本营所幻想的“第聂伯河防线”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作战地图上所标绘的反坦克壕沟和混凝土防御工事群也是天方夜谭，两人将第一线的实情再次向元首大本营汇报。

而且，两人还证实了元首大本营刚刚收到的南方集团军群上报的关于“第聂伯河防线”战斗报告的相关错误。

虽然克鲁格少将和斯塔德勒上校对阿道夫·希特勒能在元首大本营让他们公开对东线实际情况向大本营汇报感到欣慰，但令他们震惊的是，最高统帅部在他们汇报以前，对前线实际情况了解程度之低，让他们不禁对前几个月的作战指导和一再被动作战感到后怕，也为今后前途感到了些许的黯淡。

就这样，两人带着一丝许期望返回了前线。

第聂伯河西岸防御战斗

1943年9月28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向第聂伯河西岸卡涅夫桥头堡的7个高地发起攻击，正式对渡河的苏军展开反击。

经过激烈战斗，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以重大伤亡从苏军手中夺回了格雷本基、尤切基和卡多姆卡。虽然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战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并调动师建制内所有重型武器，包括第502火箭炮营，但还是没能给苏军决定性的打击。各团营拼死苦战，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战斗力受到了不小的削弱。

在霍多洛夫，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配合下展开强攻，在炮火的支援下，才勉强将苏军逐出。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2连连长埃赫曼中尉战死。经过几天的苦战，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打下了4个高地，迫使苏军暂停扩张桥头堡行动。而且，正在架设的苏军大型浮桥（已经建成三分之一），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压缩苏军桥头堡，已经使德军的远程火炮可以够得着这一大型浮桥。

不过，苏军并不气馁，他们还守着可以俯瞰整个登陆场的高地。在这里，他们部署了强大的兵力和火力。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强攻了几次，均以失败告终。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又调来3营强攻，尽管得到了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全力以赴的炮火支援，并组织炮群对高地守敌进行多轮齐射和炮火急袭，甚至连10连连长舒尔茨也在战斗中阵亡，但仍然没有打下这个高地。

另一方面，苏军在战斗中不仅顽强死守，而且还广泛组织狙击手、机枪手和迫击炮手，在第聂伯河东岸的苏军炮群的支援下，猛烈轰击不断冲击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为了夺下这个锁钥之地，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决定将最后的预备队——SS“元首”装

甲掷弹兵团15连调上战场，准备一举拿下高地。战前，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拟定了周密的计划：展开所有重机枪火力，将苏军牢牢吸引到正面，与此同时，15连沿着第聂伯河河岸的灌木丛穿插，从侧翼绕过高地，然后从背后向高地的苏军发起攻击。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的奇袭

对这次奇袭战斗，时任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连长的施马格少尉回忆道：

按计划，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放弃从南面的正面进攻，改迂回到北面从背后向守敌进攻。为此，我连要利用夜幕的掩护，沿着第聂伯河向北迂回，从侧背攻敌。夜幕降临，我连完成集结准备给敌决定性一击的时候，2发绿色信号弹升空，示意我军将有2个营的兵力从正面佯攻，吸引守敌注意力，配合我连的迂回主攻。我连一声不响地隐蔽上路，穿过了河岸的灌木丛和几条坑坑洼洼的蜿蜒小道。当夜漆黑一片，月光昏暗，给我连的隐蔽迂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过45分钟的隐蔽徒步迂回穿插，我连的摩托化步兵已经按时插到了高地的背后（北坡），抬头仰望，俄军就在相对高约25米的山上对着正面警戒设防。

在相互帮扶中，摩托化步兵们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弹药，在夜幕的掩护下尽可能不发声地开始从北坡向山顶攀登。攀登途中，我们偶尔还会听到上面的俄军低沉的牢骚和咒骂声。不过，他们的声音很快消失，来自2营和3营防区的炮火和枪口火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这些俄国兵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从他们的屁股后面打上来。

在攀登途中，我已经选好了一个离山顶不远的宽和纵深均为几米（勉强可展开半个班）的地点作为攻击线。通过轻声传达，我向全连下达了战斗命令。大家相继就位，都屏住呼吸，等待攻击信号。不久，一发绿色信号弹升上夜空，先是随风闪动，然后缓慢落下。这就是攻击信号，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冲锋！顷刻间，喊杀声从北坡响彻整个高地。我连摩托化步兵们瞬间怒吼爆发出洪亮的喊杀声，仿佛几百人在冲锋——但实际上，我连的全部兵力仅仅是1名军官、6名士官和39名士兵！我们一边喊杀，一边朝山顶猛砸手榴弹，冲锋枪和机枪火力全开，从北坡像旋风般地横扫山顶，我们的冲锋完全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这次冲锋中，我连排长穆勒下士表现尤为出色。在我连从北坡奇袭的同时，2营和3营也从正面展开攻击，加大了守敌的混乱。

对于俄军来说，面对我军在夜间从三个方向的向心突击，应付起来实在是力不从心。这次夜战打了整整15分钟，最终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打下了这个锁钥之地。

虽然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攻克了这个锁钥之地，苏军退到了第聂伯河岸边，但仍据守着河岸附近另一座可以俯瞰西岸和东岸的制高点，卡涅夫桥头堡仍在苏军之手。不过，就卡涅夫桥头堡之战而言，战场主动权已经回到了德军手上。苏军想利用这个桥头堡有所作为的希望变得渺茫。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一再胜利，让德国陆军第8集团军和第11军看到了彻底铲除

苏军卡涅夫桥头堡，获得一次实质性的防御战斗全胜，激励士气的希望。因此，德国陆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勒上将和第11军军长劳斯中将严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再接再厉，打下最后2个高地，彻底压制苏军，将他们赶下第聂伯河。然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却拒绝执行这道命令，因为在攻克前5个高地的战斗中，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现在部队筋疲力尽且失去了有效进攻能力，全团含配属部队在内只剩下500人，再打下去恐怕连战斗力能否维持都成问题。

然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第8集团军司令沃勒上将决心都很坚定，他们明白卡涅夫桥头堡就是楔在德军防线上的楔子和突破口，必须铲除。如果放任不管，只是压制的话，只要苏军源源不断地增兵，便会扩大突破口乃至彻底粉碎南方集团军，这些都是他们所担心的。在曼施坦因元帅亲自命令下，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决定执行这道命令。

1943年9月30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向格雷本基移动，准备彻底铲除苏军的卡涅夫桥头堡。

根据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2连2个排在库斯米尼察——里斯切谢霍夫公路两侧展开，集中火力轰击试图在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防区渡河的苏军。在高射炮火力的拦截下，1艘大型登陆艇被击沉，其他登陆艇被迫撤回。

双方围绕卡涅夫桥头堡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上旬。

1943年10月2日：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哈梅尔少校在战斗中负伤，不得不送医急救，赫尔穆特·舒雷贝尔上尉接手指挥，他将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所有剩余官兵全部补入3营。

SS第2“帝国”装甲团经过了3个月的血战，损失了大量坦克和车组成员，非经整补不能再战。根据南方集团军群的指示，SS第2“帝国”装甲团暂时退出一线，转移到南方集团军群后方进行休整，补充坦克及车组成员。其中，暂时还装备着3号坦克的装7连充当全团的教导训练连。

不过，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面前的形势是兵凶战危，因此虎式坦克连仍留在一线，协助各个装甲掷弹兵团奋战卡涅夫桥头堡。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继续有上佳的表现，他们平均每天击落1到2架苏联空军伊尔2型强击机。有时，他们表现出色的话，能够在单日一次性击落6架。

1943年10月5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分别对格雷本基和尤切基发起攻击，力求铲除苏军桥头堡，但血战无果而终。苏军的兵力和技术装备，以及士气都不容忽视。相反，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经过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伤亡很大，战斗力下降明显。战斗打成了僵持状态。

1943年10月8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连的1名排长塞普·莱内尔上士因在哈尔科夫西南防御战斗的勇敢而杰出的表现获得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1943年10月9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对新出现的苏军桥头堡展开攻击，计划

是09点00分对切图谢申卡东面的193高地进攻。当夜，苏联空军广泛出击，猛烈攻击德军防线、指挥中心、后勤补给仓库区和交通线。

1943年10月10日到12日：双方围绕桥头堡的战斗仍在继续。

1943年10月13日：05点00分，苏军炮兵突然集中火力，对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整个防线进行猛烈炮击，接着苏联空军也派出大批战机对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区实施猛烈轰炸。令人惊讶的是，苏军一反前一阵子在第聂伯河西岸专守防御的态势，而是突然集中优势兵力和强大的炮火、坦克群向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展开猛烈攻击，一度突入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御纵深，但均被逐出。在争夺其中一个高地的战斗中，苏军坦克群直接开上了山顶，但却被1辆巧妙埋伏在反斜面的虎式坦克（因履带脱落而失去动力）以精准的火力逐个击毁。战斗结束后，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对这些被击毁的T-34残骸进行检查时惊讶地发现许多T-34都还没有彻底完工就交付部队投入了战斗。比如驾驶员座位不是舒适的垫海面蒙皮，而是简单的木箱。从人性化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根本就是对坦克手的变相虐待，当然从苏军整体战略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并非不可理解，那就是趁着战争主动权在手，投入一切可以投入的兵力和技术装备，进攻、进攻、再进攻，不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前提是自己也没有喘息的时间。

打退了苏军的进攻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蒂森少校）留下的部分坦克的支援下，向160.9高地反击，夺下了该高地。

从南方集团军群的角度看东线南翼形势

1943年10月14日，德军的扎波罗申耶桥头堡遭到了包括1个整编炮兵师在内的苏军强大兵力在内的四面八方的冲击。为了保持战场主动权和兵力机动，第40装甲军主动放弃了桥头堡。

当天，苏军还以6个集团军的兵力从克列缅丘格以南桥头堡跃出，向科里沃伊·罗格茨展开攻击。德军第24和第48装甲军从两翼向苏军反击，但收获甚微。

1943年10月19日：根据师部命令，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全部兵力撤了下来，全部投入到防御战斗中，阻击苏军的扩张。

通过铁路运输抵达的1个虎式坦克连

1943年10月20日：欧内斯特·斯特格哈斯回忆道：

在清晨的浓雾中，基洛夫格勒的火车站响起了重型坦克引擎的轰鸣声。在引擎发出的巨大轰鸣声中，重达60吨（实际是63吨）的坦克沿着狭窄而路况欠佳的道路向平板列车驶去。一路上，卡车、吉普车、摩托车和牵引车早已到位，停靠在平板列车旁。抵达平板列车旁后，重型坦克群依次沿着钢质斜坡开上德国特种平板列车。接着，卡车和各个维修纵队也登上平板列车。就为了这么一个重型坦克连的调动，需要多大的保障力度！在铁道兵和工人的群策群力下，费了好大劲才完成了这个重型坦克连的装车。中午，特种平板列车载着重型坦克连驶出火车站，

向东北朝着扎纳门卡—博布林斯克呼啸前进。

1943年10月21日：05点00分起，苏军再次突然对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整个防御地带进行集中而猛烈的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新一轮进攻即将开始！不久，苏军以强大的坦克群开始冲击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区。在霍多洛夫东面，苏军也以强大的兵力实施反复冲击。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线右翼，苏军在突破德国陆军第72步兵师防线后继续朝南、西南和西面往纵深发展。直到霍多洛夫西面，苏军才被德军的顽强抵抗所阻。

在这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在营长加斯特上尉的指挥下，表现尤为出色。苏军突破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薄弱的前沿阵地后，遭到了1营105毫米榴弹炮群的猛轰。当苏军试图继续冲击时，1营采取减少装药，炮兵上刺刀的直瞄射击法，在距炮阵地约150米处挡住了苏军的冲击。尽管苏军兵力、技术装备和炮火均占优势，但1营仅仅靠着80名炮兵和1个营的火炮就守住了阵地。当然胜利也要付出代价，其中1个炮位被苏军炮火命中，全体炮组非死即伤。14辆被击毁的苏军坦克一动不动地起火燃烧，倒在炮1营的阵前。正是因为炮1营的勇敢善战（他们的位置正好卡在苏军2个桥头堡之间），苏军无论如何努力冲击，也无法将2个桥头堡连成一片。

打退苏军的进攻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趁势反击，夺取了169.4高地西南的山头，稳定了右翼的形势。同时，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左翼的德国陆军第10装甲掷弹兵师也勇猛反击，基本恢复原防御态势。

1943年10月22日：苏军在22辆T-34坦克的支援下对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展开冲击，但被打退。

1943年10月23日：从24点00分起，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配属给第24装甲军，并接到如下命令：掩护军后方和两翼。当时，配属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部队为：掷弹兵团团部、第253掷弹兵团2营、第34侦察营、赫姆战斗群、第34炮兵团3营。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兵力部署如下：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希佩尔战斗群（第253掷弹兵团）为左翼；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居中；

SS第2“帝国”装甲团留置部队为右翼。

日托米尔—法斯托夫反击战

1943年10月27日：1943年10月26日夜和1943年10月27日夜到28日凌晨，苏军将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主力从霍多洛夫西部撤出。德国空军的空中侦察显示，苏军只有6辆坦克还留在霍多洛夫西部。

不过，通过空中侦察，德国空军还发现苏军沿着第聂伯河东岸南北走向的兵力调动十分活

跃，显然苏军可能从桥头堡撤出主力部队，加强到扎波罗申耶—克列缅丘格地区。而此时，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决心通过继续进攻，逐步压缩苏军渡河桥头堡，直至最终铲除。

为了参加这次反击，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奉命临时配属给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并作为该军的一员，和德国陆军第19装甲师、德国陆军第72步兵师一起参加反击。战前，第24装甲军给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加强了兵力和技术装备：

第80掷弹兵团团部和2营

第107掷弹兵团1营

第253掷弹兵团1营

第9火箭炮营1连

第239突击炮营2连

第172炮兵团1营

第34炮兵团2营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任务是：

守住现有的宽大正面防线的同时，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应以1个加强团战斗群在卡纳达南面到166.9高地之间展开，然后向霍多洛夫西北郊的160.9高地展开反击，切断霍多洛夫西面之敌和东北之敌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应组织部分兵力从西面发起牵制作战，吸引敌人部分注意力，防止敌人识破我主攻企图。

为了给苏军决定性一击，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突击炮群的配合下，出动全部可用的装甲运兵车，拟于05点00分向苏军发起攻击。为了配合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进攻，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决定于05点00分，集中全部火力压制当面苏军的防御火力，最好是能用火力压制和分割当面苏军和后方两翼的联系，支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强攻。为此，师长克鲁格少将特别指示，火力要集中打击苏军暴露的指挥部和可疑的观察哨所。

1943年10月29日：05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突然集中全部火炮对苏军实施炮火准备，接着拉开了进攻序幕。在随后签发的师作战公报中描述了这次进攻概貌：

在今天的进攻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的任务是在第80掷弹兵团2营的配合下，夺取霍多洛夫西面的166.9高地。得手后，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又在第80掷弹兵团的支援下向北发展进攻。

进攻发起后不久，虎式坦克连就在卓越的特斯菲尔德中尉的指挥下，隆隆碾过守敌防线，突入纵深，给守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战斗中，虎式坦克连击毁了4辆敌坦克和几门反坦克炮。赶来参战的IV号坦克连也给步兵提供了有效的炮火支援。

在进攻战斗发展顺利的同时，蒂森少校指挥的装2营接防166.9高地，顶着敌人强大的炮火和反坦克火力、迫击炮火力顽强死守了5个小时，守住了这一关键的高地……

经过2天的激战，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逐步压缩了苏军的桥头堡，尽管取得了很大

的胜利，但仍不具有决定性，而且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继续承受着巨大的代价。

1943年10月30日：接替生病的比辛格少校出任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代理营长的赫尔穆特·舒雷贝尔上尉在师部被苏军炮火炸伤。梅特里上尉乘1架鹤式观察机从野战补充营飞来，接任2营营长一职。

1943年11月1日：07点15分，苏军炮兵突然使用大量白磷弹对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线进行轰击。苏联空军也出动大量伊尔2强击机对德军防线实施密集的对地攻击，但一架战机被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2连击落。

1943年11月3日：1943年11月1日，SS第2“帝国”装甲团的索雷茨上尉获得了全师第2000辆坦克的战绩。为此，师长克鲁格少将发布了通告以资纪念：

1943年11月1日，蒂森少校的装2营获得了本师的第2000辆坦克战绩。这是我师自1943年1月28日到1943年11月1日共160天战斗中所创造的奇迹。截至11月3日，我师共计击毁敌坦克2004辆。

签字：克鲁格少将

11月7日，双方再度展开激烈的交替攻防战斗，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一直在维塞拉亚—杜布洛瓦附近，依托预设工事，多次成功击退了苏军的反扑。

就整个战争形势而言，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胜利对德国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东线摇摇欲坠，但西线同样不能放松，面对盟军随时可能登陆的威胁，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决定不再从西线拼命抽调兵力增援东线，并重视对西线的防务。1943年11月3日，阿道夫·希特勒下达第51号元首令，指示从即日起西线在防务的优先权高于东线，务必抓紧时间完成大西洋壁垒和纵深预备队的建立和集结。

1943年11月5日：就在阿道夫·希特勒下达第51号元首令的时候，南方集团军群却传来噩耗：苏军夺取了基辅，守城的德国陆军第88步兵师几乎全军覆灭。

11月11日，苏、军成功突破了基辅地区的德军防御地带，开始向乌克兰西部发展进攻。苏军攻势的发展十分迅猛，在向法斯托夫发展进攻的过程中，粉碎了德国陆军第8装甲师和第20装甲掷弹兵师的抵抗，夺取了日托米尔，继而向南猛插。这样，苏军自夺取基辅后，又向南扩张了50公里，严重威胁到德国陆军南方集团军群后方和纵深。

为了应对苏军新的战役突破，还滞留在第聂伯河西岸附近的德军机械化和装甲部队只得匆忙撤离前线，采取铁路机动方式调兵，堵击优势苏军的突破。为此，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坦因元帅准备集结6个师的兵力攻击日托米尔附近暴露的苏军北翼。

而在这个危急关头，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仍留在桥头堡。从整体态势来看，苏军已经将主攻方向变更到克列缅丘格东南和第聂伯河南面，以及基辅北面。

事实上，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两翼，苏军成功牵制住了德军的注意力，使德军对他们基辅—日托米尔的发展进攻措手不及。

基辅一日托米尔防御战斗

1943年11月6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奉命备战。师长克鲁格少将下达了第51号师作战命令（摘要）：

1. 敌人在基辅北面达成突破，并以机械化部队朝法斯托夫突击。
2. 我师准备迅速回撤，抵达法斯托夫的铁路交叉点附近，并准备通过反击将其夺回。
3. 为此，我师各部应以如下序列撤出现阵地：

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欠虎式坦克连）、1个突击炮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50毫米榴弹炮连、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不久，第24装甲军军长内林中将来急电，除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继续配属该军外，还就整个防区做出重要指示：

基辅南面的形势发展需要别拉亚祖尔科夫—卡加尔利卡—雅尼夫卡公路北面的所有后勤部队时刻作好战斗准备直到危机解除。在指定防区内注意向北和西面部哨警戒。广泛建立观察哨，通信联络系统必须反复检查，确认通畅，同时近战反坦克武器必须时刻准备着。所有地区军事指挥官必须统筹指挥当地守备部队，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签字：内林中将

参加反击作战的各部队注意保持无线电静默！

1943年11月6日夜到11月7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各部依次撤出阵地：

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部连、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警卫连、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于1943年11月6日夜到11月7日凌晨再次占领原阵地，并于1943年11月7日夜到11月8日凌晨和德国陆军第10装甲掷弹兵师换防。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离阵地后，直接归第10装甲掷弹兵师节制，至1943年11月7日夜到8日凌晨再和第41掷弹兵团3营换防。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准备和德国陆军第168步兵师所属的第442掷弹兵团和第10装甲掷弹兵师所属的第253掷弹兵团换防。

整个换防作业应尽可能保持隐蔽，特别注意保持无线电静默。直到反击战打响才准打破无线电静默。

换防结束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进驻卡多姆卡—卡拉斯诺波里卡—布尔蒂地区。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在佩雷塞列尼耶，师部和师警卫连在卡加尔利卡斯卡亚国营农场，其他部队也在卡加尔利卡展开了兵力。

1943年11月8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主要隶属关系是第48装甲军，暂配属第24装甲军）准备发起进攻，任务是在1943年11月8日清晨对米特尼察方向南进的苏军实施反击，击

退苏军的同时，力争和第75步兵师左翼取得联系，并向北警戒。同时，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计划组织装甲战斗群向瓦斯里科夫突击，摧毁在此集结的苏军坦克群，最大限度地击毁苏军坦克。

在法斯托夫—比亚拉祖尔科夫地区，1个刚刚从特种平板专列开下的第25装甲师所属虎式坦克连，因形势不明且和第25装甲师失去联系，暂归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节制。换防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以2营为先锋，强行军开赴新集结区，2营奉命一到位立即组织防御，掩护全团展开兵力。2营1支摩托车巡逻队回报说卡萨维洛夫斯克南部暂系无人区。

当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各连陆续抵达指定集结区组织防御时，苏军已突入了卡萨维洛夫斯克。营长舒尔茨少校不等上级指示，马上命令全营从行进间展开队形，直接向苏军发起攻击。经过惨烈的肉搏战和巷战，至中午十分，2营将苏军击溃。他们缴获了苏军1个完整的高射炮营、12门高射炮、20辆卡车和大量物资，抓俘200人，自己无一损失。这真是一场经典的突袭战！在接下来的追击作战中，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又在日托米尔东部和德国陆军第7装甲师取得联系。从这时起，德军再次缓过了劲，阻止了苏军向西突破的势头。由于此战有功、领导有方、表现出色，2营长赫伯特·舒尔茨少校于1943年12月16日获得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其实，这次反击的意义远非如此。正是因为斯塔德勒战斗群（加强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快速进击，遏制了苏军的突破势头，还给冯·埃贝巴赫中将的第48装甲军创造了绝好的反击机会。可以说，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成功的反击战——日托米尔反击战的条件正是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创造的。对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时任第48装甲军军长的埃贝巴赫中将也是赞赏有加。

08点00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主力也赶到了指定集结区，未经休整，直接在1个装甲车连和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地505重坦克营1个连（虎式坦克连）、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1个装甲运兵车连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的支援下展开攻击。期间，苏军不断组织兵力反击，试图挡住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但均以失败告终。

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拼力进攻的同时，第25装甲师也从法国乘火车万里赴戎机，赶往日托米尔参战。由于是铁路运输，兵力一时半会儿无法完成集结。按照第48装甲军的指示，第25装甲师到位一个营便投入一个营。也就是说，第25装甲师完全是在没有师部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各部既没有得到整体形势通报，也没有时间侦察开进道路，更没有过东线作战经验交流的情况下，各部就在仓促到位间分散投入了战斗。虽然他们的到来对阻击苏军发展进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指挥和安排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不必要的伤亡，尤其是在夜间行军开赴指定战场时，时常遇到苏军坦克群的突袭，结果第25装甲师各部在抵达战场前都蒙受了相当的兵力和技术装备的损失。

1943年11月9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接到了第248装甲军的新命令，着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封闭该师和德国陆军第82步兵师之间的缺口。一旦完成任务，两师之间

的结合部将由刚刚抵达战场的第198步兵师负责把守。

尽管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和第7装甲师的作战相当顺利，但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左翼的第25装甲师各部没能按时到位（原因如上），导致两师防线没有取得衔接，防线被迫退却到卡萨维洛夫斯克南郊。

同时在1943年11月9日，德军又夺回了法斯托夫东面的法斯托维茨。战场形势开始朝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倾斜。但苏军并不甘心，他们不断投入兵力和坦克向比亚拉祖尔科夫北面的第48装甲军的新防线反复冲击，力求再次达成突破，夺回战场主动权，避免陷入被动态势。在苏军的反复冲击下，SS第2“帝国”装甲团的坦克群——IV号坦克群、豹式坦克群和虎式坦克——不得不在各个防御地带游动支援，一次又一次支援装甲掷弹兵顶住苏军的坦克冲击，将突破防线或逼近防线前沿的苏军坦克群逐个击毁。正是他们的存在和超人般的努力，确保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在苏军坦克群的冲击下坚如磐石，屹立不倒。

至此，比亚拉祖尔科夫战场的态势完全逆转。德军恢复了冷静和自信。步兵、装甲兵和炮兵源源不断开抵战场，德军坚信随着第48装甲军的集结到位，大反击很快就要开始。

另一方面，让德军感到振奋的是，勇冠三军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师将从意大利赶过来，他们乘坐的火车经由格雷本基和斯拉维亚开赴法斯托夫。他们的到来，意味着大反击的开始！

一次传奇般的装甲侦察作战

1943年11月6日到11月10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希格林上士率1个装甲侦察巡逻队一连5天深入苏军防线，进行了成功的敌后侦察。事后，希格林上士记载了这次传奇般的装甲侦察行动：

1943年11月6日，我奉命指挥3辆中型装甲侦察车（4轮装甲车）前往侦察法斯托夫地区的敌情，一路上用电台向营部汇报动态敌情。虽然我军已经撤离了法斯托夫，但俄国人也没有占领。不过，我军炮兵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城里打炮。在法斯托夫城里的一个十字路口，我的巡逻队遇上德国陆军第7装甲师师长冯·曼特菲尔中将，他肩负着重新恢复防御态势，为第48装甲军创造有利反击条件的重任。遗憾的是，从这时起，他的手上却无兵可用（已经全部投入了战斗）。（见到我们，他感到十分欣慰）他指示我派2辆装甲侦察车前往铁路终点，引导第25装甲师的1个刚刚从法国赶来的装甲连赶赴这里。在执行这个任务的同时，我们还在法斯托夫留1辆装甲侦察车以保护曼特菲尔中将。在铁路终点，我见到了正在卸载的这个装甲连。然而，当我奉命传达曼特菲尔中将的指示时，这个连的连长却要求立即建立电台联系，在明确指挥隶属关系后，他们才上路。11月7日，曼特菲尔中将又派我们向北巡逻，将他的第7摩托化步兵团（团长梅林根上校）带回，这样他就拥有了可供调遣的机动预备队。我们执行了这道命令。

1943年11月8日，我巡逻队留在法斯托夫，并接到了我师的命令，要我们向布鲁斯洛夫方向

侦察，一路上和师部保持密切联系，持续报告我军的形势和前线的发展。抵达布鲁斯洛夫后，我们就地过夜。1943年11月9日，我们又通过电台接到师部命令，要求我们继续前进，侦察敌情。大约16点00分，天色渐黑，雾气朦胧，当我们驶入一个小村的时候，正值俄军一个坦克纵队迎面开来。我灵机一动，命令部下向敌人挥手致意，在昏暗中他们没有认出我们，加上我们的友好表示，他们遂误将我们当成是友军。因此，我们顺利从他们身边交错而过，继续前进。穿过小村后，我们将情况向师部做了汇报。不过，在行车期间，我们朝一个农庄打了一个点射，1人受伤。

夜幕降临前，我巡逻队的2辆装甲侦察车在1个小村附近的两个干草堆前停了下来——第3辆装甲侦察车仍留在法斯托夫——我从村子里的一名农妇口中得知离这里西南方向4公里的小村里有一个德国军管指挥部。由于途中我的作战地图遗失，我不得不在没有地图判读和识别的情况下，带着菲舍尔自行寻找这个小村。路上，我们碰上了几个俄国兵，也可能他们是游击队员，他们朝我们开火。我们也开火还击，在交火中，我俩失散了，直到森林边缘才再次碰面。

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这个小村。于是，我们在出行2个小时后开始掉头，采取定向行进的方式返回，原本预计出来走2个小时，回去的时间也差不多，没想到却在1943年11月10日清晨才走回到友军战线。

起先，我们没能找到那两个干草堆。而等候我们许久不至的巡逻队副队长通过电台向师部报告说我和菲舍尔失踪。结果，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巡逻队的2辆装甲侦察车：他们从干草堆开出后不久，就因为其中1辆装甲侦察车的轮胎被扎破而被迫再次停车。趁着这个机会，我和菲舍尔终于赶上了队伍，再次上车。然而，就在这时，俄国人却出现了，并逐步逼近，因此我巡逻队不得不迅速离开。在撤退的过程中，我们的运气糟透了，我们不得不冒险穿过了沼泽地，这真是极其冒险的举动。不过幸好俄国人不知道我们的装甲侦察车还能越过沼泽地，这才逃过一劫。

回程中，我继续向师部汇报我们的位置和敌情。这些情报对第48装甲军而言可以说是极为宝贵，它帮助军里了解了这一带的苏军组织是多么混乱，给我军的部署和作战决心提供了切实的参考依据。

在缓慢西行途中（由于1辆装甲侦察车漏气，速度跟不上），我们碰上了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师的车辆，他们给我们指出了我师指挥部的最新位置。

最终，我们结束了这次难忘而传奇般的敌后侦察。这次行动再一次证明了“豪塞尔坐骑”（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将士给4轮装甲侦察车起的绰号）的价值。

直到11月13日，这支装甲侦察巡逻队才艰难地返回友军战线，向师部报到。

当希格林向师部汇报这次敌后侦察经过时，第48装甲军作战参谋也抵达了师部。当他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希格林的时候，欣喜万分。希格林的大名已经传遍了全军上下，他侦察的敌情对军部的作战部署和反击决心提供了切实的依据。鉴于他的出色表现，SS第2“帝国”装甲

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和第48装甲军军长埃贝巴赫中将一起签发命令，对希格林通报嘉奖。

次日，当希格林率8名战士再次返回师部，向师长克鲁格少将详细汇报这5天的敌后侦察经过时，正值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上将在场。他对希格林上士和8名士兵的出色表现予以口头表扬。

鉴于这次出色的敌后侦察，1943年12月2日，希格林上士获得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

1943年11月10日：01点15分，苏军坦克群对格雷本基展开攻击。06点15分，14辆T-34又冲击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防线。除开2辆T-34坦克逃走外，其余12辆均被击毁。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2连1门火炮用高爆榴弹对撤退的苏军步兵进行轰击，给苏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除了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表现出色外，SS第502重型坦克营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囊括了大部分击毁战绩，尤其是6连的虎式坦克分人表现尤为突出。

1943年11月11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签署了第55号师作战命令，对1943年11月9日和11月10日的战斗进行回顾：

1943年11月9日和11月10日，敌人对我师整个防御地带发动了反复进攻，重点指向我师防线西翼。

战斗中，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打击拥有强大坦克群支援下的俄军步兵的冲击中表现出色。

1943年11月10日清晨，第198步兵师所属的第305掷弹兵团击退了敌人团规模的冲击，并给敌人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伤亡，并在坦克支援下展开追击作战，共清点到300具尸体，抓获40名战俘。

为了统一指挥，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右翼的第198步兵师和左翼的第75步兵师，统一归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节制，而在第198步兵师右翼的是第82步兵师。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第198步兵师和第82步兵师都能得到SS第2“帝国”装甲团的坦克群、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和反坦克营的支援。在一般情况下，德军步兵师往往于苏军坦克群的冲击下蒙受重大伤亡，而归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统一指挥，就能得到强大的坦克群和反坦克火力的支援，从而避免了受苏军坦克群冲击容易崩溃之后顾。

1943年11月11日：第48装甲军下达作战命令：第48装甲军在守住现防线的同时，以右翼的加强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在第25装甲师的配合下对法斯托夫展开攻击，以第25装甲师一部掩护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师。

其中，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任务是：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在第75步兵师和第198步兵师的加强下守住主防线的同时，要加强阵地体系的配置和在战斗发展过程中查明敌情。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随即下达如下命令：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要在第158掷弹兵团1营和第198燧发枪营地的支援下守住现阵地，

部分兵力和第198燧发枪营换防后，撤到后方，充当师预备队。1943年11月11日傍晚，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第308掷弹兵团1个营换防，该团要负责206.1高地（含）—维尼茨基耶国营农场（含）一线。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换防作业务必在24点00分完成。

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准备在1943年11月11日傍晚于维尼茨基耶国营农场地区完成集结。同夜，虎式坦克连投入斯拉维亚，阻止苏军坦克群突破。在战斗中，虎式坦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击毁了几辆苏军坦克，稳住了形势。

1943年11月12日，苏军坦克群再次突入格雷本基，但SS第2“帝国”装甲团坦克群及时赶到，协助守军将苏军坦克群逐出。同一天，SS第2“帝国”装甲团6连连长迪特尔·克斯滕上尉因在先前的哈尔科夫西南的防御战斗中勇战苏军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在战斗中，他指挥9辆坦克击毁24辆苏军坦克后又在追击中打掉了5辆T-34）而获颁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1943年11月13日：苏军继续对加强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右翼展开猛攻，重点是第75步兵师的右翼。当天，师长克鲁格少将签发第56号命令：

1943年11月13日清晨，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将在蒂森少校的指挥下，与第305掷弹兵团一部协同，对博利切亚实施威力侦察，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强行冲进敌集结区的战斗中，我坦克群击毁了约12门敌反坦克火炮，缴获2门火炮，抓俘15人，击毙300到400人。我向蒂森少校和勇敢的装2营，以及全体参战将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第48装甲军继续防守现阵地。往北，第48装甲军拟以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师和德国陆军第1装甲师对朝日托米尔发起攻击的苏军侧翼实施打击。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任务如下：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在第75步兵师和第198步兵师的加强下，在守住防线的同时，还要组织积极的侦察作战，以查明左右两翼的敌情。右翼友军为：第24装甲军。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转移到洛斯亚蒂，充当军预备队。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配属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移驻博洛基。

1943年11月14日：第48装甲军往北正对的苏军奇迹般地暂停了进攻。根据战俘供认和其他侦察情报判断，在德军坦克群的冲击和集中炮火的打击下，苏军损失不小，被迫暂停进攻，转入防御。一时间，德军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1943年11月15日：在1943年11月14日夜到15日凌晨，以及11月15日清晨，德国陆军第1装甲师和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师向西北对朝日托米尔挺进的苏军侧后发起攻击。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在第75步兵师和第198步兵师的加强下，在集中兵力守住阵地的同时，还要分兵出击，查明敌情和打乱苏军部署。右翼友军是内林中将指挥的第24装甲军，左翼友军是第25装甲师。由于师长克鲁格少将因故短暂离任，师首席参谋索默尔上校于1943年11月15日暂代师长一职。当天，自东线战役开打以来，劳苦功高的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上将离任，改由第11军军长劳斯上将接任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一职。

11月下旬的形势发展

11月下旬，德军决定从别尔蒂切霍夫实施反击，夺回基辅，恢复第聂伯河防线。从这时起，苏军从基辅往日托米尔掀起的攻势狂潮暂告一段落。一时间，形势再次对南方集团军群有利，只要德军投入足够的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很可能再续北顿涅茨河的奇迹。11月15日到11月17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整体形势依旧平静。

1943年11月18日：根据第7军的命令，第7军所属部队需无条件立即从兵力展开过度拥挤的比亚拉祖尔科夫撤出。而留在比亚拉祖尔科夫的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所部为：SS第2“帝国”装甲团、SS第2“帝国”突击炮营、主包扎所、全体维修部队。截至1944年11月20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仍留在原阵地。

1943年11月20日：苏军继续对第48装甲军向东往基辅的反击进行坚决地抵抗。要突破苏军的防线就必须增兵。据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奉命于1943年11月21日和11月22日开赴日托米尔东面，分成5路纵队开进，第一天行军120到150公里。至1943年11月21日晚，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抵达维尔博夫。

1943年11月21日：苏军以几个坦克军在法斯托夫—特柳斯洛夫—扎波罗切申耶建立防线。不过，第48装甲军勇不可挡，在当天即于布鲁斯洛夫东南和日托米尔—基辅公路北面突破了苏军防线。

维尔蒂谢夫反击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经过艰苦的行军，经由日托米尔抵达科切谢洛夫西面及其周围，并作为第48装甲军预备队展开兵力，准备继续往基辅突击。1943年11月21日夜到22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编制内的坦克群、突击炮群和轻型自行火炮（“黄蜂”自行火炮）从波佩利尼亚起运，通过平板列车运抵日托米尔地区。

形势的发展

1943年11月23日：霍姆茨茨—布鲁斯洛夫—奥索维茨—奥塞尼亚地区的苏军被德军包围。乌尔切卡和科斯托维茨等地，也已完全落入德军之手。第1装甲师在拉萨雷夫卡和梅斯特切科夫渡过了斯德维谢河，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桥头堡。

第7装甲师前出到博利·卡拉切诺西面，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双方还在为争夺渡口而反复激战。为了打破苏军的抵抗，第7装甲师集中坦克群从斯塔维切谢北面组织坦克群对恰比利察西面的公路交叉口实施突击，但被顽强抵抗的苏军击退，第7装甲师所属的装甲战斗群被迫退回斯塔维切谢东部边缘。

面对第48装甲军的一再强行攻击，苏军不断向恰比利察及其西北森林增兵，同时，苏军还分兵攻击罗科维谢。不过，苏军从西北和西面组织兵力对萨贝洛切申耶的冲击也被德军击退。

在萨贝洛切申耶集结的苏军兵力和技术装备情况依旧不明。

当天，向北警戒的第68步兵师右翼在列宁尼（北面）遭到苏军一部兵力的冲击。

同一天，第48装甲军属火箭炮营还在格鲁博切申克附近发现了一群约300名的苏军残兵。火箭炮营计划在1943年11月24日用齐射炮火将敌歼灭。

抵达新的作战地带后，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一部兵力加强给第7装甲师，组成曼特菲尔战斗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任务是：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继续加强给第7装甲师。任务是警戒第48装甲军东北和北面，如有必要，夺取斯塔维切谢—拉科维奇—涅格列波夫卡，并向东北、北面和西北实施扇面侦察。接着，曼特菲尔战斗群再以第7装甲师攻打马卡洛夫，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攻打恰洛维切奇。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下达的作战命令：

1. 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比辛格少校）占领和守住斯塔尼舍东南和利西察集体农庄东部边缘—拉科维奇一线，接防该地区第7装甲师部分兵力，如有必要，以果敢的攻击夺取该线。

2.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于1943年11月24日清晨以全部兵力朝恰格雷波夫卡前进，向北、西北和西面穿过：杜博维茨集体农庄—布里切蒂森林—萨别罗切西北3.2公里交叉路口一线，侦察别尔卡东部森林—维尔波夫卡—加尔波洛夫—列宁诺一线。

3. 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直接归师部节制，其所属的1个虎式坦克连和1个中型坦克连负责直接支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主攻方向为斯塔尼舍地区。

4.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以2营、4营以及一个火箭炮连直接支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

师部设在萨别罗切，自当天10点00分生效。

1943年11月24日：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奉命以1个连——2连——进驻斯塔尼舍和科切罗沃，负责主干道的防空重任。当天，整条主干道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16点00分，苏军在猛烈的迫击炮火力的支援下以T-34坦克群，攻击主干道和科切罗沃，并一度冲进了科切罗沃西部。在科切罗沃西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一部兵力也在陆军士兵和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支援下仓促组织防御。几辆失去动力的IV号坦克和1个高射炮班将苏军坦克群放近150米才集中火力对其予以打击。接着，高射炮班又猛轰苏军步兵占领的房屋，暂时遏制了苏军的进攻。

1943年11月25日，德军组织兵力对试图依仗兵力和坦克优势重夺日托米尔的苏军实施反击，但由于兵力不足，在科切罗沃—拉多梅什利受阻。1943年11月25日清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对苏军组织反击，获得大胜，在行进间攻克了科切罗沃。

不过，继续往涅格列波夫卡发展的进攻却没能成功。调整部署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协同一致，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装甲运兵车和喷火兵的加强下，最终攻克了涅格列波夫卡。接着，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顶上前去，建立前哨

阵地，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开始组织主防线。同一天的“明星”可不止有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2连也击退了苏军沿着公路和科切罗沃的突击。

1943年11月26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给SS第2装甲军提交的作战报告对战况的记载如下：

预定于1943年11月25日夜到26日凌晨我师和第7装甲师在斯塔尼舍—科罗斯察的换防作业未能实现。自09点00分起，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反复冲击我师右翼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但均被击退。与此同时，敌人还以营规模兵力经由托皮利纳穿过森林区和克拉斯诺亚集体农庄向涅格列波夫卡东南郊发起攻击。我师立即组织1个装甲战斗群对威胁我装甲侦察营背后的进攻之地实施反击，力求围歼。在和我装甲侦察营取得联系后，装甲战斗群以果敢的反击肃清了苏军突破口，击毁大量敌坦克，并恢复了在涅格列波夫卡的原防线。

敌人对涅格列波夫卡北部的冲击已被击退。

敌人从北面、西北和西面对斯塔尼舍的各次冲击也被我师装甲团、炮兵团、师部和通信营在炮兵和20毫米高射炮的支援下粉碎。接着，我师出动3辆坦克搭载步兵向180.3高地反击，未遇敌之抵抗即顺利攻克，1个班奉命从180.3高地向西和向南警戒。

10点15分，敌人在多管火箭炮的支援下前出到科切罗沃西北边缘，但在我2辆自行火炮、几辆Ⅳ号坦克和1个班的高射炮的支援下被打回，敌人退回171.1高地。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在突击炮群和装甲团一部坦克群的支援下，从科切罗沃西面森林向波塔什尼亚反击，敌人撤往别尔卡河岸边森林。由于突击炮群和“黄蜂”自行火炮弹药耗尽，工兵不得不暂停进攻，后撤到盒子森林边缘。

当天，敌空军活动不甚积极。

路面松软，仅部分路段可通车。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坦克保有情况：

9辆Ⅳ号坦克

2辆虎式坦克

2辆指挥坦克

4门突击炮

6门“黄蜂”自行火炮

签字：索默尔上校

日托米尔东面防御战斗

11月27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克鲁格少将回到指挥岗位。

经过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战斗能力受到了严重削弱，兵力仅剩

300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还牢牢地守住了正面宽约9公里的主防线，这是何等的顽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全营只剩42人，但他们也守住了宽2.5公里的防线。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军经常能悄悄渗透进德军防线和以少量兵力就能达成突破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少得可怜的兵力守住如此宽大的防线，不仅需要各部的顽强奋战，运气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例如，在一次战斗中，孤立的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遭到苏军1个营规模兵力的冲击，危在旦夕之际，恰逢德国空军1个高射炮排赶到，用猛烈的炮火击退了苏军，并在反击中抓获了300名苏军战俘。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2连也在公路北面投入战斗，在南面的第1装甲师所属的装甲侦察营和东面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师的协助下，封堵苏军的突击。

1943年11月28日：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解散了1营。一个新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还没经历过东线战火洗礼的步兵营（营长：塞勒上尉）加强给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为新的1营镇守防线。

对于兵力几乎打光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而言，他们无法维持一条连贯的主防线，防线实际上仅仅是一条薄弱的警戒线而已，根本无法扛住苏军任何规模的冲击。在一次战斗中，苏军于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结合部达成突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依靠仅有的战术预备队，即2辆装甲运兵车和2辆喷火车，协助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残部，在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的率领下反击，才勉强赶走苏军，恢复原防线。

尽管兵力严重缺编，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防线对于正向日托米尔—基辅公路两侧走廊东向反击的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旦苏军突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向南发展，那么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不仅侧背将暴露在苏军的铁拳下，而且还有被苏军包围的可能。因此，从战略角度来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必须死守阵地，一步也不能后退，即使是打到最后一个人。

1943年12月1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脱离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战斗序列，转属第42军。在斯塔尼舍北面艰苦的防御战斗期间，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得到了军属火箭炮营强大的炮火支援，这也是防线能勉强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冬季到来

与此同时，地面开始冰封。虽然温度不至于冷到1941年艰苦的莫斯科外围防御战斗时代，但战争第三个年头寒冬的到来仍给德国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越冬避寒，德军各级司令部和作战部队都将阵地尽量靠近居民点和村落修筑。

1943年12月5日和6日：12月5日夜到6日凌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准备对防线当面的苏军组织一次坦克突击。当坦克群于06点00分抵达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的反斜面集结时，师长克鲁格少将下达了进攻命令。06点30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所属的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突然集中火力猛轰苏军防线。不久，防线当面的苏军阵地都遭到了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齐射炮火的轰击，德军的火箭炮营也加入了战斗。相反的，苏军还击的炮火零星星星。在炮火的支援下，SS第2“帝国”装甲团和德国空军第5伞兵团对加尔波洛夫展开攻击。

1943年12月7日，新近抵达的德国空军第2伞兵师在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的支援下虽拼力奋战，重创当面苏军，但因地形复杂，进攻没有得手，只得退回出发阵地。在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的将士们有幸见到了1936年德国奥林匹克运动会800米长跑的金牌得主鲁道夫·哈尔比格，不幸的是他在这次战斗中阵亡。面对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频频进攻，苏军也不打算坐以待毙，也不断组织进攻，试图渗透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但均以失败告终。

在组织兵力反复冲击和渗透的同时，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当面的苏军也得到了重武器的加强。据判断，苏军6个炮兵连增援了一线，在日托米尔—基辅公路南北两面开始轰击德军防线。虽然苏军不断增兵和加强炮兵火力，但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防御战斗中还是不断获胜，牢牢地守住了防线。根据战俘供认，苏军在各次规模不等的冲击和渗透中损失惨重。

1943年12月8日：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从日托米尔西北向东面和东北的进攻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第48装甲军就冲进了捷捷列夫河及其西南，围绕拉多梅什利的激烈战斗仍在持续。截至1943年12月8日傍晚，第48装甲军共报告击毁缴获200门反坦克炮、100门火炮和55辆坦克。

与此同时，第2伞兵师所属的第5伞兵团也配合SS第2“帝国”装甲团打下了耶尔尼奇，并和左翼的第13军取得联系。

1943年12月9日：第2伞兵师撤了下来，准备转往他处（目的地——法国）。在第2伞兵师撤退的同时，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接防第7伞兵团防区。配属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的有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个连和1个反坦克排。

虽然第2伞兵师的撤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防务空虚，但源源不断抵达的新部队，很快填补了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侧翼的空缺：

第25装甲侦察营、第87工兵营（12月9日）和第19装甲工兵营（12月10日）将配属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并由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营长：维伯少校）节制。

1943年12月10日到12月12日，SS第2野战补充营再次动员起来，所有训练有素的补充兵都被送往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让该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斗力。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撤离东线

1943年12月13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内部谣传的准备撤出一线，返回内地重建恢复战斗力的消息获得证实。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接到命令，准备撤回东普鲁士州的斯塔布拉克训练营，展开重建工作。虽然师主力要准备撤出一线，但上级也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所属各团营抽调部分经验丰富的官兵组成1个战斗群，由第8集团军直辖，继续留在东线战斗。

1943年12月14日：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营长维伯少校指挥装1营、第87工兵营、第25装甲侦察营和第19装甲工兵营对当面的苏军发起攻击，一度前出到耶尔尼奇西南边缘，但苏军依托纵深的第二道防线组织顽强的抵抗，维伯战斗群兵力不足，无法突破第二道防线，只得退回进攻出发阵地。

1943年12月15日：战场恢复了相对平静的状态。

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调整部署

根据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下达的第63号作战命令，将所有仍保有战斗力的部队集中起来编成2个营，守住现有阵地。命令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阻止苏军沿公路往南突破。

具体的做法是将所有残存的能战之兵编入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比辛格少校）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列克斯少校），任务就是守住阵地，挡住苏军的进攻，防止其突破。

虽然上级已经下达了预备转移回国整补令，但在明确下令撤退前，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战斗群的一兵一卒也不准撤出战场。为了守住阵地，师长克鲁格少将指派比辛格少将，这位未来的旅队长，出任萨别罗切守备队长，负责该地区的整体守备任务。为了保密，任何有关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即将返国重建的消息都禁止向营以下传达。

1943年12月16日：当天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趁此机会，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将所有可用的坦克编成1个装甲战斗群，交给恩德曼上尉指挥。该装甲战斗群的任务是协助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守住防线。

编成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

1943年12月17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下达了第64号作战命令，宣布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准备换防和重建，所有仍保有战斗力的部队统一编成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从12月17日到21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索默尔上校的领导下，击退了苏军的多次小股冲击，守住了阵地。12月21日，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师长沃尔特·克鲁格少将奉命转调SS第4装甲军（实际上他并没有到任，直到1944年7月，他成为SS第6军军长）。

从克鲁格少将离任的第二天起，满载着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残部的军用运输专列呼啸着离开日托米尔军供车站，朝着东普鲁士州的斯塔布拉克训练营驶去，开始踏上重建之路。而依旧在东线奋战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流血牺牲，对他们来说，1943年末的东线血战还远未结束。

CHAPTER 02

第二章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

1943年圣诞节，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已失去战斗力的各团营乘坐火车返回东普鲁士州的斯塔布拉克训练营进行重建，编成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这期间，所有仍保有战斗力的部队，自1943年12月17日起，编成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由前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首席参谋索默尔上校指挥，任务是在德国陆军第8集团军建制内继续参加防御战斗。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编制如下：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比辛格少校；

前SS“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编成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首任营长：赫塞尔曼上尉，继任营长：佩尔施上尉；

前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编成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列克斯上尉；

SS“帝国”装甲营含2个装甲连（3辆虎式坦克、1辆豹式坦克和6辆IV号坦克），首任营长：恩德曼上尉，1连长：舒洛姆卡中尉，2连长：克洛斯科夫斯基；

1个装甲侦察连（含1个装甲侦察排、2个摩托化步兵排和1个轻型步兵炮排），连长：乌尔夫上尉；

1个炮兵营（含1个装备150毫米重型榴弹炮连，2个105毫米轻型榴弹炮连），营长：卡斯特上尉；

1个火箭炮营（由SS第102火箭炮营营部和1连、3连组成），营长：科罗斯塔中尉；

工兵连，连长施梅尔泽尔上尉；

重步兵连（2个装备20毫米自行高射炮排和1个装备150毫米自行火炮排），连长：希格雷尔中尉；

1个突击炮连，连长：穆茨菲德尔上尉，次任连长：霍尔斯特姆克中尉；

1个高射炮连（即前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2连，装备6门88毫米高射炮、4门20毫米高射炮）；

1个通信连（半个无线电通信连和半个有线电话通信连）；

后勤部队：3个油罐运输队和4个辎重运输队；

卫生队：2个卫生连和1个战地救护排（摩托化）；

1个勤务连（1个面包烘烤排、1个屠宰排、1个被服补给站和1个野战邮政所）；

1个维修连（2个维修排、1个零件储备排、1个维修站）。

林林总总算起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兵力达5000多人。根据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于1943年12月17日签发的第64号作战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组建编成工作在当天完成。除了上述固定编制外，临时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兵力还有陆军第87装甲工兵营、陆军第25装甲侦察营和陆军第19装甲工兵营组成的1个陆军混编团，由前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营长维伯少校指挥。当然，他的指挥性质也是临时的，由于他需要参加在东普鲁士州斯塔布拉克训练营的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的重建工作，因此他在指挥这个陆军混编团不久，就于1943年12月23日把指挥权移交给前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奥托·维丁格少校。该混编团的副官是前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副官普里克斯中尉。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整体形势

组建之初，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就奉命配属第42军作战，任务是守住拉多梅什利东南到古塔·扎别罗茨卡之间防御地带。两翼友军为：

右翼：第8装甲师

左翼：第13军所属的第68步兵师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线内的兵力部署为：

左翼：陆军混编团

右翼：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

为了便于作战，防止苏军游击队渗透和袭击，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区的各个村落，德军不仅严禁士兵和当地居民共处一屋，还将每个村的居民都集中赶到几个孤立的居民点，使他们远离部队宿营房。同时，SS“帝国”装甲营营长恩德曼上校还奉命立即在波塔什尼亚北面或波塔什尼亚附近修建防寒阵地，以供坦克隐蔽和停靠。

然而，刚刚在各个村落占领阵地和设立指挥所不久，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由于村落内有苏军的眼线，因此各个村落的屋子成了苏军炮兵和苏联空军绝好的攻击目标。在苏军的炮火轰击和航空火力打击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蒙受了許多不必要的损失。有鉴于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官索默尔上校决定撤离各个村落，并下令将各级指挥部全部设在附近森林中，避免苏军炮击造成的无谓伤亡。这道命令于1944年1月10日起生效。

至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则设在萨别罗切，接着又于1943年12月19日中午

转移到斯塔维茨克—斯洛博达。在整个冬季，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都在组织兵力顽强地守住了这些阵地。经过相当时间的战斗，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逐渐熟悉了这一带的地形，并依托地形修建了完备的土木工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所也是如此。就整体防线而言，经过12月初的激烈战斗，在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主力撤走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线一度恢复了平静，双方间只有局部战斗。但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日托米尔—基辅防御战斗

1943年12月19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为了改善防御态势，计划向北面实施有限进攻，夺取前方密林区。为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以陆军混编团为左翼、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为右翼，主攻任务由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列克斯上尉）负责。

加强侦察连在乌尔夫上尉的指挥下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左翼投入战斗，支援这次进攻。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进攻最初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很快就遭到了苏军顽强的抵抗，密集的拦阻火力将德军死死地压制在阵前，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1943年12月22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对当面的苏军发起攻击。在左翼，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对普列德姆和鲁德尼亚的进攻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协同作战的德国陆军第68步兵师却打下了拉多梅什利。第42军认为只要打下普列德姆—鲁德尼亚，就能消除苏军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侧翼威胁，并能有效缩短防线。

为了支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进攻，第42军一边下令于12月23日06点00分重新发起攻击，一边组织兵力对加尔波洛夫实施牵制攻击。据判断，苏军在普列德姆—鲁德尼亚修筑有坚固的工事。

由于连续打了2天都未能攻克目标，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对继续进攻是否得当产生了怀疑，战斗群指挥官索默尔上校认为再打下去只是徒增兵力损失，但第42军却严令继续打下去。

在德军组织兵力实施进攻的同时，苏军也没有坐以待毙。当天，苏军集中兵力在加尔波洛夫附近达成了突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决定抽调部分进攻兵力实施反击，肃清突破口，但这个请求被第42军拒绝。结果，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不得不动用预备队的力量参与反击，这才堵上了这个缺口。

1943年12月23日：

经过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于06点00分发动进攻，达成了进攻突然性。07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打下了普列德姆—鲁德尼亚。为了挡住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前进步伐，苏军组织了多次反冲击，但均被打退。不过，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有限进攻也到此为止。

1943/1944年苏联红军的冬季攻势

日托米尔和维尔蒂谢夫的防御战斗

1943年12月24日：

05点30分，伴随着平安夜的到来，来自国内的圣诞礼物和邮包不断寄往一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士气大振。

06点00分，像火山喷发似的，苏军的榴弹炮、加农炮和重迫击炮群突然集中火力对整条德军防线实施猛烈轰击，德军将士还来不及进入掩体躲避，密密麻麻的弹群就砸在了头上。不出意外的话，苏军将在德军开始欢庆圣诞节举办活动时展开总攻，这样可以将德军完全打一个措手不及。

大约07点00分，经过对日托米尔周围德军整条防线整1个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后，苏军发动了进攻。苏军的战役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彻底铲除日托米尔东面的德军突出部阵地，并夺取日托米尔。因此，在进攻的伊始，苏军就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在步兵伴随下采取波波相连、持续不断的冲击打法。尽管德军组织了极为顽强的抵抗，但苏军的步坦协同却展现了巨大的效能，迅速突破了德军的主防线。为了封堵苏军的突破，在纵深集结待命的德军装甲部队立即投入战斗，向苏军实施反击。沿着整条防线，双方爆发了坦克大战，尤以索里维耶夫卡和布鲁斯洛夫最为激烈。

友邻两翼的德军阵地被突破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阵地也没能幸免。上午，苏军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防线上达成突破，几乎冲到了设在森林空地一个谷仓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为了打退苏军的冲击，友军炮兵不得不对谷仓进行炮火覆盖——虽然打燃了谷仓，但也逼退了苏军坦克群。

尽管指挥部有惊无险，但苏军的突破依然势不可挡。战至上午09点00分，苏军利用兵力和技术装备上的数量优势，捏成了2个拳头，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负责把守的森林区防御地带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一个前出到沃多迪，另一个抵达了奥茨尼亚尼。根据前沿的报告，苏军在布鲁斯洛夫—沃多迪共展开了56辆坦克，约合1个坦克旅的规模。此外，苏军还突入了基辅—日托米尔北面。虽然苏军的突破势如狂潮，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所属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和陆军混编团（自1943年12月23日起由奥托·维丁格少校指挥）还是拼死抵抗，顽强地打了一整天的阻击战，击毁了60辆苏军坦克，并积极组织兵力对苏军打开的各个突破口实施反击，部分缺口是通过肉搏战击退强敌予以封闭。在这天的战斗中，陆军混编团所属的第25装甲侦察营的装备了20毫米和37毫米高射炮的改装装甲运兵车与重型步兵炮连表现出色，为各营提供了强有力的炮火支援。

由于苏军的突破，许多德军部队被打散，双方搅和在了一起，主防线的位置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因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直属炮兵营无法为友军提供有效的炮火支援。于是，卡斯特尔上尉命令炮兵营改变任务，用直瞄火力打击正突破冲击的苏军。虽然炮兵营和SS第2“帝

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的联系经常中断，但幸亏有通信连的忘我工作和奉献精神，才保障了在每一次中断后都能迅速恢复联系。

下午，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官索默尔上校把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比辛格少校和陆军混编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召到指挥部。他指出苏军已经沿日托米尔东部的整个德军防线达成了突破，目前战斗群无力反击以恢复主防线，再打下去于德军不利。因此，他命令2位团长准备趁夜向西后退。然而，日托米尔市区西部也已落入苏军之手，这意味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已经不可能先往南撤，然后再折向西面穿过市区退却。唯一可行的撤退路线是越过特切雷夫河撤退，但糟糕的是河上没有桥梁。如果光是徒涉撤退，就意味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不得不抛弃大量机动车辆，即便成功撤下来，也变成一个轻步兵部队了。

在特切雷夫河上紧急架桥

下午，施梅尔泽尔中尉奉命向陆军混编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报告，指出他从清晨开始就已经在特切雷夫河上组织架设浮桥，但架桥作业因苏军全线发起总攻，所部奉命充当预备队而暂停。根据他的建议，奥托·维丁格少将解除了他们的预备队任务，并命令他立即恢复在特切雷夫河上的架桥作业，务必确保最晚在23点00分完成架桥作业，保障战斗群所有车辆安全过河。

大约23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联络官亨茨切尔中尉向奥托·维丁格少校报告。前线的战斗也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在左右两翼的友军防线都被打垮和突破且完全失去联络的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所属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和陆军混编团还是顽强地坚持到了夜间。配属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陆军混编团将士们打得尤为英勇顽强，当然他们也蒙受了巨大的伤亡。

与此同时，撤退命令传来：夜间撤到特切雷夫河西岸，组织新防线。大约23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所属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和陆军混编团，以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各部奉命从一线阵地上撤下，朝特切雷夫河转进。

围绕特切雷夫浮桥的夜间血战

就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各部从一线边打边撤的同时，施梅尔泽尔中尉指挥的战斗工兵创造了奇迹。尽管雨下了一天，苏军的炮火也不停地落在浮桥架设点附近，但所有战斗工兵同心协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60米长的浮桥架设作业，保障了车辆的安全通行。尽管创造了奇迹，但刚刚架好浮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索默尔上校就下令准备炸桥。到25日02点30分，施梅尔泽尔中尉报告完成了浮桥架设作业，一旦战斗群完全过河就立即炸桥。

1943年12月25日：

晨光初露，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所有的机动车辆和在日托米尔东面奋战的各个陆军部队的车辆开到了特切雷夫河边，通过浮桥安全地撤到了对岸。然而，当越来越多的陆军部队撤到河边，准备通过浮桥撤往对岸时，苏军的追击部队也赶到了河边，试图兜底截击德军的渡河部队，但被扼守浮桥的工兵连组织反击打退。

大约凌晨03点00分，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陆军混编团团部也开过了浮桥，当时整个渡口已经遭到了苏军猛烈的迫击炮火力轰击。“乌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先是从远处依稀传来，但很快就变得清晰，成了洪亮的口号。幸好工兵连忠于职守，顽强组织反击，死死地守住了浮桥区，保障了陆军战友的安全撤退。

双方围绕特切雷夫浮桥的争夺战持续进行着激烈战斗，不过，工兵连毕竟势单力薄，所承受的压力与时剧增！德军战斗工兵砸向苏军的手榴弹的爆炸声夹杂着苏军迫击炮弹爆炸声，以及苏军机枪清脆的连发速射声——表明苏军步兵已经冲到拼刺刀的距离，但工兵连还是死死地守住了阵地，他们要守到所有友军都撤过浮桥为止！根据索默尔上校的命令，陆军混编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亲自负责炸桥事宜。

最终，在06点00分，当最后1辆陆军机动车辆撤过河后，奥托·维丁格少校下令炸桥。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爆炸的那一刻，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尽管工兵压下了电控起爆器，却没有发生爆炸！工兵连长施梅尔泽尔中尉报告，1辆突击炮在开上浮桥接地口时压断了炸药起爆连接引线。然而，不炸掉浮桥，苏军就会继续过河追击。因此，工兵连长施梅尔泽尔中尉不顾危险冲上去，在苏军坦克快要开上浮桥的前一刻，亲自采用点火起爆的方式炸掉了浮桥。

鉴于工兵连长施梅尔泽尔中尉的出色表现，1944年3月12日他被授予1枚骑士十字勋章。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苏军脱离接触

当夜，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苏军脱离接触，撤往新的主防线。由于苏军一口气突破到科切罗沃，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部分被孤立敌后的部队（含SS第2“帝国”高射炮连）只得穿过积雪深厚的密林往科谢耶沃撤退。与此同时，苏军继续集中兵力，采取步坦协同的打法，重点对德国陆军第8装甲师的防御地带实施战役突破。依仗兵力和坦克数量优势，强行贯穿突破了德国陆军第8装甲师的主防线，切断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后方部队和后勤部队的退路。在突围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SS第2“帝国”装甲维修营副官克林肯上尉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维修补给连作为步兵投入战斗

自苏军发起总攻后，驻扎在维尔蒂谢夫，隶属于SS第2“帝国”装甲维修营的维修补给连形势岌岌可危。1943年12月24日，大约17点00分，城防司令紧急命令2连在连长汉斯·劳切尔上尉的指挥下，带上所有车辆和140名士官、士兵参加战斗。连长指出2连的任务是保障战斗群的零件供应补给作业，此项任务意义重大。但城防司令驳回了他的请求，严令维修补给连投入战斗，务必守住一条宽500米的防线。

为了保住维修补给连的重型车辆（这些车上装满了对维持我战斗群作战的珍贵零部件），维修补给连解散编制，组成多个小型战斗群，在科恩中尉率领下绕道撤出维尔蒂谢夫，避开苏军设置的路障，将各辆车驶出“危险区”再集中。同时，科恩中尉也打算向战斗群汇报，指出城防司令的拒绝维修补给连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汇合，反而要其作为步兵投入战斗。

城防司令的决心，自然将维修补给连推向绝境。当然，在遭到攻击的紧急情况下，他有权利指挥防区内的所有部队，甚至也有权利调动隶属于正规野战部队的建制团营。但另一方面，他的要求似乎有些过分。我维修补给连只希望迅速归建战斗群，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家”，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这位城防司令也顾不得太多，下令我维修补给连投入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我维修补给连不得不奉命在圣诞节当天在指定地带布防。为了组织防御，将士们不得不在冰封的坚硬地面上挖掘工事。当时，全连共配备25挺机枪，可谓装备精良。炮兵、火箭炮兵和1辆豹式坦克奉命支援我维修补给连作战。当夜，冯·龙德斯特德少尉带着1部电台赶来了，有他充当维修补给连的前进炮兵观察员。

在那些艰苦的防御战斗期间，敌人使用T-34坦克伴随步兵发起反复冲击，但均被我维修补给连击退。在头2天的战斗中，奉命支援我维修补给连的那1辆豹式坦克和车组成员打得出色，通过娴熟的转移阵地射击，击毁了24辆T-34坦克。12月31日，我维修补给连多次击退敌人的冲击，但没有1起伤亡。

12月31日夜，苏军以大约200人的兵力，高呼“乌拉！”口号向我维修补给连实施冲击，虽然他们一度达成了突破，但还是被我维修补给连组织的坚决反击所打退。在战斗中，友军的炮火一度误击了我们的阵地。将士们连续7个昼夜没有吃上一口热饭，完全筋疲力尽。劳切耳请求城防司令换防，但却遭到了拒绝。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苏军继续反复冲击我维修补给连的防线。我连在豹式坦克及其英勇的车组成员的紧密配合下（尤其应感谢车长舒尔茨上士），将苏军的冲击全部击退。除了几人负伤外，我维修补给连创造了无一阵亡的奇迹！

最终，在经过35天不间断的艰苦防御战斗后，参加战斗的21人全部撤离了阵地。至1月28日，劳切耳上尉率领所部终于回归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怀抱。

日托米尔北面的防御战斗

1943年12月25日：

捷捷列夫河浮桥的炸毁虽然短暂地阻止了苏军的追击，但这条小河对于拥有强大机械化渡河能力的苏军而言，实在算不上什么天堑。甚至还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前脚刚撤到米宁的时候，苏军就已经后脚追了上来，清早就对小村发起猛攻。显然，这是苏军大规模冬季攻势的一部分，目的就是要打得德国陆军第42军毫无喘息之机，在不断退却的过程中既损失兵力，又丧失大量地盘。为了封堵苏军的进攻，德国陆军第4装甲集团军决定把第48装甲军从克洛斯滕东南地区撤下来，转移到日托米尔东面和维尔蒂谢夫。为此，第4装甲集团军于1943年12月25日下达作战命令，指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配属给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

在这期间，苏军继续向德军防线纵深，沿着突破地带两侧往南猛烈发展进攻。在大量坦克群的配合下，苏军很快前出到谢尔科夫斯基—格里诺夫齐。在激烈的阻击战斗中，配属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德国陆军混编团之第25装甲侦察营营长负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

群的指挥官索默尔上校立即命令陆军混编团副官普里克斯中尉临时出任陆军第25装甲侦察营营长一职。

1943年12月26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再次划入第48装甲军战斗序列，任务是和德国陆军第19装甲师、第8装甲师形成稳固的防线，遏止苏军的突破。

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两翼友军的联系在先前战斗中告失，为了保持防线完整和侧翼安全，陆军混编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决定亲自率2辆水陆两用吉普车往右翼侦察，恢复防线右翼的衔接。一连驶出几公里都没有见到半点友军部队的踪影，让随行的官兵感到很泄气，奥托·维丁格少校也很失望，他只得命令2辆水陆两用吉普车掉头返回。刚掉头开出不一会儿，他的座车就在近距离遭到苏军1挺机枪射击。在驾驶员一阵尖叫声中，水陆两用吉普车停了下来，它的发动机中弹了。车子刚抛锚，奥托·维丁格少校就和驾驶员一起从车里跳了出去。还好，驾驶员仅仅是腿部负了轻伤。在帮驾驶员包扎伤口的当头，另一辆水陆两用吉普车也赶过来掩护，并架起机枪警戒，但苏军没有追击。真险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险些就失去了1名得力的干将——陆军混编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不过这辆被打坏的水陆两用吉普车也是不可能回收的了。

大约10点25分，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比辛格少校报告：“敌人在4处突破了我团防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向第48装甲军报告形势危急，请求撤到格洛茨克南部边缘。大约11点15分，米宁部分地段也落入了苏军之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试图组织兵力反击，在2辆坦克和3门突击炮的配合下，将苏军逐出小镇。反击战斗结束后，德国陆军第1装甲师奉命接过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部分防区。

1943年12月27日：

1943年12月26日夜到12月27日凌晨，战场下起暴风雪，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苏军强大的进攻压力下被迫撤退。

当天，德国陆军第8装甲师和第19装甲师也划入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的建制，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一起在日托米尔地区奋战。当天，转移到新的炮兵阵地后，科洛斯塔上尉指挥的火箭炮营以准确而猛烈的火箭炮火力反复轰击当面集结的苏军。当夜，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又一次在苏军的冲击下后撤主防线。自24日以来，在这场持续4夜3天的艰苦运动防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火箭炮兵大显神威

1943年12月28日：

在夜幕的掩护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撤到斯图捷尼察周围，在炮兵营和科洛斯塔火箭炮营的支援下组织新的防线。对科洛斯塔的火箭炮营来说，斯图捷尼察是他们的荣耀地，

在1943年12月28日和12月29日这两天时间里，火箭炮营的2个连（1连和3连），以精准的齐射火力粉碎了苏军步兵的2次冲击，发起冲锋的大部分苏军倒在齐射火力之下，仅有几人逃脱。在科洛斯塔火箭炮营准确的齐射火力支援下，苏军在28日的冲击还没接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防线就被炮火打垮了。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调整建制

撤到斯图捷尼察地区后，陆军混编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接到命令——解散陆军混编团，第87装甲侦察营、第25装甲侦察营和第19装甲工兵营全部回归原师级建制。这3个陆军营级部队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下表现得非常出色，对于他们的离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确有难舍的感觉。另一方面，这些脱离原建制师的陆军战友要求归建原建制的想法，也是应该得到尊重和充分理解的。

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也进行了一番大的人事调整：原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比辛格少校，出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首席参谋；奥托·维丁格少校接任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新任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副官的是格尔维格中尉；原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索默尔上校出任SS第4装甲军参谋长；海因茨·拉梅丁少将出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

1943年12月29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在建制内的炮兵营和火箭炮营的支援下，轻松粉碎了苏军的冲击，守住了防线。

在作战报告中，火箭炮营营长科洛斯塔上尉写道：

1943年12月29日夜到12月30日凌晨，科洛斯塔火箭炮营转移到日托米尔以西18公里的别列索夫卡地区。转移前的侦察中我们发现西撤通道是敞开的。然而，当我们开始转移时，敌人却以强大的兵力穿过了西撤道路并继续向南挺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敌军的锋芒，我火箭炮营撤进一片森林，但却遭到敌坦克群的火力打击。不过，我火箭炮营并没有还击，而是伪装成敌人火箭炮纵队，保持和敌坦克群行进方向平行，最终我火箭炮营安全撤到德涅切地区，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胜利会师。

日托米尔西南的撤退战斗

1943年12月30日：

1943年12月29日夜到12月30日凌晨，战场下起大雪，地面结冰，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经由日托米尔朝达维多夫卡地区退却。

午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还没喘过气来，就又接到了新的撤退命令。鉴于当时苏军已经发起了新的攻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难以在苏军的进攻重压下进行有序的退却，因此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请求允许把撤退时间推迟到夜幕降

临时分，但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海因茨·拉梅丁少将驳回。在当天的战斗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希塞尔曼上尉负伤，新到任的佩尔施上尉出任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一职。

在SS“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海因茨·拉梅丁少将的严令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于午后开始组织撤退。苏军坦克群试图组织追击，但却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编制内的坦克群打退，1辆T-34被击毁。虽然苏军坦克群没能靠近，但苏军步兵却追了上来，咬住了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形势一度变得极为危险。虽然撤退战斗的任务十分艰巨，既后有苏军追击，又面临不利地形，但在佩尔施上尉的指挥下，2营还是在傍晚安全地撤了下来。通过这次退却战斗组织，佩尔施上尉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优秀而称职的指挥官。

一起严重的损失

除夕夜，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收到了一个坏消息：普里克斯中尉在向西侦察后方路线时，被突破德军防线、突然闯进后方的苏军坦克火力打死。对于曾任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和现任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的奥托·维丁格少校而言，不论从军事还是友情的角度来说，普里斯克之死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副官，普里斯克尽职尽责；从军事才能来看，他也曾指挥过1个侦察连；在陆军第25装甲侦察营营长负伤后，他又临时接替指挥，撑过了12月底的艰苦岁月。因此，普里克斯的死，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而言，也是一起巨大的损失。

1943年12月31日夜到1944年1月1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陆军第208步兵师换防。与此同时，苏军继续追击。很快，苏军的炮兵已经到位，迅速展开火力猛轰德军阵地。交出防务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经过艰苦的行军，穿过了森林区和冰封的沼泽地，抵达了乌尔雅诺夫卡。

1943年底南方集团军群的整体形势

卡尔·瓦格纳在《南方集团军群》一书的第242页中写道：

1943年底，A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沿着克里米亚—敖德萨—切尔卡瑟—法斯托夫—日托米尔一线展开防御。在第聂伯河沿岸，德军仅还保留几个据点而已。实际上，第聂伯河沿岸的广大地盘已经落入苏军之手，未来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德军也无法稳住局势。目前，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还有着一条宽约100公里的缺口。这一年将是我们在俄罗斯的最后一年。

1944年1月1日：

07点00分，苏军对第48装甲军防线发动大规模进攻，重点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左翼的陆军第208步兵师。苏军以强大的兵力在第208步兵师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虽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击退了苏军的冲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但由于第208步兵师的防线被突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还是不得不由布基退往新鲁德加。

显然，苏军打算在新年的伊始就以强大的兵力向西发动进攻，包抄德军侧翼，完成对胡比

上将的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包围。在苏军强大的兵力和坦克群冲击下，德国陆军南方集团军群除了逐个放弃地盘，连续不断地组织向西南或南面撤退外，已经别无选择。

1944年1月2日：

当夜，苏军一边追击，一边投入预备队继续以强大的兵力对德军防线实施冲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奉命继续撤退，为保证安全，绕过苏军突破口向西撤去。经过12个小时不间断的行军，在穿过了积雪覆盖、不时冰封的森林和几乎没有小道的复杂地形（整个撤退道路长达16公里）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终于退到了新的防线，并在德里格罗夫占领防御阵地，向北方防御。

SS“朗格马克”突击旅

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西面，由来自比利时弗莱芒的瓦隆人组成的SS“朗格马克”突击旅面对苏军优势兵力和强大的坦克群冲击，顽强地进行了2个昼夜的坚守防御作战。在SS“朗格马克”突击旅的拼死抵抗下，苏军在这个方向往南突破的势头被遏制了。值得一提的是，SS“朗格马克”突击旅之前并没有任何东线作战的经验，德军最高统帅部是鉴于东线南翼战场的紧张局面，紧急命令在法国进行适应性训练的SS“朗格马克”突击旅乘坐军用专列开赴东线南翼战场。但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很快他们也被淹没在苏军的进攻狂涛之中。

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左右两翼的友军都失去了联系，利用两翼的缺口，苏军达成了突破，并继续往南面和西南发展进攻。为了避免被苏军包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只得连续不断地向西南展开了一系列艰苦而血腥的退却防御战斗。

1944年1月4日到1月10日：

从1月4日到1月10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途经奥利尚卡（1月4日）、达茨基（1月5日）、布尔科维茨（1月6日）、利科塞卡（1月8日）和诺斯夫基（1月9日），实施了一连串的退却防御战斗。在日复一日的退却防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将士们耗尽了精力和体力。

昼间战斗与夜间行军

入夜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与苏军脱离接触，一整夜都在行军，有时甚至还需要离开公路，采取越野行军方式，穿过积雪覆盖的原野和森林（有时积雪深达膝盖）。一连6天，全军都没能吃上一口热饭。白昼来临时，将士们不得不在指定的地点组织防御。刚完成战斗部署不到几个小时，苏军后脚便赶到了。激烈的战斗往往可以持续上一天。虽然将士们顽强抵抗，但每个人已经疲惫不堪，又没有预设工事可依托，因而蒙受了很大的伤亡，一入夜又开始新的撤退。这种“白天战斗，夜间行军”的不眠不休的战斗模式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全体将士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连续不断的战斗和行军中，所有人都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和体力。虽然将士们都累得半死，但他们都清楚谁要是留在后面，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次退却战斗中，表现最突出的当属医疗官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整个卫生

队，他们的奉献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在退却战斗中，他们常常在仅有苏式4轮马车的情况下还努力地收容每一位伤员，并把伤员们带回。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最后一个撤出战场的部队。在每一次撤退行动结束时，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都能收到这样令人欣慰的报告：“所有的伤员都已收容和撤回，目前正接受精心照顾！”

对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而言，对卫生队和战地救护作业工作效率的绝对信任是维持士气和坚持战斗的重要信心源泉。人们在赞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将士们是多么英勇奋战，是多么奋不顾身的时候，往往会忘记，支撑这种勇气的背后，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卫生队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娴熟地进行战地救护作业，和冒着枪林弹雨收容伤员的行动。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正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连续完成艰苦的战斗行动，精神始终不垮的原因之一！

1944年1月5日，恩德曼装甲战斗群经由旧康斯坦丁诺夫朝普洛斯科洛夫南面退却。在该城西面20公里的一个村庄稍事休整后，他们又撤到捷尔诺波尔以接收新坦克。

1944年1月7日，冯·斯科蒂上校出任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余部指挥官。他一直指挥到1月23日，才向卡拉斯内中校移交指挥权。

1944年1月10日到13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线的枪声逐渐稀落，一连3天都没有大的战斗行动，苏军的进攻显示出了接济不力，补给出现了困难，正在喘息并准备下一阶段的进攻。利用苏军的喘息时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诺斯维基两侧占领防御阵地。

1944年1月11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下达了第7号作战命令：

迄今为止，敌人持续不断地紧跟我军的撤退，对我装甲战斗群防区实施了战斗侦察。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要守住现防线，阻止敌人向南和西南方向发展进攻。各部要继续以所有能战的兵力修筑阵地。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准备在诺斯维基组织防御。配属我装甲战斗群的第340步兵师营级战斗群负责加强295.2高地的工事修筑，将它修成一个坚固的战术支撑点。配属我装甲战斗群的SS“朗格马克”突击旅准备在斯维利尼夫卡组织防御，并在斯维利尼夫卡至我装甲战斗群左翼作战分界线之间建立起强而有力的战术支撑点。

参谋库勒尔上尉和阿诺德上尉负责督建第三道防线。

所有非作战车辆立即疏散到指定停靠点和集结区。

1944年1月12日：

1944年1月12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签发了第8号作战命令，指示防区内所有的补给干线在冬季务必保持畅通。这项任务交给防区内各村的德军军管人员负责，并统一听候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3连连长阿诺德上尉调遣。

1944年1月13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区依旧平静，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的“派普”装甲战斗群准备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协同作战。

对维尔蒂谢夫西面组织反击作战

在派普装甲战斗群的支援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对克拉斯诺波尔—莫洛切奇基—斯特科维茨展开攻击，最初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加强侦察连在乌尔夫上尉的指挥下，配合派普战斗群打下了莫洛切奇基。接着，派普战斗群的坦克继续朝克拉斯诺波尔发展进攻，但遭到苏军猛烈的反坦克火力拦阻，不断有坦克中弹退出战斗，直到剩下3辆坦克为止，派普上校才叫停了进攻。

接到派普战斗群停止进攻的报告，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部震惊了。劳斯上将强调过这次进攻的重要性，因此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的2名参谋官亲自赶往派普装甲战斗群指挥部，严令必须继续进攻。虽然派普一再解释进攻失败的原因，但这两人就是不听，坚持要求进攻，直到派普上校带着两位高参亲临一线，目睹了装甲战斗群只剩最后3辆坦克的状况，体验苏军猛烈而精准的反坦克拦阻炮火后，这两位高参才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

是敌还是友？

在驱车前往莫洛切奇基视察乌尔夫侦察连的路上，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从远处看到一群士兵聚集在莫洛切奇基北角，一开始他还以为是乌尔夫的侦察兵。当他趋前准备向这些士兵致意时，却发现他们仓促进入阵地，开始朝维丁格少校的水陆两用吉普车开火——糟糕，竟然是苏军！——“掉头，快！”眼疾手快的驾驶员赶紧调转车头，飞速逃出了苏军的步兵武器射程——幸运女神又一次站在了奥托·维丁格的身边！返回团部后，奥托·维丁格少校立即拿起电话试图接通侦察连指挥部，命令乌尔夫上尉到团部报到，并命令乌尔夫上尉和侦察连要不惜代价守住莫洛切奇基。

1944年1月15日：

德国国防军公报：

在维尔蒂谢夫西面，武装党卫军各团粉碎了敌2个团的反击，毙伤多名布尔什维克分子。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奉命在第19装甲师的配合下，摧毁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区左翼和第19装甲师防区右翼集结的苏军。

塞梅尼夫卡地区的防御阵地

1944年1月16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第19装甲师按第48装甲军的命令，向当面苏军发起猛烈攻击，但遭到对方反坦克火力和炮火激烈拦阻，苏军步兵也不断实施反冲击。与此同时，派普装

甲战斗群也遭到了苏军攻击，被迫让出莫洛切奇基和克拉斯诺波尔，退回到原主防线。

1月16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下达了第19号作战命令：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战斗群的加强下负责守住主防线当面的现阵地的同时，对西北方向的斯特科维茨组织一次坦克佯攻，诱使驻扎在柳巴尔东面的强敌不敢妄动。

为此，驻斯特科维茨的所有部队（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战斗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团、侦察连和警卫连，第340工兵营、SS“朗格马克”突击旅3连和施梅尔泽尔装甲工兵连）均归派普少校节制，任务是守住斯特科维茨，并继续以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战斗群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向西北和北面实施突击。这次突击任务是：牵制柳巴尔东面的敌军反坦克炮兵部队。配属作战的第340工兵营守住斯特科维茨南面原主防线的同时，不断组织巡逻队和左右两翼的友军保持联系。炮兵支援计划维持不变。

前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首席参谋比辛格少校，转往柏林的武装党卫军总部任职。斯图克勒少校从陆军转调到武装党卫军任职，接替比辛格少校，出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首席参谋。

当天，德军组织坦克群从斯特科维茨向西北的佯攻遭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不算，苏军部署在莫洛切奇基东部边缘—马特洛基南部边缘—马特洛基西南1公里的灌木丛地带—克里耶夫卡东部边缘一线的反坦克炮群也朝德军猛烈开火。虽然派普装甲战斗群也损失了几辆坦克，但成功地诱引当面的苏军转入防御，忙于加强反坦克防御部署，而无暇进攻，给派普装甲战斗群调整部署和加强防御部署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布拉塔洛夫—格里诺维茨地区的防御阵地

1944年1月17日：

1月16日夜到1月17日凌晨，在夜幕的掩护下，参加斯特科维茨方向佯攻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各部撤回了主防线。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右翼的防务移交给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掷弹兵师所部接替。换防后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接过陆军维尔纳营的防线，并和SS“朗格马克”突击旅右翼取得联系。

这一防御地带自布里塔洛夫—格里诺维茨往北面沿高地群向北展开，正面宽度约12~15公里。由于防御地带正面宽度太大，因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只能平均部署兵力，沿着漫长的防线展开。第48装甲军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任务是在加强指定防御地带的同时，还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坚守。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所设在诺斯夫基，同时施梅尔泽尔装甲工兵连、乌尔夫侦察连和SS“帝国”突击炮连也在这里集结待命，充当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机动预备队。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部设在布拉塔洛夫的北部边缘，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

营营部设在布拉塔洛夫村内，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部设在格里诺维茨。

这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第一次撤离了战斗的焦点区，转移到附近相对平静的防御地带修筑土木工事以加固阵地。这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经历了2个月持续不断的血战和退却后第一次得到相对平静的放松。

从1月18日开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告别了连续苦战的岁月，一连4个星期，从1944年1月18日到1944年2月17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都没有蒙受大的损失。

由于苏军进攻的压力不大，因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积极部署防御措施，各营每天都派巡逻队往主防线前沿巡逻。在这些巡逻行动中有多次是奉命执行战斗任务的，特别是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防线左翼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佩尔施上尉）对带有战斗性质的巡逻任务特别积极。在一次巡逻战斗中，2营抓获了35名战俘；另一次巡逻则带回了81名战俘和几挺机枪、几门迫击炮。

这期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整个防御地带却异常宁静。前进炮兵观察所经常报告苏军沿着穿过柳巴尔的西向公路频繁进行大规模调动，不少卡车牵引着火炮或坦克群在公路上往来穿梭。苏军利用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宽达100公里的缺口继续向西挺进！

因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很快判明当面的苏军并不是一支进攻部队，而仅仅是掩护向西突击的苏军主力突击集团的南翼掩护部队而已，他们根本没有打算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发起攻击。苏联人的目光已经越过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防线，投向了南方集团军防御纵深的西面。

在这4周里，雨雪交替，偶有阳光洒下，天气复杂多变。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而言，没有遭到苏军的进攻反而感到有些寂寞。百无聊赖之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把声控监听器放在了最前沿阵地上。在部分精通俄语的电信兵的协助下，通过截获信号监听苏军的电话讨论。但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失望的是，苏军的电话内容并没有任何关于兵力集结的消息，而仅仅是讨论补给和后勤问题，也就是说苏军已经继续向西贯穿突破，现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反而被牵制在这里。前线的平静无事也给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将士们晒“日光浴”的机会，他们三五成群痛快地享受着温暖的阳光。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他们在未来2个月内最后一次享受到的“阳光浴”。

调整防御部署

1月20日，德国陆军第48装甲军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撤离，准备接替第19装甲师所属的第73装甲掷弹兵团和冯·帕德维茨团级战斗群的防线。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官拉默丁少将签署第12号战斗群作战命令：

截至目前，原防线当面之敌仍无动静。1月18日夜到1月19日凌晨，敌人对佩迪尼基北面实施了一次带有侦察性质的冲击。新防区当面之敌为苏军近卫第1集团军所部，含步兵第304师、

步兵第316师1个团、步兵第271师、反坦克歼击炮兵第24旅，以及1个炮兵团。

重要的柳巴尔公路枢纽也得到了加强，敌人在城西北组织侧翼防御，掩护主力向西突破。因此我装甲战斗群当面之敌的主要任务就是专守防御。此外在斯柳切河两岸也有敌人的零星活动。1944年1月20日夜到1月21日凌晨，第371步兵师所属的第670步兵团接替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防区。而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不仅要守住SS“朗格马克”突击旅和第340工兵营，同时也要在1月21日夜到1月22日凌晨接替第73装甲掷弹兵团和帕德维茨团级战斗群防线。

右翼：第371步兵师，左翼：第19装甲师，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和亚历山大外籍步兵营作战分界线：塞门尼夫卡西部边缘—格里诺维茨西部边缘—柳巴尔西南郊东面500米。施梅尔泽尔装甲工兵连继续加强给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以修筑阵地。SS“帝国”突击炮连和SS“朗格马克”旅留在塞门尼夫卡作为机动预备队。自1944年1月22日起，SS“帝国”装甲连集结在塞门尼夫卡，SS“帝国”装甲营警卫排转移到奥沙里夫卡，继续归SS“帝国”装甲战斗群节制。

SS“帝国”装甲炮兵团务必提前进入阵地，以猛烈的炮火协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换防和作战。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所：奥沙里夫卡；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指挥所：布拉塔洛夫东南部；SS“帝国”装甲炮兵团指挥所：奥沙里夫卡；主包扎所：泰雷斯波尔；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后方边界：哈尔科夫齐南部边缘—卡利诺夫卡南部边缘。

根据特别命令，SS“帝国”装甲工兵营3连连长阿诺德上尉继续加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后方据点的修筑作业。

1944年1月21日，根据第48装甲军下达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接替第19装甲师。1944年1月23日，斯科蒂上校将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指挥权移交给卡斯内中校。

成功的防御战

1944年1月26日，苏军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线发起猛烈攻击，但被击退。第二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官拉默丁上校签署作战公报，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英勇表现通报嘉奖：

作战公报

清晨，敌人以营级规模的兵力对据守科兰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实施连续冲击。敌人集中所有重型武器齐射后，我装甲战斗群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雷特尔下士的领导下，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2个班对突破之敌予以坚决反击，抓俘63人，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在这次战斗中，希林格下士不幸阵亡。本官对参加这次反击战的全体将士表示特别嘉奖和衷心祝贺。这次战斗再次证明了我军能够依靠素质优势战胜俄国人的数量优势——是精湛的战技、勇气和决心，而非数量才是肉搏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这份作战公报务必传达给主防线上所有的将士。

签字：拉默丁少将

舍佩蒂夫卡和杨波尔防御战斗

1944年2月1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拉默丁少将向第48装甲军和武装党卫军总部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就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兵力伤亡和装备损失进行了统计。

以下是摘自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

装甲掷弹兵的进攻战斗训练水平严重不足。党卫军第31补充营提供给装甲战斗群的补充兵中有相当部分人员并没有进攻战斗经验，甚至很多人仅有4个星期的训练水平而已。不过，目前部队的士气尚可。但零备件缺乏给许多摩托化车辆的战斗力维持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黄蜂”自行火炮。

签字：拉默丁少将

从1944年1月1日到2月1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损失统计：

战死：156人

负伤：536人

失踪：72人

生病：341人

总计：1121人

截至1944年2月1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实际兵力为4505人。

1944年2月5日：

苏军对德军防线连续实施了2次冲击，每次约20~30人，但均被击退。

1944年2月6日到11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没有遭到猛烈攻击。

1944年2月12日：

在给南方集团军群的机密作战报告（以加急的形式发出）中，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现存战斗力报告如下：

1个加强装甲掷弹兵营	60%的机动能力
------------	----------

1个中等规模兵力的装甲掷弹兵营	55%的机动能力
-----------------	----------

1个装甲侦察连	80%的机动能力
---------	----------

1个战斗工兵连	90%的机动能力
---------	----------

SS“朗格马克”突击旅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兵力：

1个装甲掷弹兵营	100%的机动能力
----------	-----------

“布兰登堡”师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兵力：

1个中等规模的掷弹兵营	20%的机动能力
-------------	----------

炮兵营：

装备4门轻型105毫米榴弹炮的炮1连	100%的机动能力
--------------------	-----------

装备4门轻型105毫米榴弹炮的炮2连	75%的机动能力
--------------------	----------

得到南方骑兵团所属的炮兵1营（7门105毫米榴弹炮）的加强

高射炮兵营：

1个装备1门37毫米自行高射炮和1门20毫米自行高射炮的混编

高射炮兵连 100%的机动能力

1个装备2门88毫米高射炮的重型高射炮连 100%的机动能力

3个轻型高射炮排，装备6门20毫米自行高射炮 100%的机动能力

1个装备5门20毫米轻型高射炮的高射炮连 90%的机动能力

得到SS“朗格马克”突击旅高射炮部队的加强

1个装备2门88毫米高射炮和3门20毫米高射炮的重型高射炮连 100%的机动能力

1个装备10门20毫米高射炮的轻型高射炮连 100%的机动能力

反坦克火力编制：

2门中型自行反坦克炮

6门重型PAK40反坦克火炮

综合来看，整个装甲战斗群拥有81%的机动能力，仅能执行有限进攻战斗。

1944年2月14日：

第48装甲军军部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第19装甲师的指挥权移交给了第39军，指挥关系变更于1944年2月14日12点00分生效。部署在斯鲁奇河上游波隆诺耶南部的第19装甲师在激烈的防御战斗中损失惨重，损耗了所有的坦克。2月14日，恩德曼装甲战斗群的1个装甲排奉命加强给第19装甲师，而恩德曼战斗群主力则开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区。

1944年2月15日：

这一天，第39军作战参谋在给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上将）的电话中，请求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从现防线撤出，转移到舍佩蒂夫卡西南重新集结。显然，前线的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

1944年2月16日：

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上将批准了这个建议，并命令在抵达指定集结区后的整补过程中，加强“朗格马克”营应再度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显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布拉塔洛夫—格里诺维茨的欢乐时光即将结束。

1944年2月18日

接到第39军下达的命令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从原阵地上撤下来，转移到别列夫—扎斯拉夫尔地区，准备遏制持续往南突破、意在包围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主力的苏军。

1944年2月19日到2月20日：

当天，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沿着皮什基—奥斯特罗波尔—切尔尼—旧康斯坦丁诺夫覆满积雪的道路开始转移。根据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示，大军将经由舍佩蒂夫卡撤往

别列夫。每辆车的驾驶员和士官都拿到了一份撤退路线图，图上标明了撤退路段，以便在车子掉队拉下的时候，还能根据这份撤退路线图迅速找到部队。

即便如此，在漫长的撤退路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大量战斗和运输车辆还是在转移途中因机械故障而不断抛锚。幸好经装甲维修营和维修勤务部队的努力，才使大部分抛锚车辆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战斗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1944年2月21日：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驱车前往别列夫，现行侦察情况，察看地形做好计划，然后返回战斗群指挥部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拉默丁少将报告。整体形势依旧不明。唯一明确的是，苏军正以强大的兵力向西发展进攻，同时很可能以一部兵力突然南拐进攻别列夫—扎斯拉夫尔地区。

1944年2月22日：

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正艰难地朝别列夫—扎斯拉夫尔转移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作为全军的先锋，走在战斗群最前面，且险些遭到苏军的攻击。幸运的是，苏军选择的目標是扎斯拉夫尔，因而没有向转移中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发起攻击。抵达别列夫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匆忙把配属给拉默丁少将的陆军零散部队组织起来，编成指挥部警卫连组织防御。

扎斯拉夫尔周围的战斗

经过艰苦的行军，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终于赶到了集结区。随后，战斗群指挥官拉默丁少将命令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对苏军据守的扎斯拉夫尔发起攻击。在高射机枪、重型步兵炮、反坦克炮和榴弹炮的炮火支援下，3营展开攻击，列克斯上尉指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经过苦战，终于夺回了扎斯拉夫尔。

傍晚，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报告，他们已夺回了扎斯拉夫尔。原本十分危险的形势在战斗群指挥官拉默丁少将的果断反击下暂时得到了缓解。幸好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迅速展开兵力，遏制了苏军向南突破的势头。由于此战有功，拉默丁少将于1944年4月11日获得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1944年2月23日：

当天，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对扎斯拉夫尔东面和北面高地实施反击，并顺利将其夺回。在这次战斗中，2位高射炮排排长——施伊克上士和宾德尔上士表现尤为出色。其中，施伊克上士仅以2门20毫米自行高射炮就击毙了34名苏军，抓俘53人，缴获几门火炮和大量步兵武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乘胜前进，在既得地段组织防线。当主防线初具雏形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全体将士终于松了口气。

SS“朗格马克”突击旅在左翼展开，与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列克斯上尉）密切配合，依托地形组织了稳定的防线。科洛斯塔火箭炮营的2个炮兵连也转移到旧康斯坦丁诺夫

作战地区，协助SS“朗格马克”突击旅守住宽达32公里的主防线。但所谓的主防线，不过是一系列据点以点控线的方式组成的，并没有连贯起来，各个据点之间的空隙通过火力封锁或巡逻队相互联系予以封闭。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兵力不够，因此SS“朗格马克”突击旅被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第3火箭炮连也于2月25日加强给SS“朗格马克”突击旅。

1944年2月24日到3月4日：

整整10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连续和苏军展开了极为激烈的防御战斗。重型支援火力——150毫米自行火炮、20毫米高射炮（由希格雷尔下士指挥）、奥托中尉指挥的突击炮连、施洛姆卡中尉指挥的坦克群以及炮兵，都在这场战斗中提供了强大的炮火支援。

团部设在别列夫北面。

1944年4月26日，SS“朗格马克”突击旅在坦克群的支援下对米奇诺夫展开攻击。在炮兵和坦克的密切配合下，SS“朗格马克”突击旅很快将苏军逐出米奇诺夫。随后，SS“朗格马克”突击旅和皮尔舍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换防，奉命占领扬波尔。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所属突击炮连加强给了SS“朗格马克”突击旅。

第39军军长舒尔茨中将冒着苏军的步兵火力，在拉默丁少将和维丁格少校的陪同下，驱车前往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部。在那里，3营长列克斯上尉向他简要介绍了3营的防区情况。接着，舒尔茨中将又抽了点时间与3营的军官、士官、士兵交换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并赠送给他们几包香烟，以示嘉奖。这些小事足以反映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舒尔茨中将心目中的地位，用“顶梁柱”这个词形容也毫不为过。

在别列夫和扎斯拉夫尔北面高地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的防线由一系列据点组成，每个据点之间间隔400到800米。依托地利和开阔的射界，每个据点都能有效地封锁前沿和侧翼之间横宽400米的地带，用火力的维系防线完整。由于右翼防线正面宽达11公里，因此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只能尽可能地完善据点防御火力，计算好正面和侧翼的射击诸元，在苏军冲击时能以准确而猛烈的火力覆盖这片区域，粉碎苏军的进攻。特别是20毫米自行高射炮、坦克、突击炮要能在防御战斗中隐蔽而快速地转移阵地，以强大的火力支援各个据点，粉碎苏军的进攻。

这也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反坦克炮群第一次借助在别列夫北郊的预置弹药库获得充分的穿甲弹供应，可以对在射程内出现的每一辆苏军坦克或卡车进行远程火力打击。

同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炮兵也在扎斯拉夫尔展开，隐蔽在各个民屋间，在前进炮兵观察员的引导下，用他们的150毫米榴弹炮火猛轰苏军兵力集结区和坦克集结点。

1944年2月27日，虎式坦克连脱离第19装甲师的建制。2月27日夜到2月28日凌晨，虎式坦克连急行80公里，赶赴舍佩蒂夫卡西南地区归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

1944年2月29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击退了苏军以2个营的兵力从波卡谢夫卡北面森林对别罗戈洛德卡火车站发起的冲击。此外，苏军以1到2个连的兵力从斯纽科基沿着别罗戈洛德卡—奥科比公路的渗透也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重型武器打退。

不过，苏军也随机改变战术，打得越来越聪明。他们不断袭扰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线的各个地段，每当SS“帝国”装甲营的坦克群赶来支援的时候，他们就主动撤出战斗，等坦克刚一走，他们马上又回来攻打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的步兵。

下午，在SS“朗格马克”突击旅的防区，苏军以强大的兵力在猛烈的火力支援下，特别是在多管火箭炮群的支援下，从四面八方猛烈冲击SS“朗格马克”突击旅，一度切断了SS“朗格马克”突击旅的补给线。对此，第39军在1944年2月29日的作战日记中记载道：

在和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上将的电话报告中，舒尔茨中将对在杨波尔被孤立的友军（6~8门突击炮和SS“朗格马克”突击旅的1个营几乎弹尽粮绝）还能打多久表示怀疑，因为他们的弹药快打光了。更糟糕的是，目前本军没有手段冲破包围，将弹药及时供应给他们。

别罗戈洛德卡的第39军所部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能与杨波尔取得联系，目前急需打通联系，将粮弹送过去。

对此，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上将答复，如有可能，杨波尔必须死守到底！因为在近几周的战斗中，敌人不断对该镇冲击，试图不惜代价打下小镇，这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小镇的重要性。而且，许多公路在杨波尔交汇，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敌人必须打下它才能夺取南进跳板。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军虽然还在死守，但情况十分糟糕，既无法解除敌人对守军的包围，也没法将补给送进去。在这种情况下，装甲集团军司令劳斯上将最终妥协，同意被围部队在炸掉霍尔伊大桥后，突围撤到河东岸。但如何撤退，劳斯上将决定把决定权交给守备队长，因为只有他才最了解情况。1944年2月29日20点26分，劳斯上将通过电报的形式向第39军下达作战命令。

夜间，杨波尔守军成功地击退了敌人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冲击，但杨波尔东面的通道却依然被敌封锁。

遗憾的是，第39军的作战日记中并没有提到SS“朗格马克”突击旅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当然也没有提及他们蒙受的惨重损失。在SS“朗格马克”突击旅简史中特别提到在杨波尔的坚守防御战斗中，许多来自弗莱芒的瓦隆战士永远地倒在了东线，他们的英勇奋战精神值得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第39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永远怀念。

然而，这次战斗也表明了苏军日渐增强的战斗力和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他们持续承受惨重伤亡，仍不断冲击德军阵地，以便达成向南突破的战役目的给德军造成的巨大防御压力。这也预示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已经不会再有“欢乐时光”，取而代之的是连续不断直至战败的血腥苦战。有鉴于此，第39军判断，苏军很可能在第二天发动一场向南突破的大攻势。

与此同时，在1944年2月10日，一列满载5辆虎式坦克和10辆IV号坦克的运输专列抵达普洛斯克库罗夫站。他们将和1个豹式坦克连一起在恩德曼的指挥下，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提供强有力的坦克支援。每日空中侦察和通信监听都显示苏军在不断加强兵力。强大的坦克和步兵部队正在逼近。显然，苏军正准备发动一场新的攻势。

格潘泽尔特战斗群的反击

欧内斯特·斯滕格报告：

3月1日，新近抵达的坦克群驶入谢米亚林齐东部地区。在集结区，周围荒无人烟，只有零星的几头牛在吃草。在各个村落间，无人照看的马群散布其中，静静地啃食青草。由于周围沼泽密布，大部分行进路线无法让虎式坦克同行，因此常在夜间组织路线侦察。

3月2日，全营（恩德曼装甲战斗群）发动了进攻。冲击前，30多架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战场上空盘旋，呼啸着俯冲下来对目标投下炸弹，猛烈的爆炸声和冲击波令很远的地方都能感受到大地的颤抖。蓝灰色的爆炸烟云在前方水平线上不断升起。接着敌人施以猛烈炮火拦截，盖过了坦克主炮的射击声。冬季的夜幕开始降临大地时，坦克群因惨重的损失不得不在敌反坦克炮群和步兵阵地前停止冲击，撤回原阵地。在这次战斗中，2辆虎式坦克和3辆豹式坦克被炮火炸伤，被迫移交给维修连修理。

同一夜，恩德曼装甲战斗群奉命于次日，也就是3月3日继续进攻，但情况却发生了剧变。

苏军的春季攻势

1944年3月3日，苏军突然发动了春季攻势（史称第聂伯河左岸进攻，第二次打击）。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防区并非苏军的主攻目标。

以下是欧内斯特·斯滕格对“恩德曼”装甲战斗群在迎击苏军春季攻势作战时的记载：

从3月3日清晨开始，持续不断的激战再次爆发。最近持续不断的进攻难道都没给敌人造成损失？前几晚捕捉的俘虏供出了敌军重兵和坦克集结的消息。午夜前后逃进德军战线的俄国逃兵也证实了强大的俄军正在防线当面集结的情况，并指出敌人很可能在今天清晨发动进攻。然而，截至目前，我军却对敌战俘所供认的内容不屑一顾，根本没有拟定相应防御和反击计划。这为即将到来的悲剧性溃败埋下了伏笔！

时针指到06点15分。第一批IV号坦克群完成集结后，逐排沿着冰封的坚硬路面开出。天依旧寒冷，在瑟瑟寒风中我们不住地颤抖着。我们周围引擎轰鸣声不断，履带的碾压声也清晰可闻。

然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正当我们给驾驶员下达指示，这些重型坦克在松软的草屋和公路间隙艰难地穿梭行进时，俄军的炮火袭扰突然覆盖了整个小村。爆炸声震耳欲聋。部分草屋被敌炮火命中，冒出浓烟并窜出火苗，接着很快在下一发炮弹的精准轰击下倒塌。俄军炮兵对小村进行猛烈的轰击。一整个上午，从北面传来的雷鸣般的轰炸声，始终没有间断。尽管遭到敌人的炮火封锁，恩德曼——一位IV号坦克装甲连的连长，还是驾驶着他的指挥坦克开出了小村。期间，我们始终带着耳机，挂着麦克风，随时接收命令或请求指示。越过一座狭窄的木桥，坦克群隆隆地穿过了一个杳无人烟的小村，正要出北村口，坦克纵队突然停了下来。耳机里响起了各种命令和电键敲打声。通过无线电，上级向各个车组成员指示了攻击目标。

几分钟后，阳光开始洒落大地，视野逐渐放大——我们的重型坦克群驶出小村边缘，开上

原野。每当我们加大马力，齿轮高速运转，长长的尾气就从尾喷管中涌出，暂时挡住了前方的视线。在我坦克群攻击右翼展开的俄军炮兵群也迅速转移阵地，应对我坦克群的突击。早晨的寒风顺着炮塔顶部敞开的舱口呼呼地刮进坦克，让试图探出半个身子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的车长冻得直哆嗦！不一会儿，前方突然划过一道闪光，原来是一辆坦克在行进中“脚底打滑”翻进了一条沟渠，陷在里面动弹不得。然而，还没等我们从这个突发事件中回过神来，密密麻麻的炮弹就落在了我坦克群中。我们已经被俄国人发现了！俄军集中了所有口径的火炮猛烈轰击我坦克群！激烈的爆炸冲击不时震撼大地。飞扬的弹片和夹杂的泥土也不时撞击虎式坦克庞大的身躯。

随着太阳逐渐升起，光照越来越足，能见度也渐趋良好。感谢上帝，至少让我们看清了行进方向和敌人的阵地！我们的轻型榴弹炮连已经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中，他们对敌轰击的炮火始终没有间断。

俄军发起的攻击和德军的反击

当前，唯一清楚的情况就是车长从耳机中收到的上级通告：俄军的进攻已经开始。

透过观察镜，我们都能看到整个形势有多么严峻，大群俄军步兵沿着宽大正面对我军整条防线蜂拥冲击。在远处缓慢移动的小黑点，很快变成了成千上万的俄军士兵！在前线的德军步兵就像被惊涛骇浪冲击似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弃阵地，逃往后方……

硝烟四起。周围交织着各种口哨声、军号声和无数机枪急速射的嗒嗒嗒声。耳机里传来的是一个接一个坏消息。当平原上最后一丝薄雾散去时，3月3日到来了，这天似乎和其他日子没什么不同，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

这时，上级通过电台下达命令，虎式坦克群在火车站两侧展开队形，投入战斗。在这种绝望的形势下，指挥官（恩德曼）只能竭尽全力，尽可能地力挽狂澜。

对于接下来的虎式坦克连之战，欧内斯特·斯滕格在回忆录中写道：

终结者

转向，前进，前进！目标——火车站右翼300米！周围到处都是被炸毁的废墟和瓦砾，德军步兵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四处的弹坑、碎石、残垣让人心生恐惧，使我们不敢靠近废墟。

当我们最终沿着铁路线展开队形时，这才亲眼目睹了灾难的降临：成千上万的俄国兵疯狂地朝我们涌来！从地平线上，目之所及，到处都是俄国兵和牵引着反坦克炮、高射炮的驮马。其数量之多，几如恒河沙数！伴随着火车站四周的土木建筑的塌陷和墙壁的倒塌，我坦克群继续前进，驶过废墟，占领射击阵地。

接着，坦克车载机枪开始扫射，一束束子弹流直飞向天空，在远处落地。同时，虎式坦克的88毫米主炮也开始怒吼，一发发高爆弹飞向远方。每发高爆弹落地爆炸时都掀起一股黑色的硝烟云，视界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随着机枪不断的急速射击，机枪子弹链一条接一条打光。空弹壳也不断抛出车外。在不住地炮轰和机枪扫射中，坦克因主炮巨大的后坐力也不住地颤抖。

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目睹自己射出的炮弹一发发地触地爆炸，敌人像稻草般一片片地被炸倒。为了给打得几乎通红的机枪枪管降温，我们忘却了四周的战场和危险，站起来对着枪管撒尿。尽管俄军士兵成片倒下，但他们却不断投入预备队，采取波波相连、持续不断的打法，蜂拥冲击而来。这是一群真正的战士，在死亡面前竟毫无惧色地冲击上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持续不断的战斗让我们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战斗是否已经打了一两个小时？在这期间，数百发机枪弹不断地打在我坦克车身上。每当俄军战士冲过来，试图靠近用反坦克手榴弹干掉我们的坦克时，都被我们的炮火炸垮。最终在我们仅有的3辆虎式坦克的炮火拦阻下，俄军的一波波冲击全部被粉碎。攻势被迫叫停。

和死神赛跑

就在我们准备喘口气时，无线电又传来了新的命令，要我们立即开赴Ⅳ号坦克连的防区，对攻击Ⅳ号坦克连的敌坦克群实施反击。如此这般，我们的防御战斗转入了和死神的赛跑！（意思是准备和苏军坦克群搏命，生死未卜）。驾驶员开足马力，驾驶虎式坦克转向，撤离了火车站废墟，开上左翼的开阔地。

俄军的坦克攻击！这可不止两三辆T-34啊！几十辆T-34坦克从地平线上穿过峡谷蜂拥冲击过来！突前的坦克群开始猛烈射击。在我们四周，我军的部分坦克也中弹起火，像火炬般地燃烧起来！周围到处都是弥漫的硝烟，伴着炮弹爆炸声、主炮射击声、敌弹命中声、引擎咆哮声，以及撕心裂肺的哀号声、烈火中痛苦挣扎的惨叫声……这就是1944年3月3日的清晨。我们忍住悲痛，插进Ⅳ号坦克连被击毁的残骸和仍在射击的坦克中间占领发射位置，将穿甲弹一发接一发地射向敌坦克。中弹起火的敌坦克如一座座巨大的火炬。10~12辆T-34坦克中弹停罢，看样子他们的攻击势头顿挫了。他们似乎没有遇上过如此顽强的防御！当然，截至此时，我们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辆德军坦克被苏军击毁。但我们知道大约有6辆还能动的Ⅳ号坦克撤到了虎式坦克的背后。在我们的前方，20~30辆敌人坦克正起火燃烧。现在，俄国人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能全面突破我们的阵地。坦克战似乎已经结束，我们确信自己取得了胜利……

旧康斯坦丁诺夫地区退却战斗

1944年3月4日：

虽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主要防御地带并非苏军的主要突击地带，但拉默丁少将还是接到命令，经由切普齐朝旧康斯坦丁诺夫退却。由于苏军也朝旧康斯坦丁诺夫发起冲击，因此旧康斯坦丁诺夫东西两面都已暴露。苏军以强大的兵力快速挺进，整个别列夫—扎斯拉夫尔地区的德军被迫仓促撤退，以免被苏军切断后路。但慌乱无组织的撤退导致有限的公路拥挤不堪，撤退速度异常缓慢。3月5日到3月6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沿舍佩蒂夫卡朝旧康斯坦丁诺夫撤退，一路上遭到了苏联空军猛烈的低空攻击。

1944年3月7日：

在苏军持续2天的猛烈进攻下，德军乱成一锅粥，来自各个方向的撤退大军拥堵在舍佩蒂夫卡—旧康斯坦丁诺夫公路上，进退失据。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撤退，他们的撤退纵队也被堵在公路上，成为苏联空军伊尔-2强击机低空攻击的活靶子。这天，苏联空军的伊尔-2强击机一连7次对旧康斯坦丁诺夫北面的桥梁实施攻击。幸好有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2连的高射机枪和20毫米自行高射炮的拼力奋战和出色表现，击退了伊尔-2强击机的蜂拥攻击，确保大桥无虞。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再度易人

下午，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徒步前往旧康斯坦丁诺夫，寻找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当时，周围所有的公路都严重堵塞。而奥托·维丁格少校肩负着指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主力——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沿公路突围撤退的重任。当时苏军步步紧逼，兵临城下。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他不得不请求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协助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撤退。

这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拉默丁少将也很着急，他亲自前往十字路口进行交通管制，疏导交通。当奥托·维丁格少校找到他，并向他报告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被堵在公路上动弹不得，请求指示的时候，拉默丁少将遗憾地通知他，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奉命立即登上西撤专列，返回法国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会合，参加重建工作，因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重任就交给了奥托·维丁格少校。而拉默丁少将也已经接到了正式任命，出任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即刻赴法国到任。

拉默丁少将给奥托·维丁格少校下达指示的同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根据第4装甲集团军的命令，正式配属第19装甲师作战。西撤前，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1位作战参谋给奥托·维丁格少校递上一份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剩余部队的战斗序列，其中部分部队正在前线恶战苦斗，另一部分兵力却被堵在了拥挤的路上，动弹不得。

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的2个营——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合并成1个混编步兵营，由列克斯上尉指挥。前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佩尔施上尉奉命西撤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

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和部分兵力都要在普洛斯库洛夫集结，乘坐火车西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留下的兵力相互间撤退也引起了交通拥堵，因此在这次指挥权移交和重新整编后，剩下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被留在东线继续战斗，对于维丁格少校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在罗森泽维格和舒尔茨指挥的20毫米自行高射炮的支援下，列克斯上尉指挥的前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旧康斯坦丁诺夫北面高地群重创了追击的苏军。2门20毫米自行高射炮直接停靠在1个弹药库旁，用准确的火力压住了朝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3营冲击过来的苏

军。而乌尔夫下士也在斯鲁奇村指挥2门高射炮击退了苏军的另一次冲击。

此外，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直属上级单位——第19装甲师正在旧康斯坦丁诺夫东面高地拼死阻击从东面蜂拥冲击的苏军。

新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的奥托·维丁格少校乘坐全战斗群仅有的1辆炮兵牵引车从堵在路上的撤退纵队旁穿过，赶往旧康斯坦丁诺夫城东高地的第19装甲师前进指挥部（设在1辆装甲运兵车里）报到，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正式归第19装甲师节制。

他报告，截至目前因交通堵塞，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撤退速度缓慢，没有哪怕一支所属部队完成集结。目前唯一一个好消息就是列克斯上尉率领的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正在城北力挡追击的苏军。

接着，奥托·维丁格少校请求第19装甲师师长卡里内尔少将交待任务，并在地图上指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防御地带，他保证会率战斗群迅速占领指定阵地，展开退却防御作战。卡里内尔少将也不迟疑，立即指示奥托·维丁格少校率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第19装甲师的右翼，也就是旧康斯坦丁诺夫东南占领防御阵地。与此同时，他还指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拥有通过旧康斯坦丁诺夫的最高优先权，任何部队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扰这项命令。这道命令意味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可以结束痛苦的等待和拥堵，能够迅速完成集结，展开兵力遂行防御战斗。

第19装甲师师长卡里内尔少将将在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还特地派出通讯官，手持他的书面命令前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通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获得了公路通行的绝对优先权，同时还补充一道指示：如果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无法迅速占领指定防御地带，那么第19装甲师将考虑放弃旧康斯坦丁诺夫。由于获得了“尚方宝剑”，拥挤在公路上的其他各部迅速让开一条通道，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各部迅速向指定防御地带开进。

不久，列克斯上尉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报到。在那里，新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给他的任务是，在高射炮兵、榴弹炮兵和反坦克炮兵的加强下，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立即在第19装甲师右翼占领阵地，组织防御。接着，各部的指挥官一个接一个地向奥托·维丁格报到，并领受新的作战任务。

至3月7日夜，奥托·维丁格少校掌握了缩编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并开始组织防御。根据前一夜卡里内尔少将的请求，奥托·维丁格少校组织兵力在2门突击炮和2门高射炮的支援下实施反击，封闭了苏军在第19装甲师防线达成的突破口。

1944年3月8日：

清早，卡里内尔少将亲自召见奥托·维丁格少校，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快速部署和组织防御战斗，特别是及时封闭了第19装甲师防线被突破地带表示嘉奖。由于在合作的伊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就送给卡里内尔少将这样一份厚礼，为两军在未来战斗中实现良好的协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3月9日：

当天，列克斯上尉指挥的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在各种重型武器的配合下，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防御战，击退了苏军3次冲击。值得一提的是，在城北郊1座弹药库旁坚守的1个反坦克炮兵连（携2门反坦克炮）在没有步兵掩护的情况下，向冲击过来的苏军坦克群打出314发高爆弹。正是因为他们的英勇奋战，苏军的坦克冲击终未能得逞。

辎重兵也投入战斗

3月8日夜到3月9日凌晨，城南，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14连的辎重兵在2门高射炮（炮长分别是达恩肯和亨内）的协助下，击退了苏军2个连的冲击。显然，苏军打算派2个连的兵力渗透进来，任务是切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全的补给线，然后再断掉往普洛斯库洛夫的退路。然而，即便是这种穿插渗透的作战企图也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给粉碎了。至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配属第19装甲师的第一战中充分打出了自己的威风，在北面、东南和东面的防御战斗中都顶住了苏军的冲击，取得了防御战斗的全面胜利。

1944年3月10日：

尽管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防御战斗中连连获胜，但整体局势的持续恶化，却还是逼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沿着公路往南朝普洛斯科洛夫撤退。但他们再次遇到了交通大堵塞。抵达抵达布朔克大桥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完全暴露在外，遭到了苏联空军伊尔-2强击机一整天的猛烈攻击。幸运的是，伊尔-2强击机命中率欠佳，加上猛烈的高射炮火力拦阻，大部分炸弹落在了无人区，因此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旧康斯坦丁诺夫南面的反击

1944年3月11日：

这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击退了苏军从东面对公路发起的进攻。根据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将经由沃谢克、霍达科夫斯基和彼契斯基完成撤退，但均被苏军封锁。

列克斯上尉之死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在突击炮群、重型步兵炮和高射炮的支援下，对公路东面的彼契斯基实施反击。营长列克斯上尉站在1门突击炮上给手下指示任务时，被1名苏军狙击手爆头身亡。

作为1名能力出众的部队长和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列克斯上尉之死对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来说是一个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为了纪念他的突出贡献，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第19装甲师师长卡里内尔少将也赶来参加了葬礼仪式。在列克斯上尉阵亡后，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营长一职由乌特尔克弗雷尔中尉接任。

1944年3月12日：

苏军从西面朝普洛斯库洛夫扑来。幸未被突破。

1944年3月13日到14日：

在维修人员的不懈努力下，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14连再次修复了5门自行高射炮、1门双联装高射炮、1辆8吨炮兵牵引车和2门75毫米反坦克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14连在希格雷尔少尉指挥下，为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步兵营提供强有力的炮火支援。20毫米自行高射炮由于射速快，高爆弹对苏军步兵的杀伤效能显著——因此，这款高射炮的战斗力的很快在周围友邻各军师中传开来。

普洛斯库洛夫北面反击战斗

1944年3月16日：

在普洛斯库洛夫东北，苏德双方继续展开激烈战斗。在德军第19装甲师的编制内奋战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对撤退到公路东面森林区的苏军组织了多次反击。与此同时，第19装甲师也把所有能够投入战斗的12辆坦克都组织起来，在施洛姆卡中尉的指挥下，组成1个装甲连级战斗群，支援右翼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攻击。

在第19装甲师的装甲连级战斗群的密切配合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打下了森林区，击毁8辆苏军坦克。装甲连连长驾驶的1辆豹式坦克甚至用它的75毫米主炮首次在远距离上打瘫1辆刚刚投入战斗不久的苏军重型坦克——“斯大林 I”式坦克。接着，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在森林里分片包干，清剿苏军残兵。战斗结束后，德军对被打坏的“斯大林I”号坦克进行检查，发现这辆坦克的出现对德军装甲兵构成了巨大威胁（装甲厚重，主炮射程也很远），遂决定彻底炸毁，以免苏军修复。为了这次胜利，第19装甲师师长卡里内尔少将给这位连长授予了1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1944年3月17日到4月6日：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从卡梅茨一波多利斯克包围圈突围

在《南方集团军群》一书中，卡尔·瓦格纳对胡比上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突围行动记载如下：

继切尔卡瑟，1944年3月在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苏军又合围了一个整编德国陆军集团军——第1装甲集团军。围绕双方的攻防战斗和突围战斗都显示出包围作战的特点，那就是即便是苏军组织了2个方面军实施大包围，也并不意味着德国陆军的集团军级部队就一定全军覆没。数月来，在东线战场南翼，德军持续对转入总攻的优势之敌展开艰苦的防御战。由于现阶段德国陆军在东线南翼战场的各个集团军的唯一任务，就是不停地组织退却和发起新的防御战斗，导致苏军可以从容地利用德军的防御软肋下手，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突破作战，并包围德军大部队。在苏军持续不断的进攻打击下，南方集团军群和南翼的A集团军群之间的战线出现了一个向东的战役突出部。然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不允许立即撤退。在这种情况下，南方集团军群只

得缓慢地、逐步地违抗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但这种拖拉的做法却给了苏联空军实施战役包围的绝好机会。1944年2月，南方集团军再也没有办法维持连续而稳定的战线，被迫不断往南和西面退却。这种行动导致了胡比上将的第1装甲集团军两翼完全暴露。1944年3月，南方集团军组织第8集团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一起对苏联空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2方面军进行的顽强防御战。

3月初，苏军发起了新的攻势，突破了普洛斯库洛夫—捷尔诺波尔，切断了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在普洛斯库洛夫西面，苏军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初步构成对第1装甲集团军单翼包围态势。为了救援第1装甲集团军，恢复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德国陆军第3装甲军奉命反击，短暂打通了两装甲集团军的联系。1944年3月10日，在第4装甲集团军打通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联系之前，苏军又一刀切断了第1装甲集团军与右翼友邻第8集团军之间的联系。苏军几个集团军从缺口涌入，渡过布格河朝德涅斯特河突击。3月18日，苏军抵达杨波尔附近的布格河畔。3月19日，苏军前出至莫吉列夫—波多利斯克，并在几天后继续渡过德涅斯特河向南突击。而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的联系恢复也很短暂。很快，苏军在下一场强大的攻势作战中，打得第4装甲集团军的南翼往捷尔诺波尔西面退却，导致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再度告失。苏军坦克群沿着兹布鲁奇和谢雷特河持续朝德涅斯特河挺进，3月24日抵达戈罗坚卡北面的德涅斯特河畔，完成了对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战役包围。由于失去了与南面和西面的友邻集团军的联系，孤立 in 布格河畔和普洛斯库洛夫东面的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遂彻底陷入了被包围状态。

1944年3月17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第19装甲师的建制内，经由普洛斯库洛夫、列斯涅沃和戈洛斯科沃，往雷索戈尔卡撤退。

1944年3月18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告别了第19装甲师。在分手前，第19装甲师师长卡里内尔少将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致以美好的祝福和衷心的道别。

从3月18日起，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配属德国陆军第24装甲军（军长：内林中将）。该军军长内林中将，是古德里安大将的得意门生，也曾在非洲军军长任上表现出色，还曾参加过加扎拉战役，在阿拉曼战役中负伤后回国，伤愈复出后出任第24装甲军军长一职。

3月18日，根据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作战参谋的命令，科洛斯特火箭炮营解散。在将所有火箭炮移交给第19装甲师后，科洛斯特火箭炮营全体成员于1944年4月13日乘火车西撤法国，后于1944年4月24日重建。

在苏军势不可挡地冲到杨波尔新城附近的德涅斯特河畔时，SS“朗格马克”突击旅被包围在了旧康斯坦丁诺夫西北80公里的捷尔诺波尔和舍佩蒂夫卡铁路沿线。杨波尔附近时苏军往南突击的最远点。这次进攻决定了SS“朗格马克”突击旅的命运。SS“朗格马克”突击旅和SS第

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6~8门突击炮完全被苏军包围在杨波尔。尽管被优势之敌团团包围，但SS“朗格马克”突击旅和配属作战的这6~8门突击炮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抵抗，多次击退苏军进攻后，直到最终被进攻狂涛吞没，全军覆灭。

1944年3月19日：

根据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开始持续西撤，采取摩托化行军，一连穿过积雪覆盖的杰拉日尼亚、沃尔科文齐、斯洛博德卡，往塞维里诺夫卡撤退。在这次退却战斗中，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营长乌特尔克弗尔上尉（后获得晋升），被一发子弹击中膝盖，负重伤。随后，埃克尔特中尉接任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营长一职。

苏军继续发动进攻，突破了南面和西南面的德军防线，并持续攻击前进。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部设在切尔尼亚金。

在曼科夫齐西面，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防线往东到巴尔市之间有一大片树林。根据第24装甲军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穿过森林区继续往巴尔市撤退，以便在巴尔市东南和东部边缘占领新阵地。

下午，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发现大群苏军步兵从南面逐次加强兵力进入到森林区。这样，苏军插进了正在撤退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作战部队与在巴尔市内展开的后勤部队之间，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一分为二，严重威胁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撤退行动安全。

一个独立的决定

如果继续向西穿过森林区撤退，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在夜间爆发激烈的森林战斗，这将在给指挥部队带来很大困难的同时，还可能使己方在苏军的追击压力下蒙受巨大损失。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在无法与第24装甲军取得联系，无法请示内林中将的情况下，决定先向北越过洛夫河，然后绕过整个森林区，从北面抵达巴尔市。在奥托·维丁格少校的周密安排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总算是安全地撤了下来。

1944年3月21日：

清晨，抵达巴尔市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往巴尔市东郊和东南角前进，结果发现苏军在东南郊的居民点驻有部分守备兵力。奥托·维丁格少校立即命令所部集结。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马上组织兵力对苏军进行了果敢的攻击，一举将苏军逐出了巴尔市，逐回市区东面的高地。打赢这次战斗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不仅出色地避免了可能蒙受惨重伤亡的森林夜战，而且还完好无损地撤了下来，与后勤部队顺利会合。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仍设在巴尔西北。

对于奥托·维丁格少校的做法，第24装甲军军长内林中将感到十分不解。他通过书面指示，要求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立即提交书面报告对他擅自改变撤退路线进行解释。这份解释公函于当天上报。在公函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

托·维丁格少校声称，他会在这次组织撤退行动负全部责任，因为选择新路线撤退可以完全避免森林夜战及随之而来的损失，最终也完成了任务。这次组织撤退临时变更路线是在与军部无法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陷于不利态势和取得战场主动权而采取的适宜的独断指挥，符合德国军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保住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这支宝贵的战斗部队，也给第24装甲军保留了火种。奥托·维丁格少校的解释公函情真意切，句句在理，无可辩驳。接到解释公函后，第24装甲军军长内林中将军也不再追究责任了。

1944年3月21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奉第24装甲军之命配属给第168步兵师，并奉命守住托卡列夫卡桥南面1800米处的公路交叉路口。

1944年3月22日：

在克雷内尔特、希茨和达恩肯指挥的高射炮的支援下，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展开了果断攻击，夺取了皮拉济纳。在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任务指示中写道：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要死守巴尔桥头堡，保障第101猎兵师撤下来，并视情况在第101猎兵师东面或西面展开兵力。

苏军对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实施战役包围

在《南方集团军群》一书中，卡尔·瓦格纳继续写道：

苏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以主力包围了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同时以兵力较弱的北翼追击德国陆军第4装甲集团军。苏军第40和第38集团军以至少10个步兵师和几个独立坦克/机械化旅的兵力，连续冲击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防线东部；同时跟进打击的兵力也多达20个师。

此外，苏军第18集团军也以8个步兵师的兵力继续攻击德国陆军第24装甲军。这次辅助突击的主要目标是牵制住德军最强大的装甲军之一的第24装甲军。另一方面，苏军近卫第1集团军在普洛斯库洛夫地区集中11个步兵师的兵力对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西北正面实施突击，同时苏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也奉命投入战斗。该坦克集团军的任务是在苏军第4坦克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沿着兹布鲁奇河和塞雷特河谷插进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防线空当的机会，对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侧翼实施迅猛突击。苏军第4坦克集团军经由古夏京朝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挺进，而苏军第1坦克集团军沿着捷尔诺波尔—切尔诺夫策公路挺进，当抵达德涅斯特河南岸或北岸后，一个大转弯就能形成对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战役包围。

不管怎么说，这是苏军第一次改变了他们常用的战术——多路向心突击对有限的目标实施打击——而直接实施大纵深突破合围作战。他们这次战役计划和行动很有想象力，一举对胡比上将的第1装甲集团军形成了包围。

第1装甲集团军被包围

在苏军持续不断的进攻下，第1装甲集团军的南撤之路已被切断。往西，苏军继续向南朝德涅斯特河突破。在这种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隶属的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胡比上将）被苏军包围。

格拉夫·塞弗尔特上尉从德国赶到包围圈里，先向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胡比上将报到，后又赶到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报告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整体形势：目前第1装甲集团军已被苏军包围。为了维持作战，德国空军每天都要空投和空运大量物资，并将伤员撤出包围圈，带回布雷斯劳。他从装甲集团军司令部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带回了許多宝贵的大比例军用地图，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而言，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1944年3月24日：

当天，南方集团军群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从1943年3月24日起，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临时配属给德国陆军第101猎兵师。经过多日的降雪和霜冻后，大地开始解冻。道路变成一片泥沼。为了撤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不得不艰难地在泥沼中跋涉。形势越来越明朗。苏军无处不在。在夜间退却战斗中，经过的某个村镇可能已被苏军占领，从而在撤退中发生激烈战斗。具体情况已经无法描述。

退却作战命令

根据卡尔·瓦格纳的纪录，为了确保成功突围，第1装甲集团军就撤退部署下达了作战命令：

有效掌握部队和密切沟通领导，并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保持进攻态势是恶战和突围战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节约弹药和对各种突发战斗情况合理分配弹药也是制胜的关键。全体官兵必须明白，你们会面临着补给短缺、地形条件恶劣和道路曲折等困难，极有可能导致大量机动车淤陷，而这一切都是在面临苏军追击压力同时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和处理预案。因此，必须要有顽强的意志、坚定的决心一路向西突围，绝不要往南偏离，才能走向最终的胜利。所有无法挪动的车辆和对作战并无裨益的车辆应集中炸毁，以节省汽油。但炸毁前必须拆除车上的大部分可用部件，作为零件用于随时修复在撤退战斗中的其他受损车辆（比如装载电台的车辆、弹药供应车、重型步兵炮和运载伤员的卡车）。

在退却战斗过程中务必积极进行地形侦察，选定退却路线。尽量避开苏军的防御阵地和筑垒地区，最好以迂回方式越过。进攻战斗要尽可能地在拂晓或薄暮时刻发起，依靠强大的兵力和严明的纪律（接敌时尽量不要发出声响和开枪），进攻突然性是第一要素。行军转移和进攻突袭战斗则宜选在晚上进行。白昼的时间主要用于隐蔽和伪装。夜间行军注意保持紧密队形，步兵排成两路纵队，沿着撤退路线左右两侧散开行进。在补给方面，由于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友军所有的陆地联络都被切断，因此急需的补给都是由南方集团军群和第4航空队联系后由第4航空军出动Ju-52运输机群负责空投。

在撤退前，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14连炸毁了无法开动并缺乏重要零备件的3辆炮兵牵引车和20毫米自行高射炮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也转移到巴尔市。

1944年3月24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解除了对第24装甲军所属的第101猎兵师的配属关系，转属第3装甲军的第168步兵师。

撤退期间，前方不断传来往西南方向的撤退道路是否被苏军封锁的相互矛盾的报告，弄得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有些不知所措，大量机动车辆只得暂留原地。为了寻路突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联络官指挥着装甲战斗群编制内的轮式车辆沿着通往新乌希哈的方向突围。随后，装甲战斗群的掷弹兵们则伴随履带式车辆越野行军，穿过一片车辆难以通行的地段后，安全抵达科斯廖夫卡。令人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苏军踪迹。

险酿灾难的错误

在连续不断的行军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日尔曼人随军行动。当天下半夜，走在队伍前面的奥托·维丁格少校乘坐1辆炮兵牵引车赶到了第101猎兵师师部，向该师师长报到。

在第101猎兵师的作战参谋简要介绍了敌情后，1名军官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第101猎兵师师部，激动地报告苏军正从西北朝师部扑来。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一支混杂着俄语交谈的部队正在逼近。这名军官报告完毕后赶紧在师部周围架起2挺机枪。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有些疑惑，他走了过去，展开地图指出苏军的进攻方向和自己部队的位置，立即发现这支所谓的“苏军”其实正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他向师长和作战参谋解释了情况后，双方立即释怀，一场误会解除了。事实上，当时的罗马尼亚已经开始和苏联谈判，准备倒向盟国。但没有人知道这个情况，实际上苏军可能从任何方向朝他们扑来。如果苏军能够充分抓住战机的话，他们就可以从各个方向继续对正在突围的第1装甲集团军实施向心突击，将第1装甲集团军分割成多个小包围圈。幸运的是，苏军当时对局势的了解并不比德军多，在无形中帮助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成功突围。

当然，德军的组织得当，也是这次成功突围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夜间撤退行动中，上级曾下令每次都应组织有效的断后行动，确保主力能与苏军拉开2到3个小时的行军距离，让部队安全撤退。然而，这道命令仅执行了一次。因为后卫部队经常无故失踪——这些后卫部队的将士们要么因筋疲力尽而在断后任务中熟睡，结果被苏军突袭歼灭；要么在完成任务后转进时，未能及时突围，被苏军一网打尽。

1944年3月25日：

原本往西的突围路线又临时改变，装甲集团军司令胡比上将一纸命令，决定全军向南朝德涅斯特河突围。但第二天再度变更命令，转回向西方突围。对此，第101猎兵师的战史中对1944年3月24日的战斗行动记载如下：

我师拟向西南实施突击，建立一条稳定的侧翼防御，确保巴尔—雅尔图什科夫公路畅通的命令显然已无法执行。根据第24装甲军的命令（而非来自第3装甲军），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的不利态势。当第24装甲军命令沃格尔战斗群在夜间撤至巴尔西面，并与卡萨托夫卡的洛夫大桥附近的第208步兵师取得联系后，攻击于10点00分展开。在这次攻击的掩护下，第24装甲军悄悄地继续往西撤退，又甩开了俄军一大截，暂处安全状态。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损失惨重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所有轮式车辆在当天全部丧失。在沃恩科夫齐，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通信联络官，带着所有轮式车辆的驾驶兵徒步前来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报到。一路上，他还带回了1辆IV号坦克和4到5名伤员。在给奥托·维丁格少校的报告中，他写到：

在撤退战斗中，通信连的将士们奉命带上载着宝贵电台的通信车辆和其他轮式作战车辆一起从巴尔市往雅尔图什科夫撤退。据信，雅尔图什科夫市是我装甲战斗群当前的主防线核心地点，所有的作战车辆和通信车辆都奉命疏散至此。02点00分，我通信连的车队仍拥堵在市区内，和各部的车队一起等待通行，直到拂晓时刻才开始逐步挪动，离开市区。在毫无管制的情况下，吉普车、载重卡车、炮兵牵引车，以及俄国四轮马车都在试图往南退却。

大约08点00分，各个车队沿公路的撤退行动又一次停了下来。炮声和爆炸声逐渐传来。沿着排成长龙堵塞的车队，我走向前去了解情况。俄军占领了公路和铁路交叉口前的一个山头，封锁了公路。敌人沿铁路线展开兵力，依托部分被炸翻的货运火车组织防御。沿公路撤退的我军车队开始遭到敌反坦克火炮和迫击炮火力打击。1辆8吨重的炮兵牵引车中弹起火，它旁边的汽车也被击毁。1名脖子上还挂着骑士十字勋章的德国空军少校倒毙在路旁。车队头几辆车在敌人火力打击下被迫放弃。驾驶员和官兵们慌忙逃进路边一片片森林隐蔽起来。许多人已经开始讨论起投降问题。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作战车辆仍傲然挺立在车队中，等待通行的马达轰鸣声，他们赶紧清理现场，让出一条路给我们装载电台的8轮装甲车（车上仅有1挺机枪）冲过去接手攻击。同时，通信兵手持卡宾枪，在公路两侧散开队形，伴随装甲车展开攻击。

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纵队中，布尔梅斯特上尉指挥的1辆IV号坦克也出现了。我坐上这辆坦克沿着公路右侧朝铁路线冲去。1个轻型榴弹炮连用直瞄火力轰击铁路线，支援我们的冲击。在炮火的支援下，为了打通撤退道路，我们冲上了铁路路基，和守敌展开激烈战斗，强行撕开了一道口子。不过铁路与公路交叉口仍然遭到敌人持续不断的猛烈火力打击。看到我们仅有的IV号坦克没能开过交叉口，车队的其他车辆又一次出现了恐慌，结果在俄军火力打击下损失惨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顶着炮火，率车辆强行穿过暴露的开阔地，接着所有剩余车辆跟进，抵达一个被放弃阵地跟前的小山包。前方的防御地带显然是一个陷阱。很快，我们听到了疯狂的射击声。结果离开小村的车辆没有一辆能够开过去。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打算绕过这个小村，然后踏上一条相对坚硬的小道。然而，我们的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错了。很快，第一批车辆淤陷。我们试图用IV号坦克把它们从泥沼里拖出来。然而，我们的行进路线虽然避开了小村，却没有瞒过俄国人。不一会儿，我们就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打击，越来越多的车辆开始淤陷。一辆电台通信车Kfz17也被炮火打坏。

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不得不决定放弃这些淤陷的作战车辆，让他们继续承受俄军炮火的打

去。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伴随Ⅳ号坦克，带着4到5名伤员及装甲战斗群的军医福施博士脱离险境。最难受的是，我们不得不将空心炸药放进我们心爱的8轮电台装甲车里，将其炸毁。最不幸的是，霍尔施的指挥车也被敌人炮火炸毁。我们只得继续徒步随同Ⅳ号坦克撤退。次日夜，我们终于回到装甲战斗群的怀抱。在撤退的路上，我们还顺带捎上了1名留在普洛斯库洛夫的德国国防军女性辅助兵。

这样，在仅仅1天的时间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所有宝贵的轮式车辆就全部损失掉了。这是个令人心痛的损失，导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机动能力严重下降。

卡美涅茨一波多利斯克突围

1944年3月26日01点50分，南方集团军群最终决定，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继续向西突围。

相关命令如下：

1.（略）

2. 第1装甲集团军自德涅斯河北岸突破，穿过兹布鲁奇河与谢雷特河下游，向西继续撤退，然后组织兵力向东面和北面迟滞，主力朝西北退却，和从塔尔诺波尔西南地区向我方接应的第4装甲集团军恢复联系。我装甲集团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切断突破到德涅斯特河与兹布鲁奇河之间地区，以及卡美涅茨一波多利斯克西面的敌重兵集团退路……

根据指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加强给布雷特集群。该集群编制如下：

第3装甲军

第46装甲军军部

第17装甲师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

第1步兵师

第82步兵师

第101猎兵师

第168步兵师

第254步兵师

第371步兵师

“流动的包围圈”

第1装甲集团军下达如下作战命令：格利尼克集群（第75步兵师、第18炮兵师和霍廷军集群确保德涅斯特河南岸，第46装甲军、第3装甲军和第24装甲军向西展开攻击，在兹布鲁奇河对岸打下一个坚固的桥头堡。第39军和毛斯集群的任务是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北翼，然后渡过兹布鲁奇河西撤到第24装甲军背后。

这个部署意味着仍有相当战斗力的各个装甲军将不得不以战斗力严重削弱的各师，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要在白天持续守住阵地直到夜幕降临才撤退。这种战斗方式意味着第1装甲集团军和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的苏联红军之间的运动轨迹就像一个“流动的包围圈”，每天都在逐渐向西移动。不过，这种战斗方式也特别艰苦，为了顶住苏军的压迫，需要包围圈北面和东北的拼死抵抗，予以坚守。当然，这种战斗也意味着第1装甲集团军在退却中仍需持续不断地战斗，在这种白天战斗、夜间冒着暴风雪行军的模式中，德军能带的作战车辆越来越少。每当拂晓到来时，他们又不得不抓紧时间组织防御，待追击的苏军冲上来的时候，再次展开一整天激烈的迟滞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第1装甲集团军所有部队的精神和体力都临近崩溃。他们在长达一个月的撤退过程中几乎没有得睡过一场好觉。对于全体军官和部队长而言，如何保证将士们在阵地迟滞作战和行军期间保持清醒状态成为了困扰他们的大难题。特别是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日尔曼裔士兵，他们经常在迟滞防御战斗和行军中倒在地上呼呼大睡，或干脆钻进草垛里睡觉。因此，各部队的军官和士官不得不又花费极大的精力不停地将熟睡的士兵们摇醒，并驱赶他们继续上路。

对于连长来说，最头痛的就是说服这些“困觉钉子户”，因为他们实在太困了，好不容易说服大部分“钉子户”起身继续行军，可往往无法说服最后一位“钉子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连长们通常会选择拔枪上膛警告，如果不马上起身继续行军的话，那么就要就地正法。而这种最后的“钉子户”也往往是筋疲力尽，根本视自己的命如无物的人，他会很倔强地反击道：“朝我开枪吧，早点结束我的痛苦。”最终连长还是不会舍得枪毙自己的战友，而是尽量说服这名战士起身跟队伍继续撤退。当然，也有例外的，就是在劝说和武力威胁无效的情况下，连长最终还是会放这名战士躲进干草堆里睡上一觉，然后上报失踪。

损失与日俱增，许多人的冬装都几乎烂成了一条条的碎布，冬装上的绗缝也破了无数处，露出了里面的红色填充物；军靴也磨损得相当厉害。记忆中上一次理发和剃须貌似是许久之前的事情了。供应给士兵的口粮通常是冷冰冰的，而且他们必须露宿野外。之前的物资都留在包围圈外，直到最后一刻才被运进来补充给战斗群。面颊消瘦、胡子拉碴的士兵就这样每天随着部队一起边打边走，一寸寸地向西前进。正如里尔克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的那样，大家共同的心声是：“想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然后大吃一顿，最后好好把头发打理一番。”最糟糕的是，在撤退途中，由于轮式车辆几乎损失殆尽，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只得大量使用俄罗斯的四轮马车做为主要机动工具。爱开玩笑的士兵遂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起了个绰号——“马车战斗群”。

这样，经过几个星期的退却防御战斗，“流动的胡比包围圈”成为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短暂历史上最艰苦的一幕，也是整个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整个战争中最艰难困苦的时刻。装甲战斗群由最初编成的5000人下降到撤退结束后的1000人。

1944年3月26日：

根据第3装甲军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经由辛科夫向斯特列克齐撤退。由于散热器损坏和排气扇故障，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不得不炸毁了最后1辆自行火炮。这意味着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历史上，曾给部队攻防战斗短暂地提供有效炮火支援的150毫米自行火炮自此彻底消失。

1944年3月27日：

由于苏军抢先占领了指定目的地鲁达-戈尔尚斯卡亚，并组织了坚固防御，因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无法执行第3装甲军下达的撤往鲁达-戈尔尚斯卡亚的命令。不过，在撤退途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却在伊万科维附近发现了一个缺口，并趁机钻了过去，然后从西面向鲁达-戈尔尚斯卡亚发起攻击，最终将其攻克。

1944年3月28日：

根据第1装甲集团军截获的苏军电报，苏军预计第1装甲集团军将经由霍廷前往德涅斯特河南岸突围。相反，当天，切瓦雷里埃集群和布雷特集群冒着薄雾，在路况临时得到改善，以及阵雪的情况下，向西继续展开攻击，掩护主力突围。

布雷特集群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和第17装甲师、第371步兵师对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发起进攻。布雷特集群和切瓦雷里埃集群都报告后卫部队继续遭到强大的苏军追击部队的攻击，陷入极为艰苦的防御战斗中。

03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沿着穿过齐波里通往马尔肖奇的公路向东发起攻击。当时，苏军在公路沿线的196.6高地组织顽强的防御。这个高地的位置十分重要，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要想撤到鲁达-戈尔尚斯卡亚，就必须攻克这个高地。然而，由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一路上损失掉了所有的自行火炮和轮式车辆，因此只能拿出几乎是自己重型武器的全部家底——3门高射炮来支援攻坚。战斗中，苏军连续实施了三次反突击，但均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粉碎。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强大的攻势下，守卫196.6高地的苏军最终停止抵抗，开始掉头后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顺利开进鲁达-戈尔尚斯卡亚。接着，他们第一次获得了在撤退过程中德国空军空投的大量汽油和弹药补充，特别是20毫米高射炮弹。接收到这些物资，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士气大振。

1944年3月29日：

这天，是胡比上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胜利日。切瓦雷里埃集群在兹布鲁奇和斯卡拉附近成功地渡过了兹布鲁奇河，并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并在斯卡拉附近完好无损地夺取了一座桥。这次胜利是如此突然。显然，苏军误判德军的主要突围方向是南面，结果在南面布下重兵等着第1装甲集团军来自投罗网，而西面布防较为空虚。结果德军声南击西，取得了胜利。在切瓦雷里埃集群的掩护下，第1装甲集团军主力渡过了德涅斯特河，继续向南撤退。

同时，布雷特集群和格利尼克战斗群协同作战，包围了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当天，SS

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也抵达了鲁达-戈尔尚斯卡亚，并击退了苏军对该镇的几次反突击。不过，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重型武器越来越少，油料短缺和重要零备件的缺乏迫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不得不一辆接一辆地炸毁作战车辆，导致战斗力进一步受到削弱。

1944年3月29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配属给第168步兵师（师长：兰道上校）。但当天全装甲战斗群唯一一辆机动车，即留给师长奥托·维丁格少校用的水陆两用吉普车，因为缺乏汽油也不得不将其炸毁。至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彻底成了轻步兵部队。

不仅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得不断炸毁各种作战车辆，第1装甲集团军各部也不断自行炸车，但总不能把一个整编装甲集团军的所有作战车辆统统爆破，成为步兵集团军吧。但不炸的话，德军也对零备件的缺乏和汽油的耗尽无可奈何。当夜，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再次施以援手。大群闪烁的航灯出现在了卡美涅茨-波多利斯科的夜空。Ju-52机群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力，在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穿梭起降，将第1装甲集团军急需的汽油和弹药，以及粮秣送了过来。在返回布雷斯劳前，它们又载上从四面八方抬向简易机场的伤员。对于第1装甲集团军而言，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简直就是天使，他们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奇迹。

当夜，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往穆什科金济撤退，并在“巴巴拉”线组织防御，展开迟滞作战。

1944年3月30日：

寒风再起，呼呼的北风劲吹，给德军的撤退带来了无尽的痛苦。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奉命再次往马科夫撤退。公路和高速公路被吞没在狂风暴雪中。在风雪中，行军纵队在深及膝盖的雪地里一步步艰难跋涉，经常是后队不见前队。

在行军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苏联的矮种马吃苦耐劳，很适应在这种天气和雪地里行进。它们驮载着大批武装装备和弹药辎重，是将士们最忠诚的伴侣。不仅驮载物资，它们还载着筋疲力尽的将士以及伤员走完长途撤退旅程，把他们转移到新的防线和包扎所。这支艰苦无助的撤退队伍让人们想起了130年前从莫斯科撤退穿过风雪时瑟瑟发抖的拿破仑大军。

1944年3月31日：

随着夜幕的降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南撤，准备穿过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机场，远远望见几架Ju-52正在卸载补给品，并等待接运伤员。他们是冒着暴风雪和顶着防空火力最后一批飞进包围圈的运输机。这也是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郊外机场最后一天安全开放日。4月1日，执行断后任务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穿过机场撤退。对于后卫部队的每名官兵来说，所有人都有爬进机舱只等2小时返回布雷斯劳的冲动。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还是保持严明的纪律，一路穿过了着陆的飞机，冒着暴风雪继续南下。全军将士顶风冒雪艰苦行进了一整夜。拂晓，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抵达察里察。

1944年4月1日：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原本以为3月31日已经是最后一批Ju-52着陆的SS第2“帝国”装甲战

斗群却惊讶地发现又一批Ju-52顶风雪、冒着苏军的高射炮火力拦阻，在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附近机场着陆，带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75吨油料和弹药，这是德国空军运输机飞行员们创造的又一个奇迹。遗憾的是他们来得太迟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已经炸毁了所有的机动车辆，这些宝贵的油料一时竟变得没用了。

另一方面，切瓦雷里埃集群顶着暴风雪，在利索夫策附近的谢雷特河打下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并击退了苏军坦克群多次反突击，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继续撤退。

1944年4月2日：

当天，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解除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的指挥权，任命莫德尔元帅接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一职，并将南方集团军群更名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

在《南方集团军群》一书中，卡尔·瓦格纳对第1装甲集团军的情况记载道：

4月2日，肆虐的暴风雪继续折磨着撤退的大军。第1装甲集团军在恶劣的天气条件和敌人的穷追猛堵下，令人不可思议地在进攻、防御和转移退却战斗中一再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德国空军也冒着极为恶劣的天气，奇迹般地持续给第1装甲集团军提供补给。当然，这种恶劣的天气有时也给第1装甲集团军的转移形成了有利的条件：敌人的空中活动受到严重限制，同时也阻碍了俄军机械化部队的追击……根据截获的俄军电报指出，为了解救被德军反包围切断补给线的俄军坦克第4集团军，俄军将集中兵力从西北发动解围攻势。

……当时的整体情况，也得到了空中侦察的证实，那就是苏军试图继续追击，赶往兹布鲁奇河或谢雷特河流域，再次形成对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包围。

苏军的劝降

卡尔·瓦格纳继续写道：

当天，朱可夫元帅下达最后通牒，敦促德军第3装甲军、第48装甲军、第1、第6和第10装甲师投降，显然他当时并不清楚德军逐步完成突围的情况。在最后通牒中，朱可夫元帅写到：

1. 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我要求你们在4月2日结束前停止无意义的抵抗，立即向我军指定部队投降。你们已经四面被围。继续战斗下去毫无意义，你们已经没有突围的希望了。

2. 如果你们不在4月2日结束前停止抵抗，那么所有继续进行毫无意义战斗的士兵最终结局将是被我军击毙。这是对继续进行毫无意义抵抗的惩罚。你们已被里外三层重重包围，唯一出路就是立即投降。所有愿意停止抵抗的军官请务必佩带武器和配车向我军投降。

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元帅

然而，这企图打击对手士气的最后通牒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激发了突围成功在望的第1装甲集团军将士们继续奋战的勇气。

顶着暴风雪，脚踏厚厚的积雪，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从早到晚克服一切天气和地形困难，持续行军，穿过了察里察和里赫塔，并在一次突袭战斗中打下了弗里多夫策。

1944年4月4日：

卡尔·瓦格纳写道：

夜间的寒爽封冻了路面，给我军的夜间行军带来了便利。随着战线的缩短，和越来越靠近我军战线，补给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无论是弹药还是汽油，各师每日获得的补给量皆很充足……截至目前，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联系。将士尚未目睹或耳闻任何第4装甲集团军的消息。胡比上将也对第4装甲集团军解围部队的遍成一无所知。

虽然当天继续获得充足的汽油补给，但对已经将车辆炸光，仅剩寥寥几辆坦克和自行高射炮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而言，只能望油苦笑。穿过扎莱谢，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往日耳曼科夫卡撤退。苏军再一次抢先占领了日耳曼科夫卡的半个镇子。和以前经过的苏联村庄不同的是，这个村子的建筑几乎是清一色的日耳曼风格。房屋也多为石头建筑，居民也具有日耳曼血统和长相特征。显然，日耳曼科夫卡这个地名不是斯拉夫地名，而是个日耳曼村庄，很可能是在瑞典的查理十二世对沙皇俄国进行的俄瑞战争中形成的产物。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刚刚结束结婚仪式的新人婚房。和全村居民一样，这对新人思想开放，极为好客。小村的特点和村民们的个性同样鲜明，在热情好客的背后，是整个村庄的整洁和干净。这让持续进行了一整天艰苦撤退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心灵放松。

苏军再下最后通牒

下午，2名德国兵从东北方而来，穿过一片原野来到村外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阵地，并询问战斗群指挥部所在地。他们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十字肩带，见到奥托·维丁格少校就向他报到，并声称自己是被俘虏的德国兵。他们受1名苏军军官的委托，给日耳曼科夫卡的德军指挥官递交苏军指挥官致第168步兵师的一封信（用德文写的），这同时也是最后通牒，要求第168步兵师立即无条件投降。

这封德文信，继续采用了苏军的劝降格式：

德国士兵们！我军对贵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包围圈已经合拢。在我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封锁下，你们继续抵抗下去将毫无意义。突围希望渺茫！请立即投降！你们已经尽力了，这无损你们军人的荣誉。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你们会被立即遣返回自己的祖国。继续打下去毫无意义，只是徒增伤亡而已。战争始终是要结束的，最终你们还是得走进战俘营！有良知的德国军官，已经团结起来组成了自由德国委员会，他们已经走在你们的前面为建立新德国开始努力了。来吧，加入自由德国委员会，为结束战争而共同努力！

对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典型苏联式最后通牒，奥托·维丁格少校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只能以微笑应答。不过，奥托·维丁格少校出于礼节，还是把这封信转交给了第168步兵师师长兰道上校，他看后以一阵朗笑作为回答。事后，这两名送信的德国兵留了下来，加入

了第168步兵师。

尽管“流动的包围圈”多次出现危机，但第1装甲集团军却始终没有放弃突围的希望，他们依然以钢铁般的意志在持续进行向西突围作战。最终，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救援部队

在第1装甲集团军艰苦向西突围的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也没有闲着，从西面赶来的救援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展开了接应救援作战。SS第2装甲军，在保罗·豪塞尔上将的指挥下，以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师长：比特里希少将）和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师长：冯·特伦恩费尔德中将）从法国乘坐军用专列，高速开赴东线作战。同时赶来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的第100猎兵师、第367步兵师、第506重坦克营和第11/23坦克营。

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在法国新组建的部队，是德国陆军西线总司令部的战略预备队，作为抵抗盟军登陆的反击之用，在开赴东线前他们刚刚才完成了师级合成战备训练。由于这两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师系新组建的部队，军官和士官虽然都久经战阵、经验丰富，但大部分士兵却是平均年龄18岁的补充兵，他们将在东线首次经受战火的洗礼。

作为西线总司令部的战略预备队，无论是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特元帅，还是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都不愿意轻易调动这支精锐。然而，东线吃紧的情况和第1装甲集团军被包围的危机，让当时在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任上的冯·曼施坦因元帅坐不住了。在他据理力争下，阿道夫·希特勒最终很不情愿地把作为西线战略预备队的SS第2装甲军抽调出来开赴东线参战。因为实在是情非得已，要么坐视胡比上将的第1装甲集团军被苏军吃掉，要么暂时牺牲西线战略预备队——SS第2装甲军，两害相权取其轻，希特勒最终选择了后者。根据南方集团军群的一纸命令，SS第2装甲军奉命从伦贝格东南向布察奇—乔尔特科夫实施突击，为第1装甲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重新取得联系。

由于铁路货运车辆不足，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装货要一直装到超载为止”，这意味着装货时甚至要把货物堆放到连接前后两节车皮的车钩上，或者后面一节平板车的前轮上，甚至下一辆车前轮的后车轴上（火车车皮通常有4根车轴，前后各2根）。为了方便卸车，德军部队在铁路边的开阔地上堆放了成捆的稻草以替代原先的卸货跳板。为了抢时间，SS第2装甲军在法国装车，以每天72节车皮的运量发往伦贝格地区。和法国温暖的地中海气候不同的是，伦贝格地区仍是暴风雪、冰冻严寒肆虐，还有数不尽的交通拥堵。在这种极为恶劣的天气条件下，SS第2装甲军年轻的士兵们迎来了他们的首战考验。

由于SS第2装甲军最初的目的地是聂图诺，因此他们身着热带军服前往攻击，铲除了苏军的桥头堡。但由于后勤准备失当，SS第2装甲军的将士们没有接收到哪怕一件冬季军服，甚至连军大衣都没几件。当专列抵达伦贝格东部，尽可能接近前线的临时火车站时，SS第2装甲军的将士们惊讶地发现各条铁路段到处都在做着爆破准备，形势一片混乱而绝望。南方集团军群

的命令也随之到来：“第4装甲集团军立即以保罗·豪塞尔集群向东南的乔尔特科夫方向发起攻击。”所有的行军转移和兵力展开都在典型的4月天和泥泞的道路中进行。

保罗·豪塞尔上将的计划是以SS第2装甲军兵分两路，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为左翼，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为右翼，沿着两条公路朝布察奇推进。与此同时，第100猎兵师和第367步兵师分别担任左右两翼的掩护重任。当时天下着大雪，路面到处结冰，日复一日的雪水和泥泞淤积在道路中，给行军集结带来了严重的阻碍。这对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的驾驶兵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此期间，苏军的强击机也反复对集结中的SS第2装甲军实施低空攻击，轰炸和扫射四面拥堵的公路。为了尽快发起攻击，SS第2装甲军不得不决定在积雪深及膝盖的路况下弃车步行。4月4日，SS第2装甲军以第100猎兵师和第367步兵师一左一右发起了攻击。

4月5日，第4装甲集团军作战日记这样记载道：

打通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攻战斗正式开始。但由于冰封解冻导致路面泥泞，加之敌人的炸桥行动，给我军的兵力集结和展开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攻击仍按时展开。

第1装甲集团军的形势

SS第2装甲军向东南发起解围作战，为了与被围的第1装甲集团军取得联系，SS第2装甲军必须打通长达50公里的路段。中午，第1装甲集团军终于接到了盼望已久的SS第2装甲军攻击战报：“SS第2装甲军从北面和西面正朝布察奇前进，目前敌人的炸桥行动给SS第2装甲军的攻击作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与此同时，苏军对谢雷特河东面的第1装甲集团军北翼的压力有所缓解……在南面的乌谢茨科地区，苏军近卫坦克第11军的坦克群在德涅斯特河北岸对布雷特集群侧翼展开猛烈攻击，试图继续和穷追不舍的苏军坦克第1集团军取得联系，打算继续对德国陆军第1装甲集团军形成新的包围。但布雷特集群却投入了所有兵力，含第1装甲集团军预备队，拼死奋战，击退了苏军近卫坦克第11军的冲击，共击毁各型坦克35辆。

与此同时，在谢雷特河西两岸，德军也成功迟滞了苏军往南的推进速度。

卡尔·瓦格纳在《南方集团军群》中这样写道：

在布雷特集群的北翼，第6装甲师也朝斯特雷帕河展开攻击。抵达斯特雷帕河东岸后，第6装甲师奉第1装甲集团军的新命令，转向北面朝布察奇实施突击，准备打通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撤回苏联—罗马尼亚—波兰三角区

1944年4月5日：

晨光初露，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从日耳曼科夫卡向沃科维泽发起攻击，准备继续夺取经由克日夫彻—格内雷往科罗拉夫卡的进攻跳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当天从第168步

兵师领取了汽油配给，共80升汽油，这是德国空军运输机刚刚空投的物资，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履带式车辆能够再走上一段。不久，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开始进入罗马尼亚。

在快要撤进罗马尼亚的日子里，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驾驶员们想尽各种招数节省汽油。他们对沿路遗弃的所有车辆进行挨个查找，甚至进村庄搜索汽油。如果发现汽油，驾驶员们会兴奋地用虹吸方式将汽油抽出来，装进一个容器里，然后再倒进仅存的几辆坦克和自行高射炮中供它们再行进一段。就是用这种极为原始的方式保持汽油供应，才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那几辆宝贵的坦克和自行高射炮得以保存下来。

幸运地和SS第2装甲军取得联系

1944年4月5日：

卡尔·瓦格纳继续写道：

在和优势之敌展开激烈战斗后，第6装甲师一路朝布察奇攻击前进。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也朝布察奇对进突击，双方于17点00分在布察奇胜利会师。

至此，从3月23日开始至4月5日，长达约半个月的第1装甲集团军突围作战告终，胡比上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突围作战以胜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SS第9和SS第10装甲师联合战史中，威廉·蒂克对这次会师写道：

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主力因汽油短缺未能及时向布察奇发起攻击。稍后，当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满载汽油的卡车队克服重重困难，抵达科罗拉夫卡后，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才解决了油荒问题，开始给坦克群补充汽油。午夜，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恢复前进。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团2营在装甲团团长克利夫内尔上校的亲自指挥下穿过奥列斯察，直扑布察奇。这一次，装6连再次打先锋。维尼格列兵在行车时坦克压上了一枚地雷。埃哈特上士的坦克遭到苏军反坦克炮火拦阻，吃了一弹。尽管苏军组织了顽强的抵抗，但仍然没能挡住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团2营向布察奇的冲击。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团2营攻克了强敌据守的普雷泽夫洛卡，然后贯穿突破了苏军2道防线，又于17点00分从西面隆隆开进了布察奇。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的斯塔赫少校的先头部队也从东面对进开入布察奇。17点15分，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和第6装甲师会师。这样，在中断了14天的联系后，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恢复了联系。

当然，最初的联系是十分脆弱的。布察奇北面地区仍有强敌，威胁这条刚刚打通的脆弱走廊。

对于第6装甲师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的会师，苏军也做出了反应。意识到包围作战最终功亏一篑后，苏军开始从克佐特科夫地区撤军。在第1装甲集团军正东面，布雷特集群的后卫部队（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开始撤到尼赫拉瓦河地带。在这次撤退过程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撤到奥列克辛泽。

1944年4月7日：

卡尔·瓦格纳在《南方集团军群》一书中对当时的形势写道：

这次会师对整个形势并没有带来决定性的影响。第6装甲师的战斗群仍和布雷特集群的主力失去联系。布雷特集群的主力虽然也在赶往布察奇，但周围泥泞的道路系统使他们寸步难行。由于解围的SS第2装甲军的推进速度也极为缓慢，因此第1装甲集团军仍得靠空投来维持补给，并尽量保存战斗力。

与此同时，俄军继续从各个方向收紧包围圈，似乎越围越紧。俄军包围的重点放在克佐特科夫地区。据判断，俄军坦克第4集团军就在克佐特科夫和布察奇附近。俄军在几个地段渡过了谢雷特河，遭到德军坚决而顽强的反突击，蒙受巨大损失后撤过了河对岸。对于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打通和第4装甲集团军联系的第1装甲集团军而言，谢雷特河仍非安全的大后方，在谢雷特河和斯特雷帕河之间，敌我仍处于犬牙交错态势。紧跟在SS第2装甲军身后满载着600吨补给物资的卡车队仍未能和第1装甲集团军会合。与此同时，第1装甲集团军战区内的交通管制、补给和编组也在有条不紊进行，准备边撤边整补。同时，第1装甲集团军也开始收拢撤下来的散兵。当第1装甲集团军沿谢雷特河转入防御时，西撤之路也告一段落。从这时起，第1装甲集团军开始禁止对车辆的爆破和随便扔掉武器装备，并建立收容线，收拢掌握分散撤下来的辎重、纵队和掉队的散兵。斯特雷帕河往西德渡口已经完全向第1装甲集团军敞开。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抵达斯基波夫策。阳光再次洒遍大地，冬季结束了，春季终于来了。

第1装甲集团军的新任务

莫德尔元帅和胡比上将在布察奇举行会谈，讨论第1装甲集团军的下一步行动和部署。为了协助第1装甲集团军守住谢雷特河，第4装甲集团军将以SS第2装甲军对克佐特科夫北面发起攻击，并控制谢雷特河沿岸。随后，第1装甲集团军将接过德涅斯特河南面的特列姆伯利亚附近的防区。

在加里西亚

1944年4月8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对防御阵地进行了小小的调整。奥拓·维丁格少校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是复活节。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驻扎在加里西亚镇，将战斗群指挥部设在镇上的一所学校里。令人惊讶的是，学校里的老师竟然能讲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他热情地邀请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全体参谋欢度复活节，并慷慨地请我们吃了一顿晚饭，然后精心准备大量的复活节庆贺蛋糕，以最高规格的礼遇和我们一起欢度复活节。经过近半个月饥不果腹的艰苦行军后，这个复活节大餐无疑是个意外的惊喜。

一张巨大的奥匈帝国国王弗兰茨·约瑟夫的画像挂在了他的大厅墙壁上，另一张是弗兰茨·约瑟夫帝王全家福。我们发现他先前也曾是奥匈帝国多瑙河行政区的1名公职教师，精通德

语。当我们问及为什么要在大厅里悬挂弗兰茨·约瑟夫国王和他的皇室全家福照片时，他开始兴奋地讲述他在年轻时期经历过的奥匈帝国时代的多瑙河行政区的故事。在他滔滔不绝的演讲结束前，他总结道：“应该说我的黄金年龄正是在奥匈帝国时代的加里西亚度过的。正义和秩序最终会做出公正的裁决。我们应该尊重上天的判决，拿回我们应得的一切。”

第二天我们才意识到，不仅是装甲战斗群指挥部的成员们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享受了复活节大餐，装甲战斗群的全体将士们都得到了镇上居民的热情款待和周到照顾。可以这么说，在加里西亚的逗留的短暂日子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整个艰苦撤退过程中唯一的“欢乐时光”。

第1装甲集团军突围后的形势

1944年4月9日：

4月9日，第1装甲集团军形势发展如下：苏军继续紧紧追击，而且无尽拥堵的公路和大量被炸毁的桥梁，使SS第1装甲军主力仍然无法和他们的攻击矛头取得联系。自4月6日以来，SS第1装甲军主力和攻击矛头就持续分离。切瓦列里埃集群和布雷特集群的殿后部队已经按计划逐步撤过谢雷特河。但追击的苏军继续压迫第1装甲集团军，并在几处渡过了谢雷特河。

卡尔·瓦格纳在他的《南方集团军群》一书中写道：

在斯特雷帕河西岸，经由布察奇急速前进的苏军各个步兵师在SS第2装甲军展开攻击前主动缩回南岸，和渡过德涅斯特河往北的苏军坦克第1集团军取得联系……在北面，苏军对克佐特科夫附近的进攻压力在逐步减轻。显然，苏军还是打算在布察奇东面和东北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企图已经越来越明显。

在布察奇北面，SS第2装甲军也在斯特雷帕河东岸建立了一个纵深3公里的桥头堡。第100猎兵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先头部队也冲到了斯特雷帕河畔。至此，西北通往布察奇之路完全恢复畅通，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也恢复了稳定的联系。

然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和第100猎兵师之间仍存在一个缺口，即斯特雷帕河西岸苏军占领了一个小小的桥头堡。配属SS第2装甲军的第367步兵师（在布察奇西南），对斯特雷帕西岸的苏军小桥头堡发起攻击。也就是说，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在谢雷特河东岸站稳了脚跟，和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联系，但苏军在西岸的小桥头堡却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侧翼，事实上是突入了侧后，所有的情况都表明尽管恢复联系，但第1装甲集团军还没到可以松懈喘口气的机会。在南面、东面和北面，苏军继续集中兵力实施突击。

综合分析形势，胡比上将认为，仅凭第1装甲集团军建制内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的部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守住特列姆伯利亚附近的谢雷特河流域，而SS第2装甲军又要撤下来，前往救援捷尔诺波尔守军……因此，第1装甲集团军向南乌克兰集团军群请求在SS第2装甲军展开救援捷尔诺波尔战役前，撤回斯特雷帕河对岸。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将SS第2装甲军加强给第1装甲集团军。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充当军预备队

1944年4月9日，复活节，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踏着拂晓的晨光继续上路，经由辛科夫策抵达哈尔塔诺夫策，任务是在该地区集结，充当第39军预备队。

一抵达目的地，通信排赶紧架通了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和第168步兵师师部之间的电话联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和作战参谋交换意见，津津有味地谈论部分“好消息”。作战参谋说到：

太阳终于出来了！我们刚刚收到报告，SS第2装甲军（SS第9装甲师和SS第10装甲师，以及配属作战的第100猎兵师）在军长保罗·豪塞尔上将指挥下向东攻击前进，再次和第1装甲集团军取得联系。上午，头一批从伦贝格开出的车队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安全抵达了第1装甲集团军防区。

当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谈到SS第2装甲军时，说到自己曾在SS“帝国”摩托化步兵师时代充当保罗·豪塞尔中将的副官许久，对SS第2装甲军所属的2个装甲师的许多军官都不陌生。他对手下的参谋们说，这下子我们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经历了几个月的苦战和近半个月不眠不休的退却战斗后，现在形势有些逆转了。但奥托·维丁格只说对了一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确实松了口气，可战役并没有结束。

1944年4月9日，德国国防军公报：

在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地区，经过14天在优势之敌追击下，由胡比上将统帅的包括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在内的德国陆军一支强大的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包围企图。经过与顽敌的艰苦争夺战，我军最终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并和从西面实施对进突击接应的陆军和武装党卫军部队取得了联系。

虽然国防军公报对第1装甲集团军的突围行动用上了“粉碎敌人包围企图”，但对于第1装甲集团军在14天艰苦撤退战斗中丧失大量作战车辆，在完全被苏军包围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进行空投接济和撤离伤员，最终靠着自己的顽强不屈斗志和天助神佑才最终和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了联系等事实，也许是考虑到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元首大本营在发表国防军公报的时候刻意避开了“被包围”的字眼。

不管德国国防军公报如何刻意掩饰，不可否认的是，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胡比上将在几乎完全绝望的形势下，带着20万将士从苏军精心布置的“流动的包围圈”中一路坚韧不拔地向西撤退。担任开路先锋的部队每天都必须向西攻城拔寨，为第1装甲集团军主力西撤杀开一条血路，而负责断后的部队（含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则需要拼死抵抗，以坚强的防御战斗挡住苏军的追击，防止他们冲进包围圈，对撤退中的第1装甲集团军群进行穿插分割包围。这样，“流动的包围圈”每天都往西逐次朝德军新战线移动。

在胡比上将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艰苦向西持续突围的同时，原南方集团军群（现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寄予厚望，一再苦求才打动元首从法国调来的SS第2装甲军

（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向苏军包围圈的对外正面发动进攻。虽然两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师内大量士兵都是未经战阵的年轻补充兵，而且路面泥雪纵横，但2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师还是坚决展开攻击。

4月6日，SS第2装甲军在保罗·豪塞尔上将的率领下经过激烈战斗，粉碎了苏军的顽强抵抗，在包围圈对外正面上撕开一个口子，和被围的第1装甲集团军取得了联系。公平地说，胡比上将指挥有方，第1装甲集团军三军以命相搏，但如果不是SS第2装甲军施以援手，打破了苏军的包围圈，和第1装甲集团军取得联系，说不定第1装甲集团军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突围出来。

“流动的胡比包围圈”将作为军事史上大兵团突围成功的典型战例，德军的自我牺牲精神再次突显了巨大的价值，当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也为这次胜利突围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4年4月10日：

当天，德国陆军第1装甲师和托尔斯基地区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换防（截至当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只剩1个营的兵力）。

沃尔沃林策—斯隆涅东北决定性的反击

1944年4月10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再次配属第39军（军长：舒尔茨中将）。军参谋长冯·纳茨梅尔上校亲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向奥托·维丁格少校介绍情况，并暗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准备执行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本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昨天已经接到继续西撤的命令，可第39军的情况却十分危急，因而取消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西撤的命令，转而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准备执行一项艰巨却又是决定性的任务。

在情况介绍中，军参谋长纳茨梅尔上校告诉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苏军以2个师的兵力在强大的坦克群、迫击炮和反坦克火力支援下，打下了沃尔沃林策火车站东北制高点——347高地。从347高地，苏军可以俯瞰整个斯隆涅河谷和图斯泰镇。同时苏军炮兵已经开始在高地上设置的炮兵观察哨的引导下，以准确的炮火猛轰第39军各部，给德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如果这股苏军继续向西突破，那么“流动的包围圈”就无法彻底砸毁，因此德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347高地。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彻底成功突围就看347高地了！而且第39军能否免遭苏军集中炮火打击，安全从河谷撤出，避免遭到347高地的苏军步坦追击的希望就取决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能否打下347高地了！

在危难关头，第39军再一次将这个艰巨而决定性的任务交给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1944年4月12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配属给第75步兵师，然后于下午行军，冒着苏军猛烈的炮火封锁，赶赴沃尔沃林策。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维丁格少校向第75步兵师师长报到。

当奥托·维丁格少校抵达第75步兵师师部时，一发炮弹正好落下，在天花板上撕开了一个

大洞，刹那间碎石、迫击炮弹片飞舞，但无人受伤。师长只轻蔑地说了一句：“这些人真不够友好！我们还是到另一个房间谈吧。”

当奥托·维丁格少校报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兵力部署和展开情况时，才发现这位师长竟然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战斗力抱有极大的幻想，认为他们不仅战斗力强悍，还配备了充足的重型武器和坦克。不久，当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行军开赴集结区经过第75步兵师师部，这位师长看到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将士居然是一群衣衫褴褛、缺粮少弹的人，而重型步兵武器都由苏联四轮马车驮载时，他摇了摇头。这时，奥托·维丁格少校打趣地对他说：“这不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而是SS第2‘帝国’马车战斗群。”

1944年4月12日：

整体情况简介：

第3装甲军越过斯特雷帕河继续向西攻击，歼灭德涅斯特河北岸之敌，并在南岸建立一个稳定的桥头堡。第46装甲军兵分两路撤到斯特雷帕河对岸，确保斯特雷帕东面的德涅斯特河。SS第2装甲军奉命对布察奇东北的苏军展开攻击，并在布察奇北面的斯特雷帕河沿岸建立连贯防线，和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联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配属的第39军也兵分两路，撤到斯特雷帕河对岸。

4月12日夜到4月13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彻夜进行战斗准备。对347高地的进攻将得到第75步兵师炮兵和第300突击炮旅1营的2门突击炮支援。对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而言，最有价值的炮火支援是装甲战斗群建制内的2门20毫米自行高射炮。这次进攻由埃克尔特中尉带领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发起，刚刚转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格拉芙塞弗尔特也率领由坦克兵、炮兵和辐重兵编成的1个混编连也参加战斗。

所有人都知道这次进攻战斗事关第1装甲集团军砸碎苏军包围圈的成败，因此参战将士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一战。

决定性的攻击！

1944年4月13日：

经过周密的准备，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拂晓前对兵力占优势，地势开阔的347高地发起攻击。为了避免冲击中被苏军火力大量杀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拉开散兵线，展开宽大的纵深梯次散兵线冲击。经过激烈战斗并付出了重大代价，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夺回了347高地，并缴获几门反坦克炮和大量步机枪。

胜利夺取347高地的消息传来，第75步兵师兴奋之余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第75步兵师的1名参谋专程赶到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向奥托·维丁格少校道贺，在几句赞美之词后，他坦言从炮兵望远镜中观看这次果敢进攻战斗能取得如此速胜感到很吃惊。他评价道：“我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运用暴风突击队和本次战争初期的突击战斗才看到这种打法。你们的人真是优秀的步兵。我从未想过战争打到这个阶段还能有如此漂亮的精兵奇袭攻坚战例。”

苏军也不是吃素的，丢失347高地后，苏军立即组织兵力持续不断反扑，尽管损失惨重，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还是死死地守住了347高地，挡住了优势苏军的反扑，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4月13日傍晚。虽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曾在苏军各种火力集中打击下，一度撤出了高地，但当苏军即将冲上高地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马上组织反击，牢牢地将高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不幸的是，在最后一次也是最艰苦的反击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付出了40人战死、80人负伤的代价。格拉夫·塞弗尔特上尉身先士卒率领将士们勇猛冲击，最终也壮烈战死。

为了嘉奖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SS“帝国”装甲掷弹兵团混编营营长埃克尔特中尉于1944年5月4日获得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4月13日下午，第75步兵师下达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夜幕掩护下撤离347高地，转移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小村做短暂休整，充当第39军预备队。

奥托·维丁格少校带着几名参谋和撤下高地的部队很有礼貌地和第75步兵师师长包克曼中将道别，重新充当第39军预备队。

回顾艰苦4月的战斗历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之所以还能保持均衡的攻防战斗力，装甲战斗群建制内的通信兵应居首功。通信兵们保障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和装甲战斗群所属各营的密切联系。在4月几乎是最恶劣的天气和战场状况，以及地形条件下，通信兵们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冰冻、暴风雪、雨泥交融，他们比任何兵种都更长时间地忍受苏联冬季风暴的肆虐，不眠不休地忘我工作，保障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电话和电台联络畅通。正是在通信兵们和摩托化传令兵的不懈努力，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都始终保障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有效指挥和控制，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力始终屹立不倒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夜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撤出战斗后，抵达指定集结地——前线的一个小村庄。这是第一次，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历经苦战后终于撤离了前线，获得了充足的睡眠。

1944年4月14日：

利用难得的战地休整日，全体将士从午夜开始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下午才起床。恢复精力的将士们立即开始了擦拭武器，保养重型装备，然后充当第39军预备队。

在休整期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收到了第75步兵师师长的信：

第75步兵师

师指挥部

1944年4月14日

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

1944年4月12日到13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配属我师作战。在此之前，敌人以2个师的兵力在强大的坦克群、重迫击炮和反坦克歼击炮兵部队支援下夺取了我师防御地带要地——沃尔沃林策东北347高地。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奥托·维丁格少校指挥下从斯隆涅赶来，并在第300突击炮旅1营支援下，通过对兵力和技术装备均占优势的守敌果敢的突袭夺回了

高地，缴获和击毁几门反坦克炮和大量步机枪。

尽管蒙受惨重损失，且遭优势敌军不断冲击，但你们还是牢牢守住了高地。甚至当你们在敌人集中所有重型武器对高地齐射压制下一度撤离高地后，还是立即组织兵力迅速夺回了高地。

通过果敢的突袭和顽强的防御战斗，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打出了一个经典而成功的师级防御战例。

我师谨对贵军良好的战斗协同和高昂的战斗意志致以特别的谢意和美好的祝愿。本师衷心希望好运能伴随武装党卫军的战友们在未来战事中一切顺利！

签字：师长包克曼中将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撤退

中午，熟睡中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被尼切申克中尉摇醒，他接到了一道意料之外的命令：根据德国陆军总部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立即从东线撤出，乘坐火车转移到法国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会合，参加重建工作。接到这个命令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的成员的第一反应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先前已经抱定了在东线死战到底的信念，都没想到能有机会撤出东线。在先前艰苦的撤退战斗中，指挥部曾流露出这样的消极情绪，再这么打下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实力最终会被彻底消耗殆尽，打到最后一个人为止。可现在不用了，陆军总部的一纸命令，让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幸存将士们看到了回国的希望。

奥托·维丁格少校奉命立即向第39军参谋长冯·纳茨梅尔上校报到，核实了这道命令并获得了详细指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上车地点定为现阵地西面约80公里的哈里察临时火车站。战斗群幸存官兵将徒步开往火车站。对于已经在东线苦战了5个月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而言，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昨天还在浴血奋战并蒙受巨大损失的装甲战斗群，今天却接到命令要撤离前线，真是恍如隔世。尽管如此，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装甲战斗群，将士们都很兴奋，迅速做好西撤的准备。

第1装甲集团军的整体形势

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即将离开东线之际，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1装甲集团军的整体态势。以下是卡尔·瓦格纳的《南方集团军群》一书对第1装甲集团军整体形势的描述：

4月14日，第46装甲军和第39军撤退宣告结束。虽然俄军也出动4到5个师的兵力追击，但没有给我军造成特别的压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敌人逐步从谢雷特河沿岸撤出。SS第2装甲军的攻击迫使布察奇东北盘踞的俄军（3到4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4到5个步兵师）被迫转入防御，SS第2装甲军甚至一度突入布察奇东北15公里。然而，俄军猬集的庞大兵力却没有退却。在SS第2装甲军北翼，经过艰苦的战斗，德军肃清了斯特雷帕河西岸的残敌，建立了一条往南延伸至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的连贯稳定战线。

为了克服当前的危机，第1装甲集团军又采取以下措施：

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胡比上将和参谋部仍留在包围圈内，给正不断向外突围转移的部队心理安慰，让他们知道装甲集团军司令部没有抛弃他们，鼓励他们继续奋战，加紧突围。包围圈中的将士们都明白目前的危机。清晰无误的迹象表明，第1装甲集团军对当前的战斗充满信心。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并没有完全突出包围，但全体将士都有信心和决心完成突破，向友军转移。

第1装甲集团军成功重振士气，3月的失败阴影一扫而空，因此在突围战斗中已不需要再采取特别措施来维持严明的军纪。严厉的惩罚取消了，将士们再也不用上军事法庭或组织军事法庭开审。将士们恢复了信念和顽强的斗志，根据装甲集团军的命令继续展开有条不紊的作战……部队的士气甚至比突围前更高昂。对于第1装甲集团军来说，最大的荣誉莫过于将所有的伤员带出包围圈，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月24日突围的时候全军仅有14天的口粮，一路上从占领区获取补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虽然苏军从前几年的大规模攻防作战经验教训总结出一套利用兵力优势和强大的坦克集团军实施战役大纵深突破的战略方针，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朱可夫元帅指挥下仍然没能赢得这次胜利。显然，如果苏联红军投入足够的战略预备队的话，第1装甲集团军或许逃不出包围圈。

显然，撤退路上充满了几千台炸毁的各种轮式车辆给苏军一个错误的印象：德军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次第1装甲集团军突围成功的战例留下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一支战斗力完整的集团军在完全被包围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它的毁灭。要彻底聚歼包围圈内的被围部队，是双方攻防较量的博弈，被围部队是可以通过自己积极行动和努力打破包围圈，突出重围的（可惜这个经验很快在罗马尼亚战役中被证明是大错特错）。

在战争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第1装甲集团军还能成功突围的战例，充分说明德军的退却组织战斗的指挥能力和进攻战役组织能力是同样的出色，同时也成为战争史上经典的大兵团突围成功战例。尽管苏联红军在炮兵、坦克兵、步兵拥有绝对优势，但第1装甲集团军还是通过持续半月夜以继日、忍受一切痛苦、克服一切苦难持续不断组织退却战斗，最终避免了斯大林格勒第6集团军的噩运，成功突出了重围。

1944年4月15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收到了第168步兵师签发的通令嘉奖：

第168步兵师

师部

师长

1944年4月15日

作战公报

今天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告别我师的日子。自1944年3月21日以来，SS第2“帝国”

装甲战斗群在其出色的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率领下作为后卫部队在卡美涅茨—波多利斯克包围圈持续几周的艰苦奋战中为胜利突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谨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和在配属第168步兵师战斗期间的装甲战斗群全体官兵致以深深的谢意和美好的祝福。愿胜利和好运始终伴随你们。

签字：代师长兰道上校

在撤离前，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把最后4门完好无损的20毫米自行高射炮和所有能用的重型步兵武器全部移交给第39军。显然，在目前的东线作战中，要撤离的部队都必须把所有装备留下，轻装撤离，因为东线需要一切重型武器继续战斗！

对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建制内的20毫米自行高射炮炮组成员而言，交出这些与他们生死与共了5个月的高射炮形同忍痛割爱。对于整个装甲战斗群来说也是如此，在长达5个月的战斗中，尤其是3月24日到4月10日艰苦的第1装甲集团军突围作战，这几门自行高射炮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提供了宝贵的火力支援，它们是装甲战斗群最可靠的战友。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在希格雷尔少尉杰出的领导下，在仅有重型步兵炮、20毫米自行高射炮和四联装高射机枪混编组成1个重型火力支援排的情况下，在攻击和防御战斗中给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提供了强有力的炮火支援，确保了各次战斗的胜利。因此，这种对武器移交依依不舍之情，是常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第39军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道别

当天，第39军军长舒尔茨中将也亲临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部，感谢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全体将士在配属第39军期间的出色表现，并表示对失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这个理想的“消防队”而感到遗憾。他向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每一名军官握手道别，并希望好运始终和他们在一起。临别时，他再次强调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英勇奋战，化解了第39军在斯隆涅东北艰苦而血腥的进攻战斗中的一系列危机。尽管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全体将士都对撤离东线感到十分高兴，但还是对要告别舒尔茨和纳茨梅尔上校感到些许的遗憾。

舒尔茨中将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褒扬并非言过其实。在冰雪覆盖、暴风雪肆虐、大雪骤降和泥泞交融等极为恶劣的天气条件和路况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全体将士几乎是徒步撤退了900公里，在各种攻防战斗中和追击的苏军生搏死斗，最终取得了成功的确是一个奇迹。

至此，SS第2“帝国”装甲师第二次东线服役宣告结束。

行军开赴哈里察临时火车站

4月15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技术军官和工兵主任赫尔布斯特上尉担任装车指挥官，负责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哈里察临时火车站的装车准备工作。根据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将于次日下午17点00分出发。然而，第一天的行军目的地离布察奇附近前线太近，在征

得奥托·维丁格少校同意后，SS“帝国”装甲战斗群混编营营长埃克尔特中尉率部在夜间撤离。

23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开始撤出一线。各装甲掷弹兵连、炮兵连和坦克手们首次在没有苏军压迫追击的情况下采取徒步、马拉或骑在苏联矮种马背上等方式，排着整齐有序的队形开赴哈里察。为了有始有终，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和参谋留在后面，向第39军相关部队移交武器装备，然后道别。

1944年4月16日：

拂晓前，第39军参谋长冯·纳茨梅尔上校向奥托·维丁格少校授予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各1枚后，奥托·维丁格随同装甲战斗群的最后1辆炮兵牵引车撤离了前线。

一路上，已经看不到任何行军的痕迹。穿过布察奇时，埃克尔特站在一座屋子外，向奥托·维丁格少校行礼致敬，报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行军纵队已经抵达了第一天的行军目的地，正在扎营休整。这里离前线已经足足有35公里远！由于附近一片寂静，警觉的埃克尔特认为情况有些不对劲，这可能有渗透进来潜伏的苏军，一旦久驻很可能遭到突袭。在这种情况下，埃克尔特请求继续撤退，奥托·维丁格照准所请。接着，他亲自驱车驶往哈里茨火车站，视察赫尔布斯特上尉的装车准备工作。

1944年4月17日：

视察完装车准备情况，满意的奥托·维丁格少校又返回和战斗群会合，看着战斗群踏着整齐的步伐，保持着完整的行军队列，乘坐着四轮马车和矮种马，徒步从他身旁行进而过。将士们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情绪高涨——真是一幅难忘的景象。

1944年4月17日：

抵达哈里察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把所有的步兵武器、技术装备和炮兵牵引车全部移交给了第39军。苏联矮种马交给军马收容站，准备移交给新进抵达的步兵部队。从包围圈中分散突围出来的散兵也在收容站得到了精心的照顾，恢复体力后补充给一线的各个步兵连。当然，这其中并没有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残兵，这点就足以反映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严明的纪律和组织撤退战斗的成功。

在一个较为宽阔的广场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对这次东线战役召开总结会并举行临别仪式。在会上，奥托·维丁格少校向装甲战斗群的全体官兵致谢，感谢大家在近几个月来的英勇奋战所达成的伟业。接着，他又给大约20名将士各授予1枚一级铁十字勋章，给大约120名官兵各授予1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并对5个月以来阵亡在东线的将士进行默哀。

和SS第2装甲军的道别

中午，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驱车前往SS第2装甲军军部，向老师长保罗·豪塞尔上将道别。在SS第2装甲军军部，他受到了保罗·豪塞尔上将的热情欢迎，上将对1940/1941年曾担任过他副官的奥托·维丁格少校记忆犹新。维丁格少校向老师长简要报

告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东线5个月的奋战历程。豪塞尔上将接过话茬，以赞扬的口吻说道，近几个月来德军内部经常谈起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除了各类褒的话，实在是找不出一句消极抱怨的评价，接着他又说道，昨天在布茨尼察附近通往哈里察公路上驻足的时候，突然看到一队德军从东面踏着整齐的步伐而来，这完全不像是刚刚从包围圈虎口余生下惊魂未定的散兵游勇，这确实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惊讶之余，他问这是哪支部队。当行军纵队从他身边踏过时，纵队指挥官离队，正步跑到他跟前，立定向他报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正开往哈里察临时火车站，准备装车撤退。原来是碰上了自己的老部队SS“帝国”师！老部队如此军纪严明，自然让第一任师长——“老爹”保罗·豪塞尔上将倍感自豪。最后，SS第2装甲军军长保罗·豪塞尔上将和军部的参谋们（许多都是原来SS“帝国”摩托化步兵师时代的各团营连级指挥员）和奥托·维丁格少校道别，祝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一路好运。

1944年4月19日：

休整日。野战邮局带给将士们盼望已久的家信，后勤部队也送来了干净的被服，大家还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这是经历了近5个月地狱般战斗生活后，终于获得了解放。当天，奥托·维丁格少校还向SS第2“帝国”装甲师发去电报，告之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撤退行程。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撤离

1944年4月20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开始装车。通信官接收了一部新的大型无线电接收机。09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伴随着悠扬的曲调离开了哈里察临时火车站。今天是元首的生日。从今天开始一连8天都乘坐专列前往法国，穿过霍多洛夫—伦贝格返回德国。

1944年4月21日：

穿过普热密斯尔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进行了短暂休整。途中，一列长长的运输专列以相反的方向从将士们身边穿过，将士们怀着欣慰的心情继续踏上西撤之路，这样当他们离开前线时，战线已经得到了稳定，援军也在不断开来。匈牙利陆军也骑着健壮的军马开赴前线。这些骑兵虽然看起来很拉风，但从东线的经验来看，骑兵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1944年4月22日：

一路上，火车穿过了奥德贝格和布雷斯劳，所到之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伤员们都得到当地红十字会的精心救治。经过布雷斯劳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派代表向格拉夫·塞弗尔特上尉在布雷斯劳的家属通知他的死讯。

1944年4月23日：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继续穿过埃尔夫特。全体将士都对穿过德国感到十分兴奋。春季正在来临，大地春暖花开。不过，这也是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将士们第一次看到盟国空军将第三帝国炸成一片废墟的悲惨景象。尽管对回国感到十分高兴，但一个又一个城市被炸

成废墟还是深深震撼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幸存的将士们。

1944年4月24日：

晴空下，SS第2装甲战斗群的将士们一路穿越了法兰克福、凯泽斯劳滕和萨尔堡。在这次旅途中，他们第一次亲眼目睹美国陆军B-17和B-24轰炸机大编队，这些轰炸机在完全没有遭到德国空军拦截的情况下，径直地扑向他们的目标。实际上，虽然德军还在东西两线继续苦撑苦战，但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家园了。面对这种急剧恶化的局势，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将士们只能摇头叹息，用紧握的拳头表达内心的愤怒。

1944年4月25日：

运输专列抵达了里昂，SS第2装甲战斗群的将士们又一次获得中途短暂的休息。

1944年4月27日：

4月26日穿过阿维尼翁后，载着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运输专列最终抵达图卢兹。行军进行曲在车站响起，不一会儿就看到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军乐队正在车站组织演奏，正欢迎他们的到来。在军乐队前面站着的是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他代表师长热情欢迎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将士们归队。威斯利策尼上校通知奥托·维丁格少校，鉴于他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任上表现出色，已被正式授予1枚骑士十字勋章。

当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开进兵营的时候，奥托·维丁格少校驱车赶往蒙托班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向拉默丁少将报告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胜利完成任务，载誉归来。在师部，他受到了拉默丁少将热情的欢迎。两人不会忘记，在旧康斯坦宁诺夫附近，拉默丁少将亲手把指挥权交给了奥托·维丁格少校，而奥托·维丁格也不负众望，带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报告结束后，师长拉默丁少将亲自给奥托·维丁格少校挂了一枚骑士十字勋章。随后，两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欢庆仪式，庆祝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百战余生，胜利归来。

1944年4月28日：

清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在兵营广场集合，师长拉默丁少将举行了欢迎会。他感谢全体参战将士的出色表现，并从第39军向将士们大量颁发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德国陆军对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的肯定。同时，拉默丁还祝贺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少校获得1枚骑士十字勋章。

奥托·维丁格少校谦虚地答复道：“这个勋章是对整个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从日托米尔岛347高地持续近5个月血战的肯定。是全体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我的独享。”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解散

从4月28日到5月2日，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正式解散，官兵归建原单位。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组建之初约有5000人，最终只有健全的官兵归建。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损失的官兵就全部都是阵亡者，大部分还是伤病住院。伤愈复出后，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参与重建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始终保持着强悍的战斗能力。

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工兵主任赫尔布斯特上尉因在西撤装车过程中表现出色，在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解散后获得了1枚德国银星十字勋章。

虽然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解散了，但全体幸存下来的将士都不会忘记这5个月以来的进攻、防御和艰苦的撤退战斗。在这些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完全是靠自己，和友军的良好协同，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最终百战余生。

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新的一页马上就要展开。

CHAPTER 03

第三章 血战诺曼底

1944年1月1日到2月25日：驻军本土

经过连续13个月在东线南翼战场的不间断的苦战后，SS第2“帝国”装甲师于1943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撤回到东普鲁士州的斯塔布拉克训练营重建。1944年1月1日，SS第2“帝国”装甲师暂归本土的补充集团军节制。

前面提到，返回国内的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残部在东普鲁士州整编成新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在东线的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拉默丁少将回国前，SS第2“帝国”装甲师一直由索默尔上校暂代指挥。

在拉默丁少将离开东线接掌SS第2“帝国”装甲师长一职后，奥托·维丁格少校出任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指挥官。4月底，奥托·维丁格少校率领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残部返回国内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合并。

1944年2月26日到6月5日：作为西线总司令部战略预备队驻军南法

从1944年2月开始到3月，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从东普鲁士州的斯塔布拉克训练营开往法国波尔多地区，展开适应性训练，准备再次返回东线参战。在拉默丁少将到来前，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适应性训练由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负责。1944年2月5日开始，SS第2“帝国”装甲师配属西线总司令部，充当西线战略预备队。

由于指挥员不齐，最初在法国南部波尔多地区展开的SS第2“帝国”装甲师无法有效开展战术合成训练，直到1944年4月，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参谋和师部从东线返回，抵达波尔

多地区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这时起，拉默丁少将正式接掌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一职。斯图克勒少校随同拉默丁少将一起从东线返回，并接替索默尔上校出任首席参谋。原本负责SS第2“帝国”装甲师训练任务的斯塔德勒上校返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继续担任团长一职。

4月9日夜到4月10日凌晨，随着复活节的到来，SS第2“帝国”装甲师转移到图卢兹蒙托邦地区。这次转移是西线总司令部从战略角度考虑的结果，把SS第2“帝国”装甲师部署到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以防止盟军可能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奇袭。

1944年4月10日，SS第2“帝国”装甲师隶属第38装甲军，由克鲁格中将指挥。这样，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驻扎了近半年，任务不变，一直持续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为了补充东线的惨重损失，从1944年2月到5月SS第2“帝国”装甲师获得了大约9000名补充兵，大部分是新兵蛋子。这些年轻的士兵中有许多人是来自欧洲12个国家的平民百姓。其中来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和欧洲各国的日耳曼裔占了绝大多数。志愿兵极少，大部分人都是征集的义务兵。SS第2“帝国”装甲师已经不再像往日那般由精英志愿兵组成。

最令人头痛的是，阿尔萨斯和洛林曾是法国的领地，这里的人虽然说德语，但更倾向同情法国，而且将法国视作母国的人也不少，这给部署在西线很可能参加和盟军战斗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为了确保这些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不闹事。SS第2“帝国”装甲师在兵力编制上大费苦心，规定每个连编制内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籍贯的官兵不得超过40人。尽管如此，这些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补充兵很多人没有学过哪怕一天的德语，也没有受过基础训练。相反，他们还经常用法语和波尔多驻地周围的法国平民打成一片，甚至是在法国抵抗组织的眼皮子底下进行。可想而知，他们肯定有不少人和抵抗组织接触，并成为他们的眼线。

在波尔多驻军期间，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训练中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物资和零备件的缺乏，直到5月初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由于零备件缺乏，轮式车辆的维修作业经常交给当地法国维修部门进行。

作战训练重点强调单兵技能和分队战术训练，以及夜间攻防战斗战法技巧。营以上合成战术训练因各种困难迟迟无法展开。在完成班战术训练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又组织了以下科目训练：

1. 每个营各进行一次营级战术和实弹射击演习，包括1个步兵连在实弹情况下展开进攻战斗。
2. 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支援下展开。
3. 次步坦机械化协同进攻战斗演习。德国陆军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大将亲临视察了其中一次演习。
4. 大规模进攻战斗演习：组织1个加强装甲指单兵团实施渡河攻击战斗演习。
5. 2次师级通信演习，检查在机动作战条件下的指挥通信保障和后勤保障能力。

6.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也奉命组织各种科目的实弹射击训练，重点是支援师级攻防战斗中的炮火支援演习。

当时，在驻地周围的安全形势良好。波尔多和图卢兹地区的法国平民对他们都比较友好。SS第2“帝国”装甲师经常在驻地和周围市县的法国青年人举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比赛。

法国抵抗运动

法国抵抗组织的活动从1944年3月中旬起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当然，法国抵抗组织的伏击和暗杀行动，从军事角度来看收效甚微。不过，对屡次发生的抵抗组织对德国士兵的过激行为，尤其造成伤亡事件的，德军当局都会对法国平民采取严厉的报复性惩罚措施，但由此使得德国占领军和法国平民之间原本还比较和谐的气氛被打破，仇恨取代了和睦，双方的关系开始严重对立起来。结果，在此后盟军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法国平民开始倒向盟军，这和德军严厉的报复措施不无关系。据统计，SS第2“帝国”装甲师从1944年3月到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这段时间里，共有大约100名官兵被抵抗组织击毙或绑架，同等数量的官兵也在各种小型伏击战斗中负伤。大量摩托车被击毁，但没有重要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损失。在这段时间里，SS第2“帝国”装甲师也有大约10名叛逃者离营，携械投奔法国抵抗组织。

伴随着抵抗组织活跃的同时，盟国空军的战略和战术轰炸也有日益增强的趋势（3月和4月分别炸毁了93座和249座机场），SS第2“帝国”装甲师驻地也遭到了几次空袭。

和陆军装甲师的编制类似，SS第2“帝国”装甲师自1943年6月起，1个火箭炮营（含3个连）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0连，1个炮兵观测连并入SS第2“帝国”装甲师编制。

SS第2“帝国”装甲师人事情况

SS第2“帝国”装甲师作为武装党卫军的骨干师，他们抽调了大量的军官，做为新组建的各个武装党卫军装甲掷弹兵师的骨干。这其中，贡献最大的自然是SS“帝国”师的首任师长——保罗·豪塞尔上将，他一手带出的SS“帝国”师生根发芽，以SS“帝国”师为根基，抽调的骨干又陆续组建起了SS第2装甲军的2个装甲师，而保罗·豪塞尔上将本人也相继出任SS第2装甲军和第7集团军司令。

而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大部分军官和士官也是久经沙场、指挥经验丰富的战将。当时，全师所有团营长，没有一人年龄超过34岁，师长拉默丁少将也仅38岁而已，年轻而富有朝气。补充军官和士官也充斥着各团营，许多从德国空军地勤部队转任过来的士官大部分都能迅速地适应状况，在战斗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由于在东线漫长的激烈战斗中损失了大批骨干军官和士官，因此SS第2“帝国”装甲师十分重视对各团营连指挥岗位的人员分配，让经历过东线血战的伤愈复出军官继续担任各个指挥岗位要职。因此，在诺曼底战役期间，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都在这些经验丰富的战将指挥下，打得英勇顽强，这些战将也在极为艰苦的攻防战斗中证明了自己是既军事指挥能力过硬又政治可靠的“又黑又专”的指挥型人才。

部队的“心理状况”

随着盟国空军将德国城市逐一轰炸，给平民造成惨重的损失，SS第2“帝国”装甲师全体官兵心系国内，精神负担越来越大。师里每天都要接到通知，告知某位官兵的家属在空袭中身亡——要么妻儿遭到飞来横祸，要么父母双亲或兄弟姐妹遇到不测。因为丙级轰炸伤害的返国探亲休假也沉重地打击了将士们的士气，许多人在返回战场后茶饭不思，意志动摇。

随着SS第2“帝国”装甲师重建工作的深入进行，师长拉默丁少将为了避免影响士气开始禁止将士回国探亲。然而，禁止回国探亲也制止不了将士的思乡之情，德国城市一个接一个被盟军无情地炸成废墟，并遭受恐怖的伤亡，使无法回国探亲的全体官兵神经日益紧绷，对家人的担心导致SS第2“帝国”装甲师始终军心不定。

除了对家人在盟国空袭下能否幸免的牵挂外，法国抵抗组织数以千计的袭击事件更是加大了部队的紧张情绪，法国人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海牙战争法》、《日内瓦公约》和德法在1940年签署的停战协定。飘忽不定的各种袭击事件严重威胁到每一名士兵的人身安全。每当看到有战友倒在法国抵抗组织这种非正规化的秘密袭击下以后，SS第2“帝国”装甲师都会加大报复力度。在东线经历的漫长血战让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将士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忍耐力，变得冷酷而残忍。对法国抵抗组织无情的报复是维系部队士气和精神不垮的唯一有效药，而这在当时的诺曼底战役中不仅仅是SS第2“帝国”装甲师所为，而是全体德军所为。

SS第2“帝国”装甲师开赴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S第2“帝国”装甲师首次得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还是从法国平民那里获得的。当天，第38装甲军的官方备忘录上写道：

自清晨起，敌人越过英吉利海峡的登陆行动已经正式展开。据估计，本军可能要开赴诺曼底。一级战斗准备——立即做好出动准备。

SS第2“帝国”装甲师也预计西线总司令部很可能会命令作为总预备队的本师出动，因而紧急拟定了出动计划。拉默丁少将组织参谋人员拟一接到上级命令就全师整编开赴诺曼底。然而，临到关头检查准备情况才发现装备和轮式车辆不足，计算下来发现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能够立即出动。

对于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情况，保罗·坎贝尔在他的著作中对D日登陆描述道：

随着D日的到来，史上最大胆冒险，同时也是规模最大、代价昂贵的登陆作战行动在强大的空中支援下拉开帷幕。

9210架各式飞机——不含轰炸机和侦察机——于1944年6月5日夜到6月6日凌晨从英国起飞。在整整2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庞大的机流一刻不停、毫不间断地飞过伦敦上空。

整个海岸线正面在密密麻麻的炸弹洗礼下不住地颤抖。卡昂周围几乎成为炼狱。公路、桥

梁，特别是法国纵深地带的机场群都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滑翔机群在轰炸机流身后跟进，按计划进度时刻表在各个指定目的地着陆……

从空中，美国陆军2个伞兵师（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降师）共17000名精锐的伞兵，携带着榴弹炮和巴祖卡火箭筒在科唐坦半岛沿岸的德军战线后方实施伞降。

盟军入侵舰队的实力

维尔纳·豪普特在《1944年西线撤退》一书中对盟军入侵舰队记载如下：

随着太阳逐渐从东边升起，天色逐渐放亮，拂晓临近，59支运输船团分成5路纵队朝诺曼底海岸开进！这支庞大的舰队包括8艘战列舰、22艘巡洋舰、93艘驱逐舰、229艘护卫艇、200艘扫雷艇、360艘摩托艇和4222艘登陆艇在西起布里斯托尔，东到菲利克斯镇之间的各个港口开始出发。在英吉利海峡某个具体的集结点，21支美国和38支英国—加拿大运输船团开始会合。美军船团由克里克少将指挥……朝着奥马哈滩头和尤他滩头冲去。英联邦船团由维安少将指挥，朝“宝剑”、“朱诺”和“黄金”滩冲去……05点过后，舰炮火力准备开始。第一波登陆艇满载着3000名精锐的英美步兵朝海岸冲击。舰炮火力开始猛轰德军的各个海岸炮兵连，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轰炸仍有不少德军海岸炮兵连幸存。伴随着大规模的舰炮火力准备，盟军来了，尽管天气恶劣，盟军还是迎着早晨的退潮发起了登陆作战。

盟国空军的压倒性优势

维尔纳·豪普特继续写到：

1944年6月6日，英国皇家空军第2战术航空军和美国陆军第8航空军再次君临欧陆上空。迎着早晨穿透浓云的阳光，美国陆军第8航空军和皇家空军第2战术航空军的轰炸机群、攻击机群和战斗机群呼啸升空。在巨大的咆哮声中，5113架轰炸机和5409架战斗轰炸机俯冲扑向德军的各个防御阵地、据点、各条重要公路枢纽、小道枢纽、铁道口投下密集的炸弹，并对地面上一切移动目标进行扫射。清晨，在11912吨炸弹的洗礼下，诺曼底登陆战正式开始了！

保罗·坎贝尔写到：

1944年6月6日，盟国空军共计出动10743架次，在几个小时内向诺曼底地区的德军海岸防御地带投下了1万多吨炸弹，这种投弹量几乎可与1943年盟军轰炸汉堡相媲美。

德军最高统帅部误判形势

诺曼底战役正式拉开了帷幕，可德军指挥高层一开始却将信将疑。德国陆军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上将最初接到第84军的报告是防区内爆发规模有限的战斗，因而判断这可能是盟军的袭扰或佯攻，而非真正的大规模登陆作战。B集团军群司令部也因司令官隆美尔元帅返回乌尔姆陪爱妻祝寿而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在巴黎的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特元帅也在紧张等待元首大本营的命令，准备调动战略预备队实施反击，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此时正北窗高卧，无人敢惊动龙驾，因此在盟军登陆的最初几个小时元首大本营没有下达一道命令。

与此同时，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也完全束手无策，仅有第2战斗机联队出击了朱诺和宝剑滩

头，和皇家空军第2战术航空军大打出手，虽然击落多架英机，但数量劣势使他们无法突破英军战斗机的防御网，航空反击无果而终。倒是西线海军司令克兰克将军及时下达了命令：“敌人 在塞纳河口实施大规模登陆。”着令布雷艇和驱逐舰趁隙出击，反制盟军的运输船团。

盟军享有的物资优势

维尔纳·豪普特继续写道：

D日夜，血沃的诺曼底滩头被沿岸燃烧的市镇映得通红，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和登普西将军的英国陆军第2集团军在强大的海空火力保障下顺利完成了登陆行动！不仅盟国海军将成千上万的将士们送上了海岸，而且还将8900辆各式车辆，包括重型坦克和1900吨物资送上了岸。

其中，英军在奥恩河到里村北面建立了一个正面25公里宽、纵深10公里的稳定滩头阵地。美军在科唐坦半岛东南角打下正面15公里宽，纵深4公里的滩头阵地。

当然，盟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天伤亡11200人，德军在6月6日的战斗中伤亡6500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1944年6月6日都是血腥的一天。在这“最长的一天”里，随着盟军登陆诺曼底，正式开始了向欧陆的反攻，也宣告了第三帝国覆亡的开始！

总的来说，盟军在登陆之初，掌握着绝对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面对优势盟军的进攻，德军各师只能进行绝望而无谓的抵抗。言归正传，让我们来看看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法国南部的情况。

SS第2“帝国”装甲师准备出动

1944年6月7日：

清晨，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二级战备”的命令，意味着SS第2“帝国”装甲师准备出动。驻地勤务人员一阵手忙脚乱地给车辆完成出动前的检查和加油作业，做好出动准备。

6月7日夜到6月8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出驻地，抵达行进路线的出发位置。23点15分，第38装甲军下达电话命令：

SS第2“帝国”装甲师集中全部完成战备的机动部队于6月8日夜在蒂勒—利摩日地区展开。到位后，贵师所部归第46军节制。

接到命令，师长拉默丁少将随即将命令副本抄送各团做为预备命令。同时，师长拉默丁少将向西线总司令部请求用火车将该师的履带式车辆（坦克、自行火炮和自行高射炮）运往指定集结地。

早在5月底，根据西线总司令部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冯·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反击盟军登陆作战中协同作战，并统一调动运往前线。而且由于SS第2“帝国”装甲师机械化运力不足，加上汽油供应紧张，因此战前拟以铁路机动方式投入战斗。

盟军登陆后，西线总司令部立即草拟计划，准备调动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朵尔涅地区完成集结，然后通过陆路和铁路机动并进方式开赴诺曼底前线。因此，在接到SS第2“帝国”装

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的请求后，西线战区司令部立即开始调配火车，准备采取铁路机动方式将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履带式车辆运往诺曼底。

当时诺曼底战场的敌情

到6月7日，盟军仅在阿罗芒什一天之内就将2000台机动车辆和12000吨物资送上岸。同时盟国还利用自己巨大的工程和物资优势，在英吉利海峡铺设水下输油管，以每天运输450万升汽油的速度直接将汽油向滩头部队输送。虽然德军在西欧的兵力并不少，B集团军群和E集团军群共有29个步兵师和6个装甲师散布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但受到盟国空军猛烈的轰炸封锁，德军的集结速度非常缓慢。

SS第2“帝国”装甲师出动

04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下达如下命令：

SS第2“帝国”装甲师 Ia/Nr750/44号作战命令，1944年6月8日04点00分发，机密

关于抽调兵力组织战斗群在蒂勒—利摩日地区展开清剿战斗的命令

1. 在法国中部地区的抵抗组织袭扰活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此，师部命令立即出动有力部队进行无情镇压。

2. SS第2“帝国”装甲师将开往蒂勒—利摩日地区集结。为此，装甲战斗群务必在6月8日拂晓前完成兵力编组，然后从现驻地出动，沿着2条机动路线开赴指定集结地。

A机动路线：维勒弗朗什—菲雅克—蒂勒；

B机动路线：科萨德—卡奥尔—布里夫—利摩日。

3. 抵达蒂勒—利摩日地区后，装甲战斗群立即根据战时条例，占领当地居民地，展开清剿（抵抗组织）。

4. 师剩余部队根据在敌入侵条件下的警戒态势做好防御战斗准备。所有留守部队统一归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指挥，并做好随时出动准备。据估计，留守部队很快也会开赴前线。

5. 所有开进和驻扎都要严格按照战时条令加强警戒，尤其要重视对宝贵作战车辆的看护。禁止排以下规模的搜索和开进，绝对禁止个人行为。

6. 要无情地镇压敌人的抵抗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严禁对无辜平民（指没有确切证据显示协助抵抗组织袭击德军或是包庇抵抗组织的良民）滥用暴力，尤其严禁抢掠。特别提醒：在清剿战斗过程中，尽最大可能地完好保存摩托化车辆和加油设备，保障部队的机动能力不受影响，这一点甚为关键。

7. 要采取积极主动的隐蔽疏散措施最大限度避免空袭造成的损失，各车停放时务必维持100米的间距。做好打敌伞兵的准备，防止盟军伞兵和抵抗组织合流。

8. 报告方式：通过电话和向师部派通讯兵报告出动准备情况。派往师部的通讯兵必须报告出动部队的编制、兵力、装备、机动车数量和行军距离。该通讯兵返回所部后随同部队向指定集结区开进。

抵达指定集结区后应立即报告。

9. 通过蒙托邦时的交通管制由宪兵连负责，其他路段由部队自己选派得力军官负责。

10. 通信联络：

(1) 装甲战斗群内部根据战前拟定的战时无线电通信条例实施无线电联络。

(2) 装甲战斗群和师部的联系，以及师部和后方留守部队之间的应尽可能用电话保持联系，万不得已才用电台，通信保障任务交由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负责。

(3) 从驻地出发后，行军全程和展开兵力过程中必须维持无线电静默，除非接到明确指示恢复无线电通讯。

11. 各部指挥所位置：

(1) SS第2“帝国”装甲团：蒂勒；

(2)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利摩日；

(3)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部：于泽什；

(4)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部：于塞勒。

12. 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

(1) 行军路线：A路线；

(2) 目的地：蒂勒；

(3) 师留守部队指挥部：蒙托班。

附件1

(1) 走A机动路线的部队：

SS第2“帝国”装甲团、施梅尔泽尔工兵战斗群走A机动路线

(2) 走B机动路线的部队：

1)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一部；

2)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和师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主力；

3)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和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

4) SS第2“帝国”装甲师后勤补给纵队和卫生营；

5) 沿B机动路线一并开进的部队还有：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师

的先遣指挥部；

- 6) 相关行军序列由师部纵队负责指挥；
- 7) 行军期间需备足作战地图。

附件2：指定集结区的各部兵力驻地安排

- (1) 师部和通信分队：蒂勒地区；
 - (2) SS第2“帝国”装甲团：圣·福尔图纳德—埃格通—塞亚克地区；
 - (3)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利摩日—圣·莱奥纳尔—昂巴扎克—尼约勒地区；
 - (4)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于泽什—梅尔哈德—马斯雷地区；
 - (5)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皮埃尔—比菲埃地区；
 - (6)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于塞勒—埃居朗德—梅马克地区；
 - (7) 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驻地相同；
 - (8)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负责SS第2“帝国”装甲团驻地防空重任；
 - (9)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埃穆捷—达尔什地区；
 - (10) SS第2“帝国”装甲师后勤部队：布里夫—东泽纳奥地区。
- (SS第2“帝国”装甲师直属卫生营分别在蒂勒和利摩日两地开设野战病院。)

遗憾的是，最终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请求用铁路机动方式把履带式车辆转运的请求被否决，结果SS第2“帝国”装甲师不得不组织战斗力徒步开赴诺曼底。而像这种长途机械化行军对坦克、自行火炮和半履带装甲运兵车而言，磨损很大，是个巨大的考验。

后方留守部队

留守后方的部队统一由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指挥，留在原驻地，继续配属第38装甲军：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警卫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和16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1连、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1个通信连和后勤部队

08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通过无线电下达了出动命令。由于原本充当先锋队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无法按时出动，因此拉默丁少将临时改变行军序列，命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为开路先锋，和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一部一起沿着20号国道，开赴利摩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开进序列如下：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摩托化步兵连）

团部和通信排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高射机枪连）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3连（重型步兵炮连）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装甲运兵车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

中午，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行军纵队抵达多尔多涅河地区，接着全军暂停前进，就地休整。相对左翼行军纵队的快速行军，右翼行军纵队却落在了后面。下午，全师继续按计划前进。行军所过的村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早已得到当地德国军管部门的通报：小心路障。一路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排除了大量路障。尽管没有受到损失，但看到这些路障，仍然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本身就紧张的神经再绷得更紧。另一方面，自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来，蒂勒地区的德国军管部门过的日子是如履薄冰，见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到来，自然是高兴万分，感觉松了一口气。截至目前，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行军中还没有受到法国抵抗组织的袭扰，一路还算顺利走过。

由于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的卡奥尔和苏亚克之间门户洞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只得转向西面，作为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沿着701号和703号国道开赴利摩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自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从驻地出发后就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17点00分，情况有些不对劲，他们在沿途竟然见不到一位平民。各个村庄都如同死寂般的肃静，举目四望周围皆是丘陵纵横地形。

首次接敌

在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命令温克勒少尉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1个摩托化步兵排担任开路先锋后不久，前方就响起了枪声。该排前进到一个道路拐弯点时，正要清除路障就遭到了法国抵抗组织的袭击。双方随即交火。训练有素的摩托化步兵排在温克勒少尉的率领下很快粉碎了法国游击队的抵抗，清除了路障并占领了周围的各个民房，逐个搜查逃脱的游击队员。在公路右侧，一大群武装平民一溜烟逃进了森林里。临近的村庄有一个谷仓在起火燃烧，很可能是通知其他抵抗组织撤退的信号。粉碎法国抵抗组织的偷袭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赶了上来，接替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担任开路先锋。

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打掉另一个没有掩护的路障后，大约在18点3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先头部队抵达了布里夫。右翼行军纵队——SS第2“帝国”装甲团则在博略地区宿营。

解救蒂勒守军的战斗任务

在布里夫，当地德国军管部门急电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报告当地驻军已经和外界失去联系。在蒂勒地区，德国陆军第95预备役步兵团各营正和法国抵抗组织的游击队陷入苦战。

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也接到了第39军经蒂勒地区德国驻军指挥部给他的命令，指示SS第2“帝国”装甲师立即对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发起攻击，解救驻当地的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拉默丁少将随即命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开赴蒂勒展开解围作战，师部随后跟进。半路上，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突然遭到隐蔽在铁路隧道的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的伏击，装甲侦察营随即展开火力还击。大约21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抵达蒂勒驻军兵营外围。从21点00分起，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蒂勒周围和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爆发了极为激烈的战斗，最终给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解围。在这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战死9人，数人负伤。

从布里夫出发，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装甲运兵车营）又担任左翼行军纵队的先锋，连夜行军开赴利摩日。途中，3营又破除了几个无掩护的路障。师部在抵达蒂勒后就地设立了指挥部。

1944年6月9日：

大约凌晨02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先头部队抵达了利摩日。抵达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立即拜会当地德国驻军指挥官，了解利摩日地区敌情。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到来让被围了2天之久的利摩日的德国军政官员松了一口气。在被围困的2天时间里，驻利摩日的德军没有1台机动车能够穿过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设下的路障，进出城通道完全被法国人切断。当地民众声称，法国抵抗组织很快又要对利摩日发动进攻，已是惊弓之鸟的当地德国军政官员都希望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能够留得久一些。团部转移到利摩日中心的“中心酒店”。按照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的指示，各部宿营地如下：

团部和警卫连：利摩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装甲运兵车营）：驻军利摩日东面、圣·莱奥纳尔地区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皮埃尔—比菲埃地区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利摩日西北和圣·瑞尼安北面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迪克曼少校的指挥下，排除了大量路障和艰苦的行军后，于6月9日清晨抵达利摩日。在向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简要报告情况接受指示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继续开赴指定集结地。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行军期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游击队进行了几次交火。一路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又排除了几个树墩路障。抵达指定防区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配属第46军，对布里夫—于塞勒—居伦—圣·瑞尼安—沙卢地区进行侦察，并解救这一带被围的德军各部。于是，SS第2“帝国”装甲师出动部队只得散开兵力，在指定地区周围清缴游击队。

蒂勒事件

1944年6月9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夺回蒂勒的当天，他们发现在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驻地——一所中学周围躺着至少40具德军士兵的尸体。这些尸体上有明显的虐待伤痕，并被残忍地肢解。根据蒂勒市的目击者报告，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1个排被法国抵抗组织包围在一所校舍里，法国人放火烧校舍，迫使德军走出校舍，放下武器投降举手投降。结果，投降的士兵们在校舍前被逐一射杀。

接着，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还在蒂勒市区内的街道上发现了多名战死的德国士兵的尸体，武器已经不翼而飞（显然已被缴获）。根据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的报告，在遭受法国抵抗组织围城攻击的2天时间里，全营一共有80人作战失踪。经过1944年6月9日一天的收敛尸体，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共在蒂勒周围收敛到64具战死的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将士尸体。如果算上1944年6月8日到6月9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解围蒂勒的战斗中阵亡的9名官兵的话，总计2天的蒂勒战斗，德军有73人战死。但这些尸体显示死者在生前遭到虐杀，惨状令人发指，整整2天的战斗充满了血腥和残忍。

这一系列惨剧均发生在6月7日，甚至当地的一名神父出面制止都没有丝毫的效果。收殓尸体工作结束后，SS第2“帝国”卫生连军医罗施曼少校、SS第2“帝国”装甲师军医长普里贝少校和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检查后，联名签署了对64具尸体伤痕检验的医学证明报告。接着，SS第2“帝国”装甲师情报主任科瓦切施上尉对64具尸体逐一拍照存档，作为医学检查证明报告附件一并呈报第46军军部。

随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的配合下，在蒂勒市展开全面搜查工作，结果在蒂勒市警长家里和一个庄园里搜出了大量在枪托和子弹底壳上刻有英文生产标号的枪支弹药，证明了市警长就是游击队最大的庇护人和内线。

为了确保在大搜查过程中不受阻碍，全城居民被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暂时集中到蒂勒市一座兵工厂的大院里，由经过SS第2“帝国”装甲师情报主管科瓦切施上尉的隔离审查，确认是否当地人，是否与市长、行政官员和兵工厂负责人等有所关联。大搜查完毕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第95预备役步兵团3营扣押了可疑的游击队内线和参与虐杀的当地居民嫌疑犯后，遂将其余居民释放。

经过现场分析和第46军提供的情报，以及蒂勒市居民的指认，参加蒂勒市进攻战斗的是左翼的法共游击队，主要成员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他们不仅残忍地处决被俘的德军士兵，还威胁蒂勒市民众要“合作抗敌”，否则全国解放之日就是与市民清算之时。因此，德军呼吁蒂勒市民与德军占领当局合作，共同打击左翼法共游击队。

对这次64名德军阵亡的袭击事件，SS第2“帝国”装甲师将抓获120名法共和西共游击队同情者和嫌疑犯，根据国际法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准备处以绞刑。

起诉罪名是这些平民联合游击队对受到《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乃至德法停战协定保护

的德国战俘进行了野蛮、残忍的虐杀。被起诉者无权享受任何战争法和国际法的保护，在审判过程中不得进行任何辩护，单方面由德国起诉定罪，最终判处98人有罪，并全部处以绞刑。由SS第2“帝国”装甲师情报主管科瓦切施上尉率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1个战斗工兵排于1944年6月9日16点00分到18点00分之间行刑。

根据蒂勒的一位主教请求（他亲临师部向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说情），一名牧师参加了行刑仪式，并在事后为行刑的98人下葬做弥撒。

同一天，也就是1944年6月9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奉第46军之命，赶赴利摩日东北60公里的居伦，攻击包围当地守军的游击队，并给守军解围。

行军距离较长，一路上都是浓密的灌木丛和丘陵，以及森林区，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团部无法保持电台联系，只得独自执行战斗任务。由于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频繁伏击落单的德军士兵，因此3营严禁单个摩托化传令兵和单车行进。和团部的往返联系由1辆全副武装的装甲运兵车或几辆水陆两用吉普车结伴而行交替掩护。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3营的战斗发展过程中只收到零星的报告。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战斗

1944年6月9日夜到6月10日凌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医疗官穆勒和几名士兵乘坐1辆装甲运兵车返回团部，向团长斯塔德勒上校报告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营长坎普夫少校遭游击队伏击战死。

此外，他还报告了6月9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战斗情况。6月7日，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占领了居伦，当地全体德国军管部门的军政官员都成了游击队的俘虏。

6月8日，德国陆军出动一支部队从蒙吕松方向开来，试图夺回居伦，但遭到游击队依托市区内建筑群的顽强抵抗，反击失利。

6月9日，在空中支援下，德国陆军继续从东面展开第二次攻击，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则从西面挺进，对居伦的游击队形成两面夹击态势。该营于中午出动，抵达居伦市前的一段蜿蜒公路周围是一片密林区，难以展开兵力，就在这时2辆载着人员的卡车朝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车队迎面开来。还没等3营最前面的装甲运兵车反应过来，对方首先开火，指挥首辆装甲运兵车的1名德军班长当即头部中弹倒下。

遭到攻击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立即组织猛烈机枪火力还击。但很快就停火了，因为他们发现居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车上载的竟然都是德国人——德军女行政助理、陆军军官和几名士兵。显然他们是刚刚从居伦逃出，仓促间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误认为是法国人而抢先开火，结果遭到猛烈火力压制，1到2名德国人死于乱枪之下，几名受雇于德军的法国女雇员负伤，还好大部分人只是受轻伤而已。

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先头部队继续摸索进城时才发现游击队已经逃走，从东

面开进的德国陆军已经夺回了居伦。薄暮时刻，3营在居伦附近一个小镇集结。几名重伤的法国女雇员被移交给当地医院救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肯普夫少校命令医疗官穆勒中尉带着伤员前往居伦的德军后勤部队驻地疗伤。当穆勒中尉乘坐装甲云兵车离开后，大约20点00分，营长肯普夫少校驾驶着他的塔尔伯特轿车飞速追上，向穆勒招手，接着开车行驶到行军纵队前方准备向居伦市市长致谢，感谢市长组织人力及时修复了3营行军路线上被炸毁的桥梁，并为部队指路。然而，这次挥手告别竟成为最后的永别。

几分钟后，夜幕降临，穆勒中尉的装甲运兵车沿着公路行驶时突然发现一辆塔尔伯特吉普车翻倒在路边的灌木丛边缘，马达还在不停地转，车门大开，一个空空如也的冲锋枪弹夹静静地躺在车下，定睛一看，竟然是少校肯普夫的座车！周围并没有任何战斗痕迹，也没有一丝血迹。

几分钟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先头部队赶到。副官维尔劳赫中尉在夜幕中亲自率部搜索周围的树林。同时，他派穆勒中尉返回返回利摩日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向团长斯塔德勒上校报告。遗憾的是，尽管组织了拉网式搜索，但始终没有发现营长的踪迹，只能报告肯普夫少校失踪。

肯普夫少校失踪后，曼茨中尉继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肯普夫少校失踪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团，对这名指挥能力出色、深孚众望的营长的被抵抗组织绑架的事件，全团都表示了强烈愤慨，恨不得和抵抗组织一较高下，杀个你死我活。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肯普夫少校的失踪对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师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装甲运兵车战术运用的行家，同时也是全师唯一一个装甲运兵车营营长。事件发生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出动部队奉命在各自驻地进行大范围地毯式搜索，但都是徒劳的。与此同时，利摩日当地德国军管部门向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的报告，根据内线消息，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

傍晚，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参谋奥托·维丁格少校正在处理军务时突然接到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的命令，指示他立即带1个摩托化步兵排前往蒂勒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亲自向师长拉默丁少将报告肯普夫少校的失踪事件，以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补给状况。此外，他还向师长拉默丁少将口头汇报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整体情况。整个返回行程中，由于距离远、途中地形复杂多为丘陵和丛林覆盖，因而保持无线电通畅联络十分困难。尽管如此，奥托·维丁格再次展现了出色的指挥组织能力，带领1个摩托化步兵排漂亮地穿过了游击队出没的130公里行程，于凌晨00点30分安全抵达蒂勒市。

在师部，师长拉默丁少将告诉他，法国抵抗组织的袭扰力度陡然下降。这很可能因为6月8日到6月9日在蒂勒屠杀事件中公开对98名法国嫌疑犯进行绞刑震慑的结果。很显然，这种报复行动给法国抵抗组织以很大的冲击，让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

如果法国抵抗组织决心通过战斗从德军手中解放法国的话，那么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正面战斗中付出巨大代价，要么就是在实施谋杀、暗杀、屠杀或虐杀后接受德国的惩罚。

很显然，德军是绝不会坐视自己的士兵被野蛮屠杀而毫无作为的，对于法国抵抗组织残忍的行为，德军决定进行同样残酷的报复，保护自己的士兵，震慑抵抗组织。

随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又得知，在纳维附近森林（位于蒂勒北面10公里）的62名德军，包括卫生兵和铁道兵被游击队俘获，他们也统统被游击队处决。

至此，在蒂勒地区死于游击队之手的德军士兵多达126人，如果加上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战死9人的话，总计死亡了135人。

1944年秋，盟军电报在给法国抵抗组织“歌功颂德”的宣传广播中无意报道了蒂勒“胜利”，指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在蒂勒地区俘获和歼灭了德国一个“宪兵连”。（这个报道是SS第2“帝国”装甲师情报科组织对盟军电台特别监听所获得的特种情报）除了肯普夫少校外，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有几名士兵，含宪兵排的4名宪兵也遭游击队的毒手。游击队这种残杀俘虏的做法，引起了SS第2“帝国”装甲师将士的普遍愤慨。

傍晚，沿着A机动路线开进的右翼行军纵队（SS第2“帝国”装甲团和施梅尔泽尔工兵营）抵达了蒂勒附近的集结区。

1944年6月10日：

大约06点00分，奥托·维丁格少校带着摩托化步兵排平安无事地返回了利摩日。在回程途中，奥托·维丁格少校遇到了满载法国苦力的本师车队。这个苦力营约400人，由1名德军少校指挥，3名派遣军官充当3位连长，编成3个连。他们很可能是游击队员，被俘后转运利摩日，充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苦力。由于工作紧张，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根本抽不出人手和空间，因此在这些法国苦力抵达后只能安排在一座大型健身房里宿营，由当地驻军抽调士兵看管。

肯普夫的踪迹

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追查肯普夫少校下落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清早，一名摩托化传令兵在利摩日市区中心公路上突然捡到了肯普夫少校遗留的纸片，赶紧返回团部交给团长斯塔德勒上校，笔迹正是出自肯普夫少校。纸片内容是肯普夫少校确实落入了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之手，并在当夜被游击队用1辆车转运出了利摩日市。很显然，肯普夫少校还活着！很可能是肯普夫少校趁游击队不备，在转移中从车里将纸片扔到了路上，通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他还活着，期盼尽速救援。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新情况

上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迪克曼少校返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并报告如下：

在圣·瑞尼安（1营驻地），2名法国平民向他报告，被游击队扣押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

的1名高级德国军官决定在今晚公审处决。据这2名法国平民的报告，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全村都是抵抗组织游击队的同情和支持者。游击队的一个高级指挥部就设在村子里。这个报告同样也被利摩日的德军军管部门证实，他们也接到了同样的报告。

接到报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有些震惊，他们相信这名高级德国军官不是别人，正是肯普夫少校。

报告完毕，迪克曼少校接着请求斯塔德勒上校允许他带1个连去解救挚友肯普夫。斯塔德勒起先没有正面作答，而是告诉迪克曼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的经验，并通报利摩日党卫队保安部门的报告后，斯塔德勒正式批准了迪克曼少校的请求，但补充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要通过谈判来解救肯普夫少校。因为和游击队的谈判只是浪费口舌，根本没有成功案例，因此他要行动的话就必须以果敢的行动迅速占领该镇，解救肯普夫。万一占领了小镇可又没发现肯普夫，就应该尽可能地多抓俘虏，如果能抓到游击队的领导人就更好了，这样可以在手中扣押足够多的战俘，逼迫对方交换人质。

当时，仍待在团部的格拉赫中尉走了过来，摊开地图，向迪克曼介绍了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的情况和游击队可能的兵力部署情况，协助迪克曼了解敌情和做好战斗准备。

接着，迪克曼少校出发执行解救任务。截至此时，必须强调的是，当时SS第2“帝国”装甲师没有任何一名高级指挥员给迪克曼屠村的权利和命令：战后法国在波尔多组织的高级军事法庭上，奥托·维丁格少校出庭作证，无论是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还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都没有像法国公开声称的那样，下达对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的屠村和放火彻底烧毁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的命令。至于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的屠村发生的悲剧，实质上是迪克曼的个人行为。

解救肯普夫少校的战斗

一整天时间里，由于距离和地形，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始终无法和1营营长迪克曼少校保持联系。战斗行动完全由迪克曼少校独立指挥。

上午，SS第2“帝国”装甲师情报科员瓦赫中尉亲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了解掌握第一手救援战斗情况。

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参谋奥托·维丁格少校和利摩日安全部门负责人梅尔中尉沟通，交换了敌情并请求能否用梅尔手中的游击队人质换回被俘的肯普夫少校。

对此，梅尔很痛快地接受了请求，并答应只要对方释放肯普夫，梅尔不仅会释放1名抵抗组织领导人，而且还将释放30名游击队员做为交换条件。很快梅尔把这名领导人交给奥托·维丁格，并带到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对于这个交换条件，当时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的瓦赫中尉，随时准备和对方谈判对德方开出的交换加码解释道：

释放30名游击队员，并支付4万法郎的赎金作为交换肯普夫少校的条件，但遗憾的是对方并

没有应答。

在这些天里，身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的斯塔德勒上校也尽一切努力斡旋，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流血冲突，甚至愿意出赎金，花钱换回肯普夫少校，最初法国抵抗组织还是对这一交换筹码动了心，告之准备在利摩日城外交换人质，但随后一变再变，最终不了了之。

战争结束后，1953年1月到3月法国波尔多组织的高级军事法庭审判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案时，出庭作证的游击队员确认了SS第2“帝国”装甲师打算用谈判和释放被俘游击队员以及赎金来交换人质的建议。抓俘肯普夫少校的游击队员卡诺出庭作证时承认，他在抓俘肯普夫后把他交给了组织。他的出庭证词随后刊登在1953年1月25日到26日《世界报》上：

德国人似乎特别急于解救肯普夫少校，他们试图用关押在利摩日的30名抵抗战士来交换，但最终没有实现。

那么为什么最终没能交换呢？难道30名游击队员加4万法郎的筹码还不够换回肯普夫的身价？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肯普夫少校已经于6月10日下午被处决了，这才是交换最终没有实现的根本原因。

中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医疗官穆勒中尉用2辆装甲运兵车载着刚从居伦解救出来的女行政助理、军官、当地官员和士兵转往利摩日。妇女行政助理人员控诉在居伦被俘虏期间遭到法国抵抗组织非人的虐待。同样被俘的军官和士兵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事件

6月10日下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迪克曼少校返回团部，向团长斯塔德勒上校报告救援战斗过程如下：

救援过程中，遭到了顽强抵抗，挨家挨户地搜查后，迪克曼少校没有发现肯普夫少校的踪迹，却发现了几名被处决的德国士兵尸体。当地居民也参加了抵抗3连的进攻战斗。在搜查结束后，3连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据此，迪克曼少校把全村男性居民——约180人——全部集中起来枪决。接着，他又下令3连将所有搜出藏匿武器的房屋点火烧火，甚至藏匿武器的教堂也没有幸免，也在烧毁的建筑物之列，在燃烧过程中，教堂里的弹药被引爆，发生了强烈的爆炸。

对于迪克曼少校的说法，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表示将信将疑，随着进一步调查的展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内部组织的调查），斯塔德勒发现迪克曼并没有说实话，除了枪决男性居民外，他还残杀了妇女和儿童。而且迪克曼少校还回避了事前斯塔德勒上校一再提示的要求尽可能捕捉俘虏，尤其是捕捉游击队领导人的命令。对迪克曼的欺上瞒下、残忍屠村的做法和瞒报，斯塔德勒十分气愤，他对迪克曼吼道：

迪克曼，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将立即给师部写一份书面报告，请求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你的作为。我绝不会允许我团姑息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

显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对迪克曼少校没有执行他的补充命

令，即尽可能带回战俘，而是采取屠村行径感到异常愤怒，因此他驳回了迪克曼少校的对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事件的报告，当然迪克曼少校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但迪克曼少校认为自己做得没有错，他愿意上军事法庭，让上级裁决这个事件究竟是对是错。

不久，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赶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了解情况时，斯塔德勒报告了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事件经过，并请求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军事法庭起诉迪克曼少校。

然而，如果在当时起诉的话，不仅形势不允许，而且迪克曼也很可能无罪释放。因为在当时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出动部队驻地周围，每天都有游击队活动，各部不断遭到伏击，并蒙受损失。仅有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防区平安无事。在蒂勒地区残杀和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事件后，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情报官员还通过电台监听判明一个正指挥对SS第2“帝国”装甲师进行袭击扰乱作战的高级游击队指挥部下令停止对帝国师的袭击，直到该师从法国中部开往诺曼底再恢复行动。显然，法国抵抗组织认为这种通过谋杀和绑架的抵抗，遭到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强烈报复，无论是游击队还是平民的牺牲都太大了，双方交换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抵抗组织只能被迫停止行动，减少牺牲。随后，盟军的一个电台公布，肯普夫少校已被枪毙，且缘于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行径的报复。

不久，当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诺曼底展开艰苦残酷的防御战斗时，来自德国陆军驻法国司令部给SS第2“帝国”装甲师发来关于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事件的公函，要求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做出书面答复。这是德军内部第一次对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事件追究军法责任，但无果而终。不过，这个事件毕竟引起了战时德军的重视和战后法国的重视。为了还原这次事件的全貌，当时波尔多地区德国党卫队保安部门的宪兵告诉奥托·维丁格少校，经过蒂勒绞刑事件和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事件后，法国抵抗组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行动收敛了很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约30000人和B集团军群从诺曼底一起大撤退时都没有遭到游击队大规模袭扰。据猜测，这次屠杀事件虽然很齜齜，但震慑了抵抗组织游击队，迫使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无形中避免了德军的进一步流血牺牲。

关于绑架肯普夫少校的法国方面记录

波尔多军事法庭关于绑架肯普夫少校的法方陈述：

夜幕降临，3营营长肯普夫少校一个人冒险驾驶一辆吉普车驶在纵队的前面。在公路附近，包括卡诺中士在内几名游击队员抓获了他。随后，我们将肯普夫少校带到邻近的教区。他的被捕是导致之后一连串报复事件的原因。

跟在指挥车身后约10分钟路程的3营很快赶到，发现这辆孤零零的吉普车扔在路上，于是马上在几位民兵的伴随下逐个搜索小村的屋子，并采取了报复行动。为了给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

村血案偿债，游击队处决了肯普夫少校。

发现肯普夫少校之墓

在赫伯特·塔埃格的著作中，对肯普夫墓地发现一事记载如下：

在波尔多北面约100公里的军人公墓区，我们发现了肯普夫少校的墓碑。上面刻着：赫尔穆特·肯普夫少校，生于1909年7月31日，死于1944年6月10日。

1982年3月15日，找寻德国军人墓组织协会出具的一份证明信指出肯普夫少校的死亡日期是1944年6月10日，位于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东北13公里。不过，这个墓地并非最初的安葬点，而是大约1945年从教区公墓迁出，和4位无名德国士兵的尸体一起迁到军人公墓区。

1944年6月11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任务不变。全师仍留驻布里夫—蒂勒—利摩日地区。根据第38装甲军的作战日记记载，SS第2“帝国”装甲师曾短暂回归第38装甲军节制，直到1944年6月11日指挥关系才再次转移。同一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奉G集团军群的命令，一边清剿法国中部的抵抗组织，一边开赴诺曼底前线。下午，行军命令到来，SS第2“帝国”装甲师准备前出到勒芒南部，由第7集团军节制。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进驻利摩日。

坦荡的姿态

在此期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参谋奥托·维丁格少校前往法国苦力营的驻地视察。奥托·维丁格少校认为并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这些苦力是和抵抗组织游击队勾结，仅凭怀疑就胡乱抓人做苦力不合常理，因此他向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和师长拉默丁少将建议释放这些苦力。经过再三考虑，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决定释放这些法国苦力。

不过，深思熟虑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却另行指示苦力营先待在兵营，等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全部开拔后再释放。按照斯塔德勒上校的指示，奥托·维丁格少校会晤了在利摩日的法军军事指挥官勒瑞安，把斯塔德勒上校的决定告诉了他。

对这个消息，勒瑞安喜出望外，对斯塔德勒的博大胸襟表示深深的谢意，他强调释放这些年青人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为法国效力。

下午，15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斯塔德勒上校发表了简短的个人演说（由1名阿尔萨斯籍牧师担任翻译）后，正式宣布释放苦力营。

接着，在勒瑞安的指挥下，苦力营排成整齐的队形，在没有任何德军看押的情况下，徒步撤离驻地，穿过了市区中心。对于饱受战火和围困，压力巨大的市民而言，看到一个整齐的法国营，而且是被德军释放的法国营穿过大街，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国方面对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事件的军事法庭审讯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抵达诺曼底后，SS第2“帝国”装甲师立即组织军事法庭，对格拉

讷河畔奥拉杜尔事件进行审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迪克曼少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副官维尔纳上尉、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连连长卡恩上尉和3连的几名士官出庭接受审问。在临时组织的战地法庭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迪克曼少校承认，屠村的动机是因为他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发现了几具“被处决的德国士兵尸体”。1949年，SS第2“帝国”装甲师作战参谋斯图克勒尔少校在纽伦堡军事当局举行的关于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听证会上证实了迪克曼的供词。

战争结束后，师长拉默丁少将把SS第2“帝国”装甲师组织的战地临时军事法庭关于对迪克曼少校的审问记录全部移交给联邦德国政府，准备让联邦德国政府于1953年移交给法国波尔多开庭审理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血案。不过，对于法国方面要求引渡拉默丁少将的要求，联邦德国外交部予以拒绝。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在1949年组织听证会和重新审理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血案时，确认了一个事实，3连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口进攻前，还发现了一队被活活烧死的德军医疗队的尸体。

这样除了烧死教堂内躲避的妇女和儿童这项罪大恶极的罪名外，新发现的又一个事实（一队德军医疗队被活活烧死）是导致迪克曼烧村屠人的动机之一。

当然，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诺曼底组织的临时战地军事法庭的审判没有结果，因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迪克曼少校在6月底的战斗中阵亡，1营伤亡70%到80%的兵力。此外，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连连长卡恩上尉身负重伤（失去一条手臂），退出现役。因此，战地临时法庭虎头蛇尾，无果而终。

1953年1月13日到3月12日，法国在波尔多针对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屠村血案进行了漫长的审判。被告人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迪克曼少校，3连连长卡恩上尉和3连全体官兵。由于绝大部分参与屠村事件的3连将士已在诺曼底的血战中非死即伤，因而真正到场出庭审判的只有关押在美军战俘营的8名德国士兵和1名阿尔萨斯籍士兵。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血案判决

从1953年1月13日到1953年3月12日，经过整整8个星期的庭议，最终做出判决。缺席判决3连的43名官兵死刑。到场受审的1名德国空军转入武装党卫军服役的上士和1名志愿服役于武装党卫军的阿尔萨斯籍下士当即执行枪决。剩余的3连德国籍士兵缺席判处8~12年苦力，阿尔萨斯籍士兵被判决4~8年苦力。这样，出席审判的8名德国士兵除了1名被枪决外，全部充当苦力服刑，不过期间遇到了减刑，至1959年全部释放。

对于蒂勒绞刑案，法国方面同样进行了追究。1951年7月5日，法国方面组织了蒂勒血案审判。缺席判处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死刑、缺席判处SS第2“帝国”装甲师情报主任科瓦切施上尉死刑，判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乌尔夫少校10年苦力，禁止在法国10年居住权，判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战斗工兵排排长霍夫上尉终生监禁。

1952年5月，乌尔夫少校获释回国，霍夫上尉也得到大赦，于1953年回国。

言归正传，虽然在法国中部6天的战斗中连续发生了2起血案和多次小规模战斗，但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肃清了蒂勒地区的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打开了通往诺曼底的道路。

继续开赴诺曼底前线

1944年6月12日：

06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开赴诺曼底前线。根据师长拉默丁少将的指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打头阵，沿着147号国道，穿过贝拉克—普瓦捷，然后再沿着10号国道穿过图尔，前往拉夫洛特地区。一路上，盟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进行了不间断的攻击。

由于肯普夫少校失踪，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副官维尔纳上尉出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希格雷尔中尉出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副官。履带式车辆部队——SS第2“帝国”装甲团、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自行火炮营）、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和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仍留在原地，等待6月13日乘坐火车转运诺曼底。

1944年6月13日：

从克里开始，盟国空军战斗轰炸机的昼间封锁力度加大，SS第2“帝国”装甲师只能在夜间行军。19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连夜行军，开赴栋夫龙。友军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已经在前线展开激烈战斗。

1944年6月14日：

拂晓时刻，SS第2“帝国”装甲师抵达了指定地点。然而，还没等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车队的最后1辆机动车抵达疏散区，盟军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就开始了。结果，16辆卡车被战斗轰炸机彻底炸毁。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而言，这是一起严重的物资损失。幸运的是，在这次空袭事件中无人伤亡。上午，师长拉默丁少将发来紧急电报，指示斯塔德勒上校立即赴任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师长。斯塔德勒上校离任的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参谋奥托·维丁格少校出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20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继续行军，穿过栋夫龙开赴勒贝尼—博卡日—康波—苏瓦德瓦尔地区。当天，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师长维特少将遭英军炮击身亡，库尔特·迈尔上校接任师长。

1944年6月15日：

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上将给SS第2“帝国”装甲师下达了一道紧急命令：

1.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立即开赴科蒙东南9公里的若尔盖，换下陆军第2装甲师。
2. 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抵达维尔河畔泰西—维尔河畔托里尼—加布西—维尔包顿地区，归第7集团军直辖。

然而，和陆军第2装甲师的换防命令很取消。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设在布雷希堡。

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的反击

6月17日拂晓，SS第2“帝国”装甲师抵达了圣洛南面的指定集结区。

从6月16日开始，德军使用V1导弹攻击英国，伦敦成为了重点攻击对象，但并没有取得希望的效果。

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留在圣洛南面充当第7集团军预备队，补给由第7集团军统一拨发。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上将当天给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任务有二：

1. 继续展开临战训练。
2. 在科蒙两侧展开兵力，并组织兵力侦察圣洛。

于是，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下令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夜间着重进行连营级进攻战斗，防空疏散和隐蔽，以及保持无线电静默。昼间，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对装备进行保养和维修，以及休息睡眠，保障投入战斗前部队精力充沛。为了避免盟军空炮火力打击导致大损失，SS第2“帝国”装甲师进行积极的伪装，防范盟国空军的侦察，同时大范围疏散车辆，加强指挥机关的伪装作业，同时禁止昼间一切车辆行进，并限制部队昼间活动，特别是单兵活动是绝对严禁的行为。

前线形势

在盟国空军毁灭性的空中火力打击下，圣洛成为了无人区，市区内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美军从“奥马哈滩头”不断向纵深发展进攻，其南翼已经快抵达圣洛。在卡昂和贝叶之间的英加联军“黄金”、“朱诺”和“宝剑”滩头也已扩张到了阿罗芒什。英加联军不断组织兵力在极为强大的舰炮火力支援和持续不断的陆炮火力协同下，对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展开了一波波猛烈的攻击。该师年轻的小伙子们不畏强敌，进行了史诗般壮烈的战斗。

英加联军的谢尔曼坦克群时而侧翼包抄、时而正面冲击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阵地，年轻的装甲掷弹兵们拼死抵抗，死死地顶住英军和加军的攻击。然而，血肉之躯是难以挡住钢铁洪流的，因此SS第101重装甲营的到来，让前线苦战的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看到了希望。尤其是王牌魏特曼上尉更是勇冠三军，艺高胆大的他几乎独力击败了英国陆军第22装甲旅，包括“克伦威尔”重型坦克在内，他在维莱·博卡日共击毁了25辆英军坦克。

在魏特曼上尉的勇猛冲杀下，第1坦克团所属的骠骑兵第8营和5个炮兵营，以及第1步兵旅一部被杀得四散败逃。感谢魏特曼上尉和虎式坦克的英勇奋战，打垮了英军对维莱—博卡日村的进攻，尽管如此，英军还是在小村达成了突破。小小的奥登河成了双方血战的焦点。从维莱—博卡日往东北，第7集团军决定集中各个装甲师对盟军侧翼实施大规模夜间反击，铲除英军的奥登河桥头堡。

6月18日，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亲临第84军最前线视察，元帅的到场令德军士气大振，他们拼死抵抗美军的进攻，牢牢地守住了圣洛地区。表现最好的是第3伞兵师和SS第

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不过，在激烈的战斗中，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奥斯滕多夫少将负伤，包姆上校接替指挥。

在此期间，SS第2“帝国”装甲团、SS第2“帝国”突击炮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和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乘坐火车前进到卢瓦尔后不得不卸载下车，然后采取机械化行军方式在6月19日夜到6月20日凌晨抵达佩罗伊地区。其中，SS第2“帝国”突击炮营抵达圣洛西南10公里的梅尼勒—埃尔曼地区。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自行火炮营），以及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抵达维莱—包顿地区。

6月24日，第7集团军下达预备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准备转移到科蒙南面地区，准备协同SS第2装甲军一起对奥登河桥头堡实施反击，但这道命令随即被取消。

6月25日，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上将给第84军军长马尔克斯下达命令，SS第2“帝国”装甲战斗群宪兵连准备负责军防区的管制作业。

SS第2“帝国”装甲师于6月16日到6月26日先以1个战斗群（奥托·维丁格战斗群，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为核心）出动，配合SS第2装甲军反击。SS第2“帝国”装甲师战斗群所属的坦克和履带式车辆部队，以及师部继续留在圣洛南面，担任B集团军群和第7集团军预备队。

1944年6月26日：

第7集团军下达如下命令：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进驻若尔盖，配属陆军第2装甲师，准备沿维莱—博卡日—卡昂公路实施反击。

1个装甲营在1个炮兵营的加强下在第7集团军所属的第2伞兵军后方展开待命。

另一方面，做好抗敌空降的准备。

据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14连、15连、16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配属作战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于1944年6月26日21点00分进驻若尔盖，配属陆军第2装甲师。

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自行火炮营）转移到维尔河畔托里尼北面地区展开。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欠SS装甲侦搜连）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仍在驻地警戒。

1944年6月26日到7月2日：卡昂西南防御战斗

1944年6月26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向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下达如下命令：

敌人——英国陆军第11装甲师沿着维莱—博卡日—卡昂公路突破，抵达奥登河桥头堡后继续发展进攻，目前已突入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左翼纵深，目标显然是夺取112高地。

奥托·维丁格战斗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

营)立即配属给陆军第2装甲师,夜间强行军赶赴若尔盖,然后向陆军第2装甲师报告,听取进一步指示。

陆军第2装甲师指挥所:拉·费里耶尔。21点00分出动,准备在卡昂西南地区展开兵力,对突破之敌实施反击。

21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根据具体指示开始出动。行军路线:维尔河畔泰西—圣·马丁—圣·皮埃尔—若尔盖。

行军序列如下:

15连(摩托化步兵连)

团部和通信排

16连(战斗工兵连)

14连(高射机枪连)

13连(步兵炮连)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

24点00分,奥托·维丁格战斗群抵达若尔盖。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向陆军第2装甲师作战参谋报到。作战参谋向奥托·维丁格少校简单介绍了当前形势:

今天是SS第1装甲军最艰苦的一天,英军在强大的航空火力和陆炮火力支援下,用大量坦克群冲击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教导装甲师防御地带。

目前,英军第11装甲师先头部队已经前出到舍镇附近的100高地,估计敌人将在次日早晨继续实施突破。

教导装甲师指挥部:位于卡昂公路北面的维莱—博卡日东北10公里的蒙镇。我军将在拂晓时刻实施反击,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立即配属教导装甲师,并等待进一步指示。

1944年6月27日:

大约01点30分,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开始向维莱—博卡日前进,并在拂晓时刻抵达蒙镇南面地区。前线依旧寂静无声。通往卡昂的公路两侧不断遭到英军火力袭扰。整体形势依旧混沌不明。在教导装甲师师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向教导装甲师师长贝尔莱因中将报到。贝尔莱因中将向他简要介绍了当前的形势:

在教导装甲师和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防线之间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口。在昨天的战斗中,我师损失惨重。努瓦耶东面和东北形势完全混沌不明。目前,为了封闭缺口,我师只得紧急投入战斗工兵营。教导装甲侦察营的装甲侦察车也不断采取巡逻方式保持和友邻两翼的部队联系,不过由于兵力不足,与右翼的联系仍然无法恢复。

从贝尔莱因的介绍来看,他并没有谈及次日组织兵力对沿着维莱—博卡日公路达成突破之敌实施反击。对他而言,当前的要务是稳住防线,抢在英军继续突破前恢复防线的连贯性。因

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占领努瓦耶东面、东北和北面约1公里地带，组织防御并和右翼的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左翼的教导装甲师一部取得联系。

1944年6月27日，教导装甲师下达如下命令：

配属教导装甲师的奥托·维丁格战斗群（SS第2“帝国”装甲师2个加强装甲掷弹兵营）接替右翼蒙克战斗群和第130装甲工兵营防线，守住蒙德拉维尔—格兰德维尔—罗雷—泰西—布雷特维尔—泰西森林南面300米公路交叉口。

为此，第130装甲团1营1个豹式坦克连加强给奥托·维丁格战斗群。战斗群和右翼的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作战分界线：维莱—博卡日—卡昂高速公路；左翼和教导装甲师作战分界线：努瓦耶教堂—泰西教堂—布雷特维尔—丰特奈佩斯内勒西郊。

次日上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必须上报任务执行情况。

冒着盟军猛烈的炮火封锁，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蒙受了部分损失后占领了指定防御地带。期间，为了夺取防御地带，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布雷特维尔周围和英军第49“西赖丁郡”步兵师一部发生了激烈战斗，几名士兵被俘，但却成功逼迫英军退到泰西—布雷特维尔地区。

接着，奥托·维丁格少校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为左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为右翼展开兵力。2个营的作战分界线为努瓦耶—舍镇公路，公路由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负责。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3连（步兵炮连）负责支援努瓦耶地区的防御战斗，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各加强1个步兵炮排。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高射机枪连）各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加强1个高射机枪排。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摩托化步兵连）在努瓦耶北面展开，充当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对突破2个营防御地带的英军实施反击。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的（战斗工兵连）任务是尽可能组织修筑障碍，阻止英军依托地形展开冲击，同时作为反击预备队部署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后方。

联络方式：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采取有线和无线电方式进行联络。

团部：设在努瓦耶北部边缘的农庄。清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拜访了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蒙克战斗群。然而，奥托·维丁格少校却发现，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教导装甲师防线之间的缺口很大，尽管填上了奥托·维丁格战斗群，但仍无法合拢。幸运的是，截至目前，并没有发现英军有大规模进攻的迹象。防线部署完毕后，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开始派出巡逻队，其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巡逻

队表现出色，多次顶回英军的巡逻队。当天，皇家空军第2战术航空军雄霸天际，完全控制了战场制空权，而德国空军却杳如黄鹤。

大约15点00分，英军第15苏格兰低地师和第11装甲师渡过奥登河，建立了一个桥头堡。6月27日夜到6月28日凌晨，英军对奥托·维丁格战斗群防区进行了猛烈的火力袭扰。

6月28日：天刚破晓，英军就在强大的炮火集中轰击支援下，开始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整个防御正面发动猛烈进攻，一度在多个地段撕开口子，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立即组织反击，肃清了突破口。然而，来自东面，也就是右翼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方向的英军突破口猛烈侧射火力打击，加上持续增强的炮火轰击，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造成了不小的伤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防线之间的联系也在英军持续不断的冲击和炮火轰击下一度告失，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连很快顶上，封闭了缺口。

激烈的防御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英军似乎源源不断地投入预备队。英军炮兵也发狂似的一次又一次猛烈轰击努瓦耶地区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指挥部周围地区。在强大的英军炮火压制和打击下，德军炮兵的还击不值一提。不仅炮火猛烈，而且皇家空军第2战术航空军还完全控制了制空权。傍晚和夜间，盟国海军的舰炮火力也对奥托·维丁格战斗群防区实施猛烈的全覆盖火力打击。

诺曼底战役整体形势发展

1944年6月底，在美军登陆地带，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已经将14个齐装满员的机械化步兵师送上了滩头，而他们的对手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仅合3个满员师。每天，盟军都将60000吨各种物资送上岸：桑葚人工港6000吨，各种登陆艇运输54000吨。这样，盟军的兵力和物资每时每刻都在爆炸性的增长，完全压倒了德军。

豪塞尔上将接任第7集团军司令

1944年6月29日，第7集团军作战日记写道：

大约10点00分，第7集团军司令多尔曼上将在集团军司令部死于心脏病突发。根据元首的命令，武装党卫军上将保罗·豪塞尔出任第7集团军司令。

元首还特别指示，在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特元帅和冯·隆美尔元帅返回前，新任第7集团军司令将暂时负责整个诺曼底战事指挥权，以保持诺曼底指挥系统的完整。

这道命令意味着豪塞尔成了武装党卫军历史上第一位集团军司令，而且是获得短暂指挥整个诺曼底战事权力的上将。由他担任SS“帝国”师的第一位师长，对于这项任命，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全体战士都倍感自豪。

在保罗·豪塞尔上将接过第7集团军指挥权的同时，诺曼底战役的焦点集中到了奥恩河西面。此外，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也不断扩展桥头堡，开始对科唐坦半岛北面的瑟堡发起攻击。

作为第7集团军预备队，从法国南部赶来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和从布列塔尼赶来的德

国空军第15伞兵团正编入重新组建的第2伞兵师。6月中旬，SS第2装甲军从东线急忙撤回西线参战。运输专列载着SS第2装甲军的2个精锐装甲师——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分别在梅斯和巴黎下车，然后沿公路采取机械化向一线开进。一路上，盟国空军不断组织机群对2个装甲师实施密集空中突击，给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德军的意图是以SS第2装甲军对卡昂南面实施反击，歼灭向东南发展进攻，突入SS第1装甲军防御地带纵深的英军进攻矛头，铲除奥登河桥头堡。

6月28日下午，英军继续以强大的坦克群实施连续冲击，但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在赶来增援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所属的SS第1装甲掷弹兵团的支援下死战不退，而且还不断组织兵力实施反击，逐渐顶住了英军的攻势，并夺回了部分失地。下午，德军沿卡昂—维莱—博卡日高速公路的反击却和沿穆恩—图维尔东面2公里小溪一线冲击的英军坦克群狭路相逢，双方之间的反复拉锯战持续了一夜。

为了配合SS第2装甲军反击，SS第2“帝国”装甲师请求配属西部装甲集群，并担任机动预备队，但遭到了豪塞尔上将的拒绝。豪塞尔上将仍让SS第2“帝国”装甲师担任B集团军群预备队。因此，参加SS第2装甲军反击的SS第2“帝国”装甲师所部只有奥托·维丁格战斗群。

然而，由于行军延迟和持续不断的盟军空中封锁，SS第2装甲军直到夜间才完成了兵力展开。

SS第2装甲军反击

1944年6月29日：

根据教导装甲师的命令，奥托·维丁格战斗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脱离教导装甲师节制，改为配属给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当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先头部队在指定阵地展开时，奥托·维丁格战斗群随即靠拢上去，准备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一起展开反击。以下是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的命令：

为了封闭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防线附近缺口，拟以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向巴隆实施反击；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从米塞—努瓦耶地区出发，对穆恩—舍镇实施反击，铲除敌突破口。

SS第2装甲军的这次反击由威廉·比特里希中将指挥，于6月29日14点30分从维莱—博卡日东南地区，向东北展开攻击。其中，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在哈梅尔准将的指挥下，于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右翼的维莱—博卡日—卡昂高速公路南面展开。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由斯塔德勒上校指挥，在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左翼展开。

另一方面，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也参加反击。虽然该师的兵力严重不足，但元首大本营还是相信这支久经东线战火考验的精锐之师能够一举扭转诺曼底危局。

在击退了英军坦克群的一次进攻，并击毁大量英军坦克后，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

师夺回了加夫鲁斯。接着，德军进入复杂的树篱地形，每夺回一寸土地都要经过艰苦的战斗。另一方面，不甘失败的英军投入预备队，在强大的坦克群和极为猛烈的炮火支援下连续组织反扑，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的攻势很快受挫。

傍晚，英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甚至包括舰炮火力的支援下，转入反攻，刚刚经过激烈战斗夺回的加夫鲁斯，格兰德维尔和罗雷三地得而复失。不过，英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共计38辆坦克被毁。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损失也不轻。

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的反击打得十分英勇，但在没有德国空军和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仅仅拉平了和教导装甲师和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的战线后进攻受挫。英军集中炮火对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的猛轰，给该师的兵力和技术装备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战斗中，英军展现出来的庞大的物力优势，令德军无法企及，这也是进攻受挫的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这次进攻也并非一无所得，至少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拉平了战线，恢复了德军防线的连贯性。

这是第一次，在盟军绝对的制空权以及持续不断的航空火力和陆炮火力的集中打击下，精锐的武装党卫军装甲师在进攻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树篱地形严重遮挡视线，各个树篱之间相隔仅百米，在这种地形上展开攻击，不仅视野狭窄，难以展开兵力，而且很容易受到伏击和在盟军优势海空火力密集突击下无法疏散而成为活靶子。另一方面，在英军组织的连续不断的密集航空火力和炮火突击下，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参战部队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是时断时续。进攻战斗中需要架线兵、救护兵、通讯兵和通信兵冒着炮火和枪林弹雨往返各部之间。而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又无时无刻出现在天空中，对一切移动目标，哪怕是单个运动士兵也进行猛烈扫射。结果上述4个兵种往返各部间时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空中火力下，伤亡率高得惊人。战役打下来，这4个兵种的将士们即便不战死沙场，也是带伤而归。

由于缺乏可靠而大量的通信器材，加上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每当通讯兵返回指挥部报告时，前线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如此这般使各级指挥部根本无法掌握前线的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保障指挥系统的畅通和连贯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盟军组织的密集炮火突击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没能幸免。1发炮弹直接命中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炸死了10名官兵，部分是通讯兵、部分是通信兵，还有1名战地记者也不幸横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在炮兵校射机的协助下，盟军炮兵集中火力，准确地轰击德军集结的农庄、道路交叉口等等，而且在炮兵校射机的不断修正下，炮火打得惊人的准确。

在持续不断而且是密集的炮火突击下，德军各部很快被打垮打散，除了不断散开隐蔽外，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反击。这种物力绝对压倒优势的打法德军前所未见的战争形式，这种打法让德军根本无从发挥自己的优势，也无法展开兵力，只能死守做消耗战。下午，SS第9“霍亨

斯道芬”装甲师的1名通讯官跑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取得联系，并向奥托·维丁格上校通报说斯塔德勒上校服上，本师目前正由穆勒上校代理指挥。

这样，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的所有企图和目的，就只能在通讯官的帮助下完成了，因为电话线也断了，加上SS第2装甲军严令要保持无线电静默。因为一旦使用电台，盟军的无线电测向单位很快通过测向定位德军部队位置，然后迅速呼叫炮火实施打击。也就是说高频率使用电台就等于呼叫盟军炮火打自己！在这种盟军物力、火力、无线电测向定位技术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武装党卫军才发现东线那套保持联络，利用机动性和火力强大的装甲师实施集中突击的打法对盟军根本无法施展拳脚。为了避免指挥部因电台联系而暴露，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在炮火下紧急电令：

在炮火下禁止一切无线电联络！通信兵立即停止联络！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障联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派出传令兵与师部联系。传令兵须骑着摩托车往返团部和师部间，报告一线情况并领取师部书面命令，而且在路上必须保护好书面命令，绝不能落入盟军之手。采取这种极为原始的通讯手段是德军的无奈。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巨大物力和技术优势已经完全压倒了德军，迫使德军根本无法发挥半点优势而被耗垮。

当天，在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防御地带，英军突入112高地，双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战。

1944年6月30日：

1944年6月30日，在第7集团军作战日记中对SS第2装甲军作战部分，尤其是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相关记载如下：

在敌人精确测算我突破地带的射击诸元协助下，敌人的舰炮火力打得又准又猛，其饱和轰击强度前所未见，进攻显得极为困难。不过，SS第2装甲军还是顽强地攻击前进，于12点00分前出到112高地—图雷维尔十字路口—加夫鲁斯北郊一线。

在敌陆空炮火猛烈打击下，SS第2装甲军不得不转入防御。调整部署并补充兵力后，SS第2装甲军于夜间对舍镇展开了攻击。另一方面，敌人对112高地进攻受挫后，立即集中前所未有的猛烈火力猛轰112高地和加夫鲁斯北面地区。20点00份到20点10分，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完成兵力集结，向舍镇实施反击的时候，遭到了100架四发轰炸机和20到30架战斗轰炸机的集中攻击，敌炮火也实施密集的突击。与此同时，敌人集中兵力对格兰德维尔—罗雷一线展开攻击，但被我军成功击退。由于弹药补充困难和炮兵观察困难，友军炮火支援力度微乎其微。

当天，英国第2集团军的3个精锐——英国陆军第2装甲师、第49步兵师和第50步兵师，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左翼和教导装甲师展开猛烈攻击。

下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迪克曼少校在努瓦耶北面的营部遭到炮击身亡。1营营长迪克曼少校的阵亡，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反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顿时秩序大乱，进攻难以为继。薄暮时刻，奥托·维丁格战斗

群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的进攻全面受挫。不仅如此，英军顺势反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都成了第一线。很快，4辆英军坦克就冲到了团部跟前。

为了挡住英军坦克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连长冯·埃贝斯坦因中尉的指挥下，以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的高射炮支援下，迅速在团部周围组织抵抗，打坏了冲到团部跟前的4辆英军坦克，4辆坦克的英军车组成员，含1名少校在内统统成了德军的俘虏。在简短的审讯中，英军战俘对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番号只字未透，他们很快就被1辆边车摩托车载着返回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师部。

入夜后，被炮火打垮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撤了下来，收拢被打散的兵力重新组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的战斗工兵赶来接替了他们的防务。在这3天惨烈的战斗中，英军持续不断猛烈的炮火轰击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造成了至少40%的损失。

1944年6月30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战斗群在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的率领下，从图卢兹驻地开拔，赶赴诺曼底前线参战：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高射机枪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战斗工兵连）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

仍留在图卢兹驻地保养武器装备和车辆的单位有：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1连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连

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

1944年7月1日：

大约03点00分，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奥托·维丁格战斗群为了铲除英军突破口进行了最后一次进攻。其中，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团在迈尔上校的率领下，于奥托·维丁格战斗群防区展开兵力。6月30日黄昏，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团赶到了奥托·维丁格战斗群防线。在战斗群指挥部，迈尔上校和奥托·维丁格上校就这次进攻进行商讨时，一发炮弹直接命中奥托·维丁格上校的指挥部，将指挥部炸个粉碎。

SS第19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沃伊特上校重伤。尽管遭遇飞来横祸，但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师部却并不知情。在这种混沌的情况下，师部下达的进攻命令仍然有效。最后一次进攻时间定在了06点00分。

进攻受挫

清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各连接计划发起攻击，最初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就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

装甲掷弹兵团1营将士们认为自己已经快取得胜利的时候，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却因不明原因停止了进攻，迫使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撤回了进攻前出发阵地。进攻不易，回撤更难。在撤回途中遭到英军组织的炮火和航空火力追击，各连都蒙受了较大的损失。其中，打得最好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连的损失尤为惨重，连长卡恩上尉失去一条手臂，只得将指挥权移交给卡拉尔少尉。看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撤退中出现混乱，兴奋地英军立即组织追击，插进了1营的撤退队形，虽然1营仓促应战打退了追击的英军，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连还是有部分负伤的士兵落入了英军之手，卡拉尔少尉也在失踪之列。好在舒尔茨中尉指挥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连和施瓦尔茨中尉指挥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连临危不惧，最终稳住了阵脚。

一整天时间里，英军发动了多次突击和进攻，但均被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击退。不过，SS第2装甲军最后一次进攻，试图铲除英军突破口的企图也化为了泡影。在盟军压倒性的物力优势面前，勇气显得毫无意义，没有价值。

下午，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命令奥托·维丁格战斗群撤出一线。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驱车前往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师部，请求穆勒上校让奥托·维丁格战斗群撤出一线。

1944年7月1日，B集团军群当日作战报告记载如下：

SS第2装甲军在攻击前出发阵地集结时遭到敌空中打击和强大的舰炮陆炮火力集中轰击，部队被炸垮，无法发动进攻。我军兵力和技术装备损失很大。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发动的进攻在取得有限进展后很快被敌压制。

当天，B集团军群司令部转发了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下达的死守令：

元首决定：

必须死守一线阵地。必须组织顽强的防御或局部反突击遏制敌人的突破。

签字：隆美尔元帅

盟军绝对的海空优势和物力条件，并在这种力量对比下德军的一切先前战斗经验完全失效的情况下，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还坚持死守每一寸土地的做法和下达这种命令，说明他还是对新式秘密武器，比如V1导弹、V2导弹和Me-262喷气式战斗机抱有十足的兴趣，幻想着依靠这些新式秘密武器就能扭转战局，通过对伦敦进行不间断密集的导弹攻击，给英国持续不断的伤亡，迫使英国人在导弹威胁的生活下厌倦战争，从而用民意绑架政府，迫使盟国和德国谈判。为了保障导弹能够有效打击英国东南部，尤其是伦敦地区。这些V1和V2导弹需要部署在法国北部的英吉利海峡边上，以及比利时与荷兰沿岸。而一旦战线被迫后退，那么这些导弹基地就会落入盟军之手，德军也就无法维持对伦敦的持续导弹攻击了。这或许才是希特勒下达死守每一寸土地的真实意图。

从1944年6月16日起，V1导弹开始了长达80天的对伦敦导弹攻击战，德军共发射了8000多枚。从1944年10月8日起，德军换用威力更大、重12吨的V2导弹对伦敦发起攻击。

Me-262喷气式战斗机是另一种极其有效的新式武器，在当时也是一种跨时代的尖端高科技武器，如果能够量产并大规模部署，当然可以阻止盟国空军对诺曼底地区的德军防御地带的轰炸。它的速度、爬升能力和机动性能足以压倒所有的盟国战斗机。希特勒曾幻想着一性出动2000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在诺曼底上空翱翔，拦截盟国空军投鞭断流的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但盟国空军无日无之地对德国境内各大城市和兵工厂的猛烈轰炸，却给Me-262的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中队直到1944年秋都没能在一前服役，而第一个Me-262喷气式战斗机联队更是到1944年11月才在德国南部成立。因此，在诺曼底奋战的德军只能成天听元首在那里吹嘘新式武器有多么多么厉害，只要出动便能奠定胜局，可实际是只闻雷声、不见雨下，最终还是被对方的优势物力和技术压倒。

了解一线情况的各部都明白这道命令无异于天方夜谈，盟军的物力优势太大了，大到可以用成百吨炮火和炸弹轰垮炸垮德军的防御阵地，然后出动兵力逐个收拾德军残部。现今德军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4年战争锻炼下来的坚忍地耐力，用生命和盟军打消耗战，直到一个接一个的部队被消耗殆尽，才让出阵地。

1944年7月2日：

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守住了阵地。英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沿瑞维尼—博卡日公路两侧的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伤亡惨重。在战斗中，德军击毁了5辆英军坦克。

当天，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特元帅被解职，原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鲁格元帅接任。与此同时，盖尔·冯·斯韦彭堡上将也将西部装甲集群的指挥权移交给埃贝巴赫上将。

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

15点00分起，奥托·维丁格战斗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第277步兵师换防并撤出了一线，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至此，奥托·维丁格战斗群解除了对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的配属。

与此同时，在一线拼死奋战了将近一个月、伤亡惨重的教导装甲师也将蒂里周围的防御阵地交给1个步兵师后，带着仅剩编制数三分之一的坦克、反坦克炮和榴弹炮，转移到圣洛地区，准备攻打美军。与此同时，撤下来的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向约夸转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驱车赶往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在那里，他不仅见到了师长拉默丁少将，而且连新任第7集团军司令不久的老师长豪塞尔上将也在那里。他向师长拉默丁少将和豪塞尔上将报告了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在6月28日到7月1日反击战期间的损失和战斗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盟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是德军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总计5天的战斗中，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共伤亡846人。其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损失了60%的兵力，其他各部也伤亡约40%。这个伤亡率高得惊人，超过了东线任一时期（3天内）的战斗伤亡。

由于伤亡惨重，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得撤到前线不远的浅近纵深整补。为了恢复战斗力，拉默丁少将下令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抽调兵力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同时任命梅森巴赫上尉出任新营长。

当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也打的很出色，遗憾的是该营营长舒斯特上尉在归建本团后不久不幸阵亡。尽管在进攻战斗中损失了很多兵力，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转入防御时多次依靠工兵铲、冲锋枪、手榴弹与反击的英军爆发近战。在这些战斗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连连长格洛赫曼中尉因表现出色于1944年8月23日获得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做为集团军群预备队也抵达了梅尼勒维戈地区，展开兵力。在视察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时，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给拉默丁少将透露说，SS第2“帝国”装甲师准备部署到皮埃尔西北地区，组织对美军的反击。

圣洛大血战

1944年7月3日：

今天，奥托·维丁格战斗群正式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转移到后方进行整补。

1944年6月6日到7月3日之间，德国陆军、武装党卫军和德国空军高射炮部队在诺曼底战场共击毁1059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237架飞机。

普特拉埃两侧防御战斗

1944年7月4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配属给第84军。第84军随即给SS第2“帝国”装甲师下达了作战命令：

1. 组织一个得到炮兵和坦克加强下的战斗群，配属第353步兵师，在普特拉埃两侧组织防御战斗。

2. 出动1个营在1个装甲连加强下，配属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准备对圣洛西北实施反击。

3. 师部负责指挥莱塞地区部队。

4. 除了出动部队外，SS第2“帝国”装甲师剩余兵力留在现地加强警戒，做好战斗准备。

由于盟军持续不断的进攻，前线的压力一日紧似一日，第7集团军只得再次将SS第2“帝国”装甲师拆分使用。随着SS第2“帝国”装甲师一个装甲战斗群的到来，普特拉埃地区紧张的形势得到了缓解。

19点00分，拉默丁少将命令组成SS“元首”战斗群配属第353步兵师作战。

组织SS“元首”战斗群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和15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2“帝国”突击炮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奉命编成SS“元首”战斗群。

与此同时，19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SS第2“帝国”装甲团6连加强下，配属给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

虽然一再分兵，拆散了SS第2“帝国”装甲师，使该师无法以完整的建制战斗。但从指挥层面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非不可理解。由于盟军在物质上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加上前线日复一日的惨重损失，导致在一线奋战的德军各个步兵师伤亡惨重，兵力缺口很大，而且防线漏洞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从预备队SS第2“帝国”装甲师抽调兵力组成战斗群加强一线部队和封闭缺口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21点00分，SS“元首”战斗群和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各自开赴指定防区。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也在当夜进驻莱塞地区。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全面接过仍留在驻地的剩余部队指挥权。

1944年7月5日：

7月4日夜到7月5日凌晨，经过一夜行军，SS“元首”战斗群抵达莱塞地区。不过，1营因失去战斗力、被迫留在前线后方休整和2营留在蒙特邦地区，所以跟随奥托·维丁格上校展开的只有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主力。抵达普特拉埃地区，并配属给马赫曼中将指挥的德国陆军第353步兵师。

拉埃迪皮地区的战斗形势

对于当时的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进攻地带的整体形势，保罗·坎贝尔写到：

艾森豪威尔上将决定用英军将德军战略预备队，尤其是装甲部队主力牢牢地吸引在卡昂周围，以便让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对右翼的科唐坦半岛展开攻击。

对于第353步兵师和第15伞兵团而言，蒙特卡斯特尔森林之战绝对能在这些部队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因为这些都是血的战场。随着美军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第15伞兵团在格洛申克中校领着第15伞兵团的一群仅仅受过短暂临时训练的新兵菜鸟们投入了战斗，支撑摇摇欲坠的防线。不过，他们打得很出色，封闭了缺口，守住了阵地。

美军的进攻重点是马赫曼中将指挥的第353步兵师防御的普特拉埃两侧走廊，正面宽约15公里。为了守住宽达15公里的防线，第353步兵师仅仅展开4个步兵营和2个炮兵营。在拉埃迪皮市，由皮尔曼上尉指挥的工兵第353营把守。这些战斗工兵在美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像钉子般地紧紧扎在市区里；即便是美军打下城北区，仍有40名工兵幸存。

在持续不断的战斗中，第353步兵师击退了美军各次进攻，并牢牢地守住了普特拉埃东北的95高地。

SS“元首”战斗群在拂晓前抵达皮埃尔附近的原野后立即开赴莱塞。很快，盟军战斗轰炸机开始攻击。在SS“元首”战斗群四下隐蔽，疏散兵力和装备时，SS“元首”战斗群指挥官奥托·维丁格上校向第353步兵师师长马赫曼中将报到。马赫曼中将向他简要介绍了当前形势：

美军第3、第9和第30步兵师正对普特拉埃两侧实施突击，打算绕过该城（一个重要的高速公路交通枢纽），从两翼包抄得手后沿公路向法国纵深腹地实施快速挺进。

SS“元首”战斗群任务如下：

立即以SS“元首”战斗群加强兵力受到严重削弱的第353步兵师，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突破普特拉埃。

为此，奥托·维丁格下令SS“元首”战斗群部署如下：

右翼：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蒙特卡斯特森林和普特拉埃之间山岭展开。

左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蒙特加登北面和普特拉埃西南展开。

各营负责的防御地带正面宽约2公里。

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做为机动预备队留驻穆贝克，任务是对防线间隙进行侦察，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防御地带是侦察的重点。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在维斯雷—劳克内地区展开，占领炮兵阵地，以便给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提供有效的炮火支援。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高射机枪连）各以1个排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战斗工兵连）充当战斗群的预备队，并尽量依托地形修筑人造障碍。

联系方式：无线电

主包扎所：莱塞

战斗群指挥所：根据第353步兵师的强烈要求，设在353师师部西南百米处，并和353师师部保持畅通的电话联系。

与此同时，盟军的战斗轰炸机还是异常活跃，给SS“元首”战斗群占领指定防御地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此，奥托·维丁格上校下令：

部队要多派搜索队侦察各连的行进路线。各部队长务必确保部队一个排接一个排，一辆车接一辆车，利用敌人战斗轰炸机各攻击波次的时间空档，逐次逐段隐蔽朝指定阵地跃进。

当然，这种措施十分耗时，仅仅2个营的兵力就耗费了大半天的时间才最终毫发无损地进入阵地。

皮埃尔地区

由SS第2“帝国”装甲师负责的皮埃尔地区当时的形势发展如下：

清早，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抵达劳克内地区（莱塞西北4公里），并和第77步兵师战斗群、第353步兵师，以及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取得联系。

7月5日00点00分，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侦察营和SS第17“伯利欣根”突击炮营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师。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SS第2“帝国”装甲师从编制上来看，下辖了4个师（本师、77、353、91空军野战师），看起来像是一个军级机构，但实际兵力加起来却连一个师都没有，可想而知当时西线相持阶段的战斗伤亡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请求增兵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为此，师长拉默丁少将向第84军请求让SS第2“帝国”装甲师剩余部队尽可能赶上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SS第2“帝国”装甲师战斗群，同时解除对周围友军的指挥权，只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协同作战。第84军答应了这个请求。7月5日傍晚，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战斗群以团部、14连和16连，以及3营抵达皮埃尔南面，归师部直辖。

普特拉埃地区战斗，SS“元首”战斗群

1944年7月6日：

美军开始对SS“元首”战斗群整个防御地带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对SS“元首”战斗群所属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展开了一连三天的进攻。在战斗中，SS第2“帝国”突击炮营营长罗赫德尔上尉负伤。

当天，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前出到普特拉埃东部地区，并在卡斯特森林附近展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14连和16连在皮埃尔西北的拉·帕特里地区展开。由于盟国空军十分地活跃，因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战斗群拟从莱绍北面地区，对卡斯特森林的反击作战未能在昼间展开。入夜后，正当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战斗群在进攻前出发阵地集结的时候，盟国空军突然对集结区进行猛烈轰炸，支援战斗的各个炮兵连被盟军炸垮。在盟国空军肆虐，而德国空军杳如黄鹤的情况下，强行发起攻击无异于羊入虎口。思考再三，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战斗群只得取消进攻。

皮埃尔地区战斗——SS第2“帝国”师

7月6日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第84军命令，接过塞特尼（皮埃尔—卡朗唐高速公路）两侧地区，也就是左翼的布列翁和右翼的圣·安德列之间的防务。具体部署如下：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SS第2“帝国”装甲团6连的加强下配属给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5连和7连也配属给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

调整部署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之间的作战分界线为皮埃尔—卡朗唐高速公路。1944年7月6日夜，SS第2“帝国”装甲师正式负责塞特尼（皮埃尔—卡朗唐高速公路）两侧地带防务。

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的部署如下：

右翼：SS第37装甲掷弹兵团2个营

左翼：第6伞兵团2个营

炮兵：

左翼：第275步兵师所属的2个轻型榴弹炮兵连和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的1个轻型榴弹炮兵连

右翼：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所属的3个轻型榴弹炮兵连

炮兵火控指挥作业统一交给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负责。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营也在该地区展开，纳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的统一指挥。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的任务是掩护炮兵阵地，同时根据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的指示，对远程装甲目标实施反坦克火力打击。SS第2“帝国”装甲团也向前开进至塞特尼南面完成集结。

7月7日的任务：SS第2“帝国”装甲师务必在强大的坦克支援下，于圣·安德列和塞特尼之间出动坦克群反击，稳定防线。

圣洛—莱绍公路北面防御战斗

1944年7月7日：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SS第37装甲掷弹兵团在强大的炮火支援和坦克伴随下实施反击，将美国陆军第83步兵师击退，并恢复了和右翼友邻部队的联系。

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战史对当天的反击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师的相关部分记载如下：

SS第2“帝国”装甲团5连对埃奥特的凶猛反击恢复了连贯完整的防线。当SS第2“帝国”装甲团5连和7连沿着宽大的正面实施突击的时候，敌人完全被打垮。在SS第2“帝国”装甲团的独力反击下，稳定了拉帕图雷地区的形势，并初步建立起了一条脆弱的主防线……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团5连又组织兵力对塞特尼北面实施反击，解救了倍受美军进攻重压的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侦察营。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SS第2“帝国”装甲团果敢地反击还是迅速稳定了形势。可以说，坦克群是我军稳定防线的最大支柱……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第6伞兵团击退了美军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作战分界线的进攻。当天，得到SS第2“帝国”装甲团6连加强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并肩奋战，击退美军的猛攻。与此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战斗群在拂晓时刻终于赶到了拉·帕特里地区。

普特拉埃地区战斗：卡斯特森林

同一天，第84军直接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抽调3营加强给第77步兵师战斗群，准备对卡斯特森林反击。中午，84军的命令也下达给了第77步兵师师部。

17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突击炮群支援下展开反击。夜幕降临后，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经过英勇奋战，将美军击退至卡朗唐—莱绍铁路沿线。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第84军命令，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加强给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准备对圣洛西北实施反击。

威斯利尼策战斗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根据第84军的新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再次调整部署，解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对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的配属，转而组建一个新的战斗群——威斯利尼策战斗群，由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和16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团6连组成，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尼策上校担任战斗群指挥官，海因茨上校接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

黄昏，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团部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和16连展开兵力。

普特拉埃地区战斗形势

由于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发动了圣洛战役，给圣洛周围实施艰苦防御战斗的德军各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美军的进攻和德军的反扑交替进行，战斗打得异常残酷而激烈。一整天的时间里，美军夺取了普特拉埃。皮尔曼上尉指挥的第353工兵营虽然打得十分顽强，但他们损失惨重，被迫退向城西和城南。在普特拉埃西面，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也承受了美军的猛攻，在付出相当的伤亡后才勉强守住阵地。

1944年7月7日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建制完全被打乱，各部在第84军防区内独力浴血奋战猛攻的美军。

7月7日傍晚的兵力部署

当时，在第84军防区内，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的形势如下：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得到SS第2“帝国”装甲团6连的加强配属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在圣洛西北展开防御战斗。

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部、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部、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营、SS第2“帝国”火箭炮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观测连、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在塞特尼两侧展开兵力。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配属第77步兵师，在卡斯特森林展开兵力。

SS“元首”战斗群——奥托·维丁格战斗群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所属的14、15、16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2“帝国”突击炮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统统加强给第353步兵师，在普特拉埃两侧展开防御战斗。

正赶往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御地带的是：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和16连，以及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统一由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尼利尼策上校指挥。

放在第2伞兵军防御地带纵深的战术预备队：

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

在圣洛南部地区重建的部队：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仍未恢复战斗力）。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地区留守部队：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1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连、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2个后勤纵队。

1944年7月8日：

在皮埃尔—圣洛地区，美军以多达14个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对德军5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1个装甲掷弹兵师继续展开猛烈进攻。

塞特尼两侧走廊防御战斗：SS第2“帝国”装甲师

一整天的时间里，美军在坦克群的支援下，对塞特尼东部附近展开攻击。德军随即组织兵力实施反击，迫使美军退回出发阵地。下午，美军再次进攻，但被击退。不过，经过反复争夺，美军最终打下了布列霍。

7月8日，德军准备组织兵力对圣弗罗蒙实施反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海因茨上校正式从威斯利策尼上校手中接过指挥权。当天，第984步兵团1营和第275燧发枪营赶到战场。进攻完成后，第984步兵团2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3连将归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也配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遗憾的是，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指挥部却始终无法和配属部队取得联系，主防线具体位置不明，仅知道大约位置是沿着萨维尼东面的维尔河畔—40高地西北—40高地附近高速公路交叉路口—勒德赛尔。在赶往指挥部途中，战斗群指挥官威斯利策尼上校发现40高地附近的高速公路交叉路口聚集着大量的美军坦克。

中午，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奉命封锁22高地附近的公路。

下午，美军继续对22高地附近展开攻击，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抵挡不住，开始步步后退。为了弄清22高地周围情况，威斯利策尼上校向22高地派出搜索队，发现大群美军坦克和步兵正在高地周围集结。

不仅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吃紧，就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也挡不住美

军的强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名通讯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团部，向海因茨上校报告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美军的进攻重压下往圣弗罗蒙地区退却时遭到了盟军战斗轰炸机的猛烈攻击，营长舒斯特尔少校战死。团长海因茨上校立即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撤到团部周围收拢掌握兵力，然后再投入主防线，稳定战局。

同一天，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也奉命后退重新组织一条主防线，该线沿着22高地南面森林展开，面向西北方向。友邻左右两翼，以及确切作战分界线均不明。

傍晚，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残部收拢完毕后，又再次顶上一线，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右翼展开。

截至当天，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在主防线展开的兵力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做为反击预备队，放在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指挥部附近。

奥托·维丁格战斗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战斗

7月8日，在进行强大的炮火准备后，美军继续展开猛烈进攻，把重点放在了把守普特拉埃西部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上（营长：维尔纳上尉），战斗打得十分艰苦而惨烈，3营一连顶回了美军11次进攻，其中9次爆发肉搏战。不仅如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还组织兵力对第353步兵师两翼被突破地带实施反击，将美军逐退。胜利的背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下午，在SS“元首”战斗群右翼，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乌尔夫上尉在激烈的防御战中因营部被炮火命中而身负重伤。不过，在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全力以赴地支援下，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也胜利打退了美军的进攻。

1944年7月9日：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在塞特尼两侧持续展开激烈的防御战斗。在各种武器的齐射和反击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击退了美军大部分进攻，SS第2“帝国”装甲团对吉弗里和博伊斯·格里穆特东北交叉路口的反击也获得了成功。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美军进攻力度很大，德军被迫退到更适合防御的塞特尼—奈伊组织防线。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04点45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连长：希贝尔上尉）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连长：马赫中尉）赶到，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指挥部也设在距主防线后方150米。

从09点00分开始，美军对威斯利策尼战斗群主防线和战斗群指挥部进行了持续3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中午，美军又展开攻击。19点15分，美军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3连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但当时并无兵力反击予以封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于20点20分

组织反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将美军赶了出去。夺回主防线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以1个排放在主防线，并在防线前沿布雷，与两翼友军联系外，2个排撤下来继续担任预备队。

从21点20分开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马赫中尉的率领下击退了美军的3次渗透袭扰，主防线仍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战斗中，法尔下士用1枚磁性手榴弹击毁了1辆美军坦克。进攻失利的美军恼羞成怒，一整夜都用炮火猛轰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防线。

SS“元首”战斗群

夜幕降临，SS“元首”战斗群将普特拉埃地区的防务移交给第24、77和第353步兵师，随后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SS“元首”战斗群因持续不断的激烈战斗损失惨重，失去战斗力，不得不撤到蒙特陶尔地区整补。

在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区内战斗的SS第2“帝国”装甲团

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战史写道：

1944年7月9日，在我军的反击下，一度被敌切断的塞特尼补给主干线被再次被打通。SS第2“帝国”装甲团和部分被孤立的友军恢复联系。1个装甲连在部分步兵的支援下守住了主防线，并通过组织连续反击，肃清了敌人所有的突破口。

维尔纳·豪普特也写道：

美军的主要目标——圣洛，如今近在咫尺。SS第2“帝国”装甲师在猛烈反击中给美国陆军第30步兵师以沉重打击，但我军的反击很快被敌压倒性的炮火压制。

虽然德军在圣洛地区的防御战斗一再打退了美军的进攻，但自身的损失也极为惨重。第84军报告圣洛地区因美军持续不断的地面进攻和航空火力打击而平均每天损失1~2个营的兵力。7月9日，东线的卡昂失守。

1944年7月10日：

防御战斗的模式日复一日，美军凭借强大的炮火不断发动进攻，德军的步兵在炮火轰击下逐渐被消耗打垮，兵力日渐削减，甚至到了难以组织反扑的地步。当天，美军突破塞特尼，并沿着公路向西突入勒朗德斯。SS第2“帝国”装甲师只得出动坦克群反击，才勉强控制住了勒朗德斯，但塞特尼完全落入美军之手。当天，友军坦克部队（应为教导装甲师）也实施反击，暂时稳住了防线。

同一天，第84军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以刚刚转入整补不久的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和SS第37装甲掷弹兵团换防。这道命令于16点00分传达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这样，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皮埃尔东北、通往卡朗唐的公路两侧的突击高地一带展开兵力，于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建制下奋战。

该战斗群仍是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4“元

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尚未到位。各部兵力部署如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为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居中、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为右翼，各部防御正面宽约1.5公里。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3连（步兵炮连）在突击高地东南进入阵地，支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高射机枪连）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御地带进入阵地，负责该营的防空。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战斗工兵连）的任务是和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密切配合，遂行反坦克任务和战斗支援。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任务是用炮火密切支援奥托·维丁格战斗群防御战斗。

左翼友军：第6伞兵团所属的第5伞降工兵营，右翼友军：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战斗群（欠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

09点20分，美军在坦克的支援下继续猛攻威斯利策尼战斗群防御地带。09点50分，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4连防御地带被美军撕开了一个口子。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立即反击，肃清了突破口。

中午，第901教导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舒洛茨上校在本部接防前，拜访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7月10日傍晚，教导装甲师接过了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第275步兵师和威斯利策尼战斗群的指挥权。

教导装甲师刚刚接过指挥权，师长贝尔莱因中将就决定在第二天对美军实施反击。当舒洛茨上校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拜访时，询问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海因茨上校对第二天反击的胜率有多少的时候，海因茨答道：除非能遏制盟国空军和压制盟军炮兵，否则最好不要对美军进行反击（教导装甲师刚刚从卡昂和英军对峙方向转移到圣洛对美军，一开始从贝尔莱因到教导装甲师的普通士兵都认为英军经验丰富不好打，但美军初来乍到、经验不足，只要坦克集团冲击，美军肯定顶不住，但这种思想错得离谱）。

13点00分开始，美军又在坦克的支援下连续冲击威斯利策尼战斗群防御地带，双方继续展开惨烈的肉搏战。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指挥部也遭到了攻击，战斗群指挥部的机关人员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

16点15分，摩托化步兵排带来了1名在前沿抓获的美军中校。入夜后，美军攻势不减，继续在坦克群支援下反复冲击。大约17点00分，美军坦克群在防线右翼撕开一个口子，冲了进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赶紧组织反击，用集束手榴弹、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和喷火器勇敢地 and 冲进来的美军坦克群肉搏，击毁2辆坦克。战至夜幕降临，主防线仍牢牢在威斯利策尼战斗中手中。

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战史中对SS第2“帝国”装甲团当天战斗描述如下：

1944年7月9日夜到7月10日凌晨，敌人在塞特尼和格里穆特堡利用防线间隙渗透进来，在敌人猛攻的压力下，友军被迫退却。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一部在团长蒂森上校的率领下娴熟地运用坦克打机动战，守住了防线，并协助两翼友军重新组织防线。

圣·安德列在东方方向进攻之敌的强大压力下失守。在团长（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长蒂森上校）亲自领导下，SS第2“帝国”装甲团在少量步兵伴随支援下对圣·安德列实施反击，仅用2小时就夺回了该地，并歼灭敌军1个营，SS第38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在这次反击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一位无名的坦克车长

在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战史的第162页对SS第2“帝国”装甲师的1位无名坦克车长当天英勇战斗描述如下：

我师（指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和后方的联系再次被敌人切断。美军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只有立即组织反击才能让我师喘口气。我们希望能在反击中缴获一些罐头，因为我们又一次断粮了。1辆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坦克开进了我们的集结地。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这里想干吗？这一切我们都没法得到答案。在和这位坦克车长简短讨论后，攻击开始，我们沿着公路反击，坦克封锁和公路平行的向北延伸小道。在反击进行中，我们再一次和进攻之敌遭遇——也可能是遭遇准备发动进攻而正在集结兵力之敌。

在400到500米距离上，1辆美军坦克用挂在首甲板前的树篱剪将一道树篱铲翻，并在树篱围绕的墙壁上钻开了一个大口子。那辆坦克的车长，1名上士马上指挥坦克进入隐蔽良好的射击阵地。当这辆坦克准备刚刚钻出的大口子穿过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有情况，这辆坦克很快顺利穿过树篱，接着3辆美军坦克也鱼贯穿过。就在第5辆坦克准备依葫芦画瓢的时候，那位上士指挥的坦克终于开炮了。第一发出膛的75毫米穿甲弹就准确地撕开了美军坦克装甲带，炸飞了炮塔。这辆坦克随即起火燃烧，堵住了刚刚钻开的树篱口子。剩余4辆钻过去的美军坦克在惊慌下只得向四周胡乱射击，但丝毫没有伤及我们的坦克分毫。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手的确位置以前，这名出色的上士就已经用准确的射击将他们逐一击毁。

这位无名车长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但我们记住了坦克主炮炮身上刻着标志其战绩的几个圆圈，以及车长那本迪尼克教徒（注：本迪尼克教最大的圣地正是著名的卡西诺修道院）的标识。

1944年7月10日，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联合经过第7集团军司令部给柏林的武装党卫军全国总部急电求援：

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一连多日成为敌人重点攻击对象而陷入苦战。损失极为惨重，尤其是遭敌炮击的伤亡率最高。平均每个营只有120到150人，有的甚至更少。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共有32名军官战死，含9位指挥官。紧急请求补充装甲掷弹兵。此外，特请求允许将SS第2“帝国”装甲师剩余部队调往诺曼底参战。

诺曼底战场的整体形势

7月10日，盟军尽管已经打了整整一个月，但还是没有达成决定性的突破，战线依旧维持在诺曼底地区。

1944年7月初，盟军登陆兵力达100万，武器装备和物资更是不计其数。相对盟军拥有物资上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在一线奋战的德军装甲部队的汽油和弹药补充，不得不从德国境内开始用铁路、公路趁夜偷偷运输。尽管如此，这条漫长横贯德国西部和整个法国的补给线的运输量还是在盟国空中封锁下少得可怜。另一方面，昼间完全是盟国空军的天下，除了对德军一线部队猛烈轰炸外，舰炮火力也对沿岸纵深20公里范围内的德军防御地带实施间断性地炮火封锁。在这种强大的火力无日无之的打击下，德军各部兵力逐渐被消耗掉，最终离被突破的日子不远了。

连续的大战

1944年7月11日：

在远未达成目标的情况下，美军投入预备队，又掀起对第7集团军的进攻狂潮，主攻目标还是圣洛、皮埃尔和莱绍。从1944年7月11日到7月13日，第7集团军整个防御地带再次陷入血雨腥风的大战。

在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的左翼防区，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得到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加强）趁夜和SS第37装甲掷弹兵团换防。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的任务是以主力在拉罗塞里克—圣·日尔曼一线实施坚守防御作战，并以少量兵力在坦克支援下在勒蒙德里埃周围建立前沿警戒线。当天，美军以微弱兵力在格里穆特堡和勒蒙德里埃达成突破，但很快被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组织反击逐出。在皮埃尔—卡朗唐公路西侧，美军经由拉·马格里尔向拉罗塞里克实施突击，但遭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坚决反击，美军进攻受挫。

从7月11日到7月13日，美军故技重施，步兵在坦克群的支援下不断冲击，但都被德军立即果敢反击肃清了突破口。SS第2“帝国”装甲师仍维持着完整而连贯的防线。

这次，美军改变了打法。采取用炮弹换生命的做法。美军坦克每次出动3到4辆，集中对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暴露的火力点和掩体进行火力打击，迫使装甲掷弹兵们私下隐蔽。

在坦克群直瞄火力压制德军阵地的支援下，美军步兵轻松冲进德军战壕和步兵掩体，仓促应战的装甲掷弹兵们只能选择和美军肉搏，但寡不敌众，大量步兵掩体丢失，德军立即组织反击夺回了一个掩体（1名装甲掷弹兵击杀了2名美军）。

情况极为危急。为了打退突入防御地带的美军，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紧急呼叫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提供炮火支援。

炮火反击

配属SS第2“帝国”装甲师的SS第2炮兵观测连（执行侦察敌炮兵位置，引导己方炮兵打掉敌

炮兵的侦测单位)和火箭炮营一样,都是军直属部队,而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编制部队。但在平时的训练中,SS第2炮兵观测连却是归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统一指挥,协助炮兵对敌炮兵的压制作战。该连由一个测绘排、光测排和声测排组成,连长是海登中尉。该连在诺曼底战场的任务就是标定美军的炮兵阵地,在该连的努力下,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有效地压制了美军部分炮兵阵地。不过,美军的物质优势实在太大了,展开的炮兵群和弹药供应远非德军能力。在火炮数量不足、制空权丢失,弹药供给困难的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努力从全局来看杯水车薪。尽管如此,也不能抹杀SS第2炮兵观测连的作用。他们在协助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统一指挥的火箭炮营、轻型榴弹炮营和重型榴弹炮营压制部分美军炮兵的同时,还有效引导炮群为一线部队提供炮火支援。在火控中心的统一调度指挥下,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发挥了巨大的战斗力,集中火力将大部分美军攻势瓦解于阵前,甚至美军发动的多次冲击还未到主防线就被炮火给拦了下来。

在对一线装甲掷弹兵的炮火支援问题上,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在进入阵地的同时派人进行了精密测绘,将计算好各个阵地和前沿的射击诸元标注在大比例尺炮兵地图上。在作战中,前沿阵地的每一位排长或班长都可以通过炮兵前进观察员或营长向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请求对阵地前沿提供规模不等的炮火支援。在紧急情况下,比如突然遭到强大的美军冲击,每个班的班长或排长都可以请求所谓的全团炮火齐射,接到请求的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随即集中全部炮群对指定目标打一轮齐射。虽然诺曼底战役是SS第2“帝国”装甲师历史上最艰苦,短期内伤亡最大的战役之一,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次战役也是SS第2“帝国”装甲师战史上享受炮火支援最“爽”的“欢乐时光”。

SS第2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当日战况

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一样,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也在诺曼底战役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成员都是原来的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经过艰苦的装甲兵科目和炮兵科目(突击炮属于炮兵科目)训练后,光荣地成为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的一员。他们和装甲掷弹兵们协同奋战,在顽强而激烈的防御战斗中,他们多次击退数量占优的美军坦克群冲击。不仅如此,在一线装甲掷弹兵阵地被突破的时候,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往往会果敢展开反击,铲除美军突破口,化险为夷。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以及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密切协同和英勇奋战,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美军长达15天的连续进攻下仍维持相对连贯的防线的。

不过,死守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第84军军长舒里蒂茨中将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从第二道防线,也就是所谓的“水”防线——诺克苏瓦南面的陶特河——对突击高地一线进行侦察,并预先组织工兵修筑核心防御工事群。次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第二道防线展开紧急修筑作业。

威斯利策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7月11日，SS第4“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一个工兵班携带喷火器前往右翼的一个农庄据点，将其烧毁后在周围布设地雷。

清晨，教导装甲师终于对美军发动了进攻。然而，右翼攻击的第902教导装甲掷弹兵团才在集结区展开兵力就遭到了美军猛烈的炮火急袭而被打垮。

左翼攻击的第901教导装甲掷弹兵团所属的装甲运兵车营和威斯利策尼战斗群1个装甲营协同进攻，一度突入美军防御地带，但很快遭到了美军战斗轰炸机的猛烈轰炸，加上坦克火力和炮兵火力的联合打击，该装甲运兵车营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仅1名上士和36名士兵逃了回来。经此打击，教导装甲师不得不转入防御。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的苦战

大约09点00分，美军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展开猛攻，一度达成突破。09点50分，在1营的1名连长马赫中尉组织的坚决反击下，突破的美军被逐出。

11点30分，美军又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防线上撕开了几个口子。威斯利策尼上校赶紧命令做为预备队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该连连长亲自率领下反击，又一次化险为夷。反击结束后，威斯利策尼上校把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撤了下去，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接防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继续镇守右翼。

16点00分，在突如其来的集中炮火轰击下，美军全力以赴地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主要防御地带实施突击，试图彻底突破。虽然这次进攻得到了9辆坦克的支援，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的将士们打得顽强而巧妙，硬是扛住了美军的冲击，还在近战中击毁了2辆M4“谢尔曼”坦克。这次战斗打得极为艰苦，在全体工兵以命相搏，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才勉强守住了阵地。当然，美军在进攻战斗中也打得十分勇敢，但最终还是被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挫败。

17点00分，威斯利策尼战斗群突然遭到美军准确的炮火急袭击。20点00分，美军暂停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屹立不倒，寸土未失，但和左右两翼的联系全部告失。一天打下来，双方均蒙受惨重损失。入夜后，威斯利策尼战斗群为了收缩防御正面，将主防线后撤了500米。

在威斯利策尼战斗群的支援下，撤到有利地形组织防御的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轻松打退了美军的进攻。

配合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作战的SS第2“帝国”装甲团的作战情况

在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战史的第479页，文章中对SS第2“帝国”装甲团当天战斗情况描述如下：

1944年7月10日夜到7月11日凌晨，敌人渗透进塞特尼，并前出到东南的勒朗德斯。SS第

2“帝国”装甲团一部果敢反击，在没有任何步兵的支援下就铲除了敌人的突破口，并恢复了原有防御态势。

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区战斗

1944年7月12日：

7月12日，美军又一次改变打法，每次在3~4辆坦克和极为猛烈的炮火支援下，逐步蚕食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防御地带，在几个地段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在雷德北面2公里的皮埃尔—卡朗唐公路两侧地带据守的奥托·维丁格战斗群一度 and 侧翼的友军失去联系。好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少校反应很快，立即组织兵力反击，夺回了拉罗塞里埃，解除了危机。

从陶特河出击的美军也突入了德军守备薄弱的勒穆尼，并在勒穆尼东南打下一个桥头堡，夜间击退了德军的反扑。在美军攻势下，前沿警戒部队被迫撤到诺克苏瓦—拉罗塞里埃一线。由于连日苦战损失惨重，SS第2“帝国”装甲师请求让威斯利策尼撤下一线休整，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

在卡朗唐—皮埃尔两侧走廊，尽管美军在进攻前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但最终没有对奥托·维丁格战斗群发动正面进攻。不过，美军持续不断组织的炮火急袭和航空火力打击，却日渐杀伤奥托·维丁格战斗群的有生力量。这种打法无异于给SS第2“帝国”装甲师缓慢放血。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的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开始撤离一线，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奥托·维丁格战斗群、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以及第6伞兵团开始接过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务。

截至7月12日，虽然SS第2“帝国”装甲掷弹兵师一再击退美军耳朵进攻，但兵力损失很大，难以守住现有防线，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保存战斗力，SS第2“帝国”装甲师只得向第二道防线——“水”防线退却。

初步损失报告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对1944年7月3日到7月10日的损失进行了初步统计（不含配属教导装甲师作战的威斯利策尼战斗群）：

战死：2名军官（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舒斯特尔少校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营长乌尔赫上尉），以及117名士官和士兵。

战伤：16名军官和441名士官、士兵。

失踪：1名军官和2名士官、士兵。

战果：击毙美军1150人（估计），俘虏127人，击落10架飞机，击毁98辆坦克，击毁8门反坦克炮，缴获4门巴祖卡火箭筒和3挺反坦克枪。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奋战

清晨，威斯利策尼战斗群转移到普特埃伯特北面约1500米到勒奥梅公路之间的主防线。兵

力部署如下：

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

右翼：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和第902教导装甲掷弹兵团的作战分界线由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把守，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做为反击预备队，放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周围。

09点20分，左翼的第902教导装甲掷弹兵团紧急求援，通报美军已经突入了该团的主要防御地带。战斗群指挥官威斯利策尼上校闻讯亲自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连部和3排前往左翼的第902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所在地勒奥梅了解情况。结果发现是一场虚惊。

12点30分，美军突然集中炮火猛轰威斯利策尼战斗群防御地带，接着展开攻击。14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组织反击，遏制了美军的进攻。17点20分，1营的马赫中尉又组织第二次反击，但这次美军主动脱离接触。20点25分，马赫中尉组织第三次反击，将在原团部（撤到第二道防线前的团部所在地）周围的美军击退。

当夜，德国空军对美军集结区进行了轰炸——真是罕见的奇迹。美军动用所有武器进行对空拦阻射击，轰炸仅仅持续了5分钟，夜空就恢复了平静。

1944年7月13日：

为了保持防线的连贯完整性，SS第2“帝国”装甲师急需从当前阵地撤退。为此，第二道防线的土木工事作业正在加紧修筑。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区左翼，暂编第5伞降工兵营于7月9日和10日连续两日不眠不休地组织修筑土木工事。同时，第6伞兵团也在圣·日尔曼—塞维斯河修筑阵地。

不仅如此，SS第2“帝国”装甲师还组织对第三道防线的炮兵阵地选位侦察和修筑土木工事。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第84军的预备命令，准备撤往“水”防线。下午，美军打下诺克苏瓦，SS第2“帝国”装甲师连续组织反扑，但均未击退对手。7月13日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收缩到诺克苏瓦南面—拉罗塞里埃以南的诺克苏瓦堡—圣·日尔曼一线。

下午，第84军正式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在7月13日夜到7月14日凌晨利用夜幕的掩护转移到“水”防线。第5伞降工兵营自1944年7月13日起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师。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命令，第5伞降工兵营开赴塞维斯地区组织防御，掩护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水”防线。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当日战况

1944年7月13日：

从08点30分到09点30分，美军用猛烈炮火轰击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指挥部。在方圆仅300米的指挥部周围，美军就砸下了3600发炮弹。前线形势较为平静。显然，美军也在舔舐伤口，调整部署，与两翼的巡逻队联系频繁。另一方面，德军炮兵当天并无积极作战迹象。

撤到“水”防线

1944年7月14日：

1944年7月13日夜到7月14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没有受到任何追击的情况下，安全撤至第二道防线——“水”防线。

7月14日，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接到了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一个建议：

提议在国防军公报中多提提SS第2“帝国”装甲团的功绩。

在1944年7月8日到7月13日之间，SS第2“帝国”装甲团在英明卓越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蒂森上校的指挥下，于塞特尼地区的防御战斗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4年7月8日，SS第2“帝国”装甲团沿着从诺克苏瓦到格里弗里的两条公路出动，在没有任何步兵的支援下，独力守住了主防线达2天之久。同时，该团的1个装甲连还在没有步兵的支援下铲除了塞特尼附近的美军突破口。

1944年7月9日：为了打通塞特尼—勒朗德斯补给干线，美军在格里穆特附近达成突破，SS第2“帝国”装甲团断然反击，打通了和被围部队的联系。1个装甲连在仅有少量步兵支援的情况下，独力守住了防线，并在不断组织的反击中铲除了美军的突破口。

1944年7月10日：美军从塞特尼和格里穆特堡渗透进来，周围的德军立即感受到巨大压力。SS第2“帝国”装甲团在团长蒂森上校的率领下挺身而出，勇猛反击，恢复了原防御态势，守住了主防线并确保各部的联系。美军又从东北方向扑来，夺取了圣·安德列，SS第2“帝国”装甲团一部在少量步兵的支援下，仅用2个小时就夺回了圣·安德列，歼灭美军1个营。

1944年7月11日：1944年7月10日夜到7月11日凌晨，美军突破塞特尼，并前出到拉罗塞里埃东南的勒朗德斯。SS第2“帝国”装甲团一部断然反击，铲除了美军突破口，并在没有得到友军步兵的支援下，独力守住了主防线。接着，SS第2“帝国”装甲团又分兵一部支援友军1个装甲掷弹兵营的反击，并取得了胜利。

1944年7月12日：美军继续沿着整个防御正面展开猛烈攻击。在诺克苏瓦堡西面600米的公路拐角处达成了突破，但随即被SS第2“帝国”装甲团3连和4连的反击打退。在高速公路交叉路口的美军坦克突击也被SS第2“帝国”装甲团5连粉碎。另外，在拉罗塞里埃东北，美军发动的进攻也没有得逞。这一系列的胜利都应归功于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长蒂森上校亲临一线，身先士卒指挥的结果。

1944年7月13日：美军从三个方向对勒卡内尔的进攻，仍被SS第2“帝国”装甲团打退。

从1944年7月8日到7月13日，SS第2“帝国”装甲团战绩：

击毁：59辆坦克、2架飞机、37门反坦克炮、3门高射炮、5具巴祖卡、30挺机枪、15辆卡车、2支自动步枪、1辆炮兵牵引车，击毙2555人。

缴获和俘虏：1门反坦克炮、6具巴祖卡、11支自动步枪、3辆卡车、3辆救护车、1辆边车摩托车、1部电台和1辆背包式野战电话，抓俘102人。

7月中旬，元首大本营在诺曼底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仍然担心盟军会开辟第二个登陆场。陆军总部的西线情报部门警告元首大本营，未来几个月内英军和美军仍能在英国东南部集结60多个师的能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登陆。

根据这些情报，阿道夫·希特勒自然而然地判定盟军的下一个登陆点就在加莱地区。因此，他命令冯·萨尔穆特上将指挥的第15集团军在塞纳河与马斯河之间布防，仅以一部兵力支援诺曼底战场。

然而，整整一个月的恶战苦斗显然表明诺曼底战场才是西线决定性的战场。陆军总部西线情报部门的判断事后证明大错特错。

甚至还在1944年6月6日，即诺曼底战役爆发的第一天，冯·海特德上校指挥的第6伞兵团就俘虏了一批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美国陆军的精锐）501伞兵团的伞兵，这显然表明诺曼底战场是盟军主攻开辟的第二战场，盟军不可能在诺曼底战事没有取得决定性突破以前，再发动一场新的攻势。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当日战况

这一天稍显平静。德军炮兵因弹药缺乏只进行了有限的炮火支援任务。盟军显然将进攻重点转向卡昂方向，从东南方向传来的持续不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

鉴于美军在右翼突入纵深，为了保持防线完整而连贯，23点45分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开始后退，在埃斯格兰德斯堡周围组织新防线。在没有任何追击的情况下，威斯利策尼战斗群从现阵地安全撤退，期间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出色地完成了断后任务。

1944年7月15日：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美军的行动甚是消极，仅在右翼部分地段以少量的步兵在几辆坦克支援下进行侦察渗透，但被SS第16“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击退。在卡朗唐—皮埃尔公路东面，2辆美军坦克被击毁。虽然行动不甚积极，但美军仍然用重炮和迫击炮对整个防御地带实施猛烈炮击。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当日战况

06点20分，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完成撤退，重新组织主防线，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也撤了下来，兵力部署如下：

从右往左依次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残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3连和4连、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连。反击预备队：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和配属的摩托化步兵排。

当天，美军除了炮火轰击外，没有采取积极行动。

12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侦察中发现美军在埃斯格兰德斯东面1公里开始集结兵力。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准备炸毁2座大桥。

1944年7月16日：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侦察队查明美军虽然没有发动积极攻势，但悄悄渗透进来，在距主防线50到100米前沿挖掩体，步步蚕食。距主防线250米到300米，美军也以强大的兵力占领了原德军修筑良好的工事群，做好进攻准备。

在过去2天因恶劣天气而蛰伏的盟国空军，今天再次活跃出击，战斗轰炸机群对各条公路上的移动目标进行俯冲轰炸和火箭弹，乃至机枪扫射攻击。盟军侦察机不分昼夜地出击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监视战场。同时，盟军的炮兵观察机也不断临空，引导盟军炮火进行准确轰击。

当天，第5伞降工兵营组织突击队趁夜奇袭埃伊，击毁2挺机枪，并打掉了多个迫击炮阵地。1门友军迫击炮甚至隐蔽在美军阵地周围，用炮火支援了这次反击。一整天里，第5伞降工兵营防御地带都很平静。这天，美军炮兵转移火力，集中炮轰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各连阵地，试图用猛烈的炮火打掉德军的炮兵。

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御地带，美军3支侦察队在炮火和坦克支援下实施火力侦察，但被击退。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第5伞降工兵营也各打退了一次美军试探性进攻。

同一天，加强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集中火力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线当面的美军集结区进行炮火压制。趁着战斗的间歇，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和5连撤出了一线，转移到勒芒整补重建。

SS第2“帝国”装甲师的状况评估

美军开始加强对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压制，以及强大的兵力在主防线前沿250到300米集结，并构筑攻击前出发阵地，都表明美军新的攻势在即。

在友邻右翼，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区形势依旧不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不得不奉派亲自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包姆取得联系。对奥托·维丁格战斗群来说，当天唯一的好消息就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完成重建后返回一线。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当日战况

1944年7月16日02点00分，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所属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炸毁了一座桥梁，另一座桥直到美军靠近才做好爆破准备。05点30分，5辆M4“谢尔曼”坦克载着步兵高速冲上了大桥，强行夺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把冲过桥的美军放到20米近的距离，才集中机枪和迫击炮班齐射压制美军。趁着美军隐蔽疏散当头，工兵按下了炸药起爆器，炸毁了大桥。接着，1辆Ⅳ号坦克从隐蔽良好的设伏点开炮逐个击毁了5辆坦克。在这次失败的夺桥战斗中，美军伤亡惨重。奇袭失败后，美军转入正面强攻，11点00分沿着整个正面，美军冲到了威斯利策尼战斗群装甲掷弹兵一线阵前。

在美军进攻的重压之下，战斗群左翼友军防线向西弯曲，和右翼也失去了联系。13点00

分，美军突入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连防线，但随即被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1排组织反击打退。17点15分，美军又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3连和4连防线上达成突破，德军动用了一切手段反击，才勉强恢复防御态势。19点10分，美军侦察机投下的烟幕标示弹，清楚无误地显示出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已经被包围。趁夜，威斯利策尼上校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进行地形侦察，探明了一条突围路线。

鉴于前线危机不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圣洛以南地区再次做好了战斗准备——该营自7月初撤下一线后得到了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提供的新兵补充，逐步恢复了战斗力。7月16日夜到7月17日凌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接过了右翼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务。撤下来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穿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转往右翼作战分界线，掩护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阵地。

7月17日，从图卢兹北上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终于赶到战场。同时，奥托·维丁格战斗群防御部署也做出调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换下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撤出一线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转移到皮埃尔—卡朗唐公路两侧掩护炮兵阵地。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仍留在图卢兹地区。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1连转移到维尔德弗列肯训练场换装新式装甲车。

SS第2“帝国”装甲团的状况

自1944年6月26日起，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豹式坦克营）就作为第7集团军的预备队，被放在第2伞兵军防线背后。1944年7月10日左右，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具体日期不明。显然，该营并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配属第2伞兵军作战。此外，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团的命令，战斗力耗尽的装1连于7月16日撤出一线，转往勒芒重建，就说明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在10日到14日间参加了激烈的防御战斗。

皮埃尔地区的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状况

自7月8日起，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根据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报告，部署在皮埃尔地区的该加强团炮兵如下：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部：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自行火炮营）：拥有2个轻型榴弹炮连计8门轻型自行榴弹炮，1个重型榴弹炮连计4门重型自行榴弹炮；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拥有3个轻型榴弹炮连，计12门轻型榴弹炮；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营：拥有2个重型榴弹炮连计8门重型榴弹炮，1个100毫米加农炮连计4门100毫米加农炮；

SS第17装甲炮兵团1营：3个炮兵连，计12门榴弹炮。

第275步兵师炮兵团一部和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炮兵一部：3个连，计12门榴弹炮。

1个陆军炮兵团：2个营，计24门榴弹炮。

陆军1个缴获的苏式152毫米炮营：3个连，计12门榴弹炮。

陆军1个缴获的法式156毫米重型榴弹炮营：2个连，计6门榴弹炮。

陆军1个88毫米高射炮营：3个连，计18门88毫米高射炮。

SS第2“帝国”火箭炮营：3个连，计108具火箭炮。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负责为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提供防空支援，协助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对盟军炮兵进行炮火反击和为一线步兵提供炮火支援。

SS第2“帝国”炮兵观测连：任务是搜索定位盟军炮兵阵地，并实施战术侦察。

加强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火控和炮群指挥由能力出众的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卡尔·克鲁茨上校负责。在他的指挥下，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从观测定位盟军炮兵阵地，到联络通信和火控指挥，再到炮群对即时捕捉到的炮阵地齐射覆盖这一整套反炮兵作战流程炉火纯青。对于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而言，除开特别口径的弹药（比如152和156）外，炮弹供应大体上还算满意。当然，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弹药补充和消耗，与美军比起来，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根据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的报告，在最好的情况下，全团炮兵群每分钟投射量可达1300发。

在战斗中，SS第2“帝国”炮兵观测连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通过快速而高效的声、光侦测，确定盟军的炮兵阵地。师部会结合SS第2“帝国”炮兵观测连通报的盟军炮兵阵地，和地面观察站的报告，判明盟军的企图和大致兵力部署、炮兵阵地情况。这对于在缺乏德国空军空中侦察的情况下准确判断敌情是十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

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诺曼底的战法漫谈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诺曼底战场的战法和表现。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军的打法。在圣洛地区，美军步兵通常是在坦克群和强大的炮兵火力（用高爆弹和白磷弹），并在数量可观的战斗轰炸机的支援下展开攻击。最初，SS第2“帝国”装甲师并不适应这种几乎是被压着打的战法，但很快学会了依托地形组织防御，同时重视组织夜间战斗。因为随着夜幕降临，美军的空炮火力优势无法充分发挥，SS第2“帝国”装甲师可以凭借素质优势拿回战场主动权。不过，诺曼底的树篱地形将整个地区分割成一个个等边100米的小格子，坦克群难以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树篱地形的战斗，对双方而言都是考验营连排长的指挥和应变能力。在新战场条件下执行的防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师所属的各个装甲掷弹兵团营连排长充分运用主观能动性，在战斗中打得巧妙而勇敢。

从一开始，SS第2“帝国”装甲师就被集团军群指定为担负反击重任的预备队。可随着时间的流逝，SS第2“帝国”装甲师因为不断抽调兵力组成临时战斗群加强给第一线战斗的各个步兵师，从而削弱了自己的进攻能力。另一方面，时间对盟军有利，因为盟军兵力和庞大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投入战场，对德军的压倒性优势只增不减。在投入战斗之初，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自信自己的装甲掷弹兵和装甲兵素质优于对手。可随着反击战一再受挫，而且蒙受

惨重损失，这种自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不过，这些失败并非因为盟军步兵和装甲部队的出色表现所败，而是因为盟军炮兵的集团炮火压制和持续不断的空中打击所败。

因此，SS第2“帝国”装甲师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大规模反击，而仅仅采取对有限目标的反扑，目的在于肃清突破防御地带的美军，迫使盟军调整部署。接下来，第7集团军为了保留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战斗力，决定用步兵师和伞兵师把SS第2“帝国”装甲师给换下来。

7月16日，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到位后，奥托·维丁格上校决定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由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以2个营的兵力在皮埃尔—卡朗唐公路两侧展开攻击。塞特尼东北2公里的古洛大桥是这次反击的重点目标。为了打好这次进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战前利用夜幕掩护悄悄组织了几次侦察。在这几次行动中，炮兵前进观察员也伴随行动，隐蔽标定了预定目标的射击诸元。

通过侦察，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摸清了防线当面的美军防线和纵深部署情况。不过，美军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始终不明。当奥托·维丁格上校通过师长拉默丁少将向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报告这次进攻计划时，保罗·豪塞尔经过仔细考虑，最终批准了这次进攻。不过，第84军右翼形势发展却不允许打这次进攻了。所有迹象都强烈表明盟军正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

在右翼，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再次卷入激战旋涡，SS第2“帝国”装甲师右翼情况骤然紧张。为了协助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稳定战线，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以1个连的兵力向突破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御地带的美军实施反击，部分恢复了原防御态势。

然而，美军已经将重兵投入到第84军整个防御地带，并用炮火猛烈压制住了德军。右翼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第84军判断，美军的下一个进攻重点必然是圣洛周围的德军，大突破作战迫在眉睫！

截至1944年7月16日第7集团军伤亡：97000人，含28名将军和2322名军官。

1944年7月17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平静无事地度过。侦察探明，美军在夜间后退约200米，从对面战线后方不时传来轰鸣的马达声。

7月16日夜到7月17日凌晨，完成兵力补充并恢复战斗力的SS第4“元首”装甲团1营换下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

大约18点00分，美军突然在没有任何炮火准备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突袭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但很快被击退。接着，美军继续对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御地带实施猛烈的低空攻击。

大约19点00分，在暴风骤雨般的炮火准备后，美军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右翼的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展开猛攻。美军企图往南实施突破，整体情况不明。与此同时，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舒尔茨少校）开始以一部兵力进驻一线。

当夜，为了支援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的苦战，第84军炮兵群对美军炮兵阵地实施炮火反击，同时集中火力猛轰击雷米利。在双方交互炮战中，美军炮兵发射的1枚炮弹直接命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电话交换机，造成了几人死伤。炮击导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所属部队的联系中断了好一阵才恢复。

除了战况危急外，当天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在视察前线返回后方司令部时遭到英军战斗轰炸机空袭身负重伤。

随着隆美尔元帅退出西线，诺曼底战役摊牌的时刻临近了。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加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1944年7月17日：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继续配属教导装甲师作战。整整一夜，美军的炮火袭扰和频繁侦察渗透始终没有间断。

10点15分开始，美军又一次实施持续一整天的炮击，直到夜幕降临才停止射击。与此同时，美军坦克群也从远距离朝威斯利策尼战斗群防御地带盲目打炮。11点10分，配属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的摩托化步兵排对埃伯特方向的右翼侦察时，发现埃伯特附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不过美军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实施突破。威斯利策尼邀天之幸，逃过一劫。

13点30分，美军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对威斯利策尼战斗群防御地带展开攻击。在进攻的同时，美军炮兵还以准确的炮火覆盖了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指挥部。为了最大限度杀伤德军，摧毁指挥中心，美军使用了155毫米榴弹（装填4千克炸药）和延时引信，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往往能在地面留下巨坑，就连有着200年树龄、2米粗的橡树都很轻易地被155毫米榴弹炸飞。

为了迅速将伤员从美军炮火下抢救出来，战斗群指挥官下令集中装甲运兵车在炮火下作业，最快速度载着伤员撤离火线。

尽管美军表现得十分勇敢，不顾伤亡连续冲击，并在几个地段多次达成突破，但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的战斗工兵、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的高射炮兵们，以及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的工兵们表现出同样的勇敢与顽强，在不断组织的反击中，他们硬是将美军顶了回去，肃清了突破口。

威斯利策尼战斗群

1944年7月18日：

午夜开始，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开始撤离一线。00点45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换防结束后，搭乘突击炮和IV号坦克撤往第二道防线。03点15分，16连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重新集结，并充当反击预备队。这一天过得异常平静。为了表彰将士们的英勇奋战，威斯利策尼上校给有功的官兵们颁发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

根据师长拉默丁少将的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于7月18日夜到19日凌晨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残部由马赫中尉（210名来自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3、14、16连的幸存将士）统一指挥。摩托化步兵排和团部一起撤出一线。

威斯利策尼上校将战斗群指挥权移交给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营长布罗索夫上尉，继续留在一线，他们的右翼是第2伞兵军的1个战斗群，左翼是第130教导装甲侦察营。在新的防御地带，布罗索夫战斗群配属给第902教导装甲掷弹兵团，直接对该团团长豪塞尔上校负责，直到7月20日和伞兵换防。

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新近赶来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赫伯特·舒尔泽少校）成功换防。这是自诺曼底战役爆发以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第一次以完整的3个营在主防线展开。奥托·维丁格上校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兵力部署如下：2营（营长：舒尔茨）为右翼，1营（营长：梅森巴赫）居中、3营（营长：维尔纳）为左翼。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继续在皮埃尔—卡朗唐公路两侧走廊展开兵力，掩护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同时做为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预备队。

在友军炮火的支援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组织1支突击队向右翼拉瓦尔德附近的美军突破口实施反击，抓获了不少战俘。不过，美军依仗强大的兵力优势持续进攻，撕开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的德军防线，并前出到圣洛—皮埃尔公路。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部署的第5伞降工兵营也撤离一线，转移到第13伞兵团后方，充当第84军预备队。

诺曼底战场的整体形势

1944年7月18日，经过几个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舰炮火力覆盖，和地毯式轰炸，英军发动了旨在彻底突破卡昂地区向南和东南发展进攻的“古德伍德”行动。

2100架四发轰炸机对SS第1装甲军（军长：塞普·迪特里希中将）宽约16公里的主防线进行地毯式轰炸，接着英军投入1000辆坦克实施突击。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勇冠三军，力挡英军坦克群，击毁75辆坦克，在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通力配合下，粉碎了英军进攻。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美军发动的试探性进攻也被击退。

1944年7月19日：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组织突击队在7月18日夜到19日凌晨实施了成功的突袭作战。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美军对德军的进攻一直持续到清晨。为了遏制美军的突击，德军炮兵奉命对主防线当面集结的美军集结地实施炮

火压制。

为了保存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战斗力，第84军答应拉默丁少将，待转移到第84军右翼的第353步兵师主力完成集结后，就把布罗索夫战斗群配属给教导装甲师的一线换下来，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

与此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7连、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个连和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从图卢兹赶来，使SS第2“帝国”装甲师建制越来越完整。

布罗索夫战斗群——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当日战况

7月19日，前威斯利策尼战斗群指挥官威斯利策尼上校前往教导装甲师师部，向贝尔莱茵中将道别。

告别后，威斯利策尼上校返回SS第2“帝国”装甲师述职。在师部，他正巧碰上了前来视察的第84军军长冯·舒里蒂茨中将。舒里蒂茨中将对威斯利策尼战斗群在防御战斗中坚如磐石的表现大大夸赞了一番，并当场下令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各部换下来，转入SS第2“帝国”装甲师后方整补。

大约10点00分，布罗索夫战斗群突然面临一场危机。当他们还在一线战斗的时候，左翼友邻部队却不打招呼地撤了下来，还好这个缺口被布罗索夫战斗群及时发现，用火予以封堵。

13点50分，美军试图从左翼卷击布罗索夫战斗群防线左翼，但被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2个排及时组织反击打退。

1944年7月20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又一次组织了成功的突袭作战，猛烈的炮战依旧持续。当天，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谋杀元首案，史称“7·20”事件。

保罗·坎贝尔写到：

6月20日一场罕见的大雷暴雨席卷了整个诺曼底地区。雷霆和闪电照亮了城镇和乡村的废墟。大雨和冰雹将大地化为了一片沼泽地，乡间小溪变成了水流湍急的江河，山谷和道路则形成不可逾越的水乡泽国，自然界的暴风雨声突然被一条惊人的消息所彻底压倒：元首遇刺！

分别从巴黎、柏林和拉斯登堡传来的消息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激动的，有沮丧的，也有人抱着一线希望，或许这场无望的战争可能会迅速结束。然而，作战部队的官兵，没有时间来谈论政治。贝尔莱茵将军在圣罗之战前总结了全师的战斗历程，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敌人的战斗轰炸机上，而不是千里之外元首的总部发生的事情！”这句话显示了前线部队目前的状况，他们别的什么都顾不上了，脑子里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怎么才能活下去。

对于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全体将士而言，也是同样的感受——在战场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否还能活过下一小时。对他们而言，盟军的炮火和航空火力打击才是最大的敌人，相比之下发生在拉斯登堡事件就显然不是他们该考虑的事情。

不过，让前线全体将士难以接受的事——同时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同样的情况下无法忍受的是，一群德国军官竟然采取对最高统帅行刺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然而，这么一来，要结束战争，结果只有无条件投降一途。但这种结局对一个国家而言却是最糟糕的选择，这意味着将一个国家无条件拱手奉送给敌人。遗憾的是，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正是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国做出的决定！

在前线，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将士们除了努力奋战尽完自己的职责外，已经别无他想。

配属教导装甲师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一部和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组成的布罗索夫战斗群一直奋战到1944年7月23日。尽管遭到美军猛烈进攻，但布罗索夫战斗群仍然牢牢地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左翼友邻部队也重新占领了原防御阵地。自07点30分起，美军沿着整个主防线展开攻击，但处处受挫。大约12点00分，配属给布罗索夫战斗群的1门陆军重型反坦克炮逼降了1个美军侦察班。

从16点00分开始，随着主防线浅近纵深内响起阵阵激烈的枪炮声，作为反击预备队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2门突击炮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高射炮，以及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3连支援下果敢反击。经过短促而激烈的肉搏战，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恢复了原防御态势，并抓获了包括2名军官在内的8名俘虏。审讯时，其中7人却拒绝透露只言片语，对德军的审问回答都只是一句“抱歉！”只有1名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指出他们是隶属于美国陆军第4装甲师，自突尼斯战役开始，就经历了北非、意大利战役，现在又到了诺曼底。他供认，和惨烈的诺曼底战役相比，之前的北非和意大利战役简直就是在阳光下散步般的轻松。由于资深装甲兵损失惨重，作为新兵补充的他们才投入了此次战斗。他们明白自己的对手是武装党卫军。他认为武装党卫军很快就会彻底垮台，战争即将结束，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接受投降的原因。他们难道以为SS第2“帝国”装甲师不知道“7·20”事件？当布罗索夫将阿道夫·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消息告诉他时，这名士兵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退回了队伍中。

19点00分，美军在公路左侧达成突破。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立即组织反击。经过3个小时血战，恢复了原态势。

22点00分，第901教导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冯·豪塞尔上校再次对战俘审讯。这才得知，原来盟军早在第一时间通过电台就得知了“7·20”事件的发生，并判断希特勒已死，德军防线必然大乱，因此美军加大进攻力度，试图趁乱攻击，浑水摸鱼，彻底贯穿突破树篱地形。然而，美国人的算盘打错了，德军虽然受到“7·20”刺杀事件的震动，但防线依旧坚如磐石。不过，圣洛却在当天落入了美军之手。

截至7月20日，在诺曼底战场上，德军20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在仅有满员率40%的情况下，面对的是盟军30个步兵师和13个装甲师，兵力对比1:3。继续打下去，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1944年7月21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内形势依旧不变。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4连阵地遭到1架盟军战斗轰炸机低空攻击，连长赫尔曼上尉战死。不过，4连没有放过这架飞机，在该机跃升转弯要逃的时候，4连高射炮火抓住了目标，将其击落。

布罗索夫战斗群——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一部战况

从10点00分到20点00分，美军集中各种武器对布罗索夫战斗群整个防御地带实施集中火力打击，作为火力准备。20点00分，美军以2个连的兵力在坦克支援下，突破了布罗索夫战斗群的主防线。

“战场消防队”——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紧急集合剩余的38名官兵在2门突击炮支援下，强行反击，打退了美军，抓俘8人。2门参加反击的突击炮也击毁了2辆M4“谢尔曼”坦克。受到这次打击，美军一度停止了对布罗索夫战斗群防线的炮火袭击，但很快又恢复了火力突击，转为对整个防御地带持续不断的火力袭扰。战斗结束后，16连连长马赫走到战斗群指挥部，和布罗索夫上尉就当前形势交换意见，虽然这一防御地带十分重要，但战斗群的兵力已经削弱到每个连仅能凑出1个排兵力的地步。结论就是战斗群必须撤出一线。因为各部都已经消耗殆尽，整个战斗群目前能战的官兵只剩165人，武器装备和弹药全部打光。再打下去，全军覆灭是不可避免的。

对形势的决定性讨论

7月21日，在法莱斯附近，西线总司令冯·克鲁格元帅、冯·埃贝巴赫上将和塞普·迪特里希对局势进行商讨。三人一致认为在盟国空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战斗已经无法再坚持打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战场，进行大撤退。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德军进行大规模战略调整，因为美军的“眼镜蛇”行动即将开始！

危险的美军突破

1944年7月22日：

入夜后，美军突然以1个营的兵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第6伞兵团防线结合部——克洛斯特地区（圣日尔曼西南）达成突破，撕开了一道宽2公里、纵深1公里的口子。

21点30分，根据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的命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维尔纳上尉组织兵力在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坦克群的支援下进行反击，将美军赶了出去。大约22点00分，3营恢复了原防御态势。与此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连长马赫中尉返回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向师长拉默丁少将请求允许让布罗索夫战斗群归建。在SS第2“帝国”装甲师的请求下，教导装甲师和第84军进行了几次电台沟通，双方交换意见后，教导装甲师的作战参谋斯图克勒少校批准布罗索夫战斗群于

7月23日正式撤离一线，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

1944年7月23日：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坦克群的支援下恢复原防御态势的同时，还分割包围了2个连的美军。据统计，3营共抓获308名美军，含1名中校和11名军官。

美军士兵的单兵武器装备

最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士兵们感到震惊的是缴获的美军士兵的单兵技术装备：小型电台和野战电台，肩背套用内装精密地图。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美军的作战地图。上面甚至连德军后方的原野上安放的“隆美尔竹笋”也标识得一清二楚。德军阵地配置上的各个机枪火力点也根据美军航空照片在地图上标注得一清二楚（在德军地图上都没有标注得那么清楚）。他们的背囊里装满了诸如巧克力、K类和C类野战口粮、水果糖、香烟、湿巾纸、锡箔纸密封的咖啡粉、茶叶片剂、糖果、干肉汤和卫生纸这些东西，如此丰厚的生活用品和野战食品是每一个德军士兵梦寐以求的。从这个小小的事例就可以反应出美德两国物力的差距。

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对整体形势的判断分析

时任第7集团军司令的保罗·豪塞尔上将在个人回忆录中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如下：

自诺曼底战役爆发以来，敌人利用在物资（对德军约形成20:1的压倒性优势）和兵力的优势不断进攻，严重消耗了我军战斗力，使我军在兵力和物资上皆损失惨重，导致我军甚至连组织对突破之敌实施反击的兵力都捉襟见肘。我军的炮火支援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即便是在弹药供应不足，特别是特殊口径的炮弹供应保障困难（比如152和156）的情况下，步炮协同仍值得表扬。在和敌人的各种力量对比中，最不利的就是德国空军杳如黄鹤，失去了制空权使我军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是一旦部队长战死或各部队混编组成战斗群的情况下，战况更为不利。对我军而言，补给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卢瓦尔河各座大桥严重损坏，导致用卡车往前线运送弹药和汽油的交通运输瘫痪，运输量大减，严重影响了一线的战斗力。

7月23日，派出侦察的巡逻队报告，美军在SS第2“帝国”装甲师主防线北面300米也组织了自己的主防线。15点00分，大约30架战斗轰炸机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在圣·日尔曼地区的迫击炮阵地进行了空袭。

18点15分，美军以1个排的兵力在8辆坦克支援下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阵地实施试探性攻击，但被击退。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对诺克斯瓦以南的里运河（Le）美军集结地进行炮火急袭，导致多起大火和猛烈爆炸。通过战俘审讯和缴获的地图判断，美军试图从西北对雷德两侧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发动进攻。

形势一日紧似一日。7月22日夜到7月23日凌晨，美军开始组织间断的炮火袭扰，23日下午炮火突然变得猛烈起来。美军炮兵对德军后方的公路交通枢纽、指挥中心和炮兵阵地，特别是维尔

河到皮埃尔西北的陶特两侧地带实施猛烈炮击。据判断，美军继续加强了炮兵，6个新到炮兵连抵达一线。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22点30分德军组织反击，完全恢复了原防御态势。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给第84军递交了本周作战报告，显示出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部署极为分散：

1. 部署在本师防御地带各部：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个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

SS第2“帝国”装甲团：35辆Ⅳ号坦克和2辆指挥坦克，35辆豹式坦克和6辆指挥坦克；

SS第2“帝国”突击炮营：25门突击炮；

SS第2“帝国”反坦克营：13门重型反坦克炮；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3个88毫米高射炮连；

配属部队：第6伞兵团（2个不满员伞兵营）。

2. 配属给教导装甲师的各部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

3. 在浅近纵深地带整补各部：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直属部队。

4. 正从图卢兹驻地开往诺曼底战场的各部：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个连；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7连；

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

配属作战的友军炮兵：2个轻型榴弹炮连和3个重型榴弹炮连，以及3个88毫米高射炮连。

1944年7月24日：

05点00分，布罗索夫战斗群终于从教导装甲师防区撤出，转移到勒梅尼勒—维尔曼地区（加夫雷东南5公里）休整和重建。

圣洛西面的决定性突破

虽然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较为平静，仅有间断的炮火袭扰，但左翼的教导装甲师防区，即圣洛西面却收到了1507架四发重型轰炸机和380架中型轰炸机，以及599架战斗轰炸

机的地毯式轰炸。

在维尔纳·豪普特的著作里，对7月24日大轰炸描述道：

在不少地段，美军投下的炸弹落到了自己（指美军）的战线。美国陆军第30步兵师所属的第47步兵团和第120步兵团为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第12野战炮兵营也遭到飞来横祸。前来一线视察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的挚友麦克耐尔将军被炸死。不过，落到德军战线的炸弹也足以让德军喝上一壶的了……

2000多架轰炸机对教导装甲师的正面和侧翼的第13伞兵团、第15伞兵团防御地带宽7公里、纵深3公里进行密集轰炸，将其变成了一条死亡走廊。大地在轰炸下被狠狠地犁了一遍，步兵战壕被炸塌、反坦克炮兵阵地被摧毁，油库、弹药库和仓库被烧毁。

教导装甲师至少一半的官兵失去战斗力——非死即伤，或变得疯癫。教导装甲师的坦克群和炮兵群也被轰炸。前线 and 后方之间联系的公路也无法通行。但这一切对美国陆军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上将来说还不够，10点00分，他又请求出动了400架战斗轰炸机对地面一切移动目标进行扫射攻击。

这还不够：10点30分，美国陆军第9航空师的中型轰炸机群对圣·吉勒和马里尼周围的公路系统进行猛烈轰炸。接着，美国陆军第7军所属的3个步兵师开始小心翼翼推进，沿着死亡走廊展开攻击，他们的任务是在德军防线上撕开口子，让装甲部队跟进打击。轰炸机群干得相当漂亮。整个轰炸区被炸得支离破碎，到处都是弹坑、倒木和碎石。虽然轻松突破了德军防线，但坦克最初却无法跟进。战斗工兵不得不驾驶推土机填平弹坑，清除道路，坦克才逐步开过了突破区……

不幸的是，原先布罗索夫战斗群把守的防御地带正是盟军的突破点。盟军以强大的装甲部队突破了圣洛—皮埃尔公路。

在莱绍东面，盟军对SS第“帝国”装甲师左翼的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和第243步兵师的进攻也达成了突破。从进攻态势上来看，美军经过14天的战斗后，已经摸出了德军防线的坚固地带——正是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因此，在“眼镜蛇”大突破作战中，没有选择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做为突破点，而是恰好选中了教导装甲师防御地带实施地毯式轰炸和大突破。达成突破后，在圣洛西面作战的第7集团军顷刻间出现了被继续往纵深突破的美军包围的态势。

不过，SS第2“帝国”装甲师在当天还没有马上意识到被包围的危险。7月25日傍晚和7月25日夜到7月26日凌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个连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7连赶到了前线，立即顶上一线展开防御。

德军的伤亡

1944年7月7日到7月25日，德国陆军第7集团军和西部装甲集群共伤亡116850人，含2380名军官（28名将军和305名营级以上干部），却仅得到1万名补充兵。同一时期，250辆德军坦克被

击毁，仅有10辆回收。

1944年7月26日：

经过一夜的宁静（美军没有对SS第2“帝国”装甲师进行榴弹炮和迫击炮火力急袭），美军突然在昼间对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实施炮火急袭。接着，又以营规模兵力在7辆坦克支援下冲击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右翼。在防御地带左翼，美军实施排到连级，在坦克和战斗轰炸机的支援下冲击第6伞兵团（团长：海特德上校）阵地。

07点15分，美军以连排兵力渗透，在左翼的塞维斯河渡口达成突破。第6伞兵团立即组织反击，通过肉搏战击溃了对手，并击毁了3辆坦克。

如此这般，SS第2“帝国”装甲师在当天的奋战中共击退了美军13次进攻。在防御和反击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提供了卓越的炮火支援，他们以猛烈的炮火多次将美军攻势瓦解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阵地前沿。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在7月24日到7月26日共击落至少8架敌机。在皮埃尔两侧走廊的防空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共击落28架美军战机。SS第2“帝国”反坦克营奉命配属给第353步兵师。

清早，美军在左翼的勒瓦附近达成突破。当天，美军继续扩大战果，前出到33高地（皮埃尔西北3.5公里）。SS第17装甲炮兵团有力地支援了SS第2“帝国”装甲师右翼的攻防战斗。

师长负伤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在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部周围遭炮击负重伤，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长蒂森上校于7月26日暂代指挥SS第2“帝国”装甲师。

撤到“黄线”

下午，第84军下达作战命令，着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在1944年7月26日夜到7月27日凌晨撤到“黄线”。“黄线”的位置大约在皮埃尔南面5公里。撤退前，SS第2“帝国”装甲师组织了侦察，结果发现该线并没有预设工事可依托。

当夜，SS第2“帝国”装甲师隐蔽撤出阵地。与此同时，第6伞兵团也解除对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配属，归第84军直辖。在过去几周里，第6伞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合作无间，瓦解了美军多次进攻，为稳定防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样，在经历了20天成功的防御战斗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撤退。对于SS第2“帝国”装甲师而言，在圣洛地区的防御战斗绝对是该师战史上经典的防御组织战斗。装甲掷弹兵、装甲兵、炮兵、突击炮和各种支援火力兵种密切配合，依托地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优势，打退了美军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不过，SS第2“帝国”装甲师也付出了高昂的伤亡代价，而且技术装备的损失也不轻。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在作战报告中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圣洛西北，西面战斗和分散部署的用兵方式总结到：

在这一阶段艰苦的防御战斗中，本团各部都证明了自己异乎寻常的价值。其中16连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摩托化步兵排表现更是突出。在圣洛北面和西面的战斗中，我战斗群共击退了敌人63次进攻，其中56次得到了坦克支援。16连和摩托化步兵排共组织了38次反击。勇冠三军和能力过人的16连连长海因茨·马赫中尉，以及摩托化步兵排排长阿道夫·鲁德分别获得了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和骑士十字勋章。遗憾的是，鲁德中尉没能活着领到这枚勋章。

经科唐坦—佩西地区撤到莫尔坦北部

1944年7月27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占领了库唐斯—皮埃尔公路（右翼）和科唐坦—莱绍公路（左翼）之间的“黄线”，兵力部署如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为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为右翼。

由于没能和左翼的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取得联系，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不得不将防线继续向左翼延伸到莱绍—科唐坦公路以西。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右翼，是老搭档——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

下午，第84军有下达新命令，着令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圣吉勒—科唐坦公路北面，并以居斯奈（科唐坦东北9公里）为右翼作战分界线，科唐坦为左翼作战分界线。在下达转移命令的同时，第84军还通知SS第2“帝国”装甲师，美军在马里尼达成了突破。为了遏制美军向纵深发展进攻，第84军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组织加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得到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加强）守住美军突破口北肩角。同时，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转移到萨维尼—隆塞地区防御。

根据代理师长蒂森上校的命令，他和作战参谋斯图克勒驱车侦察指定防线。由于盟军战斗轰炸机持续不断攻击，迫使他们不断停车隐蔽，结果仅仅对部分指定防御地带遂行侦察。由于师长和组站参谋都不在指挥部，导致从7月27日18点00分开始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暂时失去了指挥。不过，师长和作战参谋还是很快便返回。在这次侦察中，作战参谋的座车被盟军战斗轰炸机击毁，驾驶员也不幸战死。

突破阿夫朗什

维尔纳·豪普特继续写道：

在圣洛西面达成突破的第三天清晨，美军已经突入仍在一线死守的第243、第353、第77步兵师和SS第2“帝国”装甲师、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御纵深。

清晨，美军又出动1500架轰炸机对宽约5公里的突破地带当面德军阵地进行地毯式轰炸。大约11点00分，涂装着白五星的美国陆军各个装甲师展开攻击，数百架战斗轰炸机滞空掩护。

美军的突击方向不仅指向南面，也向西南朝海岸扩大战果。傍晚，第7集团军（司令部设在

阿夫朗什附近的沙沃尼)命令第84军从阿夫朗什撤退。

为了避免防线崩溃,冯·克鲁格元帅立即补发命令,撤消豪塞尔上将放弃阿夫朗什的命令。然而,这一切都太晚了,第84军的撤退已经开始了。默认事实的冯·克鲁格元帅只能寻找替罪羊。他一怒之下把第7集团军参谋长彭姆塞尔少将解职,让格尔斯多夫上校接替参谋长。同时,也撤了舒利蒂茨中将的职位,任命埃利菲尔特中将接替。

1944年7月28日:

维尔纳·豪普特继续写道:

次日,美军抵达了他们的第一目标,他们切断了在科唐坦半岛南面的第84军。SS第2“帝国”装甲师、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教导装甲师、第275步兵师和第35步兵师,以及第6伞兵团,许多小部队的退路被切断,被围进了美军的科唐坦口袋。为了突围,德军进行了激烈抵抗。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刚刚撤到“黄线”,就在03点00分接到紧急命令,撤到萨维尼—科唐坦东北郊。由于命令传达迟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直到拂晓前才赶到指定防御地带,结果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攻击。在部分地段,美军已经突入了主要防御地带,但被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组织反击打退。由于在近几周的战斗中蒙受很大损失,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只能以微弱的兵力守住该防线,几乎没有反击预备队。接着,盟军恢复向东北进攻,继续沿公路朝科唐坦推进。

大约中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萨维尼—科唐坦北郊建立主防线,并击退了美军当天所有的进攻。在右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仅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有松散的联系,左翼完全暴露。第243步兵师据信在科唐坦西部。团部设在库西。凌晨04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经由加夫雷向佩西撤退。当天低垂的云层严重阻碍了盟国空军战斗轰炸机的出击。

08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抵达佩西,侦察报告东面发现正在急速挺进的美军。13点00分,在左右两翼均无友军的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师被迫在佩西组织防御,向东面和东南警戒。

上午,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抵达特里米。中午,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投入运作,并开始与手下各部取得联系。然而,最初却根本无法连通各部。着急的代理师长蒂森上校决定亲自走访各部,保持联系。可遗憾的是,中午开始,云开雾散,不计其数的战斗轰炸机逞威,肆虐诺曼底上空,连一辆车和1名士兵也不放过。

代理师长蒂森上校战死

17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收到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根据1名传令官的报告,贵师代理师长蒂森上校在特里米东面十字路口遭敌装甲车射击,很可能已经战死。

当时,第84军仅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保持联系,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

以及各个步兵师根本联系不上。为了保持作战指挥统一，第84军给所属各师下达命令时不得不由SS第2“帝国”装甲师传达。当时，从东北方向进攻的美军很快朝勒格洛涅挺进。第84军再度仓促应战。

在这种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师作战参谋斯图克勒少校只得临时负起指挥重任，采取如下紧急措施：

情报主任负责将师部宪兵、文书和通信兵紧急集合起来，占领并封锁特里米东面的公路交叉口。

侦察据报告1小时前并无敌踪的勒格洛涅，并保持巡逻。

立即派传令兵通知各个团营，以及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和科唐坦西面的德军各个战斗群，务必守住现阵地，并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保持联络。

虽然师部成员紧急集合起来，迅速抵达了特里米东面的交叉路口，但随即遭到美军坦克火力打击，被迫向西撤退。实际上，通往特里米的公路在交叉路口西面就已被美军封锁。

往勒格洛涅侦察的巡逻队回报没有发现美军，但也没能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取得联系。往西，SS第2“帝国”装甲师好不容易和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取得了联系，但其他各师，一个也联系不上。

不过，教导装甲师倒是很快有了消息，教导装甲师师长贝尔莱因中将派传令兵给SS第2“帝国”装甲师送去了一份简短的书面报告，指出教导装甲师已经完全崩溃。

17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重新接掌）威斯利策尼上校试图从佩西驱车赶往特里米的师部，途中却在勒格洛涅—科唐坦路上被美军坦克部队拦住了去路。

当时，一支强大的美军坦克群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右翼的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防区穿过，目标显然是格兰维尔，意在彻底包围第84军。此外，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还接到报告，称美军已经包抄到该团身后的圣·丹尼斯勒家斯特地区。

入夜后，美军从西面突入科唐坦，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左翼完全暴露。奥托·维丁格上校本打算组织反击，但遮天蔽日的战斗轰炸机群让德军根本无法轻举妄动。

大约18点00分，第84军参谋长抵达特里米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他对东翼形势发展完全不明。自18点00分起，他也和第84军军部失去了联系。当时，阿夫朗什周围的德军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包姆上校接替指挥SS第2“帝国”装甲师

18点00分，随同第84军参谋长一起来到特里米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还有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包姆上校，他决定在这种非常时期同时指挥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就当时的情况来说，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各部被打散，还在拼死抵抗从东北方向猛扑过来的各路美军。不过，包姆上校仍能用手

下各个装甲掷弹兵团营取得联系。

新任师长包姆上校和第84军参谋长达成协议，一旦夜幕降临，就向南撤到哈姆贝伊—布雷哈尔公路，兵力部署如下：

从右往左依次为：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SS第2“帝国”装甲师、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战斗群和第243步兵师战斗群。

为了执行这道命令，20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四处派出传令官携带地图向第84军所属的各个部队通报命令，指示撤退路线和新防线所在地。同时在20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侦察队报告美军坦克群占领了圣·丹尼斯勒—加夫雷公路。

当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刚刚率领包括配属作战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内的加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趁夜从格兰维尔穿过美军防线空档逃出了包围圈，并在佩西两侧占领防御阵地，组织防御。

夜幕降临。大约21点30分，第2“帝国”装甲师派出的传令官，将第7集团军的书面命令拿回师部。

难以理解的命令

根据这道命令，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在右翼、SS第2“帝国”装甲师在左翼，并肩在夜间突破美军包围，接着以SS第2“帝国”装甲师在佩西两侧走廊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在左翼远至加夫雷组织新防线。

第7集团军的本意可以理解，那就是用军内战斗力最强的2个师——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在美军包围圈上撕开一个口子，掩护在科唐坦西面的步兵部队撤下来，最大限度收拢车队兵力，重新组织防线。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从电话中得悉命令内容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师还要撕开包围圈，掩护友军突围转移几乎是天方夜谭。他随即请求核实这道命令时，遭到了上级的拒绝。

23点00分前后，各部都接到了命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是唯一一个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用电话联系得上的部队。

虽然这道命令有其合理性，但从时间来看，根本无法按命令在夜间收拢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各部，然后展开突围攻击。当时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和第84军军部都对这道命令感到难以理解。因为如果执行命令，将会遇到以下可怕的情况：在夜间集结1个装甲师和1个装甲掷弹兵师会导致严重交通堵塞，而且夜间用2个师的兵力向美军包围圈实施大规模突围，不仅自身建制容易被交错攻击的队形打乱，而且师部如何指挥和掌握部队也很成问题。此外，新的防御地带并没有及时占领，因为盟军战斗轰炸机在昼间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而且，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不少部队已经开拔，或正在准备开拔，现在再命令他

们掉头返回集结，无疑会导致一场巨大的混乱，因此这道命令只能选择部分执行。不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包姆上校还是决定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组织部分战斗群跟在装甲矛头后面，向西南杀出一条血路。尽管这道命令也有些不切实际，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还是将命令传达给了手下的3位营长。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营占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新的防御地带

按照包姆上校的命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务必以重型步兵支援武器连、战斗工兵连和团部连占领佩西两侧走廊，掩护各营在次日清晨赶来集结。为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率摩托化步兵排、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3连、14连和16连，从格兰维尔、博尚和拉曼切利穿过，准时赶到了指定集结地。在运动中，团部始终和所属各营保持密切电台联系。此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营正克服重重困难，顶着战斗轰炸机攻击造成的损失，按照师部的命令朝佩西夺路前进。

维尔纳·豪普特在书中对这次突围写道：

被围部队的各个战斗群直到清晨才展开突围行动。而其中不少部队实际根本没能参加突围。他们遭到美军坦克群的攻击和围剿，要么被打散，要么成了俘虏。7月29日，德国陆军第84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该军残部被堵截在阿夫朗什的美军拦了下来，一个接一个被歼灭。美国第1集团军，和刚刚登陆欧洲的第3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并没有打算停住脚步。美国陆军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雷将军已经准确掌握了德军防线的弱点……

7月29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的密切配合下，绕过格兰维尔继续向南突围。上午，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向科洛姆贝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报到。师部在新任师长包姆上校指挥的下，紧随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撕开的口子突围。当夜，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营报告通往东南的各条路线均被堵死。

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营抵达佩西两侧的指定防御地带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摩托化步兵排立即派巡逻队侦察防线当面。

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3连（重型步兵炮连）和14连（高射机枪连）也迅速进入阵地，展开步兵炮和高射机枪，掩护各营展开，并做好防御战斗准备。配属该团的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也进入阵地，展开榴弹炮。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个营越过主防线转入防御后，炮2营立即用炮火对主防线当面的美军实施炮火打击。

午夜，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查明圣·丹尼斯加斯特已无敌踪。04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各部、SS第2“帝国”装甲团坦克群、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从库西撤出，转移到圣·丹尼斯加斯特，准备打击从东面进攻的美军。各部按命令抵达了指定地点。08点1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设在圣·丹尼斯。接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各部相继从美军包围圈缝隙钻了出来。从08点00分开始，云开雾散，盟军战斗轰

炸机又开始了肆虐模式。

11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离了圣·丹尼斯。午后，在遇到一系列延迟之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于大约15点00分抵达佩西两侧走廊。

清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克拉格少校）试图撤往勒格洛涅交叉路口，结果遭到大批盟军战斗轰炸机的攻击，无法移动半步，只得就地隐蔽，并在勒格洛涅西北组织环形防御。不久，当盟军战斗轰炸机撤走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终于穿过了东西走向公路，抵达了加夫雷以南高地群，终于突破了美军的包围封锁。在1个轻型榴弹炮的支援下，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该高地群组织防御，直到7月30日24点00分才再次转移。

战斗轰炸机攻击

昼间撤退的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尤其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以及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2“帝国”装甲团，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还有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因各种交通堵塞问题而被堵在公路上，结果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群无情地屠戮。持续不断的空中打击击毁了许多装备和卡车，炸坏了不少武器和运输车辆。各种技术装备和车辆残骸堵塞了各条公路，使SS第2“帝国”装甲师各团根本无法展开兵力，也无法对包围他们的美军实施大规模突围攻击。另一方面，一旦盟军战斗轰炸机群阻止德军的运动，那么美军的坦克群和步兵又继续展开攻击，给德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和伤亡。

当天上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终于撤到指定主防线，但建制完全被打散，而且损失了大量的兵力、武器装备和机动车辆。尽管装甲掷弹兵们筋疲力尽，但他们还是在指定地带展开兵力，组织防御，部署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因为接到撤退命令迟延，导致他们在撤退时损失惨重，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傍晚，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残部行军转移到师后方地区休整。

在佩西地区，教导装甲师只剩下少量坦克，而且始终没能和第84军取得联系。目前，整体形势完全乱了套。为了保持指挥系统连贯，第47装甲军接过了指挥权。

13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教导装甲师几辆坦克的支援下，占领了蒙特罗宾（佩西东北2公里）。不久，美军展开攻击，但被16连击退，支援作战的教导装甲师的残存坦克击毁了6辆美军坦克。

16点00分，美军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的185高地展开攻击，但被击退。19点45分，美军对佩西的进攻再次被击退。

傍晚，除了仍留在加夫雷附近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外，SS第2“帝国”装甲师全部抵达佩西（包括第5伞降工兵营）。虽然各部损失惨重，但好歹突出了重围，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奇迹。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弹药运输队长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在科唐坦口袋的突围作战中，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连的弹药运输队长汉斯·斯查布

施内德尔下士表现出色，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率领一支陆军和武装党卫军混编支队向美军发起攻击，并带着120名美军战俘和12辆缴获的美军卡车返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为此，他于1944年8月27日获得了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技术装备损失

从科唐坦包围圈的突围使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武器装备，尤其在重型武器上损失惨重：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 损失100%火炮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 损失100%火炮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营 损失60%火炮

SS第2“帝国”炮兵观测连： 损失40%技术装备

SS第2“帝国”高射炮营： 损失90%高射炮

SS第2“帝国”装甲团： 损失30%坦克

上述损失主要发生在7月28日到7月29日的突围战斗中，这些武器装备因遭到美国陆军第9航空军战斗轰炸机的猛烈轰炸而损失。虽然美军地面部队竭尽全力拦截，但并没有挡住SS第2“帝国”装甲师，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盟国空军在这次堵截作战中击毁了SS第2“帝国”装甲师大部分技术装备和车辆，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力量第一次对战役胜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4年7月30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在佩西两侧组织防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兵力部署如下：

从右往左分别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

右翼友邻分别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教导装甲师残部

当夜过得平静无奇。09点00分，美军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间渗透进来，但很快被赶了出去。

当天，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工兵营从包围圈中突围出来，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3排联合组织防线。13点00分，美军以1个排的兵力在佩西西面渗透进来，但被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反击肃清，美军35人被俘。大约17点00分，美军又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展开攻击，但被集中火力拦阻打退，美军战死30人、负伤87人。为了回收伤员，美军救护兵不得不忙碌近1个半小时。蒙特罗宾于当天失守。SS第2“帝国”装甲师和右翼友军仅有松散联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之间的防线空隙于大约21点00分合拢。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继续转移。

第7集团军整体形势

维尔纳·豪普特写道：

7月30日，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向倍受重创的第84军薄弱防线砸下了2万发炮弹。当天，美国陆

军第4装甲师冲进了阿夫朗什，接着席卷西线德军的左翼，通往法国内地的大门终于向盟军敞开！

1944年7月30日：

清晨，SS第2“帝国”装甲师把主防线后撤了300到800米，至拉曼切利尔高地。佩西西面公路交叉路口布设了密集的地区。在防线右翼，美军实施了频繁试探性进攻，但均被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击退。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一部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师，负责看守帝国师左翼。

1944年8月1日：

02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组织的1个巡逻队抓到了2名战俘。根据战俘的供认，在前两天对佩西的突破作战中美军投入了4个团的兵力。由于损失惨重，美军不得不暂停进攻，准备投入预备队，待拂晓再打。

美军的突破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反击

从05点45分开始，美军炮兵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进行2个小时的效力射。08点00分，美军突破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防线，但还没来得及扩大战果，就被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反击打退。

09点00分开始，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营用仅剩的火炮对美军集结区进行炮火急袭。15点30分，美军一度突破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线，2名老连长科尔布中尉和乌贝爾中尉双双战死。

除了1营遭殃外，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也被美军突破防线，2名连长战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此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在马赫中尉的率领下，16连反击再次成功，不仅堵住缺口，还抓住了23名美军，含1名中校。清晨，第47装甲军下达新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后撤。

1944年8月2日：

午夜，在没有遭到美军追击的压力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始组织撤退。由于炸药不足，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没能炸掉佩西南郊的桥梁。上午，美军恢复进攻，但没有得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防线虽有2处被美军突破，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和团部连反击，相继肃清了这两个突破口。

继续撤退

1944年8月3日：

8月2日夜到8月3日凌晨，根据第47装甲军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库尔松一线。当天，唯一欣慰的事情就是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诺曼底战役中第一次得到补充兵。盟军的战斗轰炸机继续肆虐一整天。

8月3日夜到8月4日凌晨，第47装甲军又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梅斯勒—克林汉普

斯—圣·塞维尔—卡尔瓦多斯一线。

美军发起经典的坦克贯穿突破战

1944年8月4日：

美军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右两翼达成突破后，又以第3集团军在身经百战的巴顿上将的指挥下于阿夫朗什附近达成突破后，从阿夫朗什地区仅有的一座桥梁开过，向南急速朝法国内地纵深挺进。这是经典的德军装甲部队大纵深突破作战模式，在盟国空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第3集团军如入无人之境。通往布列塔尼的大门已经向美军敞开。在突破作战的同时，巴顿上将还以美国陆军第7军（军长：科林斯中将）和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中将）在圣·塞维尔—莫尔坦—马耶讷一线展开，掩护东翼。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弹药运输队长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莫尔坦反击战

1944年8月5日：

01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从现主防线撤离，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莫尔坦东面10公里集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圣克莱蒙特地区集结。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因伤亡惨重撤离，人员并入2营。

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也组织1个战斗群，在芬克上校的率领下，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师，集结于圣·索沃尔地区，准备突破莫尔坦，对阿夫朗什展开反击。

下午，接替蒂森上校担任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长的恩塞林少校奉命组建了1个战斗群，该战斗群含1个豹式坦克连（12辆豹式坦克）、1个IV号坦克连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个自行火炮营。

进攻计划

这次反击将直指阿夫朗什，打下该地，切断突入法国内地纵深的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后方。这次反击是阿道夫·希特勒和冯·克鲁格元帅相互妥协的产物。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这次反击应该晚点再打，但冯·克鲁格元帅却坚持应立即进攻。对于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次进攻的目的是夺回阿夫朗什，重新建立一条7月初的稳定防线，继续和盟军僵持。而冯·克鲁格元帅的想法却有不同，他认为这次反击是缓兵之计，吃掉美军一部，迫使美军暂停进攻，趁着盟军喘息之机，西线德军进行总撤退。从本质上来看，冯·克鲁格元帅的战略意图似乎更为现实。但不幸的是，无论是阿道夫·希特勒还是冯·克鲁格元帅，谁也没有想到盟军的物力和战斗力竟然会是如此强大，强大到德军根本无法组织哪怕一次大规模胜利反击的地步。

“列日”行动：对莫尔坦的反击战

除开恩塞林战斗群外，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战

斗群向前开进，占领了进攻前出发阵地，并领取如下进攻任务：

右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穿过莫尔坦向北突击，打下莫尔坦西北高地群，并和右翼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保持密切联系。

中央：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1个战斗群要打下至关重要的317高地。

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加强下转向南面，快速朝丰特奈-米利前进，各部要在行进间打下莫尔坦。

SS第2“帝国”装甲团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背后跟进。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这次进攻没有得到任何炮火准备。德国空军计划在夜间轰炸莫尔坦，作为航空火力准备。进攻发起时刻定为1944年8月7日01点00分。

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以100辆崭新的豹式坦克做为第二梯队，准备在SS第2“帝国”装甲师达成突破后，跟进打击，朝阿夫朗什突破。德国空军也将出动300架战斗机支援这次进攻。

第47装甲军军长冯·芬克中将统一指挥这次进攻。

这次进攻，德军下了很大的手笔，计投入冯·吕特维茨中将的第2装甲师、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一部、SS第2“帝国”装甲师、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一部（芬克战斗群）、第116装甲师组成第一攻击集群，任务是打开突破口。

第二攻击集群在第一攻击集群右后方完成集结，由比特里希中将的SS第2装甲军组成，含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穆勒上校指挥）和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以及威施少将指挥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主力，侧翼掩护由左翼的第58装甲军和右翼的第84军担任。列日行动计划在8月6日夜到8月7日凌晨展开。

入夜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莫尔坦东北占领集结区，准备展开攻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维尔纳上尉的指挥下，在罗德赫尔上尉指挥的4门突击炮伴随下打先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16连担任第二梯队，实施跟进打击。友邻两翼部队分别是左翼的芬克战斗群（任务是打下317高地）和右翼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当夜被围的美军向盟国空军请求支援，盟国空军组织了大规模的空投支援，许多空投筒落到了德军手上。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主攻方向放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并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加强给该团，以期打下莫尔坦。

22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从进攻前出发阵地开出，正要展开攻击，却和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攻击部队搅在一起。原来SS第1装甲团坦克群因为指定路线无法行进坦克，只得临时改变行进路线，结果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缠在一起，相互影响了进攻时间。列日行动开局不利。对这个情况，保罗·坎贝尔写道：

在向进攻前出发阵地开进过程中，当SS第1装甲团沿着一条长约2公里的低塍道路行进时，

突然高射炮兵击落了1架美军战斗轰炸机，残骸正好落在先导坦克正前方，堵住了公路。运气真是背到家了！坦克群不得不相继倒车，离开低矮道路，转向别的路线行进，结果耽搁了时间。这样，在拂晓前，左翼攻击群根本无法展开攻击。

迟到的攻击和发展过程

1944年8月7日：

由于和SS第1装甲团缠在一起，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等到拂晓来临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装甲运兵车群和突击炮群才启动引擎，转向北面穿过莫尔坦向尼厄堡（Nieubourg）突击。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报告，当时仅有莫尔坦和东面的317高地由美军第30步兵师一部据守。最初，在德军突如其来的攻击下，美国陆军第30步兵师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德军沿莫尔坦两侧走廊的攻击没有遇到大的抵抗。

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穿过以后，跟进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车队抵达拉拜布朗什（L'Abbaye Blanche）东郊居民点时，行进在穿过居民点的先导班突然遭到三面火力夹击，被迫下车清剿周围居民点。战斗一开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就蒙受了伤亡。美国陆军第30步兵师一部在强大的迫击炮火力支援下，挡住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不久，拂晓浓雾散去，阳光普照大地，不一会儿天空中就布满了战斗轰炸机，他们疯狂地投下炸弹，用火箭弹攻击和机枪对地扫射。

保罗·坎贝尔在他的著作中对当时形势描述道：

他们（指盟国空军战斗轰炸机群）朝着德军纵队俯冲，对各条公路投下密集炸弹，追扫射装甲掷弹兵，迫使装甲掷弹兵、反坦克兵和工兵四下隐蔽。台风式攻击机以不可思议的精度，用火箭弹齐射打中了一辆辆坦克。甚至连在地面战场无敌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的虎式坦克都扛不住这种武器的打击。坦克兵们在绝望中倒在了他们的“金属棺材”里。装甲掷弹兵除了四下隐蔽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根本无法朝指定的目标展开冲击。

德国空军战斗机在哪里？

所谓承诺支援的300架战斗机无异于空谈，天空中根本没有1架德国空军战斗机。其实，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的战斗机群已经从巴黎周围机场起飞，但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战斗机群已经在这些机场周围守候多时，从而拦下了这些战斗机，因此没有1架德国空军战斗机能飞抵莫尔坦和朗谢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盟国空军可以肆无忌惮地追猎德军的坦克群、反坦克炮、突击炮和装甲掷弹兵。人类战争史上，在步兵战斗取得初胜的情况下地面力量还完全被空中力量所阻，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2门突击炮在这次盟国空军战斗轰炸机群空地大屠杀中被火箭弹击毁。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抓俘的15名美军战俘，帮助2门被毁突击炮的炮组成员逃生，并将他们送到伤员收容站。

在盟国空军持续不断给予航空火力打击的同时，美国陆军第30步兵师的迫击炮群也不断轰

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阵地，迫使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部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连部挤在一间刚刚夺取的房屋隐蔽。

“战地之歌”

在地狱般的空中火力打击的掩护下，美军仓促组织了一条相对稳定的防线，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打下去已经不可能，只得四下散开隐蔽，徒劳等待空袭的结束。在炮火下隐蔽时的苦苦煎熬中，不知道是谁突然吹起口琴，在琴声的伴随下，大家不约而同的唱起了歌，一首接一首，歌声在炮火中回荡，悠扬而动听。

很快大家又唱起了著名的《美丽的莱茵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的门打开了，1名没有任何武装的美国兵走了进来，他也是为了躲避友军的迫击炮火力。这名负伤的美国兵坐了下来，听到德国人在炮火声中竟然还带劲地唱歌，他摇了摇头，说道：“难道战争是一件快意的事吗？”

猛烈的炮火和航空火力打击直到中午也没有停歇。不过，美军也没有趁势组织反击。显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打中的是美国陆军第30步兵师的主要防御地带，在进攻战斗中蒙受惨重伤亡，并损失了9辆装甲战斗车，含6辆装甲运兵车。在战斗发展过程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始终没能和右翼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只得弯向东北。不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炮火下于莫尔坦西面高地群取得联系。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中央，芬克战斗群在强大的炮火准备下，强攻317高地，但始终没能将其打下。美军以1个营的兵力死死守住了317高地，并呼叫炮火打退并压住了芬克战斗群。为了接济被围在317高地的美军，盟国空军出动运输机对317高地组织空投。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担任主攻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完成集结后对布尔贝鲁热地区展开攻击。8月6日夜到8月7日凌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隐蔽占领了进攻前出发阵地，并将所有轮式车辆留在后方，避免马达引擎声惊动美军，以达成进攻突然性。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成功的夜袭

02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没有任何炮火准备和支援的情况下展开了突然进攻，并完全达成了突然性。04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夺取了圣让和比永，抓获不少战俘，并缴获一批武器装备。接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混编2营向西突击，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转向东朝莫尔坦突击，并于10点00分打下了莫尔坦。随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取得了联系。中午，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混编2营抵达了指定目标。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前移，设在莫尔坦南面三岔路口左边的农舍。

SS第2“帝国”装甲团，在只有24辆坦克的情况下，由恩塞林少校指挥，一路伴随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进攻，保证了该团的胜利。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克拉格少校的指挥下，派巡逻队往南侦察塞伦河流域。然而，前进受阻。第47装甲军的整体态势也是如此。

13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第47装甲军命令，就地转入防御，巩固既得阵地。当夜，美军一支战地救护车队闯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线，这是一支载着15名伤员的车队，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没有为难他们，将他们放回了美军防线。

1944年8月8日：

07点00分，美军以猛烈的航空火力和陆炮火力覆盖SS第2“帝国”装甲师进攻地带。上午，美军组织兵力打下了莫尔坦西北的276高地，但SS第2“帝国”装甲师随即组织兵力夺回。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以3营为左翼，2营为右翼，一左一右地卡住了公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转移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右翼，试图和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取得联系。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取得联系。

10点00分，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亲临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根据元首命令，第7集团军将投入预备队，继续组织进攻。

14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击落了1架美军炮兵观察机，飞行员重度烧伤，立即接受救治。无线电设备和地图也得到回收。

18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混编2营营长舒雷贝尔，16连连长马赫中尉接替指挥2营。

全局掠影

从8月7日到8月9日，加拿大第1集团军集中600辆坦克，在1400架四发轰炸机、500架双发轰炸机和1800架战斗机支援下，对卡昂—法莱斯公路展开攻击，但遭到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顽强抵抗，150辆坦克被击毁。8月8日，加军继续展开攻击，德军在仅有50辆坦克的情况下，继续殊死抵抗冲击上来的600辆加军坦克。虽然德军防御战斗一再胜利，但加拿大第1集团军却是在缓步推进，盟军合围德军的东翼铁钳初露端倪。

转入防御

1944年8月9日：

当夜，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转入防御。何时恢复进攻时间不明。从拂晓起，盟国空军战斗轰炸机开始活跃出击。同时，美军炮兵也加大轰击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力度，尤其是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更是成为重点轰击对象。

清晨，美军又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展开猛烈攻击。美军从东北和北面的两次反击均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坚决抵抗。虽然一度有几辆美军坦克突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但很快就被全部击毁。在美军的反击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损失相当严重。

在莫尔坦西北的276高地，虽然美军一度攻克，但很快被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反击夺回。中午，据报15辆美军坦克出现在巴伦通西北。当时据守巴伦通的正是第275步兵师的1个营。

大约20点30分，美军在坦克群支援下，沿着通往莫尔坦公路向莫尔坦南面交通枢纽展开攻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立即在坦克支援下组织反击，将美军击退。在试图经由比永突破的时候，3辆美军坦克被击毁，其中2辆坦克的车组成员在爬出坦克后不久成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俘虏。

21点3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撤回莫尔坦，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一起扼守住比永—莫尔坦。

1944年8月10日：

01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开始撤退。03点00分，美军一度打下了莫尔坦交通枢纽，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很快组织反击将失地夺回。清晨，美军从南面也向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展开反击，在多处渗透进防线。

美军使者

10点00分，1名美军中士出现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部。他自称自己是一名前来谈判的信使。被带到营部后，他声称美军愿意交换战俘，用13名德军士兵和妇女辅助通信兵来换回在德军手中的美军军医和救护兵。

虽然这种交换是违反德军的战斗条令和触犯军法的，但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偷偷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还想了解失踪的蒂森上校到底有没有被美军俘虏。遗憾的是，这次行为也并没有换来蒂森上校行踪的消息。直到战后，SS第2“帝国”装甲师才确认，英勇的蒂森上校没有做出玷污SS第2“帝国”装甲师的荣誉的行为，他没有被俘，而是战死在沙场上。

15点00分，美军又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发起攻击，同时还对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也实施辅助进攻，不过在克拉格少校的指挥下，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出色地打退了对手的进攻。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击退了美军坦克群从东北和北面的几次冲击（美国陆军第3装甲师一部）。虽然美军坦克群在个别地段达成突破，但很快在近战中被击毁。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损失不轻。

在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进攻地带，芬克战斗群遭到美军猛攻，美军先是在莫尔坦东北的307高地达成突破，接着向317高地发展进攻，和被围的第30步兵师一部取得了联系。为了封闭美军的突破口，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的芬克战斗群组织反击，但根本无法挡住美军的冲击。在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进攻地带南面，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对巴伦通组织反击。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配属给第58装甲军。

18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第58装甲军命令，主防线退到莫尔坦东面。大约22

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始撤退，其中和美军脱离接触最困难的当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由于地形复杂，加之美军炮火封锁，他们可谓九死一生。幸好美军没有追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才艰难撤了下来。

总而言之，8月10日是整个西线战斗最激烈的一天，SS第2“帝国”装甲师遭到了美军炮火和航空火力极为凶狠地打击，因而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当然，对于美军而言，这天也不好过，他们同样损失惨重。

整体形势发展

在B集团军群南翼，美国陆军第15军——含1个装甲师（法国陆军第2装甲师）、3个机械化步兵师和1个装甲骑兵团自西向东实施突击，很快打下了勒芒地区。

接着，他们转向北面，穿过马耶内—博蒙—圣·贝尔纳一线，准备和朝法莱斯推进的加拿大陆军第1集团军会师，包围歼灭德国陆军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

1944年8月11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到莫尔坦西面，继续和右翼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保持联系。团部设在圣·克莱门特。02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占领主要防御地带。

当天，浓云和持续不断的降雨，阻止了盟国空军战斗轰炸机的逞威。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不过，美军炮兵仍对SS第2“帝国”装甲师阵地持续不断地猛轰达1天之久，从18点00分开始更是加大了炮轰力度，重点是对187高地进行饱和炮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损失惨重。

16点00分，第58装甲军下达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主防线撤到315高地两侧（圣·克莱门特东面1.5公里）。20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始东撤，标志着德军的莫尔坦反击战无果而终。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进攻作战被对方空军打垮的情景。莫尔坦反击战的告终，也意味着德军所谓的朝阿夫朗什的冲刺彻底结束。受益于德军莫尔坦反击战的失败，乔治·巴顿上将率领的第3集团军从阿夫朗什唯一的一座大桥穿过，向南急速前进，朝法国内地纵深扩大战果。

至此，诺曼底战役的命运已经决定，同时整个西线也崩溃在即。

德军危机日益明显的同时，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继续加快突击步伐。美国陆军第7军和第8军在强大的空中火力掩护下，随同第3集团军持续南下，保护第3集团军进攻走廊两翼的安全。

至此，4年前，即1940年西线战役，德军利用机械化部队组成的快速兵团向海峡冲刺分割包围英法联军一幕在诺曼底重演，不过这次主角变成了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而且突击方向也正好相反，这一次，美军是朝法国内陆猛冲急进。截至1944年8月11日，盟军已在诺曼底上岸的兵力达46个齐装满员的机械化步兵师。

1944年8月12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新的主防线实施坚守防御战斗。从白天开始，盟军的战斗轰炸机

就持续不断地袭扰。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依托有利地形，集中火力阵前拦阻射击，打退了美军多次冲击。不过，盟军的战斗轰炸机完全控制了天空，用炸弹猛炸SS第2“帝国”装甲师各个防御地带，迫使德军在昼间不敢轻举妄动。

16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在傍晚撤退，转移到坦什布赖南5公里的维朗德斯地区，指挥关系也转属SS第2装甲军。虽然在持续不断的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师损失惨重，但在西线目前这种危局下，是无论如何也抽不出兵力替下SS第2“帝国”装甲师的。

17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攻击。从18点00分起，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到皮唐日。撤退途中一片混乱。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则撤往奥布地区。

1944年8月13日：

昼间到来，盟军战斗轰炸机的肆虐，迫使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暂停了撤退步伐，不过他们在埃库谢仍和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取得联系。21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到蒙特勒伊。

1944年8月14日：

持续一夜撤退后，SS第2“帝国”装甲师抵达弗罗门特利（皮唐日南5公里）—蒙特勒伊（弗罗门特利南3公里）—兰蒂格一线。

从02点30分开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也组织撤退到巴约勒—维勒迪约地区，梅森巴赫上尉接过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指挥权。清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蒙特勒伊地区宿营。

在昼间，因盟国空军的肆虐，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抓紧时间保养车辆和武器装备。20点00分，两团恢复行军，经由梅尼勒抵达阿尔让唐西北。

整体形势发展

8月14日，大约午夜，在猛烈的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下，英国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陆军第1集团军对卡昂—法莱斯高速公路两侧走廊的奥恩河东岸发动进攻。英加联军集中了600辆坦克，集中对东翼发起攻击，很快撕开了一个宽15公里、纵深8到10公里的口子。

法莱斯开水壶

1944年8月15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配属给埃贝巴赫的第5装甲集团军，任务是在夜间打下圣·莱昂纳堡（阿尔让唐东面9公里），然后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固守，顶住盟军从各个方向的进攻。

05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包姆上校做出攻击部署：

右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1个装甲连加强下穿过勒帕维永，沿着森林公路，打下圣·莱昂纳堡。

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沿着前往弗吉的森林边缘向圣·贝尔纳堡发起攻击。团长随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一起行动。

10点00分，各营为了在指定集结区展开兵力，不得不向已经占领了这些地带的美军发起攻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集结区地形开阔，完全无法隐蔽，结果遭到美军坦克群从东南的进攻，1营被压制，转而奉命封锁圣·莱昂纳堡—尚布瓦公路。

11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对圣·莱昂纳堡发起攻击。16点45分，该营打下了部分目标区西部。18点00分，2营又打下了目标区东部，但美军在圣·莱昂纳南部死战不退，他们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打到22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终于在一次果敢的夜袭中打下了圣·莱昂纳堡南部，肃清了美军。

大约21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朝圣·兰贝尔堡攻击前进。在SS第2“帝国”装甲师进攻轴线的南面，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的各个装甲师继续向东南和东面高速挺进。

整体形势发展

在卡昂南面，加拿大第1集团军以100辆坦克在74军和SS第1装甲军防线结合部达成突破，前出到蒂弗地区。沿着卡昂—法莱斯公路，加军冲到了法莱斯。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赶紧调兵遣将阻击加军的突破。

英加联军和美军分别在北面在南面（勒克莱尔将军的法国陆军第2装甲师也在战斗）朝着阿尔让唐突击，双方先头部队相距仅不到18公里，即将合围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

这种局面，连身兼西线战区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司令的冯·克鲁格元帅也承受不了，他自杀了。8月15日21点15分，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命令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接替指挥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

元首命令：

由于冯·克鲁格元帅已经不在战场上，我任命豪塞尔上将同时指挥第5装甲集团军。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在回忆录中，保罗·豪塞尔也写道：

第5装甲集团军准备集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对阿尔让唐组织反击。

1944年8月16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继续顽强抵抗进攻上来的美军。05点00分开始，美军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猛攻，形势变得越来越危急。

09点30分，美军又以步兵在1个坦克营的支援下进行猛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随同2营行动。

10点30分，美军又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组织了新一轮进攻。美军气焰嚣张地一直冲到团部跟前才被挡住。12点00分，团部周围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马赫中尉再次负伤。

大约16点00分，美军再次对圣·莱昂纳堡发起攻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亲临1营阵地视察，指挥部队打退了美军从东面的多次冲击。

上午，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击退向特伦快速挺进的美军。然而，肆虐了一天的盟国空军战斗轰炸机再次阻止了德军的一切行动。为了组织进攻，师长包姆上校命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克拉格少校，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组成克拉格战斗群，任务是控制住当时危险的形势。

大约中午时刻，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SS第2装甲军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立即配属SS第2装甲军，在军长比特里希中将的指挥下，沿着2条机动路线开进往维穆捷地区，准备反击：

8月16日夜到17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师要抵达勒萨（Le Sap）地区，归SS第2装甲军节制。克拉格战斗群继续留在特伦，任务不变。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圣·莱昂纳堡交给第116装甲师。

然而，第116装甲师并没有接到第5装甲集团军下达的关于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换防的命令。不过，第116装甲师师长还是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包姆上校达成个人协定，准备在夜间换防。21点30分，第116装甲师逐步接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务，接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经由尚布瓦开赴加斯地区。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欠2营）也开赴奥维尔（Orville）地区。

与此同时，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主力还在法莱斯包围圈内，急需突围。

在维穆捷地区完成兵力集结后，SS第2装甲军立即组织兵力对突入迪沃河东面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先头部队实施反击。

相对SS第2“帝国”装甲师较为顺利的集结，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却是一路攻击前进，才冲到了维穆捷，完成集结。幸亏比特里希中将的及时调度，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才双双冲出了包围圈，但很快又要立即掉过头来，展开反击，从包围圈撕开口子，打开安全走廊，掩护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主力突围。

1944年8月17日：

克拉格战斗群依然在特伦附近实施艰苦的防御战斗。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完成了兵力集结。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加克地区集结，向东和南面警戒。傍晚，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抵达奥维尔地区。

在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到位后，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亲自给SS第2“帝国”装甲师下达作战命令，SS第2装甲军拟对从西北持续推进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和波兰第1装

甲师实施反击。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于8月19日在维穆捷地区完成集结。同一天，莫德尔元帅正式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

对莫德尔元帅的履新，保罗·豪塞尔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夜，第7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各自司令官奉命向履新的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报到……

考虑到前线紧迫的战局，我不能离开我的指挥岗位，因此派了我的参谋长冯·格尔斯多夫前往集团军群司令部报到。

1944年8月18日：

当天，克拉格战斗群在清晨也抵达了SS第2“帝国”装甲师集结区，归建原建制，战斗群解散。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也回归原单位。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迅速完成兵力集结。

同一天，SS第2“帝国”装甲师以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组建雷曼战斗群，该战斗群的任务是接过加克地区防务，并向南搜索。师部设在加克—维穆捷公路西面。

在回忆录中，保罗·豪塞尔上将写道：

至8月18日，法莱斯—阿尔让唐地区形势已经很明显，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装甲集团军即将被围……傍晚，冯·格尔斯多夫上校返回，让我吃了一惊。他发现在尚布瓦附近，英军和美军仍未合拢包围圈，也就是说这里还存在一个很大的缺口。同时，他还带回了莫德尔元帅的指示：

入夜后，集团军主力应撤到迪沃对岸，并组织防御。SS第2装甲军已在维穆捷周围完成集结，准备向西南实施反击遂行解围作战。其他形势不明。显然，安全有序的撤退已经不可能，目前的态势需要第7集团军集中兵力向东突围。

夜间，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拦阻火力，预示着这次突围作战并非一帆风顺。维勒迪约的集团军司令部也遭到了敌人猛烈的火力急袭，过半军官负伤倒下，司令部丧失了指挥机能。

1944年8月19日：

清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稍稍北移到马尔迪利—格兰德瓦尔地区。下午，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命令反击于8月20日凌晨05点00分开始，以SS第2“帝国”装甲师为左翼、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为右翼协同反击。

接到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包姆上校立即做出进攻部署：

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经由勒梅尼勒梅尼勒对圣皮埃拉里耶维尔（Riviere）进攻。

中央：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对苏尔文展开攻击。

右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SS第2“帝国”装甲团一部配合下，对弗雷奈—尚普索尔公路两侧地带展开攻击。

雷曼战斗群：警戒南翼。

进攻目标是一直打到和被围的第7集团军会师，然后死守美英两军包围圈缺口两翼，掩护

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主力突围转移，等待进一步指示。

入夜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经由勒萨抵达勒穆兰（Les Moulins）的集结区。

法莱斯—特伦包围圈的形势

维尔纳·豪普特继续写道：

8月19日，美国陆军第90步兵师和波兰第1装甲师在尚布瓦会师，合拢了法莱斯—阿尔让唐包围圈。

这样，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超过10万将士被盟军包围压缩在长36公里、宽18公里的法莱斯—阿尔让唐地带。这些被围的德军集团随即遭到了盟国空军轰炸机群和战斗轰炸机群无遮无拦的反复轰炸和攻击，火炮、反坦克炮和坦克无助地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攻击，和不断压迫过来的盟军步兵冲击。至8月20日，盟军进一步将包围圈压缩到长15公里、宽仅4公里。维尔纳·豪普特继续写道：

被包围在迪沃河西岸的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共有4个军级司令部、11个步兵师、7个装甲师、2个伞兵师和1个装甲掷弹兵师。英国陆军3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美国陆军3个步兵师和美、法、波各1个装甲师正持续不断地压缩包围圈。

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正在特伦西南的一个石场设立指挥部，部署8月19日的突围。由于电话联络已经失效，因此保罗·豪塞尔上将和他的参谋长不得不挨个部队亲自下达作战命令。即便是电台联系，第7集团军也仅与第84军有联系。

命令为：各师战斗群独立行动，突出重围。第84军以残部在北正面断后，掩护第7集团军主力撤退，并做为殿后部队最后一个突围。

8月19日夜到8月20日凌晨，第7集团军全军展开突围。夜幕降临时，浓雾笼罩迪沃河西岸。在大雾掩护下，第7集团军强行突围。这次突围并非有组织的大规模突围行动，而是各个师战斗群自行组织的，在“积极自救”的口号下展开。各条道路交通拥堵不堪。2到3支车队并肩涌向东方突围：坦克群、自行火炮、卡车，救护车、炮兵牵引车、马车等等。在车轮和履带的碾压下，道路很快一片泥泞。敌人趁势加大炮轰力度。在炮火封锁下，撤退总队秩序大乱。为了维持秩序，各个路段和路口都有手持武器的军官实施交通管制，尽最大努力维持交通畅通。在炮火声中，到处都是燃烧的火焰、爆炸的车辆，倒地的马匹和拥挤的道路……

保罗·豪塞尔上将决心兵分两路突围：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负责向尚布瓦突围，而第2装甲师和第116装甲师联合组成的战斗群，以及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战斗群在圣·兰贝尔附近撕开一个口子突围。

在尚布瓦前，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战斗群遭到了盟军的顽强抵抗，第一次突围战斗受挫。情急之下，第7集团军参谋长格尔斯多夫上校亲自率部在圣·兰贝尔附近撕开口子，达成突破。第2装甲师的2辆坦克和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1辆虎式坦

克突破了盟军包围圈，掩护大军跟进突出了包围。接着，第2装甲师在师长吕特维茨中将的指挥下，顶着盟军猛烈的炮火死守突破口24小时，确保了大军源源不断突围。

第353步兵师战斗群在马赫曼中将指挥下，于穆希附近果敢攻击，撕开一个口子突出了包围圈，掩护第7集团军的各个步兵师突围。与此同时，迈因德尔中将指挥的第2伞兵军撕开了第三个口子，而且是最大的口子——第15伞兵团在左翼、第9伞兵团和SS第12装甲侦察营在右翼，联合于马格尼附近展开攻击。1个战斗群在第2伞兵军参谋长布劳恩·斯坦因纳上校的率领下，于马格尼附近发现了一个缺口，接着第3伞兵师主力跟进，穿过了缺口。在战斗中，第3伞兵师师长施姆普中将负伤。

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夹杂在第2伞兵军中参加突围，被乱枪打中，身负重伤。不过，迈因德尔中将还是一手将保罗·豪塞尔上将抱在怀里，带着这位集团军司令官一起突出了重围。

SS第2装甲军的反击

1944年8月20日：

SS第2装甲军以SS第2“帝国”装甲师担任主攻，而SS第2“帝国”装甲师又以右翼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沿着弗雷奈—尚普索尔公路两侧走廊进攻。SS第“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营长维尔纳上尉的指挥下打主攻。该团任务如下：

拂晓晨光初露，SS第2“帝国”装甲团剩余的4到5辆坦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经由尚布瓦—库德哈尔展开攻击，在包围圈上撕开一个口子。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侦察营负责掩护右翼，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掩护左翼。双方间建立了相互联系。接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SS第2“帝国”装甲团1辆豹式坦克和2辆IV号坦克的支援下，以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协同下扩大突破口，接应第7集团军撤退。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SS第2“帝国”装甲团剩余的坦克群，以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10、12连编成新的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混编3营。该营于05点45分对包围圈展开攻击。最初，攻势进展顺利，没有遭遇美军抵抗。当他们穿过布满死马和车辆残骸的道路时，突然遇到公路两侧三五成群朝他们走来的德军散兵。见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他们松了一口气。显然，他们是趁夜从包围圈中渗透突围出来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股突围出来的德军没有遭到美军的空中火力打击，不过包围圈内剩余的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兵力和技术装备统统被美军航空火力击毁。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维尔纳上尉（舒尔茨负伤）的率领下，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右翼，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并肩展开解围作战。在灌木丛林地形，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攻击进展极为缓慢，而且还遭到了波兰陆军第1装甲师

的反击。在一上午的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连续打退了波军几次反扑，有力地掩护了向尚布瓦西面攻击前进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侧翼。不过，在反击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始终未能和右翼的SS第9装甲侦察营取得联系，不过派往四周的巡逻队最终还是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取得了联系。

对当天的解围战斗详情，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作战报告写道：

穿过尚布瓦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1连随即遭到来自正面和左翼维冈山（位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进攻轴线末端十字路口前1000米）密集的敌步兵火力拦阻。

11连立即下车隐蔽，就地组织火力还击。接着，11连奉命沿通往勒维冈的公路两侧前进。据信集结在勒维冈的敌坦克最初并没有发现我们的到来。他们的火力仍指向北面和西面，企图阻止包围圈内的我军突围。显然，这里已经是包围圈边沿，只要越过十字路口再往西1公里就能和被围部队接上头。匆忙完成集结，08点00分我营展开攻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穿过勒·海斯，对圣·勒格库尔包穆特展开攻击，任务是打下圣·勒格库尔包穆特，并组织兵力向北和西面防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奉命在11连背后跟进，沿着通往布瓦如的公路前进。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继续留在公路，用迫击炮火力支援3营主力进攻。

向团部请求对布瓦如和262高地的炮火支援后，在没有任何坦克支援的情况下，3营展开了攻击。3营的装甲运兵车奉命打下尚布瓦东面出口，接着在尚布瓦西面出口建立营指挥所。

进攻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和10连立即遭到猛烈的步兵火力和炮火拦阻。营长维尔纳上尉立即决定包抄敌右翼。很快，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迂回右翼，在没有任何和敌人任何接触的情况下，就迅速抵达攻击目标——圣·勒格库尔包穆特。

维尔纳上尉继续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10点00分，本官虽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一起朝前方高地挺进时，周围全无敌人的抵抗，但登上山顶，我们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大约10辆谢尔曼坦克，炮口指向西面，对着被围的我军猛烈开炮。这些坦克就停在前方约1000米的开阔地，无所顾忌地朝包围圈开炮。我命令10连连长曼茨中尉坚守阵地，顶住敌人从北面或西面的反扑。

一辆豹式坦克的决定性战斗

此时，我们的坦克群仍在尚布瓦附近或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附近。小步跑赶到后方约2.5公里后，我发现了1辆正在紧急维修的豹式坦克。我命令这辆坦克车长、也是1名装甲排排长立即开坦克跟我走。

但起初装甲排排长却拒绝了我，在他看来自己只能领受装甲团团长的命令。但我坚持命令，他还是不答应。军情紧急，我只得拔出手枪威胁他必须立即执行命令。这下子他没辙了，只得执行命令。我爬上炮塔，坐着坦克一起朝着10连所在的高地挺进。很快，我们就听到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和11连密集的步兵武器射击声和炮声。我和中尉跳下坦克，走上

山，发现谢尔曼坦克群仍停在262高地周围的平地，对着包围圈开火。这会儿，中尉意识到该怎么做。他立即下令坦克主炮开火。不到1分钟的时间，3辆敌坦克就被击毁。我让他继续开火，自己回到9连阵地。随后，我们发现这辆“豹子”共击毁5辆谢尔曼坦克，打坏了另几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辆豹式坦克的车组成员，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鉴于这次决定性的胜利，这名装甲排排长事后被授予1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与此同时，2辆Ⅳ号坦克也对勒维冈附近的敌坦克群展开攻击，缓解了2个向262高地突击的我军（指德军）装甲掷弹兵连的压力。当我赶到公路交叉口西面200米的9连1个排阵地时，突然遭到猛烈火力的打击，被迫就地卧倒。接着，9连主力穿过公路交叉口，并和另一侧森林之敌展开激战。

3辆坦克——1辆豹式坦克和2辆Ⅳ号坦克支援了9连的进攻。接着，他们开到公路交叉口右侧占领阵地。

在左翼，11连也对布瓦如附近的森林展开攻击。沿着路边壕沟匍匐爬到公路交叉路口时，我发现敌我双方坦克正持续对射。穿过公路交叉口，到一条沉降路面时，我又遇到了9连的几名士兵，并继续沿公路西行。最终，我们遇上了突出重围的我军士兵，其中还有不少伞兵，大家欣喜若狂。接着，我命令9连要死守撕开的突破口，掩护更多的友军撤下来，突出重围。

战役结束后，SS第2“帝国”装甲师才得悉，正是因为这辆豹式坦克的出色表现，击毁了5辆谢尔曼坦克，这才迫使波兰陆军第1装甲师的坦克群从262高地周围撤退，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终于在包围圈上撕开一个口子，掩护在重围中的德国陆军第7集团军的掷弹兵、坦克兵、伞兵突出重围。

撤出包围圈的约4000名掷弹兵、伞兵和坦克兵、炮兵在尚普索尔西面约2公里公路边上一个农庄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附近稍做休息，又继续东撤。

接着，第7集团军仅剩的车队高速从尚布瓦方向撤下来，穿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线，然后向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报告，继而踏上向东转移之路。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作战报告继续写道：

大约12点00分，师作战参谋斯图克勒上校抵达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部，营副官施马格中尉向他简要报告了目前的形势。听完报告，他命令3营再次上路，对库尔哈德和尚布瓦继续展开攻击，扩大突破口。但就在这时，敌人却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突袭的错愕中惊醒过来，并组织激烈反扑。

显然，盟军的反扑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进攻方向平行，正好打中了掩护3营北翼的10连。在盟军强大的反扑压力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连长：曼茨中尉）难以击退盟军的反扑。

与此同时，除开榴弹炮火和迫击炮火力外，9连阵地方向却出奇平静，盟军将重兵压在了11连阵地上。在目前的情况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地除了守住阵地，挡住盟军反扑

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据此，10连奉命转向北面，掩护突破口北翼。

根据新的命令，9连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布瓦如周围森林，确保突破口敞开。11连奉命要守住梅诺伊南面阵地。14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各连均报告：盟军的反扑力度越来越大。

撕开包围圈

从各连阵地返回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带着1名传令兵赶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向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报告3营已经在包围圈上撕开一个口子，目前正在组织兵力死守突破口。接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向师部报告：

尚普索尔附近已经撕开口子，目前已经和被围部队取得连接，正接应他们往东撤退。团请求调团部的宪兵上一线进行交通管制。

在接到这个报告的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师也接到了军命令，上级要求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组织兵力攻击尚布瓦。但目前盟军的反扑力度逐渐加大，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自顾不暇，根本无法展开攻击。盟军继续潮水般地涌向尚布瓦，如果无法顶住盟军的冲击，那么盟军很快就會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背后形成新的包围圈，如果是这样的话，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将无兵可派，而且3营还有陷在包围圈的可能。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无法执行师部下达的继续攻击的命令，否则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主要任务——守住突破口，都是无法完成。

性格耿直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把总体形势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形势分别向师长包姆上校进行汇报，师长包姆考虑再三，决定取消继续进攻命令，指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就地转入防御，确保突破口敞开。

司令官在哪里？

直到中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没有见到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突围出来。1名军官报告他看到保罗·豪塞尔上将就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阵地当面。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奉命组织1个突击队将保罗·豪塞尔上将救出包围圈。接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又接到新的报告，称保罗·豪塞尔上将重返包围圈，继续组织残部突围。

此时，和部队一起留在包围圈的还有2名将军——一名是第7集团军司令保罗·豪塞尔上将，另一位正是第2伞兵军军长迈因德尔中将，此外还有3位师长、几名团长和大约300名士兵。据估计，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统计，通过团部周围东撤的兵力约为5000人。

不久，迈因德尔率伞兵突出了包围圈，并让他的儿子向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报告，保罗·豪塞尔上将昨晚徒步寻找司令部参谋人员，组织突围。

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周围，突围出来的部队长开始收拢掌握部队。一整天，

突围出来各部都忙着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周围整理队伍，然后继续东撤。

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军医和救护兵们竭尽全力救护伤患，并将他们转运后方。团里的最后1辆战地救护车也用上了，载着重伤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师长威施少将撤退。

亲自侦察

下午晚些时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驱车赶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部，了解整体形势。当他抵达尚布瓦西南时，看到2辆IV号坦克正在警戒。接着，他穿过公路交叉口，视察了公路交叉口对面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部分阵地。随后，他带着1名传令兵继续前进，当来到公路左侧的一条沉降路面时，发现了地上散落的约30支步枪、子弹带、急救包和其他装备。显然，一队德军在即将突围成功前被盟军包围，被迫投降。前方并无德军迹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很可能在盟军进攻压力下撤过了公路交叉口。

当他继续往前走，试图看看那些散落一地的武器装备时，从沉降公路上缘埋伏的1挺机枪突然朝他开枪。好在奥托·维丁格上校和他的传令兵身手敏捷，飞身隐蔽，躲过了扫射。夜幕降临，他带着传令兵返回团部。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部署

8月20日05点3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也向西展开攻击。该团的目标是穿过马尔迪尔公路两侧的勒梅希于贝尔，攻击圣·皮埃尔拉里耶维尔。

进攻部署：

右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沿公路推进。

左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两翼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协同下展开攻击。

由于进攻地带是浓密的森林区，因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进展极为缓慢。至12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仅仅前进约500米。战斗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击毁了大量的盟军坦克。抓获的战俘供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对手是波兰陆军第1装甲师，他们打得十分顽强。根据波兰方面的记载，波兰第1装甲师围绕262高地的战斗中共伤亡了16名军官和353名士官、士兵。

15点30分，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的努力下，终于在包围圈上撕开一个口子。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将士们的协助下，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师部徒步冲出了重围，伞兵也在该团的接应下逐步突围出来。

在这次接应突围战斗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马赫中尉再次负伤，这已经是他的第12次受伤。不过，这一次他因伤势太重无法留在一线，必须送回国内救治，这是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诺曼底战役撤退阶段无法弥补的损失。

1944年8月21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死守突破口，保持畅通，并和右翼友军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取得了联系。在此期间，不少德军士兵三五成群或单兵突出重围。一开始，突围出来的德军人数还不少，到了中午时则大量减少。至16点00分左右，已经不再见有人突围出来。至此，SS第2“帝国”装甲师掩护法莱斯被围的第7集团军突围的接应战斗基本结束。

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师的统计，大约8000到10000名德军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线上突围出来。通过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的总兵力约为20000人。在包围圈中的大约10万德军中，有4万人成了俘虏，大约1万人伤亡，但仍有约5万人突围出来。

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的命令，准备趁夜向东转移，除了留下后卫部队断后外，主力转移到拉丰列特埃地区。后卫部队由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组成。夜间，各部从一线和盟军脱离接触，撤了下来，抵达各自指定位置：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到贝尔奈地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撤了下来。至此，法莱斯—阿尔让唐接应作战正式结束。

从法莱斯突围出来的德军几乎个个都是残破之师。第2装甲师除了少量装甲掷弹兵突围出来外，没有带出1辆坦克和1门火炮！SS第10“福隆德斯伯格”装甲师也打光了所有的坦克和火炮。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突围出来的时候也只有10台战斗车辆和6门火炮。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仅带出62辆战斗车辆。1944年8月23日，鉴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出色表现，3营营长海因茨·维尔纳上尉被授予1枚骑士十字勋章。

接应战斗结束后，SS第2装甲军从尚布瓦脱出，向东南撤退。与此同时，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已经甩开德军约90公里，前出到塞纳河，又一个包围圈在等着德军自投罗网。

1944年8月22日：

B集团军群作战日记记载道：

SS第2装甲军在比特里希中将的指挥下，以SS包姆上校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和博克上校的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打得极为英勇顽强。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果敢攻击，使第7集团军大部分兵力成功脱出了包围。他们的战绩已经上报陆军总部和最高统帅部，希望国防军公报能够提及他们的卓越贡献。

撤过塞纳河

1944年8月22日到23日：

经过一夜行军，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拉丰列特埃地区完成集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穿过贝尔奈，朝贝尔特伦德撤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穿过圣·欧班，拉丰列特埃朝帕丁里斯撤退。盟军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后卫部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1944年8月23日：

盟军的压力开始放缓。20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穿过贝尔奈，撤到勒泰伊。

主要由装甲战斗群组成的后卫部队和追击的盟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迟滞了盟军的追击，掩护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转移。1944年8月23日，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长鲁道夫·恩塞林上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海因茨·维尔纳上校，SS第2“帝国”装甲团7连排长阿道夫·勒布中尉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连连长阿道夫·鲁德上尉，均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塞纳河撤退战斗

1944年8月24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持续展开夜间行军，穿过布里奥纳，抵达该镇东北。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抵达贝尔特伦德，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到圣旺。当天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负责警戒贝尔特伦德—圣·旺一线。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朝埃尔伯夫方向侦察，至18点00分没有发现盟军迹象。20点00分，新派出的巡逻队在埃尔伯夫东郊遭遇部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游击队的袭扰。

20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下达战斗预备令，指出根据SS第2装甲军的指示，SS第2“帝国”装甲师要打下埃尔伯夫。经过侦察，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却反对打下并固守埃尔伯夫，他的理由是埃尔伯夫西北高地群是绝佳的防御阵地，站在这些高地可以俯瞰埃尔伯夫北面的塞纳河曲，是该地区的锁钥之地。然而，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维持原命令不变，严令鲁昂的塞纳河渡口必须守住，保障畅通至少48小时。

1944年8月25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拟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拂晓展开图西，打下埃尔伯夫，并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占领德拉隆登森林南面阵地，然后向南警戒，确保塞纳河曲开放48小时，保障德军主力撤过塞纳河。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师以装甲战斗群和有力侦察队向南呈扇形展开，迟滞盟军向塞纳河的推进，为德军撤过塞纳河争取时间。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营长布罗索夫上尉负责加固塞纳河大桥。所有辎重队列和机动车辆都在鲁昂渡口乘坐渡轮或从瓦塞勒铁路公路桥越过塞纳河。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2“帝国”突击炮余部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主力撤过塞纳河，仅留1个炮连在鲁昂的塞纳河曲。

在作战报告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对8月25日攻击埃尔伯夫记载如下：

01点00分，我下达了进攻埃尔伯夫的命令。上级指示攻击立即开始。05点30分，我团完成集结：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为右翼，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为左翼，再往左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团部仍留在埃尔伯夫西面2公里的农庄。本官亲随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展开攻击。然而，在冲击前小镇突然遭到猛烈的炮火急袭，本官身负轻伤，不得不返回团部。10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冲到埃尔伯夫南郊。敌人的抵抗十分微弱，据信当面之敌应为游击队。接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向南警戒，封锁周围的公路。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占领城西面高地群，向南和西南警戒。各营之间互无联系。当天，敌有力部队在游击队的引导下，穿过断裂地形，渗透进城。敌人甚至用坦克群穿插进来，切断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与后防的联系。2个营试图朝北面和西面突围，但敌坦克群封锁了周围所有公路。仅有1个战斗群（约80人）在1营长的指挥下于下午返回团部。

突围后，通往北面和西面的公路仍由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4连和16连封锁。下午和傍晚，突围出来的兵力陆续抵达团部周围。利用橡皮艇，部分兵力在夜间渡过了塞纳河。剩余的200人集合起来，补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

与此同时，负责坚守塞纳河桥头堡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兵力部署如下：

左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梅森巴赫上尉）

中央：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舒尔茨中尉）

右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维尔纳上尉）

右翼友军：1个陆军师，左翼友军：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一整天时间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出动强力侦察队向四周呈扇形搜索时，不断和盟军遭遇，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因在先前战斗中损失很大，建制被打乱，因而没有派出巡逻队。

1944年8月26日：

由于SS第2装甲军需要重新组织起对埃尔伯夫的攻击，因此，SS第2“帝国”装甲师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从西北向埃尔伯夫实施反击。抵达埃尔伯夫西北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遭到周围建筑物射来的密集弹雨阻击，有迹象显示埃尔伯夫的居民也参加了阻击战斗。在密集的火力打击下，担任突击先锋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连几乎是瞬间全灭，连长塞姆博尔中尉也不幸战死，仅有寥寥几人侥幸逃生。鉴于兵力不足难以打巷战攻坚，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只得退回出发阵地。

一整天的时间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进行了艰苦的防御战斗，努力顶住了朝塞纳河曲扑上来的盟军。当天，SS第2装甲军发来急电，指出塞纳河曲仅有1艘100吨的渡轮可用，其他的渡河设施均被摧毁。

不过，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营长布罗索夫上尉的努力下，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早在8月25日就已经修复了瓦塞勒的铁路桥，并可供车辆单线通行。此外，他还决定修复鲁昂西南半毁半存的铁路桥，使之恢复通车。为了支援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的修桥作业，SS

第2“帝国”装甲师下令全师一切物资优先供应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在1944年8月26日的作战报告中写道：

大约10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奉命组织兵力在鲁昂地区渡过塞纳河。为此，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配属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鲁昂展开。该营不眠不休地修复了被盟军炸毁的铁路桥。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和其他团属部队也处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节制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补给辎重队奉命前往鲁昂东面接收补充兵。

中午，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抵达鲁昂。城里乱成了一锅粥。所有通往鲁昂港口和通往渡口的公路全都被各种车辆挤满。而此时，全城仅有1艘渡轮可供部队渡过塞纳河。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正在铁路桥上拆除铁轨，焊接和系紧相互连接部件和构架。中午，铁路桥已经可以单线通行。不过，渡口的混乱程度有增无减。各条街道依旧拥堵。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副官汉斯·塞勒尔上尉在盟军空袭中失踪，希尔伯中尉继任团副官。与此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于空袭中再次被弹片击伤。盟军的轰炸还完全摧毁了鲁昂市南城，特别是鲁昂港口一切设施。数以百计的车辆，坦克和火炮、平民都被炸身亡。空袭过后，德军根本无法统计将士和平民的伤亡情况。万幸的是，铁路桥没有被炸中。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顶着猛烈的炮火修复了大桥，保障车辆顺利通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工兵连连长许斯上尉率部在大桥中央指挥交通，保障车流顺利通行。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动用一切手段保障所辖全体部队从塞纳河桥头堡安全转移。此时，盟国空军轰炸机群持续不断地攻击其它渡口。撤退期间，始终不见师部。不过，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等相继撤了过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根据命令转移到德拉隆登森林。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拼死掩护下，1944年8月26日到27日晚德军主力撤到了塞纳河北岸。入夜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撤到塞纳河曲膝部，转入防御。大约21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始撤离一线。瓦塞勒大桥被爆破。

1944年8月27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任务不变，留在桥头堡，确保B集团军群撤退大军继续东撤。渡运车辆和重武器的撤退作业进展顺利。盟国空军没有轰炸鲁昂东面的铁路桥，很可能是因为空中观察没有发现穿梭车流的缘故。

8月27日夜，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终于从一线撤了下来，然后乘坐渡轮撤过塞纳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归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仍死死地守住了塞纳河河曲阵地，击退了盟军的多次冲击。

1944年8月28日：

仍留在桥头堡的单位只剩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个营。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撤离桥头堡，保持与右翼友军的联系，并集中到隆谢洛勒（鲁昂东面8公里）—马尔戴维尔（鲁昂东面14公里）一线。

由于许多无法解释的原因，撤出桥头堡的命令并没有及时传达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渡过了塞纳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对当时形势报告如下：

大约13点00分，我从塞纳河岸边高地发现敌坦克冲进了埃尔伯夫。敌坦克大约110辆集中在城东。由于情况紧急，我赶紧用电台向师部报告。但电报没能发出去，因为师部正在转移途中，无法接收信号。

在我团各连当面集结的敌坦克群就像沙盘演习时的棋子似的无所忌惮。这对我军炮兵而言绝对是个上佳的目标。我们一次又一次用电台呼叫炮火支援，但电台另一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更让人着急的是，此时并没有炮兵前进观察员留在我团。这只有一种解释：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在法莱斯包围圈中几乎全军覆灭。显然，在渡过塞纳河后，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不得不远离河边，避免车辆集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剩余的炮群就更不可能展开了。由于我团左右两翼已无友军，因而敌人可以放肆集结其坦克群。大约14点00分，敌坦克群展开攻击。而此时我团发出的所有电台呼号都没有获得答复。与此同时，部队在精力充沛的军官的引导下，车辆正在陆续过河。形势已经很明显，在目前的极为困难而复杂的情况下，再打下去不是上策，如何保住我团的战斗车辆和3营的装甲运兵车不爆破的唯一办法只有撤退。

整个下午，我团依旧没能和师部取得联系。直到1名传令官赶来通报，我才得知我团是全师最后一个撤过塞纳河的部队。19点30分，我团经由鲁昂东面的铁路桥撤过了塞纳河。

右翼的1支陆军部队也开始撤退。虽然没有接到明确的书面命令，但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命令全团以如下序列撤出阵地，渡过塞纳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团直属部队、团部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

20点00分到21点00分之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过了塞纳河。

21点1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报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最后1辆机动车撤过塞纳河，并在鲁昂东北的隆谢洛勒集结。

SS第2“帝国”装甲师首席参谋斯图克勒上校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撤过塞纳河的组织因缺乏相应指挥人员而十分混乱。最初各部队过河交通混乱并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直到我师找到有效的办法。由于渡口拥挤混乱，导致我军在敌反复空中打击下兵力和技术装备损失很大。尤其是在过河时，根本无法确定我师到底是隶属于SS第1装甲军还是SS第2装甲军。抵达塞纳河前，SS第2装甲军曾指挥过我师，但在战斗阶段SS第1装甲军却接替指挥。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不懈努力下，最终德军主力逃出了重围，不过还是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总算是逃过一劫。

北法和比利时南部的撤退战斗

1944年8月29日：

当夜02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沿着2条穿过古尔奈昂布赖（鲁昂东面46公里）—布勒特伊抵达蒙迪耶西面和西南地区。

最初，SS第2装甲军打算让SS第2“帝国”装甲师转入后方整补重建，但因整体形势仍在持续不断恶化和盟军争先恐后向德国边境冲刺而告吹。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最初抵达博维南部。下午，盟军坦克群从南面插向博维。夜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相继穿过布勒特伊、蒙迪耶和内勒进行撤退。部队已完全失去了战斗力，SS第2“帝国”装甲团在被迫撤退后不久转移到大后方的梅斯附近，准备重建。

1944年8月30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哈姆北面地区。

1944年8月31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穿过维尔芒（圣康坦西面）、博汉恩、瓦希尼抵达伊尔松地区。

按照SS第2装甲军的计划，伊尔松地区定为SS第2“帝国”装甲师重建基地，但在盟军持续追击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地带，比利时地下抵抗组织和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活动频繁，游击队袭扰力度有增无减。当天，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抵达库万，师部继续朝菲利普维尔撤退。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任务是在伊尔松—罗科里一线（伊尔松东面30公里）南面组织防线迟滞盟军的推进。为此，奥托·维丁格上校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为左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为右翼转入防御。各营之间联络以电台方式进行，由于撤退公路南面森林地下抵抗组织活动频繁，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单个传令兵或单个车辆穿过这一地带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撤退过程中，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因汽油不足被盟军先头部队包抄后路，好在最终还是突围出来。

1944年9月1日：

当天，曾担任过SS第2“帝国”装甲志丹兵师师长的SS第1装甲军军长克普勒中将，莅临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并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从那慕尔撤过马斯河，在于伊南面重组并接收补充兵。21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开始撤退。当时，SS第1装甲军和SS第2装甲军的防区范围划分如下：

SS第2装甲军：马恩河—伊尔松地区

SS第1装甲军：伊尔松—沙勒维尔

1944年9月2日：

13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将一线警戒部队撤下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奉命警戒，团部于21点00分转移到纽维尔。经过一夜行军，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残部抵达于伊南面。。

8月底从解散的德国空军地勤和机场部队中的补充兵抵达，并补入各营。趁着暂时没有大规模战斗的机会，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抓紧时间整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临时归哈弗克上尉指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经过一夜行军，赶到了弗赖尔附近。

师长在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基础上加饰宝剑

1944年9月2日，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奥托·包姆上校成为德国国防军第95位获得宝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自7月28日起，奥托·包姆就同时负起指挥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的重任，在指挥岗位上表现出色，带领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17“伯利欣根”装甲掷弹兵师杀出重围，他的表现无愧于这一荣誉。

1944年9月3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任务不变。在弗赖尔，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遭到了盟军猛烈攻击，但都有惊无险。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菲利普维尔会师。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击退了盟军几次进攻。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抵抗组织参加了这些战斗。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任务是确保哈斯汀的马斯河渡口，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1个排奉命准备炸毁马斯河大桥。18点00分，16连1个排工兵向B集团军群的1名工兵军官报到，根据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的命令，必须在19点00分准时炸掉马斯河大桥。

然而，针对莫德尔元帅的这道命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却表示反对，因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不一定能在19点00分撤过马斯河，要是按照莫德尔元帅的命令炸桥，那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只能束手就擒。因此，奥托·维丁格上校紧急唤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连长冯·埃贝斯坦因中尉，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炸桥，并以全连兵力死守大桥。这道命令优先权大于一切命令，包括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的命令。因为截至此时，除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外，还有至少3个师还在马斯河西岸。午夜，SS第2“帝国”装甲师从现阵地撤出，于哈斯汀跨过阿斯河。仍滞留在马斯河西岸的所有部队也在夜幕掩护下全部撤过河。做为全军殿后部队，SS第2“帝国”装甲师最后一个撤过马斯河后，大桥按计划予以爆破。

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的任务是持续保障迪南特大桥畅通，并在德军主力过河后予以爆破。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任务是沿着迪南特到吉维特一线的马河畔阻止防

御。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当天朝那慕尔组织侦察。

马斯河畔防御战斗

1944年9月4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欧村—吉威的马斯河沿线组织防御：

右翼：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海军第2暂编旅支援下坚守迪南特地区

左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以1营为右翼，3营居中，2营为左翼

当天，盟军小心翼翼地朝马斯河西岸挺进。在南面的马斯河上游，盟军已经渡过马斯河，踏上东岸。迪南特的马斯河大桥已经做好了爆破准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许斯上尉在9月4日遭游击队伏击不幸中弹战死。

1944年9月5日：

02点00分，美军突然强渡马斯河，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3营防线发起攻击。依靠进攻的突然性，美军很快打下了一个桥头堡。08点00分，1营和3营组织反击，摧毁了美军桥头堡，抓获含4名军官在内的109名战俘，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防线对岸的美军用各种武器对2营阵地袭扰了一整夜。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从于伊南面转出，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换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摩托化步兵侦察排在那慕尔东面和盟军接触，发现盟军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桥头堡。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的高射机枪在迪南特击落2架盟军战机。

1944年9月6日：

盟军渡过马斯河，再次对迪南特南面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展开攻击，再次建立一个桥头堡。这一次，美军进行了充分地战前准备，不仅一举巩固了桥头堡，而且还用登陆艇向桥头堡运去了大量坦克。当然，美军之所以得手也是因为整条防线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连兵力不足，难以有效反击所致。

尽管如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准备接防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联合展开反击。2个营虽成功压制了桥头堡，但就是无法完全摧毁，将美军赶下马斯河。2个营的兵力实在太弱了，根本无法达成任务。不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还是抓获了149名战俘，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车辆。在此期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却无法和左翼友军取得联系。

在于伊南面，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通过侦察发现从下午起盟军开始朝那慕尔东南挺进，并相继占领了昂代讷和于伊。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情况，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立即开始往福村、热纳、奥埃高速公路集结兵力。低垂的云层遮挡了天空，阻止了盟军战斗轰炸机优势的发挥。不知怎么的，挺进中的盟军突然收住脚

步，掉头回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派上去侦察的巡逻队回报说奥埃已无敌踪，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抓住盟军迟缓的机会仓促组织了一条防线。下午，盟军出动坦克群穿过多林内朝迪南特实施突击。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击退了跨过法比边界的盟军，并和右翼的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取得联系。

在迪南特以北，盟军强渡马斯河的企图均被粉碎。右翼形势发展迫使SS第2装甲军逐步东撤。

往西墙（齐格菲防线）的退却战斗

1944年9月7日：

午夜，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撤到欧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撤到德林。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欧什沿线组织防御，兵力部署如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为左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为右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朝马奇实施侦察，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警戒北岸，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以及从SS第2“帝国”装甲师调来的直属部队为加强。各部在克鲁格上尉的指挥下，组成“克鲁格战斗群”。右翼友军为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但未能与左翼取得联系。

截至当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仍未能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取得联系。9月7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肃清了埃维列特（Evelette）的游击队后，防守奥埃（Ohey）直到在盟军进攻重压下才被迫撤退。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终于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取得联系，并通过电台下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往伍尔特河（Ourthe）。而若要成功撤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就必须从正在向前推进的盟军队形中穿过。此时，盟军的坦克群和战斗轰炸机群正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线组织攻击。因穿甲弹不足，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没有实施有效抵抗。

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将欧什河沿岸防线交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索梅尔—埃格内一线交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在这一带的运动防御战斗是很艰苦的，情况也十分复杂。举个例子，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线正面宽约12到30公里，因兵力不足，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只能将兵力集中在高速公路和其他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制高点。各营之间防线根本无法衔接，只能用电台相互联系。各营不仅要打击快速挺进的盟军快速兵团，而且还要对付在防线后方日复一日加大袭扰力度的抵抗组织游击队。落单的传令兵和战地救护车不仅时常成为游击队袭击的目标，而且还很容易被土制地雷炸伤（埋设在高速公路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1辆战地救护车在转移过程中就遭到游击队伏击，被炸个稀烂。车上的部分伤员毙命，部分人再添新伤。即便是战地救护车上涂装着醒目的红十字，游击队对这类目标也是照打不误。

甚至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1个装甲运兵车排，游击队都敢组织步机枪火力伏击。在战斗中，排长中弹战死，许多官兵负伤。盟军战斗轰炸机也赶来助战，增加了兵力和装甲运兵车的损失。因此，游击队的频繁伏击和盟军战斗轰炸机不时助战，给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不断转移撤退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SS第2“帝国”装甲师和左右两翼根本无法取得联系，相当于在侧翼敞开的情况下组织撤退行动。期间有数次，尤其是在夜间，盟军坦克从侧翼迂回穿插到SS第2“帝国”装甲师后方，幸好是盟军不擅于夜战，很快又撤了下来，让SS第2“帝国”装甲师多次逃过一劫。

1944年9月8日：

截至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依旧维持。15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转移到下一条指定线，并组织兵力往南对拉罗彻的侦察。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阿穆瓦尔—弗隆维尔组织防御。在8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次负伤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里策尼上校不得不后送治疗。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克拉格少校，出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抵达格兰德梅尔。克鲁格上尉指挥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归建。

1944年9月9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萨尔姆地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自清晨起就向东撤退，抵达特洛伊丰特，继而确保从斯塔维罗特往西展开的高速公路。20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往萨尔姆堡。

1944年9月10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确保萨尔姆地区。盟军的进攻被打回。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区内的所有高速公路全部被障碍物堵死，各座桥梁也被依次炸毁。23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按命令转移到佩蒂特—梯也尔。

1944年9月11日：

根据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再次和盟军脱离接触，退往下一条指定线。从英军战俘营侥幸逃生的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侦察营营长抵达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穿过丰陶撤往罗特。

越过第三帝国边界

15点45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越过了第三帝国边界。下午，盟军紧追不舍，迫使SS第2“帝国”装甲师转向东南走新路险，穿过圣·维特和斯坦因布鲁克抵达埃尔谢拉。从这时起，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始为祖国而战。截至此时，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没有接到任何撤到西墙的命令。根据9月11日上级指定线，SS第2“帝国”装甲师要占领施内到埃菲尔之间的齐格菲防线段。在SS第2“帝国”装甲师第一传令官奥托引导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各团营依次穿过了普鲁姆。

在齐格菲防线展开

1944年9月12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马斯佩尔特索姆维勒尔—施利尔巴赫展开。截至目前，SS第2“帝国”装甲师仍未收到任何一道指示撤进西墙的命令。盟军继续穿过圣·维特向东南急迫。17点00分，盟军步坦协同沿着圣·维特—普隆斯菲尔德高速公路挺进，一度前出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跟前。幸好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投入全部兵力封堵，才挡住了盟军的突击。

对于当天的状况，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报告如下：

我团的下一个目标正是西墙。虽然我团没有接到师里下达的关于占领西墙的命令。不过我团已经不得不撤进西墙依托预设混凝土防线挡住追击之敌。在击退敌人进攻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亲自下令占领西墙。根据这道命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布兰德斯海德—哈布斯海德—克斯菲尔德—雷登伯恩正面宽约16公里的地带占领防线（按照德国陆军战斗条令，1个团的防御正面不应超过5公里）

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逐次占领西墙的同时，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亲自驱车赶往师部报告情况，并希望师部考虑一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中兵力消耗大，急需补充的要求。与此同时，SS第1装甲军下达的关于占领西墙奥尔蒙特—雷登伯恩地区命令传到了师部，证明了团长的正确判断。遗憾的是，这道命令同时也证实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正面的展开宽度。这样，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也要遂行防御战斗。

18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穿过温特斯佩尔特，撤向哈布斯海德，各营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方才占领了防御阵地。在右翼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敌人的进攻压力不大。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先是撤到曼德尔菲尔德—奥维一线，配属作战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则撤到奥贝尔拉斯海德—布雷亚尔夫，占领齐格菲防线地段。

9月11日或9月12日，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1个战斗群（米留斯战斗群），兵力为1个团部和1个营，加强给我师（指SS第2“帝国”装甲师）。该战斗群插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左翼）和右翼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之间。

西墙（齐格菲防线）防御战斗 占领西墙防御地带

直到SS第2“帝国”装甲师进驻，他们才发现所谓的西墙——齐格菲防线根本无法用于战斗。部分碉堡成了难民收容点，部分成为仓库区，不少还囤积着一袋袋面粉。最麻烦的是莫过于劝说隐蔽在碉堡里的难民离去。森林地带的碉堡更是大部分都上了锁，钥匙不翼而飞。原先修建的射击台也不适合安装现有的机枪和火炮。混凝土防线前沿的“龙牙”障碍带也有空隙，

雷场完全不存在。最困难的是通信联络系统。进驻齐格菲防线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发现手上既没有齐格菲防线的相关地图，也没有电力照明设备相关路线图。总之，从各种角度来看，齐格菲防线做为混凝土防线，得分是不及格。

进驻齐格菲防线的头几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不得不在没有任何炮火支援的情况下遂行防御战斗。实际上，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部署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后方，负责支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不过，因为2营缺乏炮弹，因而无法提供强有力的炮火支援。

考虑到西墙—齐格菲防线极不完善，SS第2“帝国”装甲师兵力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短时间占领齐格菲防线并一直守了个把月，简直可称为奇迹。另一方面，这一奇迹还拜美军所赐。虽然美军跟在SS第2“帝国”装甲师身后追到齐格菲防线前，但却没有马上发动进攻。如果他们胆子再大一点，依仗兵力和技术装备优势强攻，很容易突破齐格菲防线。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这么做，SS第2“帝国”装甲师缓过了这口气。

1944年9月13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利用拂晓占领了大部分混凝土工事碉堡区。不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因走错路，直到第二天才归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上午，美军发动局部攻势，占领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御地带的部分碉堡。在勇敢的3营营长佩施尔上尉的率领下，3营组织兵力以重大伤亡夺回了失守的碉堡。由于这次成功，佩施尔上尉被授予1枚骑士十字勋章。当天，美军再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御地带连攻3次，但均被打退。

1944年9月14日：

令人震惊的是，美军仍然没有组织哪怕一次大规模进攻来突破齐格菲防线。截至目前，德军仍然没有在齐格菲防线做好大规模战斗防御准备。美军的拖延给德军防御准备争取了时间。当天，美军再次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御地带实施渗透攻击，但仍未得手。为了加强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战斗力，SS第1装甲军把以下部队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师：

第58空军要塞营：加强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第1031工兵营：加强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

欧萨次装甲掷弹兵营：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空军要塞营：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鲁森营：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形势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差不多，美军占领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前沿的几个碉堡。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第58空军要塞营和第1031工兵营

在埃菲特地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

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希布肯战斗群替下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1个连战斗群。米留斯战斗群也撤出战斗。从迪南特撤下来的海军第2混编营加强给防线中央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战史记载如下：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得到1个希维营的加强。不过，我们并不信任他们，他们放弃了许多碉堡，根据友邻部队的报告，他们丢下自己的指挥官，成群结队携械向敌人投降。像这种根本不可靠的部队加强给我军真是难以理解（上级意图）。

第78装甲掷弹兵营在齐默尔曼上尉指挥下，插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之间是完全值得信赖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该营的合作堪称典范。第78装甲掷弹兵营士气很高。德国空军要塞营插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3营防线空档。这个营主要兵力原为预备役飞行员，因汽油不足，只得转入地勤。由于西线吃紧，因此这些总共飞了不到100次的预备役飞行员们只得编成德国空军要塞营投入地面战斗。

按照他们的说法，转入服地勤是对空勤人员的惩戒。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营中还有不少是受过良好的飞行训练，并拥有丰富空战经验的空勤人员，根本不应该浪费这类人才拿来打地面战斗。把他们投入地面战是德国的耻辱。

当然，德国空军要塞营的装备也是一顶一的好：德国空军MG15机枪和铁拳火箭筒。他们没有任何控动步枪和手榴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步兵战斗训练，除了会打空军的武器，他们对步兵武器一无所知。在西墙沿线的战斗竟然是很多人生平中第一操作机枪进行直瞄射击！

在克服了最初的困难后，德国空军要塞营很快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们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合作无间。不久，2个海军暂编连也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

这两个连的大部分士兵都是17到18岁的海军志愿兵。不少人还是大学毕业生，志愿报名参加人工操作鱼雷。但由于西线吃紧，他们被部署到马斯河沿线。至始至终，他们都是优秀的男孩，拥有高昂的士气和卓越的能力，也许是当时德国青年中最优秀的一批志愿兵。这两个海军暂编连奉命插进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线，在接下来的各次战斗中，他们打得十分出色。最后，他们和3营融入一体，直到战争结束。

1944年9月15日：

威斯利策尼上校从医院伤愈复出，再次接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一职。当天，美军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罗森塞芬、克斯菲尔德和斯佩尔曼舒尔茨阵地实施渗透。当夜幕降临时，整体形势依旧不明。入夜后，当各个碉堡区连通电话线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这才判明连通电话线的防御地带的各个地段究竟在自己手上，还是在盟军之手。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海因茨·维尔纳上尉）的防御地带又一次成为激战焦点。德国空军要塞营防御地带战斗较少，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阵地平静如初。

当天，元首大本营通过西线总司令给各部下达了新的元首令：

1. 守住西墙是德意志祖国保卫战的决定性要素。
2. 必须以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的决心来坚守西墙。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不过，这道命令签署得有点晚了，因为许多碉堡已经落入了美军之手。由于兵力不足，很多碉堡区都没有占领，结果白白落入美军之手，无法组织兵力夺回。

1944年9月16日：

当天，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成功地组织兵力击退了从施内—埃菲特方向来攻的美军。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覆灭

当天，美军集中兵力，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据守的克斯菲尔德地区展开攻击，并达成了突破。接着，美军向突破口两翼投入坦克群。在突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同时，美军还组织兵力对左翼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重兵冲击。

从战法上看，美军显然在战前拟定了周密的进攻计划。首先，他们用突击队逼近各个碉堡，然后对各个碉堡的射击孔投出烟幕手榴弹遮挡守军的视界，接着坦克开上来轰击。这一招虽然屡试不爽，但当他们逼近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的碉堡区时，却遭到交叉火力射击。跟进的美军坦克群赶紧开上来，用主炮和机枪火力压制德军碉堡。与此同时，特种工程使用的推土坦克也开上来推倒各个工事前的障碍墙，压倒工事射击口。在坦克火力掩护和推土坦克推墙遮挡工事射击口的掩护下，突击队继续前进，用沙袋和草皮封住各个工事的通风口。显然，用步兵武器是挡不住坦克进攻的。不过，美军坦克在最初几天也没能摧毁10连。与此同时，美军坦克群在其他地段达成突破后，从背后包抄了10连的混凝土工事群。他们用厚重的车身猛烈撞击，撞开了碉堡的后门，然后对着碉堡内部猛烈开炮。对于10连的将士们来说，这种形式的战斗真是绝望至极。但没有人投降。美军多次进行劝降，也没有一个人放下武器走出混凝土工事。期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多次接到10连的各个碉堡求援电话，内容无一例外都是遭到美军猛烈攻击，请求从外面反击解围。然而，奥托·维丁格上校却什么也做不了，他手上没有哪怕1辆坦克，甚至连规模最小的预备队都没有。炮火支援也给不了，因为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已经很多天都没有收到弹药补充了。10连的防御战斗还在绝望地进行着。

美军突击队用炸药将混凝土工事的各个射击口炸毁，然后让喷火兵靠近朝碉堡内喷射火龙，将10连装甲掷弹兵从混凝土工事中熏赶出后门，然后用手榴弹和机枪在后门候着，逐个将装甲掷弹兵扫倒。

就这样，在2天2夜的壮烈战斗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全军覆灭，真正做到

了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所说的在西墙一定要打到哪怕只剩最后一人。

由于兵力不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没有组织反击将失守碉堡夺回。不过，10连英勇壮烈地抵抗，让美军意识到了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顽强和不屈精神。

1944年9月17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从施内和奥尔泽姆组织反击，击退了美军的进攻。

当天，美军继续展开强攻，又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的德国空军要塞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之间达成突破，一度前出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前500米。由于奥托·维丁格上校已经完全没有预备队，因此对美军的突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无可奈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美军竟然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击压力的情况下把坦克和步兵撤了下来。不过，他们仍在突破地带留有炮兵观察员。在步兵火力的掩护下，他们埋伏在团部前沿，呼叫炮火准确打击德军防线各个地段。为了防止美军渗透突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除了每个晚上组织巡逻队搜索外，还进行电话侦查，判明防线的各个碉堡究竟是德军控制，还是美军占领。

1944年9月18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以1营沿着弗尔斯陶斯—克瑙弗斯佩奇森林公路实施反击，将主防线向西推进了1公里。

1944年9月19日：

针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0连的覆灭，SS第2“帝国”装甲师意识到坚固的混凝土碉堡虽然看起来安全可靠，但实际在战斗中很容易被美军的步坦喷火兵协同堵在碉堡里，同时喷火燃烧把守军从碉堡后门赶出，候在后门的美军可以用机枪、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予以消灭。为此，SS第2“帝国”装甲师紧急命令各团放弃混凝土碉堡，在各个碉堡间修筑土木工事和野战阵地，采取野战筑城阻击方式而不是混凝土碉堡死守方式阻击美军步坦炮喷火协同攻势。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连续遭到了美军2次攻击，但均将美军打退。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成功地反击

1944年9月20日：

在冯·埃贝斯坦因中尉的率领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沿着希克哈斯海德—新鲁特菲尔德公路实施反击。美军先头部队，含前进炮兵观察员在内，一度突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前沿500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3连由于自诺曼底撤退以来首次获得了充足的弹药补给，遂给反击的16连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13连的卓越的火力支援下，16连获得了完全胜利，美军损失惨重。散落一地的尸体堆和电话台、电话线无疑表明了美军在齐格菲防线设立的前进炮兵观察哨被端。16连的胜利也让美军恼羞成怒，在后退1公里之余，用炮火猛轰原前进炮兵观察哨。

1944年9月21日到9月30日：

两军之间的相互侦察和突击仍在持续。SS第2“帝国”装甲师下令各部加强阵地防御。由于炮弹充足，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的支援炮火越来越猛烈。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获得了1门210毫米轨道炮，并奉命支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遗憾的是，这门炮每天只能打3发。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工兵）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当面埋设S和T雷。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由于地下水位太高，只得把掩体尽可能修高。在最近的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发现上50岁的大龄兵似乎不适合战斗，因此将德国空军野战要塞营上50岁的大龄兵撤出了住房县，并修建第二道防线。与此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中抽调久经战阵的老兵组成一个突击连，并调整了防御部署。

盟国空军异常活跃，使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昼间几乎无法活动。9月25日，美军组织的一次进攻被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德国空军野战要塞营打退。9月28日，美军组织兵力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展开攻击，并用猛烈的炮火覆盖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整个防御地带。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立即展开反击，将突破渗透的美军打退，封闭了突破口。在反击中，德军从美军一个团部中缴获了大量地图。令德军惊讶的是，美军竟然在作战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齐格菲防线各个混凝土工事的进出口，团部、营部、连部以及所有混凝土工事的数量和每个工事的进出口；此外，连德军掩埋在地下的电话通信线路也在美军地图上清楚标出。绘制得如此精密，甚至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从未见过此类地图。

同一天，美军再掀攻势，目标直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显然，美军的情报工作做得很足，完全依照在地图上标注的各团营连指挥部位置和工事位置展开了“精确”攻击。再一次，美军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前停了下来，转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防御地带。在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团的1辆坦克击毁了1辆M4“谢尔曼”坦克，接着在炮火和迫击炮火力支援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粉碎了美军的进攻，美军损失惨重。

1944年9月29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临时配属给第91德国空军野战师，不过补给体系仍纳入SS第2“帝国”装甲师。截至目前，由于没有预备队，SS第2“帝国”装甲师仍留在一线奋战，无法撤防休整。

1944年9月30日：

双方继续展开日复一日的攻防战。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当面的美军组织了换防。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组织了一次突击作战，兵力由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和突击连组成，一举抓获了不少美军战俘。根据俘虏的供认，换防到SS第2“帝国”装甲师当面的的是美国陆军第2步兵师。清晨的浓雾给双方的巡逻和侦察都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了摸清SS第

2“帝国”装甲师的兵力部署和防御态势，美军穿着德军大衣和钢盔，逼近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采取这种偷袭方式，美军把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许多将士被俘。除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外，第5德国空军要塞营也和美国展开激烈攻防战。

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双方激烈的相互攻防战从9月30日一直持续到10月5日。

1944年10月6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为了拉平防线，组织兵力对梅尔塞特堡东面实施反击。1个摩托化步兵营和1个自行车营被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后者接过累登防御地带。而几乎毫无作战经验的摩托化步兵营进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该摩托化步兵营将士的平均年龄达55岁。同一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命令几乎失去战斗力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转移到奥德瑙地区重建。1个小型战斗群，含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3辆装甲运兵车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1连的装甲掷弹兵，以及摩托化步兵营的1个排实施渗透反击，任务是将昼间占领德军防线的美军逐出。这次渗透反击作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将美军赶出，而且还顺带拔掉了1个观察哨。摩托化步兵营的大龄兵们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可谓“宝刀不老”。

炮战

幸好炮弹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才使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可以给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守反击提供强大的炮火支援。不仅如此，由于炮弹充足，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还对布雷亚夫地区的美军炮兵阵地进行炮火反击。与此同时，美军炮兵也加大了炮击力度，试图将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阵地彻底摧毁。不过，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狡兔三窟，每次都准备了许多阵地，在美军炮火反击下随意机动转移，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10月中旬，先前配属SS第2“帝国”装甲师的米留斯战斗群，归建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包姆上校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海因茨·维尔纳上尉颁发了一枚骑士十字勋章，表彰他在1944年8月23日法莱斯围歼战中的出色表现。

本土重建

1944年10月31日到11月1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全体部队撤离了齐格菲防线。临走前，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对在西线防御战斗中倒下的战友举行了祭奠仪式。接着，SS第2“帝国”装甲师乘坐火车抵达萨尔州，进行重建工作。

1944年10月23日到11月11日：SS第2“帝国”装甲师重建

1944年10月底，仍留在普鲁姆河两岸埃菲特地区的SS第2“帝国”装甲师撤离一线，转回帕特伯恩南面重建。师部设在奥尔姆。在诺曼底战役到西线防御的各次血战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各团营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兵力缺编严重。1944年9月到10月，SS第2“帝国”装甲师获得了大量补充兵，车辆和其他重型装备也获得了很多补充，基本补足了损失。

从训练角度来说，1个装甲师要恢复战斗力至少需要4周的重建和训练时间。因此，SS第2“帝国”装甲师在1944年9月获得来自后方的补充兵后就一直着手展开训练，尤其是加强了单兵武器射击训练。补充兵的大头是18到19岁的年轻士兵，而且大部分是志愿兵，他们虽然表现得十分狂热，但这些补充兵却无法替代那些损失在前线的经验丰富的战士。特别是熟练的驾驶兵，那更是在战场上用大量汽油“喂”出来的老家伙，绝非在短短的几周时间用少得可怜的汽油和有限的行驶车次训练出来的菜鸟驾驶兵可比的。因此，对于SS第2“帝国”装甲师而言，训练补充兵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在补充兵到位的同时，技术装备和物资的补充也陆续到位，还在SS第2“帝国”装甲师抵达重建区前，技术装备和物资就开始缓缓到位。然而，时间不允许SS第2“帝国”装甲师对各个技术兵种的补充兵进行充分训练，使各个技术兵种的战斗力大不如前，而技术装备的战斗潜力也无从发挥。根据现存的数据显示，在重建时各个技术兵种的训练仅限于讲解进攻部署和驾驶几趟履带式 and 轮式车辆行进，以熟悉适应装备。对各个军官的训练主要是兵棋推演和战术训练的讨论。虽然补充兵的训练和技术装备到位不尽入人意，但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受到了驻地的德国民众欢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瓦尔斯坦因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新马尔斯贝格进行重建。期间，为了融合军民关系，两团经常在傍晚训练结束时组织军乐队演奏各种进行曲，行进在驻地的大街小巷，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重建期仅有短短的3周时间。很快，SS第2“帝国”装甲师就要对驻地说再见了。对于这些补充兵和全体老兵而言，这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次休整和重建。很快他们将打遍东西两线，一直到战争结束都不会再有休整的机会。

1944年秋季西线的形势

维尔纳·豪普特在著作中对西线战事描述如下：

从8月底开始，西线战事由盟军的快速追击逐渐转变成僵持状态。出于对西墙（齐格菲防线）的防御的担忧，盟军的进攻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这给了西线德军难得的喘息机会。虽然盟军从斯凯尔特入海口一直到瑞士边界持续不断组织对德军防线的局部进攻，但始终没有达成突破。冬季即将临近，实施深远突破已不可能。盟军和德军之间的攻防战陷入了僵局。

在持续不断的夏秋季战役中，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盟军在放缓进攻步伐的同时，正在逐步改善后勤补给态势，准备在1945年春发动致命的一击。而德军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为生存而战。

据统计，从1944年6月6日到11月30日，德国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共战死54754人，失踪338933人。盟军的损失也不轻。从6月6日到11月30日，盟军共战死65000人，177000人负伤，22000人被俘，6000人失踪。不过，盟军的损失可以持续不断轻易获得补充，但德军却做不到。德国的人力资源已经接近枯竭，甚至到了不得不派出根本没有什么重武器的国民掷弹兵师上阵的地步。

力量对比

1944年12月1日，德国陆军在西线的总兵力为416713人。相比之下，盟军在西线共有2699457名美军，925664名英军和加拿大军，以及大约10万名法军，总计盟军兵力为3725131人，这意味着盟军在兵力上拥有德军8.5~9倍的优势，更不用说在飞机、坦克和重炮上的绝对优势。

为了扭转西线被动不利的态势，国防军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发起一次总攻击。

德军总攻计划

还在8月19日，盟军即将完成法莱斯包围圈时，阿道夫·希特勒就计划在11月发起大反攻，并于同一天命令陆军总部务必在2个月内完成25个师的新组建工作。就在阿道夫·希特勒构思大反攻计划时，盟军和前线的德军将领都认为战争即将结束。

1944年9月和10月，当齐格菲防线态势逐渐稳定时，阿道夫·希特勒在8月份提出的总反攻计划再次摆上台面。

作战准备

这次进攻，德军代号是“守望莱茵”，最初是在1944年9月6日拟定的。

9月13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把迪特里希上将从前线召回，准备组建第6装甲集团军，随后更名为SS第6装甲集团军。集团军司令部组建于德国第6军区，从武装党卫军各军师中选调优秀干部组成。

组建之初，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对希特勒的反攻计划一无所知。最初，第6装甲集团军的任务是负责从西线撤回的各个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师的重建工作。从指挥关系上，第6装甲集团军是隶属于陆军总部的。在构思反攻的同时，阿道夫·希特勒还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方略。9月16日，他正式对最高统帅部宣布，即将展开的反攻将穿过阿登高原，直扑安特卫普。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上将拟定了五个不同代号的计划，分别是“荷兰”、“列日”、“卢森堡”、“罗林根”和“埃尔萨普”，并呈报希特勒。

希特勒对后三个计划并不感兴趣，立即否决了它们，但他对于前两个方案却钟爱有加，并下令参战部队务必在10月11日完成作战准备，行动代号“守望莱茵”。同一天，约德尔从最高

统帅部各部门抽调精干参谋组成一个小班子专门负责“守望莱茵”行动细则拟定。由于这项任务属于最高机密，因此在阿登战役开始前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项作战。按照阿道夫·希特勒的规划，德军在埃菲特地区完成集结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阿登高原，用7天时间扑到安特卫普。这次进攻所需兵力为12个装甲师和20到23个步兵师，另5个师为预备队。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中，他一直希望复制1940年西线战役的“大镰刀”，一举砍翻盟军。但这一次，镰刀所向不是穿过法国，而是砍向西北，直指安特卫普。西线战区参谋长韦斯特法尔中将和B集团军群参谋长克雷布斯中将于10月24日在东普鲁士的拉斯登堡奉命准备在西线展开反击作战，目标是歼灭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巴斯托尼以北的盟军。

参战兵力为：

以第6装甲集团军为主攻，第5装甲集团军负责在奥美和那慕尔之间渡过马斯河，掩护第6装甲集团军的侧翼和后防，然后抵达安特卫普—布鲁塞尔—迪南特一线，第7集团军向南和西南突击，掩护左翼。

在克雷菲尔德附近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斯泰特元帅和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才第一次得知“守望莱茵”计划。

不过，B集团军群参谋长克雷布斯中将给陆军总部提交的计划却不是攻打安特卫普，而是准备在亚琛发动，代号“小满贯”。不过，克雷布斯中将没能说服阿道夫·希特勒改变决心。在希特勒眼里，克雷布斯的“小满贯”太小家子气，即便吃掉盟军一部，也无法扭转战局。他心中期待的是“大满贯”。1944年11月10日，他签署了阿登战役预备令。命令的第一段就是：

这次作战目的是摧毁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卢森堡以北的敌军，决定性地扭转西线态势，甚至整个战争态势……

SS第2“帝国”装甲师进驻莱茵河西岸

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师于11月11日23点30分奉命转移到莱茵河西岸的克雷菲尔德—格雷文布洛伊奇—新普地区。师部设在卡亚尔斯特。

转移分成2个阶段：

从11月12日到11月15日，SS第2“帝国”装甲师抵达尤蒂里希东北；接着于11月18日进入指定地区。在整个开进和集结过程中，SS第2“帝国”装甲师不得不一路隐蔽和加强伪装。

重返西线

担任战役预备队

抵达集结区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以所有仍保有战斗力和摩托化步兵单位编成1个战斗群，担任德国陆军B集团军群预备队，阻止美军从亚琛地区可能的突破。这一战斗群由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维尔纳上尉指挥，编成如下：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通信排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2个连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2个连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3连1个排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4连1个排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1个排

自行车取代轮式车辆！

在奈登马尔斯贝格地区重建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出现了一个特例。截至11月15日开赴集结地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仍然没有任何1台轮式车辆，全营完全是徒步行军和战斗。12月初，为了“加强”1营的机动力，上级竟然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装备了自行车，以取代轮式车辆（真是搞笑）。更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大部分自行车甚至因各种故障根本无法骑，不得不进行紧急维修才勉强可用。堂堂一个主力装甲师的装甲掷弹兵营愣是从摩托化给变成“银轮”化，说明当时的德国物资匮乏到了什么地步。

此外，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还严重缺乏冬装。军靴更是短缺。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原师长拉默丁少将伤愈复出，从包姆上校手中接回了指挥权。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一起归比特里希中将指挥的SS第2装甲军麾下。

传达进攻命令

维尔纳·豪普特在著作里写道：

12月12日，希特勒命令各部队长，下至师一级前往鹰巢，领受进攻作战任务。这是各师师长第一次得知他们的部队要参加阿登反攻。1944年12月13日，阿道夫·希特勒又对与会的集团军、军、师指挥干部发表了冗长的演讲，重点述说了这次反攻的意义和部署。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一回到军部就召集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的全体团长进行兵棋推演。当然在这次推演中，比特里希中将并没有像各位团长透露进攻计划。根据元首的指示，SS第2装甲军将在SS第1装甲军身后跟进，在列日和迪南特之间渡过马斯河，或掩护SS第1装甲军北翼。

在这次兵棋推演中，比特里希中将引用了阿道夫·希特勒的部分发言并暗示手下的师长和团长，这次进攻很可能是陆军和德国空军，以及祖国的最后一丝希望，如果胜利就能扭转战局。

12月初，SS第2“帝国”装甲师收到了2到3个基数的弹药和汽油（1个基数的汽油为在干燥公路面上行进100公里的汽油量）。实际上，按照战斗条令，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所需准备的汽油量是12个基数。由于下发汽油量不够，上级特别明令要在进攻战斗中夺取美军的油库，甚至还特地编成“缴油突击队”，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德军油荒到了什么地步。

SS第2“帝国”装甲师在阿登战役前装备如何？

SS第2“帝国”装甲师在战前兵力达满编90%、装备满编率80%，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因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没有任何轮式车辆，装备满编率60%。当然，这些帐面

的数字并不能推导出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实际战斗力，因为兵力虽然接近满员，但大部分补充兵根本就没有受过充分准备，这些补充兵表现如何还是个未知数，加上战前物资储备不足，根本无法达到所谓的“突击进攻师”的标准。实际上，SS第2“帝国”装甲师并没有完全做好进攻准备。可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并不仅仅存在于SS第2“帝国”装甲师，而是全体德国陆军和武装党卫军各个“重建”师。

对比陆军的装甲师，SS第2“帝国”装甲师在编制上还多了一个火箭炮连，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

集结兵力和进攻准备

维尔纳·豪普特继续写道：

德国铁路部门预计要调动800节车皮才把第6装甲集团军完成重建的各个装甲师调到科隆—尤利奇—伯恩地区。这次铁路运输调度是德国铁路部门在战争中最困难的一次快速调度，在敌空军对铁路线，以及重要的调车厂进行重点轰炸的情况下，用铁路运输集结兵力十分困难。铁路运输部不得安排在晚上进行，但跨过莱茵河必须等到各座桥梁修复通车才能冒险穿过。为了这次集结，铁路部门实际调动的车皮为1400节。

对于德国铁路部门而言，在如此短时间和如此恶劣的敌情状况下能迅速完成第6装甲集团军的调度简直就是个奇迹。

隐蔽集结

与此同时，参战各个部队的集结和补给品的前运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面对德军的战役准备工作，盟国空军的侦察机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从这点来说，阿登战役的准备工作 and 欺敌伪装堪称成功。

目标——安特卫普

12月2日，希特勒再次于鹰巢召见B集团军群司令莫德尔元帅、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迪特里希上将和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曼特菲尔，以及西线战区参谋长韦斯特法尔中将，聆听希特勒对这次进攻意义的解释。希特勒强调这次进攻，他要动用所有的战略预备队展开攻击，迫使盟军撤退，并取消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转入正式谈判。在演讲结束时，希特勒还强调哪怕是美军继续从亚琛或梅斯向前突破，这次进攻也要如期进行。

在会上，莫德尔元帅和韦斯特法尔中将再次劝说希特勒取消对安特卫普的进攻，因为参战兵力实在不够，不过事实“小满贯”夺回亚琛倒是绰绰有余。

然而，阿道夫·希特勒根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执意要发动惊天大反击，目标——安特卫普。

西线最后的预备队

为了保障参战各师的兵力充足，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解散了不少德国海军和德国空军作战部队，对他们实施紧急步兵训练，然后补充给各师。

为了保障准时集结兵力，德国铁路部门在盟国空军猛烈的战略轰炸下还是坚持一天发100趟列车，再次创造了奇迹。不过，不管德国铁路部门多么努力，有一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在盟国空军的轰炸下，德国的军工生产效率低下，因此最高统帅部仅能给B集团军群补充约70%的武器装备，弹药和口粮仅给5日份，却要求部队进行连续7天的进攻！可以这么说，德国已经走到了绝境。

B集团军群在此期间也收到了不少补充兵。12月1日，到位2万人；12月8日到位2万人，12月15日到位1万人。各个炮兵团也收到2.5个基数的弹药，歩兵团收到1.5个基数的机枪弹药和步枪弹药。12月15日，B集团军群参战各部队收到18000立方米的汽油，但本应到位的却是36000立方米！

由于补给形势始终没有改善，最高统帅部只得一再推迟进攻时间，最初定在11月25日，接着改到12月4日，随后又改成12月8日和14日，最终才定为12月16日。12月12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下达了进攻命令：

X时=12月16日05点30分。

德国空军奉命投入西线所有战斗机联队和轰炸机联队参加这次总攻击……

德国空军共出动40架侦察机、171架轰炸机、91架对地攻击机和俯冲轰炸机，以及1492架战斗机。这是德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最后一次大规模集中兵力参加会战。尽管德军铆足了劲，要打赢这次事关生死的大决战，但最终事与愿违。

展开兵力和进攻

1944年12月12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将部分建制炮兵抽调出来，在团长指挥下归第6装甲集团军炮兵主任节制，参加阿登战役第一天的大规模炮火准备。此外，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抽调了1支补给辎重队给第6装甲集团军，参加装甲集团军的系统补给作业。

1944年12月13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预备展开令，准备在12月13日夜到12月14日凌晨行军开赴法比德边界的B区域（位于科隆西面）。在一整夜的行军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几乎是在完全灯火管制的情况下悄然隐敝开进。当夜，盟国空军的夜航侦察机丝毫没有发现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开进。

1944年12月14日：

12月14日夜到12月15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师转移到奥伊斯基兴西面的C区。在行军过程中，盟国空军进行了有限侦察。为了避免在行军中因空袭导致不必要的伤亡，SS第2“帝国”装甲师各级指挥部一律不选择在小镇，而是在村庄歇脚。

CHAPTER 04

第四章 阿登战役

沸腾的雪

在短促而集中的炮火准备，以及大量V-2导弹的攻击下，德军从比特堡—普鲁姆西面和蒙绍南面宽约60公里正面展开攻击。在阿登战役之初，德国空军也集结了所有战斗机，为地面部队撑起了一把强有力的空伞。然而，由于低垂云层和弥漫浓雾的干扰，进攻没能按计划展开，德国空军也没能在第一天展开庞大的机群。不过，在12月16日，最让人担心的盟国空军出击架次极少，仅90架次飞往阿登，故而德军基本没有受到空中打击。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组成的SS第2装甲军担任第6装甲集团军预备队，任务是在SS第1装甲军背后跟进，从列日和迪南特之间渡过马斯河，或掩护SS第1装甲军北翼，确保第6装甲集团军主力——SS第1装甲军突向安特卫普，分割美军和英军。在当时盟军在兵力和物力上拥有绝对优势，以及绝对制空权，而德军仅有有限的资源，甚至连弹药和汽油都短缺的情况下，这种远距离突破进攻战役对德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维尔纳·豪普特在他的著作中对当时盟军的情况记载道：

12月15日，德国边界附近的盟军战线异常平静，没人相信大战就在眼前。在盟军来看，阿登高原是一个相对安全区。筋疲力尽的美国陆军第8军正驻防于此。在该军战斗序列中有2个在许特根森林战役中蒙受很大损失、正在休整的师——美国陆军第4步兵师和第28步兵师。此外还有11月刚刚抵达战场未经战阵的第99步兵师。12月16日当天，蒙哥马利元帅给部队下达指示：

“此时敌人沿着全线转入防御，照目前的态势，敌人不可能在近期发动大规模进攻……”

对于SS第2“帝国”装甲师在12月16日当天的战斗情况，维尔纳·豪普特在书中写道：

当德军各个步兵师在寒冬下展开攻击时，他们很快注意到自己的炮火并没有给敌人造成什

么损失。相反，美军的炮兵很快发现了目标，前进炮兵观察员立即呼叫炮火，以准确的弹群覆盖了德军的冲击队形。此外，复杂的地形，例如满覆积雪的道路，弯曲蜿蜒的森林小到和浓密的森林都阻碍了各连的集结。至12月16日夜，德军判明在各个进攻地带，第5和第6装甲集团军并没有达成任何致命的突破。

12月17日，SS第2“帝国”装甲师仍停留在C区域等待进一步指示。当天，SS第1装甲军的派普战斗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44年12月18日：

12月18日到12月19日夜，SS第2“帝国”装甲师穿过奥伊斯基兴和芒斯特菲抵达D区：尼特海姆—布兰肯海姆—达赫埃姆—容克拉特，其中师部设在施蒂尔。离师部不到1公里是德军一个V1导弹发射场。一整夜和接连白天，V1导弹腾空而起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收到第6装甲集团军下达的关于12月19日的作战命令：

SS第2“帝国”装甲师可能的任务：

为了准备在的第9装甲师背后跟进，朝圣维特突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务必侦察SS第2装甲军突破地带。

配属第6装甲集团军的炮兵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组织侦察，为SS第2“帝国”装甲师开进做好相关情报工作。此外，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也奉命加固路面，SS第2“帝国”装甲师则随后给SS第1装甲军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派出联络官。

1944年12月19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休整。显然，攻击并没有取得进展，向斯塔德蒂基尔的行军也被叫停。

1944年12月20日：

中午，第6装甲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

SS第2“帝国”装甲师务必在当夜穿过希尔斯海姆和达斯堡，抵达奥塞尔伯恩地区，做好战斗准备。

为了确保开进顺利，SS第2“帝国”装甲师再一次派出侦察部队。汽油补给纵队走在最前面，抵达E区。15点45分，SS第2“帝国”装甲师下令各部开进。然而，各部获得的汽油配给实在是少得可怜。汽油补给始终没有到位。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抵达E区：鲁兰—维斯瓦姆帕赫—平斯菲尔德—海内尔斯凯德，师部设在奥塞尔伯恩。

1944年12月21日：

在E区的短暂休息中，SS第2“帝国”装甲师获得了汽油补充，不过师油罐补给车队只有部分到达。在E区展开后，SS第2“帝国”装甲师由直属第6装甲集团军，改归建SS第2装甲军。昼间，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行军。当天云雾低垂，保障了开进的顺利。SS第2“帝国”装甲

团一部、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因汽油不足只得留在D区。中午，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抵达了F区，师部设在许佩丁根。穿过第三帝国边界重镇达斯堡后，SS第2装甲军命令传来：

贵师先头部队位置正在一股撤退之敌当面。贵师应在与第560国民掷弹兵师换防后，阻击穿过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和曼海之敌，贵师的目标是博马尔大桥。

当夜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抵达F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耗尽最后一点汽油后方才抵达E区。部分单位由于汽油耗尽，不得不拖带辎重才勉强抵达目的地。

当时的情况是，SS第2“帝国”装甲师仅面临微弱抵抗，而且在迪南特当面的美军兵力也比较薄弱。但不幸的是，在既没有遭到盟国空军打击，又有通往马斯河大门也敞开的有利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却因为汽油不足而整整趴窝24小时！

克拉格战斗群的奋战

12月21日，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向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克拉格少校下达作战命令：

敌人没有进行大的抵抗就向西和西北退却，自战役开始，我军始终没有发现敌人的主防线。由于地形不利，我师进攻地带敌情依旧不明。自12月17日起，装甲侦察连就对突破地带实施侦察。在维斯瓦姆帕赫西北村庄和森林一带，我军发现了强大的敌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依据他们的行动，我们可以判明这些部队试图和主力恢复联系。

为此，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SS第2“帝国”突击炮营2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以及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连、1个轻型救护排加强下，立即靠近维尔萨姆—拉罗什公路，切断自东往西撤退之敌退路，封锁西向和北向撤退通道。

决定性的24小时

1944年12月21日：

由于汽油严重短缺，克拉格战斗群始终无法出发。直到12月21日傍晚，汽油运抵后，克拉格战斗群才开始上路，全师的情况也莫不如此。SS第2“帝国”装甲师又等了24小时后，才见到第一辆油罐卡车满载燃油而来。油罐车行动如此缓慢的原因是交通拥堵和路面冰滑，从科隆出发历尽艰难才好不容易抵达前线。由于汽油补给不及时，SS第2“帝国”装甲师一整天都无法发动进攻，给了遭受第一轮打击的美军重组整顿兵力，并向突破口调上预备队的宝贵时间。由于汽油补给不及时造成的24小时拖延是整个攻势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从战役一开始，德军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和推进，同样也是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

1944年12月22日：

清晨，汽油运抵SS第2“帝国”装甲师集结区。

SS第2装甲军的重新部署

维尔纳·豪普特对当时的进攻态势记载道：

集团军群在第6装甲集团军突破无望的情况下，决定把主攻方向转移到第5装甲集团军方向。为此，集团军群命令SS第2装甲军重新部署，在第66军和第58装甲军之间的普尔蒂姆实施突破。12月22日，SS第2“帝国”装甲师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恢复联系。SS第9装甲师穿过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抵达萨尔姆地区，立即和新近开到阿登高原的美国陆军第7军爆发激烈战斗。

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部署

在1个装甲炮兵营加强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抵达佩蒂特泰利勒地区，解救了第560国民掷弹兵师被困在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十字路口的先头部队。这一重要的十字路口目前正被美军摩托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占据。下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出发，穿过索梅尔林后，于夜间抵达指定区。团部设在泰利勒西面街巷。抵达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立即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先头部队取得联系。在先前的战斗中，第560国民掷弹兵师打得十分顽强出色，值得特别表扬。当夜的换防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美军火力干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以3营为左翼、2营为右翼进发，1营最后抵达。各连在开进过程中遭遇暴风雪，大部分士兵徒步行进，少量骑单车前进，因而开进速度异常缓慢。重型装备虽然由载重卡车运输，但由于缺油，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一边行进一边拖带。不久，在夜间也听到来自公路交叉口传来的坦克引擎轰鸣声。师部转移到圣让堡。师主力直到12月23日夜才跟进。由于汽油不足，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仍留在原地，无法动弹。

1944年12月23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昼间抵达查布伦涅茨，并立即部署战斗侦察：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2个连、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8连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6连。

在巴拉克德弗莱特尔两侧的美军防线

侦察发现巴拉克德弗莱特尔交叉路口两侧布有数量庞大的美军，对方拥有12辆坦克和强大的炮兵。在先前的战斗中，第560国民掷弹兵师试图以突袭手段打下这个路口，但都因为美军强大的炮火拦阻而败下阵来。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团7连和1个突击炮连被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其中，装7连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突击炮连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

巴拉克德弗莱特尔交叉路口之战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拟定攻击计划如下：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13连和14连一个班加强，以及坦克支援下，沿着公路两

侧展开攻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14连1个班加强下，在突击炮连从西面沿公路进攻后，从侧翼打公路交叉口。

进攻前，装甲炮兵营要对公路交叉口实施短促的炮火准备，接着要以炮火封锁从西北往曼海方向的公路。为了确保炮火打得又准又狠，团部指派1名炮兵前进观察员伴随部队进攻。进攻发起时刻定为15点00分。

曼海之战

15点00分，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个营集中火力对公路交叉口和周围地区实施了短促炮火准备。接着，装7连8辆Ⅳ号坦克在格雷西亚中尉率领下，向美军坦克开火，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也在舒尔泽勒上尉指挥下展开攻击。坦克群一边前进，一边开火，支援装甲掷弹兵冲击。最初，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很快从错愕中惊醒，集中火力还击。

就在美军集中火力打击正面突击的装7连8辆Ⅳ号坦克的同时，维尔纳少校指挥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乘坐装甲运兵车载突击炮的伴随下，从西面扑向公路交叉口，猛打美军右翼。虽然美军没有实施反击，但却组织了极为顽强的抵抗。坦克和突击炮的引擎轰鸣声和射击声，命中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运兵车的爆炸声，以及高射机枪、步机枪和冲锋枪的射击声持续了一整天。面对德军坦克、突击炮和乘坐装甲运兵车的装甲掷弹兵协同进攻，美军不慌不乱，将仅有的坦克和半履带自行火炮半埋进地下工事，然后依托森林为掩护，朝德军进攻队形猛烈开火。战斗打得十分艰苦。黄昏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战斗的终结，美军和德军之间持续展开激烈战斗。

战至夜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最终打下了巴拉克德弗莱特十字路口，不过还有不少离公路沿线不远的美军单兵掩体没有拔除；在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配属作战的装7连、突击炮连共击毁17辆美军坦克和34辆半履带自行火炮。显然，美军的这支特遣队（由美国陆军第3装甲师和第82空降师抽调兵力组成）的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这个十字路口。对这次战斗中，美军顽强地打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发子弹的顽强战斗精神，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由衷地表示敬佩。在这里，德军也明确意识到美军也有英勇顽强作战，并坚持打到最后一人，为了守住阵地而不怕牺牲的精神。军人理应如此！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这次战斗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4辆Ⅳ号坦克被击毁。参加战斗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损失也很大。当夜，这两个营奉命休整。然而，美军始终积极作战，两个营根本不可能有休整的时间和机会。

不久，2营奉命继续朝马勒姆普雷展开攻击，而3营则在夜间沿着公路向西北运动，目标——奥德格涅东北出口。装7连的任务是穿过十字路口，前出到贝列拉埃西北1.5公里。下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先头部队抵达，在佩蒂特泰勒斯展开兵力。由于此前经历了在冰封打滑路面顶着暴风雪行军，1营到位时已筋疲力尽，无力立即展开攻击。

12月24日夜，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粉碎了美军极为顽强的抵抗后，抵达十字

路口的森林北出口。但他们刚刚抵达出口就被美军猛烈的火力挡住了去路。下半夜，双方继续展开激烈战斗，2营又蒙受了额外的损失。沿着街道推进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拔掉了森林区内的许多美军单兵掩体。在战斗中，11连连长罗森斯托克中尉战死。

12月23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以主力抵达奥德格涅南面森林边缘。下午，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开始对奥德格涅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德军打下了奥德格涅，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立即进驻小镇。

面对SS第2“帝国”装甲师的进攻，美军也展开积极行动。他们当天除了加强对SS第2“帝国”装甲师进攻地带的炮火轰击力度外，还组织了反击（但被击退）。德军派出侦察的部队回报说卢森堡已被美军占据。通往奥德格涅的公路因穿过森林时常受到美军散兵袭扰，德军不得不调上师警卫连以确保。

当夜，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沿着公路前出到奥德格涅地区，装1营以3连在12月24日夜抵达奥德格涅。

除了因进攻遭到美军顽强抵抗而导致的进展缓慢外，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部，以及SS第2“帝国”装甲师警卫连还都堵在了路上。

克拉格战斗群的战斗

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奋战的同时，那克拉格战斗群又在干什么呢？12月21日傍晚，汽油配给到达后，克拉格战斗群从维斯瓦姆帕赫出发。12月22日下午，沿着预定公路，克拉格战斗群抵达了比海恩东北2公里的奥特尔。美军炮兵进行了一整天的炮火袭扰。这是美军步兵首次出现在奥特尔，但在德军第一辆水陆两用吉普车出现后，美军却撤走了，丢下了不少装备和车辆。很快，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查明尤比维瓦尔正被美军占领。从维尔萨尔姆方向，美军正加班加点向北行军。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2连在突击炮的支援下，试图对尤比维瓦尔展开攻击，但美军集中火力对奥特尔实施了持续几个小时的猛烈轰击。在持续3个小时的炮击下，奥特尔村化为一片灰烬。

幸运的是，克拉格战斗群主力在镇外约1公里处，没有被美军发现。不过，克拉格战斗群还是受到炮火影响，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整个摩托化通讯班在炮击中几乎全灭。

12月23日下午，美军的炮火又一次开始轰击。12月23日夜到24日凌晨，克拉格战斗群俘虏了一支美军侦察队。他们是美国陆军第18空降军的士兵。他们供认，为了增援阿登战场，他们彻夜搭乘车辆赶到了前线。接着，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装甲侦察连负责把守奥特尔，并向西和北面警戒。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佩蒂特朗格利尔组织防御。入夜后，美军炸毁了佩蒂特朗格利尔大桥，但配属克拉格战斗群的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1连的战斗工兵迅速修复了大桥。

1944年12月24日：

在奥德格涅的SS第2“帝国”装甲师进攻地带，SS第2“帝国”装甲师临时配属给第58装甲军，任务不变，就是穿过曼海—格兰德梅尼尔，打下原定目标。不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请求取消昼间攻击，改为夜袭。第58装甲军军长吕特维茨中将照准所请。

当天，美军分别对十字路口街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阵地实施猛烈炮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1名排长布劳恩少尉被美军炮火炸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维尔纳上尉被炮火炸伤。12连连长维兰茨中尉接过3营的指挥权，率部展开森林攻坚战斗，但仍损失惨重，进展不大。在清晨的战斗中，装7连连长格雷西亚克中尉身负重伤。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继续向西北进发，一路击破顽强抵抗的美军，冲到奥德格涅东北森林边缘。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在科隆雅格尔少尉指挥下，继续向西北冲击，打到了曼海前。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森林攻坚战斗

清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奉命穿过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和“皮弗斯”十字路口向马勒姆普雷发起攻击，肃清美军占领的森林区，并确保马勒姆普雷南面森林边缘。在密林的攻坚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连遭到了美军极为顽强的抵抗，损失惨重，尖刀排几乎全灭，只得撤出战斗，转移到弗莱特尔组织环形防御。由于美军的顽强抵抗，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森利区陷入困境。

SS第2“帝国”装甲团1营的战斗

装4连的欧内斯特·巴克曼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SS第2“帝国”装甲团1连向西警戒，负责与左翼友邻部队、第560国民掷弹兵师恢复联系。4连仍在奥德格涅当面的树林区担任预备队。12月24日清晨，2连和3连分别向西和西北展开攻击。装2连穿过弗雷纽克斯，抵达拉弗斯；装3连穿过奥斯特，抵达格兰德梅尼尔。这两个连先是并肩行进，直到抵达公路交叉口后，便向各自目标扑了过去。装2连尖刀排在朗加克少尉指挥下，率4辆豹式坦克展开战斗队形，扑向公路右侧的弗雷纽克斯居民点。突然间，他们遭到了准确的坦克和反坦克火力打击，进攻受挫，冲在最前面的2排长希格尔少尉的坦克被准确的反坦克火力命中起火。虽然排长侥幸死里逃生，但其他4名车组成员却不幸在燃烧的坦克里阵亡。

第二辆豹式坦克因机械故障停了下来，车组成员侥幸逃生。第三辆坦克见情况不对，赶紧调头占领掩护射击位置。现在只剩第四辆坦克独自冲锋，朗加克少尉不得不孤胆战斗了。战斗中，他一连击毁了2辆敌坦克和1门反坦克炮，但自己的坦克也被命中20弹。幸运的是，没有一

发炮弹贯穿车身。虽然上级命令他转移位置，但他拒绝了。接着，敌人从拉弗斯组织的反击也被装2连打退；5辆谢尔曼坦克被击毁。

装3连在维特中尉指挥下从交叉路口向北展开攻击。结果，他们遭到了准确的敌炮火拦阻，损失惨重。大量豹式坦克被侧翼火力击毁。在倒下战死的将士中包括沃比斯上士。眼见再打下去也没有成功的希望，装3连进攻叫停，被迫从进攻轴线上撤下来，转移到北面高地森林。

12月24日傍晚，在夜幕的掩护下，这两个装甲连撤到奥德格涅，并做好夜战准备。他们的任务是支援勇敢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展开攻击。

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装1营的夜袭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向西警戒，在尤斯蒂斯森林附近重新集结，做好战斗准备，即将向东南朝550.9高地附近的十字路口展开攻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负责警戒集结区，向西和向奥德格涅方向警戒；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仍留在奥德格涅；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3连支援3营从奥德格涅南面展开攻击；14连负责掩护补给线和转运伤员；16连负责排雷，为坦克群开进扫清障碍。

装1营各部在波尔上尉的指挥下，于21点00分在奥德格涅郊外完成战斗准备，打算一举打下550.9高地附近的十字路口。

为了给这次进攻提供有效的炮火支援，炮兵指挥部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3营各配给了1名炮兵前进观察员和炮兵联络官。炮火准备预定先攻打550.9高地北面森林，然后在攻击发起后转移火力，集中打击十字路口。进攻时间预定为21点00分。19点30分，德军炮兵算错了射击诸元，打到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集结区，造成了130人伤亡，7连长也不幸挂彩。

装1营的突击准备

巴克曼中尉继续在报告中写道：

装4连在奥德格涅东南森林占领阵地。在准备期间，大伙儿手忙脚乱，既要补充弹药和汽油，还要给坦克小小地清洗一下，检查履带结合情况，然后对各个主要部位进行检查，确保坦克在战斗中的故障率降至最低。换句话说，我们打算把前几天没做完的事情力争在这几个小时全部做完。第58装甲军军长克鲁格亲自视察一线，他突然出现在装4连的阵地上，连长波尔上尉向他介绍当前情况。波尔把我唤来，和将军一起驱车赶往小村的营部。我在装1营营部门口一直等到会议结束，连长走出来向我通知会议内容——装4连冲锋在前，装1营主力跟进，支援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以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共同向北对8公里开外的曼海展开攻击；打下曼海后，全军将转向西面，穿过格兰德梅尼尔冲向埃雷泽，并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恢复联系，然后组织兵力夜袭埃雷泽。仍在敌手的“贝尔海伊”十字路口，由装4

连在攻击曼海前，从背后卷击；进攻时间定于20点00分。21点00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各营再次展开攻击。我看了看指挥官，希望他对我说一句：“圣诞快乐，我为你们祈祷”。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么说。战前，我们徒步侦察了地形，并持续朝西北方向行进，直到从一座小山俯瞰到敌人占领的十字路口为止，接着沿着街道进入曼海方向的森林，但敌人的火力拦阻迫使我们退了回来。

在战斗过程中，来自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勇敢的掷弹兵们推迟了进攻时间，装4连也被迫在大约22点00分才展开攻击。3排在排长弗劳斯切爾上士指挥下冲在全连最前面。连长率主力在背后跟进。我转移到401号豹式坦克，并作为车长站在炮塔里半露出身子。在2排坦克群后面的是装1营各连。明亮的月光洒遍大地，照耀着满覆积雪的阿登高原。我方坦克群沿着深深积雪路面开进，在两旁高大的树林掩护下，逐渐朝敌人逼近。尽管满月过于明亮，使人可以从很远的距离就发现我坦克群，但我们还是顺利地按计划占领了“贝尔海伊”十字路口。

从西北，我坦克群以2路纵队快速逼近敌人占领的十字路口（550.9高地附近），使用高爆弹对一切可识别的敌目标猛烈轰击。我坦克群集中火力发起突然袭击，敌人最初毫无反应。

这时，弗劳斯切爾打开电台呼叫，报告他带着3排已经抵达了通往曼海的主公路，正在发起攻击。该排第一辆豹式坦克刚刚转出公路就被一发炮弹直接命中，瘫痪停罢在战场上；第二辆豹式坦克也很快中弹，该排被迫停止攻击。通过电台，连长急令3排要继续组织攻击。我开始担心起我的好战友弗劳斯切爾和他的车组成员的安全。

根据连长的指示，我决定立即前进，查明前方敌情。利用地形的掩护，401号坦克隐蔽开上公路，接着穿过公路，转向敌人炮火闪光方向。没有遭到敌炮射击！我们继续沿着与公路平行的方向行进，依托高高的路基做为掩护，查看前方3排被炮火打瘫的各辆坦克情况，并给他们提供火力掩护。但我们没有发现弗劳斯切爾的坦克。通过电台通讯，我得知他转移到另一辆豹式坦克上并继续前进。我们继续在高高的路基掩护下隐蔽前进，终于抵达了森林边缘。在月光的照耀下，401号豹式坦克很快进入了公路边上的森林。

在离我右边50步处突然出现1辆坦克，车长站在炮塔上，看上去他很可能是我最关心的好战友——弗劳斯切爾！我赶紧下令坦克开到对方左侧，当两辆坦克并肩靠近的时候，我下令停车，关闭引擎，试图和对方交流情况。就在这时，对方却如闪电般地钻进炮塔，然后紧闭舱盖。不久，这辆坦克的驾驶员舱门稍微打开了一下，又再度关闭了。突然间，我发现这辆坦克的夜航指示灯是红色的！但豹式坦克的夜航指示灯应该是发绿光！我这才明白，和我并肩的居然是1辆美军的谢尔曼坦克！

通过麦克风，我赶紧呼叫：“炮手！对面的是辆敌坦克，立即摧毁它！”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豹式坦克的炮塔迅速右转，以长管75毫米主炮瞄准了这辆谢尔曼坦克的炮塔。这时，炮手却向我报告：“无法射击！”炮塔旋动装置卡住了！驾驶员格鲁德迈尔下士听到炮手的惊叫

后，不等我的命令就启动引擎，开着坦克倒退了几步。接着，炮手波根多夫下士紧急排除故障，在仅1米的间距里将一发穿甲弹打进了谢尔曼坦克后部中央。此时，我仍然站在炮塔上，看到从谢尔曼后部的贯穿破口突然窜出蓝色火苗。当我赶紧钻进炮塔后，听到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我们驾驶着豹式坦克从这辆燃烧的谢尔曼坦克身边开过。当从右翼的森林小道开过时，我们突然发现又有2辆敌坦克迎面开来。我们立即开炮射击。第一辆坦克中弹停罢，冒出浓烟，第二辆坦克也中弹失去动力。

既然没能与连长联系上，我们只得继续前进。我相信弗劳斯切尔的坦克就在我们前面。被毁的敌坦克仍坐落在森林边缘的伏击位置，他们很可能是先前朝3排射击的敌坦克，在试图和所部会合前，被我车击毁。现在，我们的行进更为谨慎了。

四周并无情况，我们遂提高速度。森林逐渐变得稀疏，眼前突然出现一大片森林空地。前方公路呈“S”形，七拐八弯地消失在一片森林覆盖的山坡上。

我倒吸一口冷气。在我们当面的林中空地，我发现9辆美军坦克竟然肩并肩地半埋在工事里！更令人紧张的是，他们的炮口全部对准了我的坦克——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张开罗网要捕捉我们！驾驶员格鲁德迈尔发现情况不对劲，他有些慌乱无助，毕竟这个时候无论是停止前进还是后退都是自杀行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冲上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通过麦克风，我命令驾驶员：“保持速度，继续前进！”也许上天会保佑我们，让他们以为我们也是一辆美军坦克！我们开上公路，沿路转弯，把炮塔侧面暴露给了敌人，9辆敌坦克炮塔也齐刷刷地转向，一直紧跟我们的行动。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炮手从瞄准镜中一直紧盯着我们的行动，但始终没有开火。当我坦克开到他们的侧面，能够看到所有敌坦克的背后时，我下令暂停。此时，我们已经开到了一个最佳的射击位置，可以在战斗用炮塔和车身正面对敌，对于即将展开的大胆攻击行动，车组成员们都捏着一把汗！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一幕出现了——美军坦克手们爬出坦克，丢下座车匆忙跑进背后的森林隐蔽！我下令炮塔转向3点钟方向（右翼），让炮手捕捉目标。

.....

原来是弗劳斯切尔的坦克出现在我身后，他清楚地知道该连的任务和接敌的状况，但他没有夜战经验，导致了一定的混乱。在仔细分析了全面形势和任务，我决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由于始终没能与连部取得电台联系，因此我做出了一个孤胆的决定，命令炮塔转回12点钟方向，然后下令：“坦克前进！”我们做出要全部击毁这些坦克的动作，但如何这样的话，美国人就会很快从错愕中惊醒过来。此外，根据跟在我身后的弗劳斯切尔的报告，所有的坦克现在都重新被其车组成员占领。

.....

我们继续朝曼海方向行进，在此进入森林。美军步兵匆忙从我坦克右翼的森林钻出，成群结队涌上公路。他们或许还在疑惑：为什么敌人突然撤了呢？我坦克小心翼翼地开到敌坦克群

中间。遇到这种突发状况，我们，尤其是驾驶员都很紧张，但都还能保持冷静，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这种危险的情况。不少美军士兵朝我们冲来，走过来对我们骂骂咧咧。但他们显然没有认出我们是一辆德军坦克。我仍从炮塔上露出上身，注意着他们一举一动。

我们继续行进，森林开始逐渐稀疏。突然间，公路两边出现了房屋，我们到了曼海！趁着美军没有认出我们，我们继续加速行车。周围都是建筑物，坦克和车辆就停靠在房屋边上，前方还架起一堆火在煮咖啡。显然，这是美军的一个指挥部。美军士兵们匆匆看了我坦克一眼，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我坦克直接从他们中间穿过。

接着，我们在十字路口街道前停了下来。左边是通往埃雷泽的公路，正是本连的进攻目标。3辆谢尔曼坦克正从该方向朝我们开来！我取消了先前下达的转弯指令，沿着朝列日的方向穿过了十字路口。出小镇，我坦克稍微转弯，即可和我连会合。截至目前，不论是我车还是美军坦克，双方之间谁也没有朝对方射击。不过，危险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悄然逼近！

在我们的右翼，也就是正对街道十字路口方向，停靠着许多美军坦克。其中型号最多的当属谢尔曼坦克。估计数量9到12辆一群，1辆紧接着1辆。在坦克之间，甚至还停着吉普车！这些坦克手们都跳下坦克，站在路边悠然抽烟和聊天。美军的步兵连也在周围呈梯次展开！我暂时停了下来，数出对面停靠的美军坦克竟然有80辆！不久，我发现这里竟然是美国陆军第7装甲师和第82空降师，以及美国陆军第75步兵师的集结地，他们奉命挡住德军的突击。

对我们来说，除了强行从美军坦克群中穿过外，别无选择！美军士兵爬上我们坦克侧面，迅速认出我们是1辆德军坦克，但直到我们穿过了他们，美军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在我们身后，马达起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坦克炮塔也迅速转向。感谢上帝，我坦克加速前进，很快脱离了美军坦克的射程范围。但就在我们庆幸自己能安然脱险的时候，前方却又出现了1辆坦克拦住了去路。为了以防万一，我赶紧把手榴弹捆起来，准备在我们弃车时炸毁坦克，不过这辆坦克却加大马力转弯离去。此时，身后浓烟（坦克尾气造成）逐渐逼近，形势越来越危险。我的装填手见势不妙，赶紧把我拉进炮塔里。他指着我胸前佩戴的骑士十字勋章对我说：“在月光下反射，你的勋章太显眼了！”

在漆黑的夜色中，他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爬出炮塔给炮塔顶部机枪压子弹。炮手也紧贴主炮瞄准镜，手紧握炮塔转动轮，随时准备开炮射击。突然间，驾驶员喊道：“1辆机动车朝我们开来！”我再次钻出炮塔仰头察看。确实如此，1辆吉普车朝我们飞奔而来！1名军官站在吉普车上，不停地朝我们打信号灯。他打算让我们停下来。这是考验我们究竟是有勇有谋还是不顾实际情况做出疯狂举动的时刻。略做思考，我命令驾驶员：“冲过去！”我的驾驶员立即答复“了解”。意识到情况不对劲，美军吉普车驾驶员赶紧停车，车上的军官也不再打信号。双方距离近在咫尺，接着发生撞车。我坦克的右履带将直接吉普车碾烂。

.....

从远处听到的豹式坦克的引擎轰鸣声和主炮射击声，对我而言就像动听的乐曲一样美妙。

此时，装4连正在打曼海。电信员截收到美军呼叫信号：“德军虎式坦克！德军虎式坦克！请求支援！请求支援！”从我坦克的电台，清楚地收到了美军的呼叫信号，他们把德军的豹式坦克错误地识别为虎式坦克。而在曼海地区，SS第2“帝国”装甲师压根连1辆虎式坦克都没有。在德军坦克群的冲击下，美军先是向西朝格兰德梅尔尼退却，然后向东北败走。撤退的美军坦克迎面朝我的坦克开来，但却被击退。由于美军狼狈撤退，因而有不少车辆丢在了公路的原野上或是陷进了雪地里。

不一会儿，我军就打下了曼海。我们的401号坦克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战斗。通往列日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我们仍留在原先的射击位置，准备跟着坦克群对格兰德梅尼尔突击。在小镇的出口，我们碰上了己方坦克群。当然，在路上，我们发现大量美军遗弃的作战车辆和卡车，同时在花园和房屋背后也遗弃了不少坦克，我数了一数，共有20辆。

不久，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9连）出现在我们面前。最初，他们以为我们是美军坦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松了一口气。我们终于回来了！这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突击因敌炮火拦阻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最终，我们和连部和团部都取得了无线电联系，并向他们报告我们此行。报告完毕，当我抬手看时间，这才发现离1944年的圣诞节只有几个小时了。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团的突击

21点00分，在SS第2“帝国”装甲团支援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展开了攻击。美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仅进行了微弱抵抗。当夜能见度良好，月光照明给坦克群攻击创造了绝好的条件。

在SS第2“帝国”装甲团的协力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很快打下了森林边缘和十字路口。在森林里，双方发生了短促的坦克战。15~20辆美军坦克（含9辆谢尔曼坦克）被豹式坦克或装甲掷弹兵用“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击毁。这些坦克群搭载着装甲掷弹兵抵达曼海的十字路口，在豹式坦克群的攻击下，美军坦克集结区陷入一片混乱，接着豹式坦克群又朝格兰德梅尼尔突击，打下了该镇。战斗中，装4连连长波尔上尉负伤。

就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伴随装1营的豹式坦克群猛攻格兰德梅尼尔的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也在曼海封锁了向北和东北的公路。为了拦阻德军的进攻，美军组织炮火进行了密集的拦阻射击，试图挡住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打下这些地带。不久，德军侦察队突入穆蒙特地区，发现了美军炮兵连。接着，又一支侦察队在哈雷东南发现了美军1个炮兵连，并查明美军一支坦克群正在通往维尔布蒙特的公路的西面森林集结。战至清晨，曼海和格兰德梅尼尔十字路口终于落入了德军之手。

维尔纳·豪普特写道：

SS第2“帝国”装甲团最终成功在曼海和格兰德梅尼尔撕开了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防线（美

国陆军第7装甲师和美国陆军第75步兵师也部属于此），战斗中击毁了17辆美军坦克，并抓获20名战俘。尽管撕开了美军的防线，但SS第2“帝国”装甲师并没能决定性地突破曼海—格兰德梅尼尔西北高原森林。

弗劳斯切爾上士带着他的尖刀排抵达了格兰德梅尼尔，战斗中他一共击毁了9辆美军坦克，驱散了曼海前沿S形公路的另外9辆谢尔曼坦克。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得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加强）的攻击，也得到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对马勒姆普雷—瓦克斯—查文内的攻击配合。不过，在进攻过程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遭到了美军极为顽强的抵抗。

在作战报告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6连1排1班长菲利普·霍夫曼下士（铁十字勋章和银翼负伤奖章获得者）写道：

1944年12月24日04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6连担任突击先锋连，集结于正对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十字路口的森林。

根据侦察报告，美军在十字路口部属了强大的坦克群和反坦克火炮群，它们据壕固守，只把炮管露在地面。2排奉命打头，先向右翼运动约300米抵达一个农庄，然后再向左运动踏上街道，接着穿过街道从背后攻取十字路口。我的1班奉命担任主攻，得到1个重机枪班的加强。此外，连里还给我们配备了1个电台通信班，他们将在我们身后约百米跟进。公路和十字路口在月光照明下清晰可见，美军的阵地防御态势也在月光下一览无余。前进过程中，在抵达农庄前我们遇到了一片空地草场，但我1班半数兵力越过空地草场时，突然遭到步枪火力和30~40米开外的机枪火力拦阻。幸好草场上有一个巨大的水泥挡板，我立即冲到水泥板背后，一边隐蔽一边引导火力打击美军阵地。与此同时，敌人也加大了火力密度，让我们无法挪动半步。现在，除了不断命令机枪手朝对面无法识别的目标开火反压制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不过，在接敌的同时，在我1班后方约百米伴随跟进的电台通信班立即打开电台向营里报告情况。不久，敌坦克射出的1发高爆炸弹（也可能是1门反坦克炮射出的）直接落在了电台通信班中间。通信班1名见习准尉和3名士兵，连同电台被炸得粉碎。与此同时，1排3班也赶上来，担任预备队，做第二梯队冲击。

在这期间，我的1班在敌火力打击下损失惨重。在右翼，1名士兵被子弹打中腹部，疼得他不断哀号，拼命呼叫救护兵。重机枪的主机枪手被弹片打中心脏，我左边的1名士兵头部中弹，二人双双战死。我的左手也被一枚手榴弹的破片打伤。这么地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决定与其被敌火力逐个击毙，倒不如冒死冲击，拼个你死我活。

副机枪手操起重机枪，做好了射击准备。在我的命令下，全体重机枪突然集中火力用短点射压制美军，同时剩下的士兵也朝美军甩出密集的手榴弹群，趁着爆炸的间隙，我们冲进了美军阵地！在突破冲击过程中，我班的1名士兵一臂被炸飞，他痛苦地喊道：“我的手臂去哪儿了？我的手臂被炸飞了！”显然，他是被1发高爆炸弹击中所致。很快，我们1班就打下了农庄。稍事休息，我又带着1班剩下的将士继续冲击，上街道时被对面火力压制。这时，我们的2班也

赶了上来，和我们一起朝街道突击。与此同时，5辆Ⅳ号坦克也对十字路口展开了攻击。但其中3辆被击毁，剩余的2辆赶紧撤退，他们对美军掘壕固守的坦克和反坦克炮根本没辙。接着，在1门重型步兵炮和1门37毫米高射炮抵达并提供炮火支援后，我们才穿过了街道，向右继续前进。随后，美军匆忙撤退。

战斗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一天的休整，伴随作战的37毫米高射炮还成功击落了1架对我军阵地进行低空攻击的敌机。不久，3排接过我排防务。我先是转移到包扎所，然后跟随辎重队，于12月25日夜到12月26日凌晨带着战死将士的尸体，乘坐卡车撤到萨姆雷，并于1944年12月26日在教堂附近埋葬了他们。

克拉格战斗群——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奋战

在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奋战之际，克拉格战斗群又在干什么呢？12月24日，克拉格战斗群奉命打下萨尔姆堡，合拢对圣维特的美军包围圈。

合拢包围圈

集结完毕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先头部队于16点00分对美军展开攻击。对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突然从西面发起进攻，美军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未遇重大抵抗的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进展迅速。16点20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穿过了南北走向的博维斯—萨尔姆堡公路。在普洛维多（萨尔姆堡西南2.5公里），双方爆发了极为激烈的战斗。突击炮群击毁了大量的美军坦克，并干掉了美军1个炮兵连。发现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从西面展开扎紧口袋的突击后，美军慌乱一团，大量轮式车辆和装甲战斗车辆试图穿过萨尔姆堡撤退，结果被突击炮群从侧面攻击，大量车辆被打瘫。打下普洛维多后，突击炮群又封锁了南向公路。

在此期间，德军炮兵也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目标，发了狠似地猛轰萨尔姆堡。在炮火突击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猛打下，美军完全慌乱无措。夜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3连抵达萨尔姆堡南出口。在攻入镇内的市街巷战中，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遭到了美军极为顽强的抵抗，战斗打得十分艰苦，从维尔萨尔姆突围而出的美军坦克群和轮式车辆眼看自己的退路被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断掉，为了夺路逃生，他们打得十分顽强。尽管如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还是在21点00分打下了镇内的萨尔姆大桥。22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消灭了镇内残存的美军，德国陆军第5装甲集团军对圣维特的包围圈终于完成了。接着，克拉格战斗群转入防御，一整夜都在和拼命突围的美军展开激烈战斗。美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眼看就要顶不住的时候，元首卫队装甲旅从圣维特南面赶到了。

突袭美军装甲侦察队

大约20点30分，3辆美军6轮装甲车载着步兵在4辆吉普车伴随下高速行进，不幸的是他们的行车方向正是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营部。这群美军发现前面有1辆突击炮（因传动装置故障失去动力），再定睛一看突击炮旁边竟然是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营部！大惊之

余，他们也没有来得及上膛。这是一支突围的美军车队，显然他们打算利用夜幕的掩护安全突围，结果第一辆装甲车直接撞上突击炮，自己被撞个粉碎。德军中1名来自炮兵部队的哨兵，立即向营部发出战斗警报。

正当营长和副官准备战斗的时候，却看到大约20名美军举起了双手。美军车队车里的电台仍然完好无损，许多地图也成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战利品。这些战俘于次日被押往师部，交由师部的情报主任审讯。

午夜，元首卫队装甲旅和克拉格战斗群取得了联系。00点30分，雷梅尔上校带着他的首席参谋抵达克拉格战斗群指挥部，通报元首卫队装甲旅战至午夜共缴获22辆坦克和大量火炮、机动车辆。

1944年12月25日：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阵地遭到了极为猛烈的炮火袭击。美军的战斗轰炸机和炮兵观察员一刻不停地紧盯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阵地。从12月23日开始，SS第2“帝国”装甲师就反复请求第58装甲军把克拉格战斗群撤回来，但都被拒绝。不过，随着元首卫队装甲旅的到位，换防事宜被提上了日程。克拉格战斗群指挥官和元首卫队装甲旅首席参谋相互交流了对形势的看法和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换防计划。

自清晨开始，美军猛烈的空炮火力就不断轰击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区，使德军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换防作业。不久，陆军的1个突击炮营和1个装甲掷弹兵团与克拉格战斗群换防，但这次换防并没有马上开始。

美军在萨尔姆堡对面的岩崖组织防御，并向南正对公路。和美军对峙的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根本无法挪动半步。

自12月24日起，元首卫队装甲旅的指挥部紧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部。在SS第2“帝国”装甲师进攻地带当面，美军持续不断加强兵力，向SS第2“帝国”装甲师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在将近5天的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师所属的各个装甲掷弹兵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造成损失的各项原因中，炮伤和炸伤的比例最大，其次是严寒导致的冻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2营报告共有3%~5%的将士们在严寒的冬夜生冻疮。这意味着除了遭受作战中的大量兵力伤亡外，又增添了额外的损失。清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继续攻击，其中1营和2营打下了马勒姆普雷。接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转移到马勒姆普雷村。随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组织了一支联合突击队，强行打到瓦克斯查文内东南森林边缘，但美军随即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组织顽强抵抗，进攻受挫。

在此期间，美国陆军第8航空军和第9航空军活动日益积极，给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就在这个战役高潮阶段，同时也是最关键的时刻，德国空军却在和美国陆军第8航空军的航空决战（12月24日，德国空军出动了1088架次，和美国陆军第8航空军展开航空决战，

惨败而归)中惨败,因而出现在阿登高原的天空中的德机杳如黄鹤。尽管如此,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打算恢复进攻,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也赶上来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一起穿过维尔萨尔姆,向布拉展开攻击。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前出到格兰德梅尼尔,然后向北、西和南面防御。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3营奉命前往曼海确保这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并向北防御。在前一天的进攻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损失不大。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为了扩大战果,决定用坦克群支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突击,但终因美军猛烈的炮火拦阻和航空火力打击而告罢。

前面提到的克拉格战斗群(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夺取了萨尔姆堡和尤比维瓦尔后,准备和元首卫队装甲旅换防,再转移到马勒姆普雷南面,穿过穆蒙特,继续前进。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和右翼的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未能取得联系。由于美军的炮兵实在太嚣张,以猛烈的炮火封锁,让SS第2“帝国”装甲师根本无法挪动半步。因此SS第2“帝国”装甲师请求德国空军出动战斗机群对哈雷和穆蒙特的美军炮兵阵地进行炸射。当天,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命令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要在12月26日拉平和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战线。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将在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左翼投入战斗。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师首席参谋的回忆,SS第2“帝国”装甲师在圣诞节当天曾短暂配属给第58装甲军。在配属第58装甲军的短暂时间里,军长克鲁格中将亲自拜访SS第2“帝国”装甲师,试图重启攻势。12月25日傍晚,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抵达马勒姆普雷西南森林。由于美国陆军第9航空军的空中打击,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伤亡了部分兵力,2辆满载地雷的装甲运兵车也被炸弹命中,车上的地雷全部被引爆,两部装甲运兵车被炸成了碎片。

向西突击失败

1944年12月26日:

在格兰德梅尼尔做足了准备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向西展开攻击。2营取得了初胜,却又很快被猛烈的炮火和周围高地的美军坦克火力压制,加上森林地形限制,进攻受挫,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战死,3营营长身负重伤。中午,伤亡惨重的2营被迫退回格兰德梅尼尔。防御得胜的美军不依不饶,用坦克火力和猛烈的炮火猛打曼海—格兰德梅尼尔公路。接着,美军出动兵力对曼海和格兰德梅尼尔同时展开攻击。在美军强大的进攻压力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丢失了曼海。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被围格兰德梅尼尔

打下曼海后,美军转而集中兵力对格兰德梅尼尔展开攻击,很快就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团团包围,2营在格兰德梅尼尔共有不下50名重伤员。由于美军用坦克火力将格兰德梅尼尔到曼海的公路完全封锁,甚至对涂装红十字的德军战地救护车也照打不误,导致这些伤员根本无法撤出。显然,美军的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在包围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同时，美军还组织兵力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展开攻击。美军曾一度突入奥德格涅西面高地，但被1营打回。为了避免2营遭致覆灭，团长为威斯利策尼上校批准2营趁夜放弃所有无法走动的重伤员突围。其中1名救护兵自愿留下来照顾重伤员。不过，电台在突围前必须被砸毁。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继续展开攻击，一度打到马勒姆普雷西北高地群，但却被顽强抵抗的美军所阻。美军趁2营受挫展开反击，但被2营击退。但美军并不气馁，经过短促准备又再次发起攻击，成功突破了一片浓密的森林区，并打下了瓦克斯—查文内。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尽管组织反击，却没能挡住美军冲击，无奈的2营只得退到瓦克斯—查文内南面森林边缘。一整天，美军都用猛烈的炮火轰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阵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SS第2“帝国”装甲团的指挥下，负责警戒曼海十字路口东面。

在右翼，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仍无法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取得联系。12月27日夜，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得到3连加强。

美军凭借其空炮火力具有极大优势，给SS第2“帝国”装甲师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德军战斗力日渐削弱。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逐渐丧失进攻能力的同时，德国空军也因12月24日和12月25日连续两天的航空决战失败及惨重的损失，而逐渐在阿登战场上空销声匿迹。在阿登反攻期间，德军对安特卫普发射了大量的V1和V2导弹，但丝毫不能缓解当前的战局，即便是斯科尔兹尼实施的“狮鹫”（也称“格里芬”行动）行动试图扰乱美军后方的特种作战和海特德上校指挥的伞兵空降也完全没有取得成功。显然，德军的阿登反攻正在走向失败。

1944年12月27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曼海南面组织防御。当天，美军以强大的坦克群在陆炮火力和航空火力支援下对曼海南面和格兰德梅尼尔展开攻击，但均被击退。不过，从曼海—格兰德梅尼尔撤出伤员的行动仍是困难重重。

清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试图和当面的美军达成临时停火协议，让伤员从格兰德梅尼尔撤出。团军医和1名来自师部的代表打出白旗，军医手持红十字旗，佩戴红十字袖标走向美军战线，准备和美军谈判。不想美军根本无视红十字标识，对着军医警告射击，团军医只得无奈撤回。

美军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尽管如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还是以顽强的斗志继续战斗，他们迅速重建了一条主防线，团部仍留在奥德格涅。一整天，美军用炮火持续猛打奥德格涅。不过，对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而言，当天也并非全是坏消息。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从格兰德梅尼尔的突围行动获得了成功。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3连加强下，奉命于01点00分继续展开攻击，但还没冲到美军阵地前沿就被猛烈地炮火和迫击炮火力压制。特别是加强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

团的3连在进攻伊始就完全暴露在开阔地，遭受美军猛烈地火力打击，几乎全军覆灭。尽管损失惨重，但SS第2装甲军仍严令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攻击。无奈的师长拉默丁少将只得硬着头皮下令继续攻击。3连长收拢了剩下的12名士兵，鼓足勇气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全部火力支援下，终于冲进了美军阵地前沿。随着拂晓的到来，美军加大了火力封锁力度，3连再也打不动了，进攻失利。

同一天，第6装甲集团军也调整部署，转攻新的方向：

动用全部兵力沿着埃雷泽—索伊—埃奥顿展开攻击：

兵力部署：

左翼：第560国民掷弹兵师；

右翼：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

12月28日夜到12月29日凌晨，从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展开攻击。

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换防后，于12月27日夜插进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和第2装甲师之间。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加强下，配属给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参加12月27日夜袭。SS第2“帝国”装甲师警卫连也同时加强给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

进攻发起时间：12月27日23点00分。

18点45分，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开始出动，于21点00分抵达埃斯蒂内，并立即向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报到，并接受命令。在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该团给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任务指示一直持续到21点35分。23点45分，也就是2小时后，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将在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节制下利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掩护，和几乎毫无公路的起伏的森林地形展开攻击。

尽管时间不足，但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还是抓紧时间进行战斗准备。让克拉格少校不满的是，无论是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还是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都完全没能弄清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指定进攻地带的美军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以及防线具体位置。更令人气愤的是，部队在开进过程中不仅没有人引路带他们占领集结区，甚至时间紧得连实施战斗侦察都不可能。这种进攻无异于打糊涂仗。

夜间，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克服重重困难，开始进入阵地。刚进去没多久，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就要进行炮火支援，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色中根本无法观察对面美军阵地的态势，因而也就无法标定射击诸元。23点30分，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最后1个连终于赶到集结地。配属作战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和SS第2“帝国”装甲师警卫连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联系时断时续，无法维持有效联络。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报告准备在24点00分开火。SS第12“希特勒

青年团”装甲师对加强SS第12“帝国”装甲侦察营面临的这些困难却没有起到丝毫的帮助。特别是连最基本的敌情通报，在进攻前出发阵地展开的时间，以及攻击方式等等一概含糊不清。即便是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占领阵地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却仍坚持原进攻命令不变。他们完全忽略了战前周密的准备工作和必要的战斗侦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要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展开攻击。如此胡乱的用兵方式，让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感到十分愤慨。

与此同时，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也开始和第12国民掷弹兵师换防，但第12国民掷弹兵师只有部分兵力按时抵达。由于第12国民掷弹兵师到位延迟，导致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也无法按时撤离阵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只得暂时留在阵地上。不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继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一部换防后也撤出了防线整补。

1944年12月28日：

在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指挥下，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于24点00分展开了攻击。由于战前情报保障不力，导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各连在进攻伊始就被居高临下的美军用各种轻重火力覆盖。美军的防御火力在夜间的森林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森林里，由于树丛的隔挡，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根本无法有效地指挥各连，只得以连排为单位，各自为战。而在美军迫击炮火力打击下，各连又被分割开来。

在美军迫击炮火力的打击下，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自进攻展开后各连就与营部失去了电台或电话联系。混乱的形势让传令兵们根本无法找到营部和各连。结果，进攻发起后不久，加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就停滞在森林地带。

与此同时，在北面的SS第25装甲掷弹兵团也进攻受挫，各连不得不在清晨开始调整部署。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报告在进攻前拥有65人的兵力，打到此时只剩13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9连连长科隆雅格尔少尉负伤。幸运的是，被打散的官兵很快又回到连队，损失并没有最初估计的那么高。中午，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26装甲掷弹兵团换防。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接过了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公路东面的防务。完成换防撤下一线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查布雷赫茨—贝尔海茨集结，奉命在昼间转移到拉罗什西北，侦察SS第2“帝国”装甲师对索伊展开夜袭的进攻前出发阵地。攻击时刻定位19点00分。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发起攻击后撤离这一地带。当天浓雾弥漫不仅严重干扰了部队行军机动，也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对比菲弗北面集结区的侦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夜间浓雾逐渐散去，SS第2“帝国”装甲师不得已把攻击事件推迟到午夜。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获得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两位团长奉命向圣·让堡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报到。一踏进大门，两位团长便发现

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塞普·迪特里希上将在此恭候多时。自诺曼底战役开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表现出色，打得英勇顽强，多次化险为夷。鉴于两位团长的出色指挥，最高统帅部批准授予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斯利策尼上校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在骑士十字勋章的基础上加饰橡叶。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欠3营）在查布雷赫茨集结，配属给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冯·埃本斯坦因中校接替负伤的曼茨中校出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傍晚，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于傍晚赶到杜沙姆普西南，在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占位。清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2营与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完成换防。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进驻查布雷赫茨地区。根据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将在夜间开赴德瓦塔维，但许多连队却在开进和交防过程中与团部失去联系。

这样，SS第2“帝国”装甲师再次分成四部：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3营和2个装甲掷弹兵连的加强下，暂时配属给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欠3营），配属给第560国民掷弹兵师。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配属给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

师主力，归SS第2装甲军直辖。

另一方面，第560国民掷弹兵师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师准备对索伊—哈姆陶组织攻击。对这种混乱的用兵方式，SS第2“帝国”装甲师多次向SS第2装甲军提出抗议，但没有一次奏效。1944年12月29日：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继续配属给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鉴于先前进攻战斗的损失，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获准进行2天的休整。

由于种种原因，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换防延迟。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达成的协议，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因许多连队迷路，又遭受空中打击等缘由，暂停换防，撤回查布雷赫茨。

这样，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再次上路，以1营徒步开进，在下午晚些时候抵达德瓦塔维。傍晚，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展开夜袭攻打亚珉涅，但这种战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遇到的重重困难，主要还是因为1营长毫无作战经验所致。阿登战役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实战经历。在穿越雪地的徒步夜间行军中，1营以3连为先锋，走到进攻前出发阵地时已经完全走散。

根据师长拉默丁少将的指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命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在连长沃尔夫中尉指挥下对亚珉涅展开夜袭。结果，16连还没冲到亚珉涅南部边缘就遭到美军集中火力打击，进攻受挫。沃尔夫中尉战死。

午夜，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又对索伊展开攻击。这次进攻最初取得了良好进展，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很快打下了维镇。部分伴随前进的突击炮在维镇南面陷入泥沼，结果无法回收。这次进攻在维镇周围遭到了美军极为顽强的抵抗和炮火拦阻，进攻受挫，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损失惨重。在右翼，陆军第2装甲师的进攻也没有取得成功。在进攻战斗期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设在比弗。鉴于惨重损失和微乎其微的进展，SS第2“帝国”装甲师决定叫停进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把最前沿部队撤回来，重新组织防线，团部设在马尔库。显然，SS第2“帝国”装甲师已经打不动了。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欠3营）加强给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炮兵团密切协同，是武装党卫军和陆军良好协同的典范。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脱离和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配属关系后，返回萨姆雷地区。

1944年12月30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接防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和第2装甲师之间防御地带，在集团军左翼展开。师部仍留在萨姆雷西面森林。部署如下：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为左翼，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为右翼。

1944年12月31日：

当天，双方都加强了巡逻侦察和战斗侦察。美军以强大的炮火覆盖了这一地区所有的村镇和主要十字路口。SS第2装甲军拟在1945年1月1日动用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夺取亚珉涅。SS第2“帝国”装甲师从该师右翼投入战斗，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提供炮火支援。

根据第6装甲集团军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接过第12国民掷弹兵师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之间的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地区，并短暂配属给第12国民掷弹兵师。

这几天，美军也向索伊地区增调了几个炮兵连，加强了炮兵力量，对德军即将展开的攻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除了加强炮兵火力外，美军的坦克调动也很频繁。根据战俘供认，新调来的美军部队是美国陆军第2步兵师。

虽然新年即将到来，但SS第2“帝国”装甲师却丝毫感受不到新年的气息。当天，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行军抵达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地区，向SS第2装甲军报到，准备对美军展开攻击。

午夜，美军为了让德军留下一个难忘的除夕夜，集中炮群对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进行短促的炮火急袭。

1945年1月1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做好了对亚珉涅的进攻准备。进攻按时展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要先将美军打回亚珉涅，然后再突入小村前沿的各个庄园。然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进攻却遭到了美军极为顽强的抵抗，进攻受挫的同时，美军还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实施反击，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击退回

森林边缘。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副官希格雷尔中尉本来奉命在1月1日到1月17日向师部报到，但由于军情紧急只得留在团部，改由布施上尉回师部报到。除了这次反扑失利外，美军还对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实施全面炮击和侦察渗透。

1945年1月2日：

这一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接防第560国民掷弹兵师防务，并守住防线。

潮落

1945年1月3日：

截至目前，SS第2“帝国”装甲师仍未能和右翼的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取得联系。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将右翼延伸到阿斯涅河，并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安插进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防御地带，并奉命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取得联系。但该连连长雷尼施上尉却报告始终无法和第560国民掷弹兵师建立联系。来自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摩托化步兵排的巡逻队沿着亚珉涅—杜沙姆普公路实施侦察巡逻时，却和一股强大的美军迎面遭遇。战斗中，巡逻队长负伤，大部分士兵被俘，仅有2名摩托化步兵趁乱逃了出来，并向连里报告。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德军开始布设障碍带。一整天，美军都不断派出巡逻侦察队试探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主要防御地带，并很快判明马格斯特和特里内尔是SS第2“帝国”装甲师主要防御地带上的防御重点。接着，美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对SS第2“帝国”装甲师整个防御地带展开攻击，但没有得逞。

1945年1月4日：

清晨，美军对SS第2“帝国”装甲师主要防御地带组织短促的炮火准备，拉开了进攻的帷幕。很快，美军进攻部队就冲进了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双方展开短兵格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天。SS第2“帝国”装甲师作战日记对405高地之战记载道：

敌人对405高地的进攻给我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我师组织的反击也未获成功。

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舒尔茨上尉）也和美军展开激烈战斗，该营部署如下：

从右往左依次为：部署在马格斯特东面至村外的7连、马格斯特的5连和贝弗的6连。

对当天的战斗，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5连连长维尔斯曼中尉在作战报告中记载道：

作战报告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5连于1945年1月4日在马格斯特北面防御战斗

1945年1月4日，我连在405高地附近的马格斯特北面占领防御阵地。右翼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7连，左翼是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9连。近几天，我连防御地带并无大的战斗，仅有美军另行的炮火袭扰和侦察渗透。1945年1月4日07点30分，情形发生剧变，美军突然

组织对马格斯特和满腹森林的405高地进行短促的炮火袭击。

接着，美军在阵地上施放烟幕，使我连根本无法察看他们的行动。不久，履带式车辆和轮式车辆马达轰鸣声阵阵，提醒我们敌人已经开始进攻了。当烟幕散尽，6辆谢尔曼坦克和一股有力之敌步兵突然前出到前沿150米，接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7连阵地就被猛烈的坦克火力和重机枪火力覆盖，美军迅速突入森林区。

09点00分，我的1名排长报告，敌人已经突入并占领了森林区，深入我后方约200米。我举起望远镜察看我连后方405高地之敌，发现14辆美军坦克装甲车正朝马格斯特冲来。我立即下令全体撤出阵地，后撤到马格斯特东南和东面，和左翼友军拉平战线，重新组织防线，遏制美军从东南方向的贯穿突破。发现我连的企图后，美军朝我们射出密集的白色磷弹和迫击炮弹，试图阻止我连的转移。尽管如此，我连还是成功和美军脱离接触，于10点00分建立起了新的主防线。

与此同时，美军步坦协同对马格斯特北村口和特里内尔高地群发动猛烈进攻；我连共数到美军21辆坦克。尽管我军的炮火支援有限，但装甲掷弹兵们还是顶着美军的炮火和坦克火力打击，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10点30分，敌人又以14辆坦克猛攻马格斯特东南角。斯特普汉列兵在这次抗敌进攻战斗中表现出色。他操纵机枪向敌步兵猛烈扫射，分割敌步坦协同。战斗中，他的副机枪手被1辆敌坦克射出的炮弹直接命中身亡，但他却毫不畏惧，继续朝敌人射出密集弹雨。在他的猛烈射击下，敌坦克进至距马格斯特郊外约150米停了下来。这时，我接到上级下达的电令：“必须不惜代价守住马格斯特！我们正组织反击！”配属我连的14连1们反坦克炮试图投入战斗，但很快被后方之敌火力摧毁。

突然间，敌坦克群于11点00分开始撤往405高地。一开始，我认为这是我军反击成功所致。与此同时，敌人已经突入了马格斯特北部。左翼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9连在3辆坦克的支援下正在死守。敌坦克群在突破马格斯特的敌侧射火力支援下，冲进特里内尔。双方在小城镇内展开激烈的村落巷战，但被击退。进攻失利后，敌人退到405高地周围调整部署，再次进攻。期间，敌人用强大的炮火切断了马格斯特和后方高地的联系。11点00分，敌人攻下了半个小镇。我立即将剩余弹药分发给各排，这才打退了敌人又一次的冲击。接着我向营部报告：“弹药充足，我连正死守马格斯特十字路口和东南口。我们要打到最后一个人。”我打算让格列克上士带着10名士兵赶往马格斯特南面高地，掩护我连敞开的右翼，但这个企图被美军发现，来自特里内尔方向的美军坦克火力阻止了我军的机动。

经过连续不断的战斗，我连的兵力已经下降到20人，只得调整部署，退到马格斯特南面的十字路口，依托周围房屋组织环形防御。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9连连长维查少尉在战斗中被一发子弹爆头身亡。我收拢了该连部分士兵加入到我连的防御战。鉴于敌人从四面八方持续不断猛攻，让我们根本没有逃生之路，我决定率全部剩余兵力退守镇南5座屋舍，顽强抵抗死战到底，并将这个战斗决心通过电台上报营部。从东南角攻击的美军很快冲到不足百米处。

从西北处，敌人也组织坦克火力、机枪和高射炮轰击废墟。我连连部被白磷手榴弹击中后起火燃烧。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激烈的村落巷战。我的装甲掷弹兵们打得英勇顽强，在瓦砾废墟间继续和敌人展开激烈争夺。

13点00分，敌人夺取了我连连部。他们使用坦克冲到距连部约百米，然后展开队形用炮火支援步兵冲击。13点30分，我们不得不撤离最后一座屋舍和右边的教堂。我连剩余的将士、通信班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9连的几名士兵不得不退到最后2座残存的房屋废墟抵抗。面对拥有极大优势的强敌进攻，我们只得用手榴弹和铁拳反坦克火箭筒抗击。掷弹兵尼森朝对面的敌机枪火力点发射了一枚枪榴弹，直接命中敌机枪手头部，当场将他击毙。芬斯克上士也表现出色，他一边用英语诱敌，一边瞄准教堂周围街道拐角，逐个击毙前来的美军士兵，使用这种战术，他整整消灭了一队美军步兵。

这时，一名士兵向我报告，敌人在教堂部署了巴祖卡火箭筒。于是我扛起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对教堂打了一弹。我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因为就在我发射的同时，敌人再次开火，打中了我的阵地。不过我却奇迹般逃过一劫。反而是在我身旁的一个人负伤。不过，负伤的斯托克勒下士还是坚持在废墟中和我并肩继续战斗。科诺普下士和他的主机枪手出色地击退了一次美军从东南角的冲击，阻止了美军突入我后方，对我可能形成的包围。在此期间，我军的3辆坦克隐藏在废墟间，提供了卓越的炮火支援，不过他们受到美军坦克用穿甲弹和高爆榴弹的反复攻击。

不久，我接到报告，机枪子弹打光，步枪和冲锋枪的子弹也快用尽。我立即命令烧毁所有地图和诸如连作战日记之类的重要文件，砸毁电台，做最坏的打算。给营部的最后一个报告是：“弹药耗尽，销毁一切，战斗无望，无法撤退。”根据通信兵哈特曼列兵的描述，他给营部发了电报，但营部显然没有收到信号，因而并没有答复。尽管如此，我还是下令不等营部答复，用手榴弹炸毁电台。与此同时，敌人已经冲进了最后2间废墟的第一间。我赶紧抄起一具“铁拳”反坦克火箭筒对着冲过街道的敌人发射，炸伤了几人。

眼看我连即将覆灭，我只得下令剩余人员退到15米外的一座敞开的谷仓中。现在，全连只剩15人。撤退行动被特里内尔高地周围的美军坦克发现。他们用机枪火力猛扫谷仓。在压制我们的同时，这些机枪火力也引导敌步兵知晓了我们的绝望处境。很快，四面八方的美军机枪火力就吞没了谷仓，我绝望地打算放弃抵抗，缴械投降。

我连的传令兵在战斗中手臂负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9连的几名士兵也负伤了。就在我们陷入了极度绝望的时候，我军的迫击炮弹群砸向周围。这是豪斯勒列兵的功劳。他在突围报信的路上遇到了1名迫击炮前进观察员。迫击炮前进观察员问他：“你能否给我指引目标？”豪斯勒答道：“我的连长和大约15名弟兄就困在马格斯特，请向十字路口开炮！”很快，密集的迫击炮弹群就在我们周围爆炸开来。期间，数发迫击炮弹击中了谷仓，但更多的炮弹砸进了十字路口周围的废墟里。炮击效果相当震撼。爆炸的硝烟蒙蔽了敌坦克的视界，并迫使敌步兵散开隐蔽。这是个绝好的突围机会！

我转头下令：“全体都有，跟我来！”我们朝着贝弗方向冲上街道，越过铁丝网和各个高地，抵达了山谷。2架敌炮兵观察机以15米高度飞行，试图用火力阻止我们撤退。在敌空中火力袭扰下，我们最初没敢大胆撤退，而是隐蔽在一个花园里直到夜幕降临。期间我们埋藏了战死的将士遗体。部分伤员设法逃了出去。2名下士、2名士兵、通信班成员和前进炮兵观察员于15点30分返回营部。

次日夜22点30分，剩余的将士在斯托克勒上士的率领下返回了马格斯特。1名失踪的士兵于次日归建。所有无伤的士兵都突围回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阵地。重伤员落入了敌手。科普切下士可能被俘。

当夜，5连又参加了另一次反击。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防御战斗尚且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救援受困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下午，师警卫连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参加对405高地的反击。清晨，美军在坦克群支援下，强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战斗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损失惨重，6连几乎全部成为美军的阶下囚。在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5连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9连被美军打垮，马格斯特失守。得手的美军坦克群还一度冲进了贝弗地区，但被德军坦克群反击打退。

1945年1月4日傍晚的形势

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下令用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换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换防行动于夜间进行，换防结束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下一线整补。和左翼友军始终没有取得联系。据信，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的友军应该是陆军第2装甲师的右翼部队。鉴于此，SS第2装甲军给SS第2“帝国”装甲师下达了1月5日的作战命令：

1. 暂停进攻。

敌人沿整个正面发起全面反击，特别是我军突破地带南面更是成为敌人反击的重点。第6装甲集团军部分兵力正临时穿过该地区。

2. SS第2“帝国”装甲师应迅速撤离一线，由集团军直辖。最初，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由1名团长指挥，继续留下来支援阿斯涅和欧什之间地区防御战斗。撤退需分步进行。

3. 换防后，撤下一线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往索梅林—克图鲁—雷蒂格尼地区集结。

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任务：

1.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不变。

2. 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接替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占领有利地形组织防御。

3.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个装甲炮兵营、1个高射炮营和通信营部分兵力，以及

师部在1月5日夜撤到索梅林—维洛涅—蒙特地区。

4.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接过留守师指挥权。为此，通信营营部和部分兵力也应留下。

5. 指挥权移交时间：1月5日00点00分。

1945年1月5日00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各部部署：

1. 阿斯涅—欧什地区：

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欠2营）、SS第2“帝国”装甲团（欠1个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欠1个营）、SS第2“帝国”装甲通信营，统一由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指挥。

直属SS第2装甲军。

2. 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地区：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1个装甲炮兵营、1个装甲连，统一由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克拉格指挥。

进驻第12国民掷弹兵师防区的部队。

3. 师部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个装甲炮兵营、1个高射炮兵营和通信营一部。

阿斯涅—欧什地区：克鲁茨战斗群

1945年1月5日：

右翼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师部警卫连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加强下，夺回了405高地。当天，美军对马格斯特南面的猛攻被击退。

在马尔库尔地区，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击退了美军多次进攻。

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地区：这一日较为平静。师部由第6装甲集团军直辖，驻索梅林地区。换防撤下来的部队直到1月5日下午才逐次抵达集结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根据第6装甲集团军的命令，配属给第56军。该团准备行军开赴新集结区前，团长先向第56军报到。

1945年1月6日：

阿斯涅—欧什地区（克鲁茨战斗群）：

在周围地区，激烈的战斗一刻不停，特别是405高地和马格斯特南面的森林边缘更是成为双方争夺焦点。美军不断以强大兵力冲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徒步开进，抵达了指定集结区。这一地带是第12国民掷弹兵师防区，该团任务是换下第27国民掷弹兵团，占领并守住这些阵地。

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同时接过第12国民掷弹兵师一部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一部的指挥权，同时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予以加强。不过，师长拉默丁少将对这个指挥框架安排有意见，与1月7日向上级请求调整指挥结构。

1945年1月7日：

阿斯涅—欧什地区（克鲁茨战斗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与美军持续展开激烈战斗，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费了很大劲才肃清了不少孤立据点。

勒泰列斯地区：接防第27国民掷弹兵团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担任该地区防务。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余部配属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美军对巴拉克德弗莱特尔地区的反复进攻也被击退。右翼：第12国民掷弹兵师（得到SS第19装甲掷弹兵团1营加强）；左翼：第560国民掷弹兵师，与SS第2“帝国”装甲师没有联系。SS第2装甲军命令各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余部）在勒泰列斯地区展开，由师部直接指挥。

1945年1月8日：

阿斯涅—欧什地区（克鲁茨战斗群）：在德瓦塔维东北森林，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美军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一度冲进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6连阵地。美军成功分割了许多德军的前沿据点，但很快被德军反突击打退。由于损失惨重，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连被解散。

勒泰勒斯地区：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1个团插进SS第2“帝国”装甲师右翼，并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师，接过勒泰勒斯防线。由于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1个团的到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线大为缩短，因而顶住了美军多次进攻。

1945年1月9日：

1月9日，美军除了用强大的炮火猛轰德瓦塔维外，还步坦协同冲进了德瓦塔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被迫退到德瓦塔维南郊森林继续抵抗。09点00分，美军发射烟幕弹，然后于09点30分以80辆坦克冲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一度切断了1营与2营的联系。危难关头，甚至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个营都遭到了美军的攻击。在没有任何步兵的掩护下，炮兵勇敢地冲上来的美军殊死鏖战，击退了对手的进攻。由于所受美军进攻压力太大，克鲁茨战斗群奉命在夜间撤出战斗，穿过第560国民掷弹兵师防线，归建SS第2“帝国”装甲师。

1945年1月10日：

撤退前，美军又一次对克鲁茨战斗群防线展开攻击，迫使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个营的炮手们和美军展开近战肉搏才勉强打退美军。利用夜幕的掩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终于撤了下来，但3营仍配属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继续作战。在当天的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营长沃勒韦伯中尉战死。

1945年1月11日：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配属给第12国民掷弹兵师。

1945年1月12日：

美军的凌厉攻势让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被完全暴露。当天，SS第19装甲掷弹兵团

(隶属于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仍留在一线,配属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作战。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设在洛梅尔,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同时指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19装甲掷弹兵团。

当天,美军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防御地带达成了突破。下午,美军坦克伴随步兵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左翼相继突破,试图包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左翼,继而向东卷击。

为了挡住美军的进攻,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营长克拉格少校勇敢的率领下,得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3连支援,将美军赶了出去。

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SS第2装甲军命令,在1月13日把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撤下来休整,缩短防线。傍晚,SS第2“帝国”坦克歼击营也撤下一线。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SS第19装甲掷弹兵团加强下,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师。1月13日夜,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始整补。

1945年1月13日: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出一线。清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转移到维韦丁根东面森林。当夜,美军炮火猛轰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区,团部连损失惨重。接着,美军加大了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进攻,但没有达成突破,不过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连却因为接二连三的血战损失和冻伤导致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1945年1月14日:

美军使用突击队在几辆坦克支援下在主防线几个地段达成突破。虽然SS第2“帝国”装甲师封闭了突破口,但已经没有反击预备队了。当天,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转移至霍勒尔北面森林。

1945年1月15日:

美军进攻日益猛烈,并在洛梅尔两侧达成突破,目前形势不明。中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在几乎被包围的情况下,侥幸从洛梅尔突围出来。接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过欧什,并又一次回到了1944年秋季的原防御地带。

1945年1月16日:

1月16日夜,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占领了新的防御地带。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进入索梅林,并将团前指设立在此地。右翼友军:第12国民掷弹兵师;左翼友军:第560国民掷弹兵师。

美军的进攻仍一刻不停,特别是从西面穿过索梅林猛攻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的进攻尤其猛烈。尽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损失很大,但仍凭借着30~40人在少量坦克支援下阻止了美军的突破。在美军的进攻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舒尔茨上尉

（德意志金十字勋章和近战金十字勋章获得者，共参与36次近战）负伤倒下。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临时指挥该营奋战，打退了美军进攻。

当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SS第2“帝国”装甲团团部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部均设在伦列茨。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SS第2装甲军命令，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从一线撤下来，转移到新防区。

西线重新部署

1945年1月17日：

1月17日夜，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转移到维斯瓦姆帕赫，并在科洛姆巴赫集结。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再次归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自1944年12月25日起，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就一直配属给SS第2“帝国”装甲团、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作战。在整个阿登战役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一直是以2个营连续作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希格雷尔中尉再次担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副官，布塞上尉转任师部副官，当夜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撤到西墙。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以SS第2“帝国”装甲工兵营、SS第2“帝国”装甲师警卫连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以及配属作战的SS第19装甲掷弹兵团1营占领斯特比格诺两侧的新防御地带。

右翼：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左翼：第560国民掷弹兵师。

师部：雷利格山。

入夜后，SS第6装甲集团军命令SS第2“帝国”装甲师准备撤离一线，到后方整补，准备执行新任务。

1945年1月18日：

SS第6装甲集团军临时将SS第2“帝国”装甲师余部配属给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转移到特姆，并着手拟定师主力撤到西墙背后集结的计划。不过，因为汽油不足，SS第2“帝国”装甲师根本无法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把所有部队撤下来，转移到新的防御地带。除了汽油不足的困扰外，周围各镇道路拥堵和林间小道狭窄，交通障碍也是撤退集结面临的问题之一。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同样也面临油荒，部分兵力还在西墙前沿的各个混凝土工事据守。在美军不断进攻的压力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往东一退再退。失去动力的装甲摩托化车辆不得不用拖带方式撤退。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退期间，美军继续穷追不舍。为了逃命，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不得不把许多宝贵的作战车辆，甚至是装甲运兵车炸毁，避免落入敌手。

1945年1月18日到1月21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仍留在贝拉夫，直到所有的营连都撤下来，然后于1月21日穿过普鲁姆转移到佩尔姆。在这几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剩余部队也撤了下来，陆续归建原单位。

1945年1月22日到2月4日：

与此同时，盟军彻底突破了第三帝国边界，部分攻克了西墙。SS第2“帝国”装甲团、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美军进攻压力下，被迫一再退却。除了少数车辆撤下来外，大部分作战车辆被迫就地爆破，以免资敌。当时，SS第2“帝国”装甲师虽逐步撤离阿登战场，但谁也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他们还要走多远，在哪里重建，这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拉默丁少将离开SS第2“帝国”装甲师

2月2日，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默丁少将告别帝国师，前往东线履新。原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担任SS第2“帝国”装甲师新任师长。对于SS第2“帝国”装甲师而言，阿登战役就此结束，下一个目的地是匈牙利。

阿登战役损失

无论对德军还是美军来说，阿登战役都是一次代价颇高的战役。失败的德军与得胜的美军，谁都没有取得优势交换比。

德军方面：

第5装甲集团军战死4415人、失踪8276人、负伤10521人；

第6装甲集团军战死3818人、失踪5940人、负伤13693人；

第7集团军战死2516人、失踪8271人、负伤10225人；

合计德军战死10749人、失踪22487人、负伤34439人。

盟军方面：

美国陆军第1集团军战死4629人、失踪12176人、负伤23152人；

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战死3778人、失踪8729人、负伤23018人；

英国陆军第30军战死200人、失踪239人、负伤969人；

合计盟军战死8607人、失踪21144人、负伤47129人。

总计：

德军伤亡67675人；盟军伤亡76880人。

小插曲：雷马根防御战斗

1944年10月，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新近组建。SS第2“帝国”装甲师战斗训练学校学员编入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5连。1944年12月31日，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正式成军。为了加强战斗力，SS第6装甲集团军命令该营转移到靠近前线的威斯特瓦尔德继续重建。在

威斯特瓦尔德，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扩编成SS野战补充旅，由汉斯·比辛格上校统一指挥。1945年初，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正式更名为SS第2“帝国”野战补充旅。

1945年1月，伤愈复出的赫尔穆特·舒雷贝尔接过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指挥权。他曾在1943年7月30日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0连连长任上获得一枚骑士十字勋章，接着出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3月6日，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奉命乘火车与SS第2“帝国”装甲师会合。此时，SS第2“帝国”装甲师正开往巴拉顿湖和维伦采湖之间的战役集结地，为“春醒”战役做准备。正当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即将登上火车时，西线再起风云。3月8日，美军在雷马根渡过了莱茵河。这次夺桥战斗震惊了德军。B集团军群作战部长瓦格纳少将写道：“这个消息对我军而言，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B集团军群紧急命令SS第102野战补充旅抽调1个强力战斗群前往雷马根桥头堡。接到命令后，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奉命备战。舒雷贝尔奉命停止一切装车行动，立即朝雷马根摩托化开进，并向陆军第11装甲师报到。

第11装甲师给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的任务是沿着达特贝格—罗宁格—汉恩—雷夫特公路建立一条新防线。遗憾的是在这一指定地带并无任何可依托的预设工事。在这种情况下，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不得不甫一到位就紧急开始修建工事。舒雷贝尔把营部设立在汉恩——一个只有50个居民的小村。从这里，他指导各连进入指定防御地带，修建一系列坚固的战术支撑点以形成防线。从各连的高地几乎可以俯瞰整个雷马根桥头堡。3月9日，他们清楚地看到美军车队川流不息地从鲁登道夫铁路桥通过，美军第291工兵营开始在附近架设浮桥。

在架桥和过河的同时，美军也一刻不停地加强炮击袭扰。美军的炮兵观察机也不时飞临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阵地上空。很快，美军的炮火就打到了汉恩的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营部和各连阵地上。营部也很快接到各连报告的第一起死伤。这些炮火也给汉恩小村居民造成了不小的伤亡。营长舒雷贝尔少校对小村居民安危甚是关切，他派人送来食物并用战地救护车把负伤的村民撤到后方。不过，在美军猛烈的炮火封锁下，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被击毁。接下来的几天工夫，汉恩小村也被美军炮火摧毁。

美国陆军第9装甲师夺取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桥后不断扩大战果，很快突破桥头堡。在巴登·霍恩夫北面，第106“统帅堂”装甲旅和美军第9装甲师展开激战。南面的林茨（非奥地利地名）已经丢失。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也在美军攻击下，战线被突破分割，其左翼兵力甚至一度被美军包围。在孤军奋战，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舒雷贝尔少校命令各连撤到哈根滕—汉恩公路背后，左翼与第326国民掷弹兵师取得联系。在达滕贝格—罗宁格战斗中，2名SS战士成为美军俘虏。他们被锁在夏法斯托尔农庄，附近是美国陆军第99步兵师1个迫击炮阵地。美军一份战报指出：

当夜，2名SS俘虏从房屋中逃出，用他们的武器射杀了我军6名士兵，结果被我军击毙。

为了摧毁雷马根桥头堡，德军想尽了一切办法。3月14日，德国空军出动了100架次战机试

图炸毁雷马根大桥。为了保卫大桥，美军把周围几乎所有的高射炮部队都调到雷马根大桥两侧，这是美国陆军高射炮兵与德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较量。结果，德国空军惨败。从战壕里，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的战士们很悲愤地数出共有24架战机被美军高射炮部队击落。次日，21架Ar-234“闪电”轰炸机再炸雷马根大桥，但仍受阻于美军猛烈的防空防御火力网。一连三天，德国空军连续对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桥实施了3次强力空中打击，但均告失败。与此同时，舒雷贝尔少校多次通过电台请求上级允许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撤下来，与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会合，但均未获批准。在美军持续不断的空炮火力打击下，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蒙受了很大的伤亡，包尔少尉在战斗中阵亡。

3月15日，在雷马根渡过莱茵河的美国陆军第99步兵师开始沿着林茨到霍宁根之间的宽大正面向东发起攻击，突破霍宁根森林向维尔德地区发展进攻。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于当天和第403建筑工兵团换防。该工兵团团长冯·科埃勒尔少校和副官在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的引路下进入阵地时，正值美军1个步兵团于06点30分向东南实施突破。10点15分，该团2营C连抵达汉恩外围。舒雷贝尔在报告中写道：

突然间，我们听到营部前方枪声大作。通信兵和我抄起武器就冲了出去。

然而，美军已经冲进了小村。55岁的舒雷贝尔少校亲眼目睹个别幸存者仅经过短促抵抗就举起双手走出了农庄。不过，他和手下的通信兵都是好样的，在最后一刻突出重围，然后撤到周围一个高地，架起机枪扫射，试图为镇内守军撕开一个口子突围。遗憾的是，美军并未被这点袭扰火力打乱阵脚，仍旧逐屋逐巷地搜剿德军残兵，最终他们俘虏了第403建筑工兵团团长科埃勒尔少校。除投降或被俘的人员外，还有大量的SS官兵英勇战死，包括赫尔曼·德特曼列兵、海因里希·格雷姆下士、波赫曼下士和特罗包地下士。尽管部分兵力侥幸撤了出来，但很快在离小镇不到500米再次陷入美国陆军第99步兵师的围攻。在第99步兵师的战史中，对这次战斗描述道：

德军在炮火和迫击炮火力支援下进行激烈抵抗。战斗一直打到16点30分，我师才基本控制住小村。1辆受损的豹式坦克被我军的1具巴祖卡火箭筒击毁。

战斗结束后，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的幸存将士在舒雷贝尔少校的率领下，穿过森林向奥绍突围。美军第99步兵师则继续一路追击，包围和突围交织成了3月底双方战斗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前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欧根·梅森巴赫上尉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命令，给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划好了一个集结地。补充兵已经从最后的党卫军训练中心赶来，各连陆续集结到镇内的小学里。舒雷贝尔少校抵达后重新接过指挥权。4月6日，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2个连离开布鲁克，前往圣·波尔滕地区。然而，这支由舒雷贝尔少校率领的战斗群刚刚抵达波尔滕，就遇上了苏军的攻击，在战斗中，2个连损失惨重，不得不于4月20日退出一线。SS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仍留在朗格洛伊斯地区，直到战争结束时被迫解散。

CHAPTER 05

第五章 噩梦沉沦

开赴东线

从2月8日到2月13日，火车载着SS第2“帝国”装甲师一路东进，从科布伦茨南面的集结地第三次踏上东线。这次行车是绝密任务，甚至连列车上的工作人员所知道的也仅仅是下一个站台而已。起先，为了防止遭到盟国空军轰炸，列车昼伏夜行，白天就隐蔽在隧道里。最初，大家都认为目的地是奥德河前线或柏林。但SS第2“帝国”装甲师很快发现他们猜测得不对，火车正在驶向一个未知的目的地。火车接连驶过了哈瑙、维尔茨堡、多瑙沃尔特、奥格斯堡、芒琛和萨尔茨堡。在美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由于不再受到盟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攻击，火车开始大胆地在昼间行车。不久，列车穿过萨尔茨堡抵达维也纳。答案很明朗了，SS第2“帝国”装甲师最终目的地正是匈牙利。

在匈牙利重建

在他们踏上匈牙利的第一刻，最先招呼他们的是苏联空军轰炸机群。苏联空军朝各条铁路弯道口和铁路枢纽都投下了小型炸弹，不过他们的准星比起盟军就差得远了，大部分炸弹都在距目标几百米处落下，所有刚刚经历过西线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斗轰炸机攻击的将士们都对此嗤之以鼻。抵达匈牙利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前往以下地区集结重建：

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伯沙尔卡尼地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弗拉德—奥斯里地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米哈尔伊地区；SS第2“帝国”装甲团在巴科尼森林集结。

在经历了阿登战役的苦难后，能在匈牙利享受几天和平休整重建期对于SS第2“帝国”装甲师而言，无异于天大的幸事。许多伤愈复出的军官、士官和士兵一出院就返回SS第2“帝国”装

甲师，对他们来说，这里才是真正的家。对于维修营的官兵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光，因为所有的车辆装备都需要保养和维修，以尽快恢复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战斗力。

非凡的伪装手段

一抵达匈牙利，SS第2“帝国”装甲师就奉命加强伪装欺敌措施。SS第2“帝国”装甲师代号“北方训练集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代号“北方贡特尔”，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代号“北方奥托”（根据团长或营长的第一个名字取的代号）。同时，所有车辆装备也奉命实施最严格的伪装作业，以防苏联空军侦察。交通机动仅限在必要情况下于夜间实施。昼间全军必须加强隐蔽，仅允许通讯兵徒步或骑单车联络。开进训练区的队形仅允许以班排规模进行。在任何情况下绝对禁止车队以大规模出现。所有武装党卫军部队必须摘除袖章、师徽和军服上的任何标志。

不久，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塞普·迪特里希上将下令全军集结，准备执行新的进攻，他给SS第2装甲军的命令是用4周时间完成重建。虽然SS第2“帝国”装甲师在阿登战役中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目前各营连战斗力严重不足，但幸运的是营连长大部分伤愈复出，重新接掌了指挥权。

利用这段难得的休整期，SS第2“帝国”装甲师紧急将到达的补充兵补入各营连，更换加强武器装备和车辆，补充在阿登战役后的缺额。同时各部还要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油耗，把汽油节省下来准备新的攻势。

虽然补充兵在2月14日到位，但这些补充兵的素质甚至连阿登战役前的补充兵都不如，他们缺乏训练。SS第2“帝国”装甲师只得临阵磨枪，利用昼间给这些补充兵们进行武器熟悉和实弹射击训练，夜间则进行班排战术战斗训练。因此，各连从傍晚到拂晓都泡在野外，大部分训练都是实弹射击科目，在训练中特别强调各种轻重步兵武器的协同作战。在训练中，各营还对通信作业着重进行了训练，让新来的通信兵尽快上手。

在此期间，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注意到许多匈牙利部队，大部分是连级单位，他们把武器基本都丢光了，但其野战厨房和野战辎重车辆却完好无损，这些部队就像一只只孤雁，漫无目的地撤退。显然，匈牙利陆军总部并没有打算让他们参加针对德军的攻势，而是准备把他们部署到别处。匈牙利第1集团军根据南方集团军群的命令在多瑙河沿岸展开，负责大半河防。2月中旬，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转移到赫龙桥头堡西面，去支援SS第1装甲军打掉赫龙桥头堡。不过，最终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没有参加这次攻势。

新任师长

原SS“帝国”师第一任首席参谋维尔纳·奥斯滕多夫少将出任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由于加强了伪装作业，他到任时花了很大工夫才找到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当时武装党卫军各部在伪装作业上下了多大的工夫。

匈牙利战线的形势发展

1945年2月12日，布达佩斯陷落。SS第8骑兵团和SS第22骑兵团，以及陆军第13装甲师全军

覆灭，第6集团军以SS第4装甲军先后实施了3次“康拉德”行动，试图给布达佩斯解围，但均以失败告终。在沃勒上将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方面是苏军的3个突击集团军：苏军在多瑙河北岸打下了1个桥头堡，在赫龙河西岸占有1个桥头堡。同时，他们还在韦尔泰什山脉前沿到巴拉顿湖西角正面和德军对峙。为了对苏军实施反击，德军集中了SS第6装甲集团军（军长：塞普·迪特里希上将），下辖SS第1装甲军，由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和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组成；下辖SS第2装甲军，由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组成。此外，配属SS第6装甲集团军的还有第1骑兵军、第44掷弹兵师、第3装甲军（军长：布雷特中将，下辖第1和第3装甲师）。虽然武装党卫军对伪装欺敌作业很上心，但不免还是暴露了部分战斗序列。1945年2月17日到22日，SS第1装甲军铲除了苏军的赫龙河桥头堡，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同时还暴露了战斗序列。

作战计划

根据德国陆军总部作战计划，第2装甲集团军将在巴拉顿湖南面向东突破，E集团军群一部兵力在多劳河向北朝多瑙河突击。担任主攻的SS第6装甲集团军以强大的左翼在萨尔维茨运河朝南实施突击，切断多瑙河畔的苏军集团后方，打到多瑙河畔；第1骑兵军的任务是包抄第2装甲集团军正面的多瑙河北岸的苏军侧翼，协同SS第6装甲集团军一起摧毁多瑙河西岸的全部苏军；SS第2装甲军的任务是向东南朝萨尔维茨运河东面实施突击，打到多瑙河。尽管天气和地形都不利，但德国陆军总部还是和南方集团军群一起坚持要实施这次进攻。一切就看SS第6装甲集团军表现如何了。

进攻日：3月6日。

1945年3月2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备战。虽然经过2周的临时抱佛脚训练，但仍未达到要求。由于训练不足和没有获得任何机动车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不得不留在集结地。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两个团只能带着仅三分之二的满编率的队伍行军开赴集结地。

1945年3月3日：

清晨，SS第2“帝国”装甲师开始沿着拉布—瓦尔巴洛塔公路开赴集结地。由于连续雨雪，凹凸不平的路面一片泥泞和湿滑，SS第2“帝国”装甲师行军速度异常缓慢。黄昏，SS第2“帝国”装甲师才抵达瓦尔巴洛塔—雷蒙德地区。

1945年3月4日：

天气和路况仍无改善，用“糟糕”一词形容并不为过。南方集团军群下令进攻发起时刻定在3月6日04点30分。接到命令，SS第6装甲集团军开始怀疑起上级拟定的战役计划——在泥泞、拥堵的道路上行军本身就困难重重，现在还未完成集结就定下进攻时间，而且连侦察的工夫都没有，这仗能打赢吗？SS第6装甲集团军各师不禁纳闷。尤其是SS第2“帝国”装甲师，更

是确信自己根本无法在南方集团军群规定进攻发起日抵达集结地！

1945年3月5日：

从03点00分开始，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朝指定集结地赶路。17点00分，SS第6装甲集团军首席参谋指出，他很怀疑SS第2装甲军，特别是该军的坦克和重型武器能否在进攻发起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沿着奥包抵达塔尼奥，勉强完成战役集结。

根据伪装欺敌措施，所有的车辆必须停在集结地西面20公里处，导致各营不得不背负全部单兵装备沿着泥泞的道路徒步跋涉抵达集结地。按照计划，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将在没有任何兵种协同支援的情况下，采取步兵打法撕开苏军第一道防线。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营长：克斯滕少校）支援下，抽调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组成装甲战斗群，准备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达成突破后，跟进打击，扩大战果，向苏军第二道防线实施突击。然而，计划是计划，纸上的东西往往是很美妙的，可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不可能。

在驱车前往集结地途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路过SS第2装甲军军部，并向军长比特里希中将报到，在那里奥托·维丁格上校亲睹耳闻了SS第2装甲军作战参谋凯勒上校和SS第6装甲集团军群司令部的电话会议。凯勒清楚无误地报告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部：SS第2装甲军还没有做好第二天进攻的准备，因为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先头部队刚刚才徒步穿过军部，他们还要走上10公里才能抵达集结地。根据团长的回忆，SS第6装甲集团军再次重申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命令和元首大本营的命令，坚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进攻都必须在次日清晨打响，命令已经不可更改。由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位置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后面，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到位时间甚至比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还要晚。很显然，SS第2装甲军根本不可能按时发起攻击。

巴拉顿风暴 拙劣的进攻伊始

1945年3月6日：

清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先头部队最终筋疲力尽地抵达了集结地。04点30分开始，SS第2装甲军炮兵对苏军阵地实施了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宣告了巴拉顿湖战役的开始。不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由于大部分兵力还在赶路，仅有少部分兵力抵达集结地而没能展开攻击。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及时赶到，参加了炮火准备。不过，储备的炮弹很少，只打了很短的时间就停止了射击。不过，苏军却被这短促的炮火准备惊醒，并惊讶地发现炮火准备过后，德军并没有进攻！这样，SS第2装甲军方向的进攻突然性就此丧失。

由于SS第2“帝国”装甲师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未能及时展开，进攻时间被迫推迟到次日清晨的05点00分，突击地段不变，但进攻突然性完全丧失。SS第2“帝国”装甲师

被迫要做好强攻的准备！3月6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绕路抵达了乌希达（Uehida）。3月7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沿着奥包公路抵达塔尼奥，然后穿过开阔地抵达了集结地。不过，一路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遭到了苏联空军持续不断的空中打击，损失了部分兵力。当然，延迟抵达主要还是缘于德国陆军的1个整编装甲师占用了公路，整个装甲师展开了长达19个小时才能通行的战斗队形，整整浪费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5个小时之久。在这种情况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也无法按时进入指定攻击位置，自然也就谈不上按时发起攻击。

3月6日下午早些时候，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奉命准备自沙尔凯赖斯图尔东面的东南走向山岭朝奥包公路东面和海因里希实施攻击。在该团攻击地带，苏军筑有强大而完善的工事体系。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此时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已经没有时间组织战前敌情和地形侦察。1945年3月7日：

在没有任何炮火准备的情况下，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穿过开阔地，对苏军展开攻击。最初，SS第2“帝国”装甲团几辆坦克前往支援进攻，但很快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右翼陷入了泥沼。苏军居高临下用猛烈的火力阻击，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压制在巴拉顿湖泛区平原的一个小山坡上。由于缺乏坦克支援，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鼓足勇气拼死攻击，打下部分苏军前沿阵地后就暂停了进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打下了俯瞰索洛萨德—奥包公路的1个制高点。当天，该团团部设在打下的一个苏军掩体里。

第44掷弹兵师的任务是攻克奥包。该师也打得十分英勇，攻下了奥包东北3公里处的一系列农庄。作为SS第2装甲军左翼的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也发起攻击，试图与陆军第3装甲军取得联系。不久，快速挺进的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的右翼就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取得联系。不过，从整体来看，SS第2装甲军的进攻地带为开阔地，而苏军则居高临下，依托预设工事巧妙组织交叉火力顽强抵抗，给SS第2装甲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缓慢地攻击前进。下午，在航空火力支援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再进攻一次，但却被苏军侧射火力挡回。苏军的防御似乎是不可逾越的。他们在周围众多高地修建了坚固的工事和火力点，坦克群半埋充当固定火力点，阵地前沿布设了密集的障碍带和雷区，使各个据点成了坚固而难啃的硬骨头。

1945年3月8日：

进攻还在继续。在左翼，部分坦克陷入泥沼，右翼的进攻也因苏军侧射火力和前沿密布雷区而无法取得进展。

1945年3月9日：

05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又组织了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向149、153和159高地发起攻击。他们很快打下了149和153高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左翼投入战斗。上午，SS第4“元首”装甲掷弹

兵团装甲战斗群对159高地发起攻击，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仍留在既得占领区，并接过右翼防务，负责封闭与右翼的SS第1装甲军暴露的缺口。对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而言，由于缺乏通信设备，他难以掌握指挥整个装甲战斗群，无法与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取得即时联络。在进攻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在越过159高地时遭到猛烈反坦克炮火拦阻。不多时，3辆坦克相继中弹起火。所有越过高地的坦克都被炮火击毁。进攻再次受挫。这样，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连续两次冲击都没有得手。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长奥斯滕多夫少将抵达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指挥所，下令重新组织攻击。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奉命在夜间组织进攻。

师长重伤

在返回师部途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奥斯滕多夫少将的水陆两用吉普车被苏军炮火命中，师长身负重伤，随行的军官也被炮火炸死。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奉命临时接替指挥。在移交指挥权后，奥斯滕多夫少将就被抬下了战场。在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5月1日，他因伤重不治而身亡。作为前SS“帝国”师初代首席参谋，他在师长的任职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死得其所。

1945年3月10日：

德军集结的延迟和进展缓慢，使苏军得以及时源源不断地投入预备队，重新占领阵地，使SS第2装甲军无法获得任何进展。

1945年3月11日：

SS第4“元首”战斗群于09点00分展开攻击。

我们正在前进！

最终，经过德国空军的反复攻击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再次开始攻击前进。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亲自坐在装甲运兵车（装载指挥电台）率部冲击。天气良好，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装甲运兵车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个自行火炮营的支援下，终于打出了一个如教科书般的经典攻势。清晨，SS第4“元首”装甲战斗群打下了奇洛格—莫尤。在这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师的作战参谋斯图克勒中校负轻伤，情报主任科瓦切施上尉遭苏军炮火命中战死。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击落了1架苏联空军侦察机。与此同时，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也成功打下了维恩贝格。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投入战斗

为了攻克苏军防御地带的基石——沙尔凯赖斯图尔，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奉命从SS第2装甲军进攻地带撤下来，转移到SS第1装甲军进攻地带。该营撤出SS第2装甲军的进攻地带后，沿着公路朝克鲁兹推进。该加强装甲侦察营1连渡过萨尔维茨运河（克鲁兹东北2公里），

从西南对沙尔凯赖斯图尔发起攻击。然而，苏军依托沼泽地形之利，限制了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各种火力的展开，并迫使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长克拉格少校不得不把营主力撤回萨尔维茨运河西岸。接着，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再以各连强攻萨尔维茨运河两岸，遭到了苏军更为猛烈的火力阻击。尽管如此，3连还是成功打下了萨尔维茨运河大桥，并在对岸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桥头堡。然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装甲侦察连对克鲁兹地区进行战斗侦察。3月11日，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经过一天奋战，打退了苏军多次营级规模冲击（部分冲击过程中得到坦克支援）。

1945年3月12日：

前SS第1装甲军作战参谋莱赫曼上校出任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一上任，他就亲临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向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了解SS第2“帝国”装甲师进攻地带的情况。与此同时，作战参谋斯图克勒中校也离开SS第2“帝国”装甲师，成为SS第1装甲军作战参谋。蒂特曼上校成为新的SS第2“帝国”装甲师首席参谋。这样，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领导班子在短短几天内进行了大换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阶段战局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更换领导班子，势必需要新任师长和首席参谋更加积极了解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情况，才能完成上级赋予他们的作战任务。

清早，在苏军越来越大的抵抗压力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继续在坦克群的支援下，实施突击。不过，苏军猛烈的炮火，让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损失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尽管如此，在各兵种协同作战下，SS第4“元首”装甲战斗群还是冲进了海因里希农场，结果遭到苏军极为猛烈的火力拦阻。在激烈的争夺战中，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击毁了6辆苏军坦克，其中2辆被铁拳击毁，4辆被反坦克炮击毁。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和3营也蒙受了相当的损失。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任务是掩护3营的侧翼。最终，经过苦战，SS第4“元首”装甲战斗群打下了整个农庄，但自身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苏军的抵抗也在不断加大，迫使SS第4“元首”装甲战斗群不得不转入防御。在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也击毁了1辆坦克。获得这个战绩的塞博德上士于1945年5月6日获得了一枚骑士十字勋章。

在各兵种协同奋战下，SS第4“元首”装甲战斗群成为SS第2装甲军进攻地带突破得最远的部队。他们的进攻并没有得到SS第2“帝国”装甲师，也没有得到SS第2装甲军预备队的支援。不过，在SS第4“元首”装甲战斗群取得突破的同时，苏军也开始组织反击。这是SS第2“帝国”装甲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当然最终没有成功。

敌情态势

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师对苏军的态势完全不明。根据空中侦察结果，苏军是在当面不断投入预备队加强防御，同时苏军向德军进攻地带两翼悄悄集结了强大的坦克机械化部队，显然他们要发动一场大规模反攻。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

在进攻的这些日子里，苏联空军的伊尔-2强击机连续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实施攻击，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表现出色，用88毫米高射炮击落了多架苏军战绩。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营长德雷克上尉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当前的战斗，需要我营钢铁般的意志。我们的炮手们执行任务坚决，准确地瞄准过往头顶的飞机，用准确的弹幕罩住目标。敌机中弹爆炸喷出的大火让敌人目瞪口呆。几乎每次敌机来袭，我营都要击落1架伊尔-2强击机，敌机残骸多坠落在我军后方，起火并炸成碎片。37毫米的高射炮连的对空防御战斗也打得十分顽强，但他们仅仅报告击中1架敌机，目标拖着浓烟转弯脱离。由于我营阵地比较靠近一线，因而无法核实战果。截至目前为止，我营在战争中共击落249架敌机。

SS第2“帝国”装甲师战斗在最前沿

1945年3月13日：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几辆坦克的支援下面对优势苏军的反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自身承受了巨大的损失。苏军依托地形优势，组织三面火力猛轰海因里希农场。为了支援3营遂行坚守防御作战，坦克开到最前沿，排成马蹄形防御队形，用火力的南、东和北实施打击，顶住苏军沿3公里宽的正面冲击。入夜后，苏军先以猛烈的火力从三面交叉轰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接着又以营团规模兵力对SS第2“帝国”装甲师两翼展开攻击，但均被德军打退。为了了解情况，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一天内多次驾驶他的水陆两用吉普车穿梭火线，将即时敌情通报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同时，奥托·维丁格上校还反复向师长莱赫曼请求，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撤下来，但都被SS第2装甲军否决。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配属作战的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的损失与日俱增。

就在苏军不断组织兵力反扑的同时，他们也在策划实施大规模的战役反击，这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感受尤为强烈。每到晚上，苏军就让在一线被打坏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拖回修理。

苏军对沙尔凯赖斯图尔地区的反攻

1945年3月11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区再次爆发激烈战斗。第44掷弹兵师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进攻一度取得了进展。克拉格战斗群也从萨尔维茨—克鲁兹桥头堡对沙尔凯赖斯图尔的进攻中取得了进展。但苏军马上投入预备队，在10到20辆坦克的支援下反扑，将德军击退。

在苏军战役反击前

对于苏军可能的战役反击，南方集团军群在作战日记中记载道：

在我军进攻的第9天，敌人已经出现了实施战役反击的征兆……根据空中侦察的结果，敌人

的机械化部队约3000台各种车辆正从布达佩斯地区向西南运动，目标直指扎莫伊。部分机械化部队转向韦尔泰什山脉……

据此，敌人似乎明确了战役反击的主攻点，即在扎莫伊西南和西面，目标是席卷巴拉顿湖作战的我军主力，切断进攻的我军主力补给线。

在俄军准备发动维也纳战役前，德军领导高层就已经在权衡是否该中断“春醒”作战，究竟是该集中兵力应付苏军的进攻还是继续攻势，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决策问题。

然而，希特勒却决定，既要挡住苏军的进攻，又要继续巴拉顿湖的攻势——这意味着南方集团军群毁灭的开始！

1945年3月15日：

当天，战斗的焦点仍然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这天，苏军继续从3个方向对海因里希农场展开攻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损失与时俱增，左翼始终没能和友军取得联系。不过，奥托·维丁格上校提议撤下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请求依然被SS第2装甲军否决。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仍然在萨尔维茨桥头堡死死地顶住苏军营级兵力从三个方向的进攻。在战斗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从东面突破了沙尔凯赖斯图尔的铁路线。

积极防御战斗，打击苏军的夜间进攻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1名连长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3月15日拂晓，在完全漆黑的情况下，敌人对2连防区再次展开新的攻击。不过，他们的进攻随即遭到我连各种步兵武器的集中火力打击，没能达成突破。与此同时，师属炮兵也迅速标定目标，实施猛烈炮击。我军的炮火支援力度之强是我前所未见的。4管210毫米榴弹炮为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防区提供了强大的炮火支援。密集的弹群狠狠地砸在了俄国兵的头上，密集的爆炸闪光遍布战场。在炮火覆盖的同时，我2连的步兵火力也交叉打击进攻之敌，榴弹炮和迫击炮以最高的射速将炮弹砸在敌人的头上。拂晓，我们才意识到俄国人投入了多大的兵力展开这次进攻，大部分进攻之敌已经倒下。战场上满地都是敌人的尸体。我2连在没有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次成功的防御战斗，毫无疑问是各种步兵武器和重型火力协同作战的结果。

敌情态势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突然收到紧急报告，称塞克什白堡遭到苏军从北面的猛烈进攻，目前正在把所有的后勤辎重部队撤出。

截至1945年3月15日，德军发动的“春醒”作战已经在巴拉顿湖和维伦采湖之间的苏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宽50公里、纵深30公里的口子，逐步开始突破苏军的第三道防线。不过，德军却没能有任何一点达成决定性的突破，这和库尔斯克战役何其相似！在德军进攻的同时，苏军对奥地利维也纳的战役进攻准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丝毫没有受到“春醒”作战的干扰。

还在3月9日，即德军发动“春醒”进攻的第三天，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决定从多瑙河向塞克什白堡实施战役进攻，捕捉围歼SS第6装甲集团军。苏联红军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大将更是希望一举吃掉SS第6装甲集团军。

SS第2“帝国”装甲师成功的防御战斗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成功击退了苏军对克鲁兹的进攻。在3月16日清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2连又打退了苏军第三次夜袭，战斗中德军各种轻重火力协同得当，以零伤亡粉碎了苏军的冲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进攻一再受挫，但苏军还是愚蠢地展开兵力从同一个方向向同一地点实施3次反复冲击，直到惨败打不动为止。战斗结束后，SS第2“帝国”装甲师命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从萨尔维茨运河大桥撤下来，集结在克鲁兹北面。

苏军的战役反攻

1945年3月16日：

大约中午，苏军展开了“维也纳攻势”，这场以夺取维也纳为最终目标的战役，很快就被SS第6装甲集团军一线部队和各级司令部判断出来。当天，SS第6装甲集团军下达的命令是在夜间调整部署，准备迎击苏军的战役反攻。据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判断，苏军的主攻目标是塞克什白堡北面的SS第6装甲集团军后方。14点30分，苏军炮兵群一齐对SS第5“维京”装甲师和SS第3“骷髅”装甲师防御地带的塞克什白堡实施猛烈炮击。

在地动山摇的炮火准备后，苏军步兵以500到1500人拉开散兵线，在大群坦克和自行火炮支援下，从沟壑和河谷越出，展开攻击。SS第6装甲集团军判断，苏军的火炮密度是平均每公里170到180门大口径火炮和重迫击炮。在突破地带，苏军和德军的兵力、技术兵器对比为4:1。苏联空军第17集团军也出动大批机群实施空中突击，德军高射炮部队奋勇迎战，击落了28架苏军对地攻击机。

在苏军的打击下，匈牙利陆军首先崩溃了。仅有配属匈牙利陆军的少数德军在英勇抵抗。苏军坦克群很快冲到皇宫堡和豪伊马什凯尔，接着席卷到巴拉顿湖北缘。南方集团军群形势急转直下。SS第6装甲集团军有被托尔布欣大将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包围的可能。苏军再次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坚守防御

1945年3月17日：

在苏军的猛攻下，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坚守最前沿防线。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像2颗钢钉似的紧紧扎在海因里希农场，双方战斗大部分都是近战。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继续顽强地将突入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纵深的苏军击退。截至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统计全部战斗兵力仅4575人。在苏军全面进攻的态势下，SS第2“帝国”装甲师的坚守防御作战还要打到什么时候？所有人心里都在打鼓。再打下去，包围将是不可避免的。

SS第2“帝国”装甲师击毁第3000辆坦克

根据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报告，装4连排长巴克曼上士在当天防御战斗中又击毁了1辆苏军坦克，使SS第2“帝国”装甲师自进攻以来共击毁了3000辆坦克。这一击毁3000辆坦克的战绩属于14天以来奋战不休的每一名掷弹兵和坦克炮手，奋战在第一线的坦克兵和炮兵更是值得特别嘉奖。得悉这个消息，全师士气大振。

不过，即便德军击毁再多的坦克，也挡不住苏联红军滚滚铁甲洪流。在准确的炮火准备和5辆T-34坦克支援下，苏军再次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发起攻击。为了打退苏军的进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决定先打掉支援步兵冲击的5辆坦克，分割苏军步坦协同，再回来集中火力收拾步兵。通过电台，奥托·维丁格上校命令：“集中火力打坦克。”看到坦克群逼近阵地时，奥托·维丁格上校突然下令：“开火！”德军各种反坦克火力齐射，2辆T-34当即中弹起火爆炸，2辆被打瘫，第五辆见势不妙逃之夭夭。但它没能逃过巴克曼上士的绝杀。在准确的炮击命中后，这辆坦克也化为了一团火球。至此，5辆T-34坦克全部被干掉，巴克曼上士也创下了SS第2“帝国”装甲师自进攻以来的第3000个坦克击毁记录。

整体形势发展

3月17日，塞克什白堡地区仍是兵凶战危。在北面，匈牙利骑兵师和匈牙利第2装甲师已经完全被拥有4倍兵力优势的苏军打垮。苏军第46集团军以强大的步坦集群向西猛冲过来，突破了韦尔泰什山脉，前出到俄罗斯拉尼地区。通往匈牙利平原的大门已经敞开！

鉴于情况已经到了危急万分的地步，南方集团军群遂急电陆军总部，提出以下请求：

1. 把SS第1装甲军撤到塞克什白堡南面，以便组织兵力向东北对朝西面猛冲急进之敌实施反击。
2. 把SS第2装甲军解放出来，在SS第1装甲军身后跟进，共同实施反击。

1945年3月18日：

尽管形势每分每秒都在急剧恶化，但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仍在实施艰苦的防御战斗。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仅在少量坦克的支援下，击退了苏军从东面和东南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其中很多战斗都打成了近战。在持续不断的战斗中，因发动机过热而导致机械故障失去战斗力的德军坦克越来越多。

16点00分，南方集团军群给SS第6装甲集团军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

SS第2装甲军以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9“霍亨斯道芬”装甲师撤出一线后，往塞克什白堡南部地区集结。

南方集团军群决心把SS第2装甲军从巴拉顿湖和维伦采湖之间撤下来，同时把匈牙利第3集团军也撤下来，集中兵力应付苏军第3方面军在韦尔泰什山脉的总攻击。

同时，鉴于苏军的总攻击，继续保密SS第6装甲集团军各师番号已经毫无意义，因此南方集团军群请求德国陆军总部取消对SS各师的代号呼叫和袖章臂章等识别标志的限制，这个请求获得批准。与此同时，对SS第6装甲集团军而言，当务之急是确保一条稳定的补给线，先向后方

转运伤员，然后准备集中兵力反击苏军。

最终接到脱离接触命令！

下午，SS第2“帝国”装甲师终于接到了SS第2装甲军下达撤到塞克什白堡西南的命令。当时整体形势发展如下：

在多瑙河大弯曲驻防的匈牙利陆军各部节节退却，SS第3“骷髅”装甲师左翼部分兵力在昨天夜里被苏军打垮，防线被冲开一个口子。自清晨起，苏军投入预备队，用坦克群掩护在SS第3“骷髅”装甲师被突破地带沿多瑙河向西发展进攻。根据最新报告，苏军的坦克先头部队已经冲到奥包东面约30公里，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深入到SS第6装甲集团军群后方！SS第2“帝国”装甲师所属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奉命在夜间和苏军脱离接触，往塞克什白堡西南集结。夜间，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展开了大胆的撤退转移行动，拟在奥包东面建立一条仓促防线，挡住苏军铁流。

在撤退转移过程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虽然苏军发现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撤退企图，准备提兵追击，但被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断后部队击退。

最困难的转移行动莫过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当时双方的战线犬牙交错，而且营部所在的地窖又挤满伤员。不过，在各级军官、士官和士兵的努力下，特别是战斗和辎重部队的协力下，利用夜幕的掩护巧妙地在苏军眼皮底下悄悄撤出了所有的伤员。在撤退行动中，SS第2“帝国”装甲团4连的巴克曼上士指挥豹式坦克排负责断后。

撤下来之后，SS第2“帝国”装甲师最初集结在塞克什白堡西南。抢出海因里希农场地区受损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但坦克回收连和维修营却以大胆的行动和自我牺牲精神，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撤退转移的路上，各纵队间不时插队是常有的事。苏联空军投下的炸弹、零星的炮击都时刻干扰着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撤退。让人郁闷的是，塞克什白堡地区的公路根本无法供机械化部队大规模行进。更糟糕的是，苏军的斯大林2式重型坦克还会不时窜出来打几炮。虽然困难重重，但SS第2“帝国”装甲师好歹完成了撤退转移。

苏军的铁拳——奥包和科马罗姆争夺战

当时，苏军继续在3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得到至少1个快速兵团的支援下，从塞克什白堡向西南、西面和西北发展进攻。苏军的进攻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南方集团军群被迫一再向西退却，往塞克什白堡两侧收缩。看样子，SS第6装甲集团军被围在巴拉顿湖狭窄地带几成定局。不过，精锐的武装党卫军可不愿意就此认输。尤其是钢铁战士SS第1装甲军的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和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他们英勇奋战，连续打退了试图包围他们的苏军的进攻。SS第2“帝国”装甲师也死守巴拉顿湖北面仅有的安全通

道，保障SS第6装甲集团军补给道路通畅，能顺利向后方撤出伤员：

根据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将在坦克群的支援下，从皇宫堡向韦尔泰什山脉实施反击，但支援战斗的坦克群很快陷入了泥沼。因此反击只得完全由步兵执行，他们打得很坚决，推进速度也很快。他们夺回了许多村庄，并接到当地居民“投诉”苏军士兵的暴行。

部署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北面的匈牙利陆军第1骑兵师遭到苏军的猛烈进攻，很快就被打垮。不过，匈牙利陆军第1骑兵师部分兵力自发组成战斗群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抵抗。1天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奥包东南实施反击，封堵苏军的突破。

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

在巴拉顿湖战役的塞克什白堡东南血战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副官布塞上尉亲眼目睹不断赶到的补充兵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训练的情况下被投入到战火中，成为白白牺牲的“炮灰”。不久，在阿登战役结束后重建完毕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赶到巴拉顿湖战场。营长马图切上尉询问SS第2“帝国”装甲师副官布施上尉在何地下车时，布施上尉答道：

“就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原集结地下车。”什么？战线竟然后退了这么多，有些不敢相信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马图切上尉又亲自打电话给SS第2“帝国”装甲师首席参谋求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并指示他不必立即马上投入战斗。与此同时，火车也遭到了苏军的火力袭击，被迫撤回奥包。在下车集结过程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整整用了2天时间。

说起来不用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但形势的发展也让SS第2“帝国”装甲师顾不得许多了。鉴于苏军穿过包科尼山森林实施突破，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莱赫曼上校遂紧急命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就地展开防御战斗，阻击苏军前进，直到SS第2“帝国”装甲师撤下来。

SS第2“帝国”装甲师转移到南方集团军左翼

当天，SS第2装甲军军部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自塞克什白堡西南地区转移到基斯贝尓。在北进过程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陆军第356掷弹兵师阻止了苏军的局部突破。接着，SS第2“帝国”装甲师又粉碎了苏军穿过阿尔陶里地区的企图。入夜后，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转移到索包德包詹—纳道什德洛达尼地区。

攻守易位

1945年3月20日：

3月19日夜到3月20日凌晨，SS第2“帝国”装甲师经过长途行军，转移到大伊格曼德地区，准备阻止苏军向西突破。鉴于苏军突破部队的主力是快速兵团，要阻止苏军的突破，首要打击对象就是苏军坦克群和自行火炮群，因此SS第2“帝国”装甲师紧急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

营和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抽调兵力组成临时战斗群，遂行拦击苏军快速兵团的重任。不过，在当前的时节，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的37毫米高射炮任务是防空。

88毫米高射炮的主要战斗任务是打击苏军坦克群。根据师部的命令，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的88毫米高射炮群掩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撤出克鲁兹后，于中午抵达指定地区，然后在基斯贝尔和大伊格曼德之间快速完成炮群展开，占领阵地。时任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营长的德雷克上尉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在撤退中，我营仅有1个连走散。派往寻找该连的通讯兵也没能找到该连位置。因此，我决定沿着行军路线往回走一趟，遗憾的是连鬼影都没见着一个。在东面，似乎一群小队正在准备战斗。出行前，我曾一再受到警告，周围可能会有从南面突然杀过来的俄国人。然而，我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是一支正在行军的德军摩托化部队，再走近一看，原来是走散的我营1个炮连，他们正以平时的行军队形前进！我立即追上这个连的连长，并派出几名通讯兵前往基斯贝尔，侦察地形，准备让该连迅速在指定地点展开炮群。接着，我命令该连展开队形，以排为单位，拉开大间距，以最高速度行军。

幸运的是，在仓促行军过程中，我们没有遭到俄国空军的攻击，显然俄国人为了突破包科尼森林耗费了太多的时间，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不过，我们后防的公路状况也不容乐观，给我师各部队穿过森林西撤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在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情况下，我们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宽大正面背后占领阵地。虽然从防区上来看，我营处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右翼，但我们显然没能和侧翼取得联系……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得到了由1名上尉指挥的步兵掩护。他们在南面，即我营高射炮群当面挖掘战壕。当夜过的异常平静。在我们身后，我师撤退车队的马达轰鸣声依稀可闻。次日清晨（即3月20日），我军再度恢复了连贯防线，右翼友军和我们取得了联系。突然间，激烈的枪炮声也响彻周围。俄国兵很快冲进了我们的阵地，但被击退。

3月19日傍晚，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首先撤了下来，接着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也撤了下来。随着SS第2“帝国”装甲师基本撤出一线，SS第2装甲军封闭了基斯贝尔附近的缺口。

1945年3月21日：

就在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奥包东面重新组织防线之际，SS第5“维京”装甲师经过极为惨烈的防御战斗后，尽管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一再命令：“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塞克什白堡都要不惜代价守到底。”，但SS第5“维京”装甲师还是不得不从塞克什白堡突围出来！打下塞克什白堡的同时，苏军也向基斯贝尔投入预备队，展开新一轮的进攻。南方集团军群整体防线开始垮塌。另一方面，参加巴拉顿湖战役的德军这才意识到，苏军在巴拉顿湖和多瑙河之间布置了42个步兵师和7到8个快速兵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谁能阻止这一铁架洪流的进攻呢？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封闭了基斯贝尔北面的缺口。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的

9门37毫米高射炮和18门88毫米高射炮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掩护下展开炮群，投入到阻击苏军铁甲洪流的艰苦防御战斗中。

平民的悲剧

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组织新防线的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也奉命夺回塔里一普斯。看到德军的到来，镇子上的居民欢天喜地，因为在苏军仅仅一天的占领过程中，他们倍受折磨。不过，3月22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小镇。部分居民自愿离开小镇，随同SS第2“帝国”装甲师西撤。在当天的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一度被苏军先头部队切断了退路。好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在危难关头率兵救援，重新接通了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联系，救出了2营。陆军第6装甲师转移到SS第2“帝国”装甲师右翼。

重夺基斯贝尔

在昨天夜里的战斗中，苏军突破了基斯贝尔。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在下午准备组织反击。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以27门各型高射炮支援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的反击。在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的支援下，苏军在小镇外围的火点被压制，大量屋舍中弹起火。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勇猛冲击，没有遇到太大抵抗就夺回了基斯贝尔。

1945年3月22日：

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临时配属给右翼的陆军第6装甲师。同一天，SS第2“帝国”装甲师击退了苏军多次团级冲击（得到25辆坦克支援）。23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出一线。与此同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离开奥斯里归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并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右翼展开。

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粉碎苏军地面进攻

在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临时加强给陆军第6装甲师后，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就独力承担起SS第2“帝国”装甲师整个右翼的防务。德雷克上尉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炮兵观察哨均设在铁路沿线的陆基上。在俄国人以团级规模对切普和埃特组织进攻过程中，营长和各连长打算用炮火拦击敌地面目标。我炮兵团进行了猛烈的炮火拦阻，直到弹药耗尽。师长莱赫曼上校解释了目前的危急情况，并请求高射炮营立即提供炮火支援。

当然，我营有足够的炮弹。尽管这种炮击任务对我营来说或许是特例，但效果却不容忽视。炮兵团的1名观察员通过电话向炮兵团长报告情况后，打趣地对团长说：“上校，我得转给高射炮营。”俄国人冲了过来，但我们没有采取常规的触地炸射击方式，而是采取离地10米高空爆射击的方式实施拦阻射击。炮击效果十分惊人。俄国人蒙受了巨大程度的损伤，不得不停止冲击。

危机解除了。在危难关头，我高射炮营以出色的炮火支援使我师获得了一场防御战斗胜利，并挽救了整个师防御地带。炮手们欣喜若狂。高射炮营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进行如此急速的射击。在支援步兵防御战斗的同时，我高射炮营还击落了整个战争中的最后一架，也是全营击落的第251架敌机。

3月22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抵达奥包。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马图切上尉的指挥下，也进入了战场，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主力会合，迎击苏军的突破。

1945年3月23日：

当天，苏军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右翼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发动猛烈的进攻。由于1营新组建没多久，缺乏战斗经验，营长恩格曼上尉又指挥无方，导致战斗第一天就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不过，SS第2装甲师（SS第2“帝国”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还是挡住了苏军的进攻，并击毁5辆坦克。

1945年3月24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各团在正面宽达14公里的防线上继续进行艰苦防御战斗，各营全部顶上一线。激战中，SS第2“帝国”装甲师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国内不得不抽调大量裁减下来的海军士兵（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步兵技战术训练）补充给SS第2“帝国”装甲师。沿着SS第2“帝国”装甲师整个防御正面，苏军实施的多次冲击均被击退。显然，苏军试图继续向西实施大纵深突击，切普成为双方激战的焦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前出到切普北面，试图组织兵力夺回该地，却不幸在该镇教堂附近被苏军步兵和10辆坦克包围。经过一番苦战，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才好不容易杀出重围。

在基希格曼德地区，苏军以500人在坦克的支援下实施冲击，顺利打下了该镇。尽管苏军在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撕开了一个口子，但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在源源不断补充兵到来和补充坦克到来的情况下，顶住了苏军的猛攻。下午，苏军在埃特和切普之间达成突破，但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果敢组织反击，将苏军赶了出去。

除了SS第2“帝国”装甲师外，右翼的陆军第6装甲师也承受了苏军很大的进攻重压。在苏军进攻下，陆军第6装甲师被迫往波帕—基斯贝尔铁路线退却。第6装甲师左翼兵力已经在基斯贝尔和苏军陷入苦战。再往左，即SS第2装甲师和第43军结合部，基希格曼德更是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苏军以1个师的兵力在40辆坦克支援下对基希格曼德和莫查之间防线实施突破，仅在帕尔图谢克才收住步伐。

1945年3月26日：

惨烈的防御战斗一刻不停地进行着。21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终于支撑不住，退往布茨地区。

苏军在SS第1装甲军和SS第2装甲军防线间达成突破

当天，苏军继续集中兵力突击，在SS第1装甲军和SS第2装甲军结合部撕开了一个口子，冲到泰特地区，幸得匈牙利山地旅拼死反击所阻。然而，就在SS第6装甲集团军刚刚庆幸匈牙利友军堵住苏军突破的时候，却接到了奥包西南的科龙措也陷入苦战的噩耗！这意味着苏军又钻到了自己的后方！

在这次突击中，苏军第46集团军试图压迫SS第2“帝国”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以及第43军退却，并在他们撤退过程中予以分割包围歼灭。当时，陆军第6装甲师正在基斯贝尔西面、SS第2“帝国”装甲师正在塔尔卡尼东面、乌尔夫战斗群正在基希格曼德西面、第356步兵师正在基希格曼德北面、波帕战斗群（统帅堂装甲师一部）正在科龙措拼死抵抗苏军的进攻。

对于SS第6装甲集团军而言，这个时候撤退形势异常艰巨和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党卫军各师损失惨重，已经丧失了一半的战斗力，也不可能再形成连贯防线。此外，目前的汽油供应情况也不允许装甲集团军大步撤下来整补了。除了奋战不断退却外，SS第6装甲集团军已经没有别的出路。

在日记中，SS第6装甲集团军作战参谋迈尔写道：

SS第6装甲集团军请求撤过奥包，以便各部队收拢兵力，重新组织防线……却被上级拒绝……问题是现在我们拿什么来继续坚持下去！每天我们都得退却10~20公里……

武装党卫军最黑暗的一天

在遥远的柏林地堡里，希特勒根本不清楚匈牙利战场的实际形势。在他不停勾勾画画的地图上，南方集团军群的战线仍是沿着多瑙河畔的科马罗姆穿过包科尼山脉直至巴拉顿湖北岸，这比实际形势整整落后差不多一天有余。而被他寄予厚望的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已经被打得四分五裂、抱头鼠窜。苏军的进攻集群已经在泰特方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试图彻底包围并消灭仍在科马罗姆—小贝尔—杰尔这个三角地带作战的SS第2装甲军和第43步兵军。因此，当南方集团军群向OKH请求后撤SS第2装甲军，同时在拉包河建立桥头堡阵地的请求发至元首大本营的时候，听到这一消息的希特勒坐在桌旁，垂头丧气，呆若木鸡。

3月26日傍晚18点，OKH在给南方集团军群的电令中写道，“元首不允许SS第6装甲集团军后撤（毛尔曹尔河和拉包河桥头堡）！元首同时亦不允许第6集团军后撤。”

稍后在夜里23点40分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中，古德里安告诉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元首在之前的会议中对南方集团军群提出的在毛尔曹尔河建立防线的计划感到无比愤怒，这条防线实在太短了，根本不足以守住匈牙利西部平原。而且元首已经下令党卫队全国领袖立刻赶赴前线检查党卫军各师是否真正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另一次会议上又读了泽普·迪特里希的报告。迪特里希在报告中强调他下属的各党卫军部队正在浴血奋战，人员和装甲车辆损失都很大。希特勒听完就跳起来，大发雷霆，“我的党卫军师忘记了战斗，他们变胆小了！”对于希

特勒来说，他一直将他的党卫军师团作为全国防军的榜样，现在他却偏偏得指责他们胆小。会后，希特勒将副官京舍叫去他的办公室，询问泽普·迪特里希在巴拉顿湖反攻前有没有找他谈过话。京舍说有，并告诉希特勒当时老泽普表示对即将发动的反击战充满信心。他只是遗憾，他的部队在匈牙利而不是在波美拉尼亚战斗，因为他不想在匈牙利，而想为祖国而战斗。希特勒听完小声咕哝道：“这一定是古德里安唆使他的，这我完全可以想象。”希特勒又问京舍对泽普·迪特里希的师长们以及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各团长们都知道些什么。京舍立刻强调，SS第1装甲团团长派普、SS第1装甲团团长汉森，SS第2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桑迪希（在后方的京舍不知道战前团长已经从桑迪希换成了西布克恩）都是自1933年左右就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的老兵，一直在前线作战，他们的忠诚无可辩驳。希特勒听完后就中断了这次谈话。不久后，南方集团军群的新任参谋长冯·居尔登费尔特（Von Gyldenfeldt）中将试图在电话中向古德里安说明当前的危局并再三请求允许SS第2装甲军后撤。古德里安始终只回答一句话，“元首决不允许未放一枪一弹就放弃每一寸土地。”希特勒的副官奥托·京舍中校回忆了这场会议决定党卫军命运的时刻：

会议一开始，希特勒老生常谈地提起了他的偶像——腓特烈大帝的种种事迹。紧接着，话锋一转又谈起了腓特烈大帝的禁卫军作战时如何的英勇，并且说腓特烈大帝会剥夺任何一个在战场上不战而退的部下的勋章。

这个絮絮叨叨的开场白没持续多久，元首将注意力转到了南方集团军群的战区上。在那里，SS第6集团军的攻势已经全面失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45年3月26日，我军的防线已经全面收缩。元首以最严厉的口气训斥了部队的指挥层，尤其是党卫军部队，甚至还包括他自己的近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而希特勒在了解到战场的实际形势后，早就对迪特里希一退再退憋了一肚子火的元首终于丧失了理智！他明白自己在战争的第六个年头里的最后一次豪赌已经输了个精光：“他们（武装党卫军）配备着最好的武器，由我最信赖的老战士（迪特里希）指挥着，却作出这样耻辱的龌龊勾当，他们不配佩戴我的名字！”

京舍本人就属于警卫旗队。他心灰意冷地在希特勒的写字台前坐下，开始不情愿地起草命令。希特勒则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经过多次涂改和重写，京舍终于在纸上写道：“我命令：由于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没有完成我下达的任务，没有体现出我所期望的战斗精神，它没有资格使用‘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希特勒显然察觉到了京舍的情绪，随后告诉京舍，他将直接同希姆莱谈。而此时的希姆莱，还没从被撤销维斯杜拉集团军群指挥官职务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仍待在一所党卫军疗养院里。

不过，接到希特勒命令的希姆莱第2天就来参加军事会议了。会上，希特勒再次发泄了他对迪特里希和他的SS第6装甲集团军的怒火。他咆哮道：“警卫旗队再也不存在了！它没有资格使用我的名字！希姆莱，你去告诉迪特里希，如果党卫军各师继续后撤，我就没收他们的所

有旗帜，收回军官和士兵们的勋章！”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吭声，只有失宠已久的戈林站了出来。他说党卫军各部，尤其是警卫旗队。自开战以来，作战都很英勇，损失也很惨重，已经经过多次重组了。他认为，这种处罚对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东线浴血奋战的党卫军师来说太严厉了。然后，戈林重点强调了这一切问题都出自那些指挥官身上，尤其是迪特里希。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戈林滔滔不绝地大放厥词，这惹得希特勒更加暴跳如雷。他拿自己的命运同腓特烈大帝比较，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也因胆小处罚过许多军官。“腓特烈大帝也曾剥夺了‘腓特烈团’的团名、团旗和勋章！如果继续后撤，哪怕枪毙党卫队员，我都不会手软！”结果在一连串毫无意义地讨论后，希特勒本人终于下令除去SS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SS第2“帝国”、SS第9“霍亨施陶芬”和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这4支装甲师官兵制服左袖口上的荣誉袖标（分别绣有“Adolf Hitler”、“Das Reich”、“Hohenstaufen”和“Hitlerjugend”字样）以及左臂上的SS鹰徽标志，同时取消所有计划于4月20日自己56岁生日时对武装党卫军官兵的晋升和授勋计划。元首还要求古德里安亲自去匈牙利视察一番，看看这个命令是否已经严格地付诸实行。古德里安当时就表示不愿意去，转而提议希姆莱前往匈牙利，作为党卫队全国领袖他有这个责任处理这一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希姆莱总是不准陆军对他的党卫军部队作任何的干涉。”古德里安后来回忆道：“现在他却想改变这个政策，希望我去做恶人，可是我现在手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无法代劳。”

希特勒在稍后与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会晤中，后者见他气得两颊通红、全身发抖。希特勒举着拳头咆哮道：“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争，那就是迪特里希的错！”元首随即命令菲格莱茵和希姆莱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报道。在希姆莱与希特勒的密谈中，希姆莱并没有为他的党卫军做任何辩护，只是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几个小时后，希姆莱又坐上了前往匈牙利的专机，以监督迪特里希和党卫军各部是否已经执行摘除袖标的命令。之前，他先给迪特里希发了一通电报，通知了这一消息。

电文签署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名字。显然，阿道夫·希特勒是对武装党卫军各师丝毫不执行他的命令，并失去忠诚所给予的惩罚。在他看来，从布达佩斯作为要塞开始，武装党卫军就一再违反他的命令。他下令守城的2个武装党卫军骑兵师——SS第8骑兵师和SS第22骑兵师，到了最后竟然在他们的师长扎赫德少将和鲁姆赫尔少将亲自指挥下突围，而没有与布达佩斯共存亡，这简直就是不把元首的命令放在眼里。

接着到巴拉顿湖战役，这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后的希望。然而，苏军的顽强防御连这一点最后的希望也不给他了，甚至连武装党卫军把自己7个装甲师中的6个全部拿出来，加上陆军的3个装甲师，共计9个装甲师实施突击，也没能打开局面。如此战局，让他无法承受。接下来苏军在塞克什白堡和多瑙河之间的突破，以及SS第5“维京”装甲师又一次不顾塞克什白堡是要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坚守的命令而突围，彻底惹恼了阿道夫·希特勒。因此，他翻脸下达摘除臂章令成立情理之中的事，并非不可理解。

1945年3月27日：

3月27日清晨，05点00分到06点00分，摘除臂章令传达到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部，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塞普·迪特里希上将大为震惊。半天他才回过神来，下令只向SS第1装甲军军长普里斯中将和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传达。不过，这道命令的副本也发给了南方集团军群，因而这道命令内容很快在全军传开。不仅武装党卫军各师长获知，就连团长甚至营长、连长也得悉了这道命令。到最后，在一线拼死奋战的武装党卫军各装甲掷弹兵也得知了这道命令。迪特里希上将对这道命令的唯一反应是：“这就是对我们6年奋战的报答！”

SS第6装甲集团军的作战参谋格奥尔格·迈尔回忆了这一党卫军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虽然事后我觉得自己措辞不对，但是我当时还是很自然地回答道，我们应该回电大本营，问问他们是不是也要把在巴拉顿湖和多瑙河之间那些战死的数千名党卫军官兵的袖标也摘下来。迪特里希颓然地看着我说道，不要把这份电文通知各军，稍后告诉下克雷默。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找你谈话。接着迪特里希蹒跚地走出了大门，上车离去。

一直到了1945年4月2日，迪特里希才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道出了他对撤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称号的不满：“希特勒说我们胆小，我的部下有三分之二埋在了地下，他竟说我们胆小！”在此之后，泽普·迪特里希给希特勒起草了一份火药味十足的回复，称他宁愿去自杀也绝不会接受或是执行这个命令。

此外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希特勒威胁要取消党卫军师的战旗，在4月初的时候，迪特里希派出2名军官找到了京舍，让京舍帮他们取出藏在总理府掩体里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战旗——只有检阅时才扛它。京舍很爽快地在未通知希特勒的情况下，就把旗子交给了他们。这两名军官很快就把旗子送到了迪特里希那里，他的指挥部当时设在维也纳附近。

尽管迪特里希不想给他的部队再带来什么坏消息，但是这个命令最终还是到处都传开了。最大的原因恐怕是南军集团军群指挥部方面也收到了希特勒的这个命令，并马上向全军作了传达——国防军指挥官们都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眼看着这一切的发生。战后巴尔克的总参谋长海因兹·盖德克将军回忆道：“第6集团军在获知‘摘除袖标令’之后，感到十分解气和满意！”

尽管这道命令沉重地打击了SS第2装甲军全军士气，但SS第2装甲军的将士们还是继续在一線拼死奋战，为了封闭SS第1装甲军和SS第2装甲军防线间的缺口，SS第2装甲军命令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警戒南翼，并仍归陆军第6装甲师节制，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挡住苏军从东南方向的突击。

SS第2“帝国”装甲师警卫连的覆灭

激烈的战斗无日无之。在蒂森中尉率领下，SS第2“帝国”装甲师警卫连（他是在诺曼底战场战死的蒂森上校的兄弟）也顶上一线，浴血奋战。苏军的炮火每时每刻都在加大轰击力度，步兵伴随着坦克也展开一浪又一浪的冲击。但不一会儿，战场却突然平静下来。SS第2“帝

国”装甲师警卫连被打垮了，除了1个排撤出外，全连剩余将士壮烈战死。撤下来的排很快并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2连。此战过后，SS第2“帝国”装甲师警卫连番号正式取消。

不久，苏军的多管火箭炮又对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营部所在地进行齐射轰击，奥尔中尉中弹，身负重伤。虽然营部很快组织人手把他撤了下去，但他还是在送往包扎所途中因失血过多而亡。对于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而言，这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傍晚，苏军第46集团军在近卫机械化第2军的支援下，继续追击败退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不过，危难时刻，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再显神威，用准确的炮火击退了苏军沿多瑙河向奥包的突击。战至傍晚，苏军突入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纵深的口子被铲除。在当天战斗中，SS第2装甲军共报告击毁苏军坦克9辆。

不过，从整体形势来看，SS第2“帝国”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撤下来已经太迟了，已经无法稳定防御态势，即便是和SS第1装甲军取得联系，也无法继续守住奥包了。

SS第2“帝国”装甲师获得补充兵

SS第2“帝国”装甲师再一次获得了来自国内的补充兵。在回忆录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副官布塞上尉写道：

在奥包以南，我们获得了大约2800名补充兵，他们本该是前往SS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报到，补充给该师的，但已经无法成行。我驱车前往后方10到15公里的一个砖瓦厂，补充兵们早在1名中尉的率领下到位。在开赴一线的过程中，来自海军的几名下士临时转入武装党卫军，成为少尉，并带着这些十七八岁的海军志愿兵，身着武装党卫军军服，迅速完成了转型改编。在接二连三的战斗中，我师各团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下级军官十分短缺，但这个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不久，80名从国内补充给我师的士官抵达，他们大部分都是先前的行政文职人员，不过其中只有1个人有过指挥1个排和几次指挥1个班的经验。由于他们彼此熟悉，因此到位后我将他们补入了同一个团。

1945年3月28日：

苏军在大约20辆坦克的支援下，从奥帕桥头堡向西北实施突破，将匈牙利山地旅打得节节败退，很快便在中午冲进了乔马地区。SS第2“帝国”装甲师奉命摧毁苏军的桥头堡，但却在拉包保托瑙—科尼进攻发起线就遭到了苏军的冲击。在撤退过程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经过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村时却遇上了几辆苏军坦克。双方都吃了一惊。苏军坦克没有战斗，就掉头撤离。从这个事件就可以看得出，SS第6装甲集团军已经没有连贯完整的防线，处处都是破口和漏洞。当天，苏军以30~40辆坦克连续冲击，但都被陆军第6装甲师和SS第2“帝国”装甲师打退，但苏军还是持续不断涌入奥包南面。在夜间，SS第2“帝国”装甲师最终撤离了奥包—乔托堡。这样，奥包市最终落入了苏军之手。

一路西撤

SS第2“帝国”装甲师各团撤下来以后集结在奥包。其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到拜莱德，然后组织新防线。在左翼，苏军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防御地带达成突破。23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再次组织撤退。

在SS第2装甲军防御地带，苏军突入乔马。SS第2“帝国”装甲师从奥包桥头堡撤下来后，奉命肃清突破匈牙利第1山地旅的苏军。

在苏军的重重压力下，陆军第6装甲师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一部撤到奥包北面。虽然，SS第2“帝国”装甲师组织兵力对阿尔帕什桥头堡实施反击，但丝毫没能挡住苏军的战役突破。

持续不断的激烈战斗，让SS第2“帝国”装甲师减员很大。截至1945年3月28日，根据SS第2“帝国”装甲师报告，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战斗力如下：

SS第2“帝国”装甲师

师长：莱赫曼上校

首席参谋：蒂曼上校

战斗力：5个营，并得到第102野战补充旅的1个野战补充营和SS第26装甲侦察营加强，3门3号突击炮、5辆IV号坦克、2辆IV号坦克歼击车、2辆豹式坦克和5辆豹式歼击车、7门重型反坦克炮

炮兵力量：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1营：18门重型榴弹炮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2营：10门轻型榴弹炮

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4营：3门重型榴弹炮

3门100毫米加农炮

60%摩托化能力，3级战斗力

新的战局

3月28日，苏军开始了“维也纳”攻势，他们穿过了奥包，朝奥地利边界冲刺。德军沿着匈牙利的各条河流与运河展开的迟滞阻击作战均告失败。南方集团军群各师在连接不断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实际战斗力连1个团都不到，只得编成1个师级战斗群。

丧失连贯战线

1945年3月29日：

在巴拉顿湖与奥包河之间，苏军也以强大的坦克机械化部队继续朝西南实施突破，彻底打垮了南方集团军群的连贯防线。近卫机械化第5军在行进间夺取了松博特海伊。在北面，SS第1装甲军的右翼也被近卫机械化第9军击退。11点05分，苏军先头部队冲到马林堡修道院附近的

第三帝国边界。在这种情况下，SS第6装甲集团军要面临的将是苏军向维也纳的冲刺。

在北面4公里，苏军于乔马附近突破了SS第2装甲军的正面防御，向西前出到考普堡。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考普堡地区组织防线拼死抵抗，连续击退了苏军的强攻。

1945年3月30日：

3月30日，SS第2“帝国”装甲师继续沿着奥包—考普堡公路撤退。

当天傍晚，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考普堡附近的乔马—奥登堡战斗，沿着公路边打边撤。师部设在埃斯特哈齐古堡。战斗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共击毁苏军9辆坦克，成功打退了苏军对多森—米克洛什的进攻。接着，SS第2“帝国”装甲师和苏军脱离接触，撤往埃斯特哈齐古堡，继而在23点00分行军抵达新锡尔德湖东面。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就设在安德里德。SS第2“帝国”装甲师部分兵力就在恩舍河运河西面遂行防御战斗，并再次和SS第1装甲军取得联系。

当天，在SS第2装甲军战线中央的匈牙利山地旅经过英勇战斗，打退了苏军沿着恩舍河运河的多次进攻。虽然无法形成连贯战线，但SS第6装甲集团军所属的SS第1装甲军和SS第2装甲军还是英勇奋战，保障了自己撤退通道的畅通。

1945年3月31日：

苏军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奥登堡走廊。在新锡尔德湖，苏军撕开了一个大大的口子以达成突破，从背后威胁SS第6装甲集团军。虽然SS第6装甲集团军英勇奋战，在马特斯堡北面击毁苏军坦克17辆，但始终未能挡住苏军前进的步伐。苏军冲在最面前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甚至包抄到SS第6装甲集团军后方。苏军在新锡尔德湖以南的进攻迫使SS第2装甲师撤到恩舍运河背后。

SS第1装甲军和SS第2装甲军战线被分割

遭到近卫机械化第2军和近卫第22坦克军进攻（隶属于乌克兰第2方面军第46集团军）的SS第1装甲军（苏军主攻方向在奥包—维塞尔堡公路），被迫节节退却。SS第2装甲军所属的陆军第6装甲师英勇奋战，击毁了苏军21辆坦克。与此同时，苏军从塔尔诺克雷蒂桥头堡继续突击，迫使匈牙利山地旅节节后退。战至傍晚，SS第2装甲军左翼部署在莱登—阿什瓦尼拉罗，右翼位于恩舍运河。SS第2装甲军奉命将SS第2装甲师和第232装甲营余部，经由新锡尔德湖撤退，准备顶住苏军向鲁斯特的突击。不过，这道命令却未能彻底执行，SS第2装甲师仍留在SS第2装甲军建制内。

SS第1装甲军和SS第2装甲军沿新锡尔德湖南北两岸的退却

新锡尔德湖和多瑙河之间的退却

1945年4月1日：

就在SS第1装甲军南翼向后弯曲的时候，SS第2装甲军也正朝新锡尔德湖—多瑙河走廊之间

退却，并和第8集团军在多瑙河一起奋战。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设在安道。当天，苏军朝哈尔布图姆实施突击。16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转移指挥部于22点00分撤到帕恩多夫。

在撤退过程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必须不断组织就地防御作战，抵挡苏军的追击。不过，他们建立的防线多为仓促构筑，根本无法顶下苏军哪怕一次冲击。一旦遭到突破，各团团部成员和通讯兵就要立即实施反突击，遏制苏军的突破口，坚持到夜幕降临再行转移。

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战士们，和整个南方集团军群的全体将士一样，在连续几周不眠不休的战斗中，体力透支，物质上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尽管如此，SS第2“帝国”装甲师仍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甚至在被苏军追击战斗中，许多被打散的将士们，仍能自行组织突围，归建各营连。稍事休息后，他们又可以在第二天生龙活虎地迎战苏军。

“帝国之花”终凋谢

1945年4月2日到4月3日：莱塔山脉之战

战线一刻不停地向北移动。SS第2“帝国”装甲师所属的SS第2“帝国”装甲团、SS第2“帝国”突击炮营，以及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以2到3辆坦克、突击炮，以及高射炮组成小型战斗群，在一名部队长的指挥下，顽强阻击追击上来的苏军，保障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撤退。不过，夜幕降临却是撤退的信号。为了掩护主力转移，SS第2“帝国”装甲团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用猛烈的炮火拼死挡住追击上来的苏军。同时，SS第2“帝国”装甲师也部署监听哨，跟踪监视苏军。他们报告苏军的车灯和对空识别信号弹，以便及时在苏军进攻上来前，通知主力部队撤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追击的苏军坦克中T-34坦克甚少，大部分都是美制谢尔曼坦克。

目前，苏军坦克群已经前出到多瑙河北岸，甚至在维也纳西面的维也纳瓦尔德也出现了苏军坦克的踪迹。在这种情况下，SS第6装甲集团军的撤退实际上成了和苏军往第三帝国边界冲刺的赛跑。在维登湖，奥地利人甚至举起白旗欢迎SS第2“帝国”装甲师点队后部队，显然他们把SS第2“帝国”装甲师后卫部队当成是苏军了。

维也纳前哨战

维也纳前哨战始于巴登北部地区。

克斯滕少校战死

为了侦察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的坦克群集结地，SS第2“帝国”装甲团2营营长克斯滕少校在侦察任务中战死。08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转移到莱塔河畔特劳特曼斯多夫。由于整体形势依旧不明，SS第2“帝国”装甲师没有贸然撤进维也纳。此时，苏军已经穿过奥登堡，突破新锡尔德湖南部，前出到维也纳西部的维也纳瓦尔德。14点00分，SS第

4 “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转移到莫斯布伦。

苏军冲进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部

下午，苏军坦克群对莫斯布伦实施突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莫斯布伦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自身蒙受了惨重的损失。苏军坦克群一度冲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部跟前，并猛烈开火。营部副官斯里格尔中尉、8连长纽穆勒中尉和其他参谋官统统战死。营长舒尔泽尔一天之内就丧失了全体参谋，而他仅以身免。当天，苏军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猛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突破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防御，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却守住了防线，顶住了苏军的猛烈进攻。

在撤退过程中，SS第2“帝国”装甲师再次遇到了交通拥塞。德军、匈牙利陆军以及平民都朝维也纳逃窜，认为只要逃到维也纳，就能摆脱苏军。夜间，SS第2“帝国”装甲师的撤退总队不得不叫停。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SS第2“帝国”反坦克营、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2“帝国”突击炮营组织了顽强的防御。后卫部队一直打到全师最后一辆坦克撤退后，方才停止战斗，和苏军脱离接触，向后转移。

维也纳南部防御战斗

1945年4月3日：

就在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设在拉科森堡的同时，豪塞尔战斗群赶到了维也纳，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昨天，豪塞尔战斗群就投入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防线间，阻止苏军坦克群的突破。最初，他们奉命配属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这个战斗群主要由留守的士兵和补充兵组成，但缺乏武器装备和弹药。因此，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把该战斗群拆散补入各营，豪塞尔少校出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尽管撤退态势极为不利，但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无愧于王牌军的声名，始终没有被苏军包围。

截至当天，SS第2装甲军撤回莱塔山脉，并在维也纳转入防御。SS第2装甲军从左往右展开兵力部署如下：SS第2“帝国”装甲师、SS第3“骷髅”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

1945年4月4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在莱奥波尔德斯多夫东面组织新防线。与此同时，SS第2装甲军继续往维也纳撤退。穷追不舍的苏军前出到默德林。双方在维也纳南郊爆发了一系列战斗。4月2日，德国宣布维也纳为设防城市。同一天，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塞普·迪特里希上将出任维也纳城防司令。3月30日，维也纳成为了防区。

虽然根据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维也纳必须死守，但SS第6装甲集团军已经完全无法胜任这项任务。经过接连不断的战斗，SS第6装甲集团军所辖的6个装甲师早已丧失了有效的战斗力，各师实际战斗力连1个团都不如。因此，各师只能拆散成小型战斗群，依托各条街道和重要

的建筑物群，死守穿城而过的主干道。不过，在战斗力如此脆弱和低下的情况下，德军在市街巷战中还能打多久，就不是塞普·迪特里希上将能够做出的承诺了。

对于SS第2装甲师而言，巷战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首席参谋蒂曼少校已经离职，施利尔少校（从陆军转来）出任SS第2“帝国”装甲师首席参谋。大敌当前，临阵换将本为大忌，但此时德军也顾不得许多了。维也纳的危机即将降临。

1945年4月5日：

强大的苏军从西北扑向了维也纳。苏军的战役企图十分明显，那就是从各个方向对维也纳实施向心突击，迅速攻克这个中欧明珠。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营长恩格曼上尉的率领下，组织顽强的防御。苏军的榴弹炮火和迫击炮火猛轰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阵地。其中一发炮弹甚至直接落在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造成4死12伤。

元首命令：“从现在起一步也不准后退。”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接到了元首的命令，下令从现在起一步也不准后退，必须在阵地上死守到底，坚决打到最后一个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师根本无法执行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因为各级指挥部伤亡惨重，各团营更是因为连续不断的战斗而严重缺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死守到底，一没有军官监督，二部队士气荡然无存，处于能打一天是一天的状态。“一步也不准后退”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

20点00分，SS第2“帝国”装甲师下令撤退，但直到22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才收到撤退命令。与此同时，苏军却封锁了弗森多夫—莱奥波尔德斯多夫公路，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的撤退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尽管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突围撤退过程中蒙受了部分损失，但经过死战还是和两翼取得了联系，得以突围逃出。相较而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却成功脱逃。

1945年4月6日：

1945年4月6日，对SS第6装甲集团军而言，是个不幸而悲惨的日子。这一天，苏军对维也纳发起了总攻击。

劳琛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在德军方面，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俄国人的突破，俄军从SS第2“帝国”装甲师防御地带贯穿突破进来，持续向市区挺进。在这种情况下，比特里希中将只得把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到毛尔—利辛—兰岑多夫地区。俄军不断投入预备队强攻，给SS第2“帝国”装甲师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SS第4“元首”掷弹兵团撤退的必经之路——弗森多夫—莱奥波尔德斯多夫公路早早被俄军封锁，给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退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退却下来的SS第2“帝国”装甲师刚刚建立新的防线。07点30分，苏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

劳琛斯坦因继续写道：

俄军开始从维也纳城南对市区实施猛烈炮击。近卫步兵第39军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实施连续不断的波浪式冲击，迫使SS第2“帝国”装甲师各团节节后退。大火映红了维也纳各个城区，为进城冲击的俄军照亮了目标。

在强大的坦克群冲击和炮火的支援下，俄军从三个方向团团包围了维也纳。17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不得不转移到老曼斯多夫。维也纳燃起了几处大火，从远处看起来就像一座鬼城。4月6日傍晚，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沿着维也纳市街撤退，这或许是俄军封锁维也纳市街前，德军最后一支从市区撤退的部队。接着，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转移到多瑙运河南岸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主力会合，随后参加了弗洛里茨多夫大桥保卫战。

不仅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出，4月6日夜，SS第6装甲集团军也从维也纳郊区撤了下来。

劳琛斯坦因的记载：

SS第2装甲军最初挡住了近卫机械化第4军的突击，但在傍晚还是不得不组织了退却战斗。该师右翼仍在海茨因大广场，而左翼在马茨来恩斯多夫广场。

根据布瑙将军的命令，哈伯大桥和奥斯特巴布鲁克大桥被炸毁，迟滞苏军近卫步兵第20军的追击。

1945年4月7日：

劳琛斯坦因继续写道：

4月7日，近卫机械化第9军在威斯特班霍夫方向的突击上迫使SS第2装甲师右翼从铁路线附近退却到玛利亚希尔夫和新鲍古特尔。由于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退却，导致该师和两翼友军方向出现了一个口子，俄军立即涌进，冲向第7和第8区。

在俄军强大的进攻压力下，SS第2“帝国”装甲师完全退到维也纳市区中心，形势变得越来越危急。俄军坦克开始出现在内城，此时和中心区的联系已告中断。在市区内重新组织防线已不可能。为了防止被俄军围歼，SS第2“帝国”装甲师各营顽强组织环形防御，仅有几个营能和师部联系上。各团的辎重队列都留到了最后一刻。持续不断涌入的俄军冲向多瑙河各座大桥，对SS第2“帝国”装甲师形成了包围态势。

1945年4月8日：

当天，苏军加大了炮火轰击力度。劳琛斯坦因写道：

战斗的焦点集中到了多瑙河与多瑙运河之间，俄军部署了强大的火力，并集中大口径炮群猛烈轰击。越来越多的大火在市区内燃烧，内城更是变成一片火海。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4月8日。坦率地说，当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前线可言，俄军近卫坦克第46旅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之间展开混战，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45年4月9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莱赫曼上校报告：

4月9日清晨，我坐在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的装甲运兵车上，再一次抵达多瑙运河的奥加滕大桥。穿过各条街道，我感到像是行进在鬼城里，周围无人夹道欢迎，让人感到十分压抑……

劳琛斯坦因写道：

4月9日，苏军继续从北面和南面对维也纳施加压力，特别是沿着多瑙运河更是加大了进攻力度，力图切断德军各师的西撤之路。在这种情况下，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决定撤出内城。虽然SS第2“帝国”装甲师和SS第3“骷髅”装甲师经过1天的顽强抵抗，阻止了苏军近卫机械化第1军和近卫第39步兵军（近卫步兵第100和近卫步兵第114步兵师）的突破，以及近卫步兵第20军和近卫步兵第21军的进攻，但维也纳之战的失败结局却是不可避免的……

4月9日傍晚，SS第2装甲军下令全体仍在多瑙河西岸战斗的德军统统利用夜幕的掩护从内城撤出，过河后炸掉所有的桥梁。几小时后，内城炮火开始沉寂下来。

突围撤到多瑙运河

利用夜幕的掩护，SS第2“帝国”装甲师向多瑙运河突围，接着SS第6装甲集团军各部也依葫芦画瓢，相继撤退。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SS第2“帝国”装甲团剩余的坦克群和突击炮群，死死地掩护住SS第2“帝国”装甲师撤往多瑙运河之路。与此同时，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勇敢的炮手们守在自己的炮位边上，掩护着师主力的撤退。在克鲁茨上校的指挥下，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将士们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掩护重任。1945年5月6日，因为维也纳之战有功，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团长克鲁茨上校获得了一枚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1945年4月10日：

06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弗洛里茨多夫大桥附近的1间屋子建立指挥所。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战死

在撤退战斗中，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恩格曼上尉身先士卒，在多瑙河南岸，被1辆突然窜出来的苏军坦克开炮击毙。他的死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师而言，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他死后，豪塞尔少校出任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

当天，SS第2“帝国”装甲师转移到德雷斯頓街，舒雷贝尔少校再次回归SS第2“帝国”装甲师。他率领的第2“帝国”野战补充营曾在1945年2月1日到3月31日于雷马根大桥浴血奋战。现在，终于和SS第2“帝国”装甲师会合，这让舒雷贝尔少校百感交集。

劳琛斯坦因写道：

4月10日清晨，苏军近卫坦克第5军、近卫机械化第9和第1军，以及近卫步兵第21和第39军，突入了维也纳内城。他们小心翼翼的搜索前进。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德军已经从多瑙运河以西的城区撤离。因此，苏军立即组织兵力向维也纳内城实施突击。不过，苏军的动作显然迟缓了一些，因而没能在多瑙运河一侧将德军团团包围。实际上，双方没有在维也纳市区进行残酷的巷

战，因而维也纳市区内许多著名而又富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得以保留。

当苏军意识到德军组织退却作战，在逐步和他们脱离接触并查明德军的防线准确位置后，双方在SS第2装甲军防线爆发了激烈战斗。SS第2“帝国”装甲师所属的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多瑙河东岸组织了极为顽强的抵抗。在左翼，SS第3“骷髅”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继续在普拉特组织激烈抵抗。苏军炮火持续不断地轰击这些地带。

苏军追击的重点是奥加滕大桥和近卫步兵第20军进攻地带的普拉特地区。显然，苏军领导层希望在多瑙河上至少打下一座完整的大桥……

1945年4月11日：

4月11日夜，近卫第4集团军主力开始渡过多瑙运河，维也纳之战的最后时刻开始了……在近卫第4集团军突击地段，大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仅有中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即便是奥加滕大桥还完好无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当天，苏军所有试图突破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企图均被德军粉碎，苏军损失惨重。苏军近卫空降兵第7师试图从奥斯特巴恩大桥向西北实施突击，和进攻海利根施塔特大桥的苏军主攻部队取得联系。苏军的这一企图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准备在多瑙河南岸包围SS第2装甲军。而应付苏军这一攻势的SS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中将却只有3个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的装甲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不被苏军包围，只能以要点阻击，总体分段撤退的方式才能挽救局势。

弗洛里茨多夫大桥最后的桥头堡

1945年4月12日：

当天，近卫第4集团军成功渡过了多瑙运河。在北面，即近卫第20军进攻地带，德军1个营被全歼。在中央防御地带，SS第2“帝国”装甲师也被苏军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突破口。在第2区，近卫步兵第20军和近卫机械化第1军打下了广场区地带。德军仅能在弗洛里茨多夫大桥周围组织顽强的防御。通往第三帝国的大门已经向苏军敞开。

SS第3“骷髅”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仍然顽强死守他们的阵地，顶住苏军对帝国大桥的进攻，甚至在苏军拥有20辆谢尔曼坦克和5门自行火炮支援的情况下，SS第3“骷髅”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的也依然顽强战斗如故。

4月12日夜到4月13日凌晨，SS第3“骷髅”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撤过了帝国大桥，但没有爆破大桥。22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就设在弗洛里茨多夫大桥南面。

弗洛里茨多夫大桥之战

1945年4月13日：

劳琛斯坦因在著作中对弗洛里茨多夫大桥保卫战描述如下：

在多瑙河右岸，SS第2装甲军的左翼几乎完全敞开。SS第3“骷髅”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在夜间撤过了帝国大桥。虽然大桥并没有炸毁，但德军用猛烈的步兵火力从右岸控制了大桥。德军的火力含6门37毫米高射炮和多瑙河左岸的几门反坦克炮……

近卫第1机械化军立即利用SS第2“帝国”装甲师左翼敞开的绝好机会，将全部兵力投入西北车站地区。在这种情况下，SS第2“帝国”装甲师为了避免被包围，只得决定撤退。

当时，SS第2“帝国”装甲师残部仅有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的3个营还拥有一定的战斗力。由于苏军利用兵力和技术装备的优势实施突破，要想安全撤下来，他们必须先顶住一段时间，以下是SS“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各营的指挥干部名单：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1营：豪塞尔少校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舒尔泽尔少校

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比克勒上尉

虽然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及各位营长、各级军官士官，尽一切努力试图稳定战线，但由于苏军在兵力和火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即便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部分兵力冒死和苏军打巷战，也依旧难挡苏军的进攻。

幸运的是，团副官希格尔正在第一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暴露在第一线的团部从苏军炮火下撤出，并带着所有的通信车辆和指挥车辆安全转移到弗洛里茨多夫。

虽然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部安全撤了下来，但弗洛里茨多夫大桥桥头堡却逐渐变得狭窄，受到苏军炮击和进攻的威胁。猛烈的迫击炮火导致德军的伤员越来越多。当时的情景颇有“战至最后一人”之势，接替塞普·迪特里希上将出任维也纳城防司令的冯·布瑙将军带着他的首席参谋纽曼少校，以及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长莱赫曼上校和参谋施利勒尔少校都在桥头堡。此外，刚刚撤下来的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也在现场。接着，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所属的3个营营长也赶了过来。

城防司令布瑙将军的命令简明扼要：“打到最后一人。”接着，他转头对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说，他不打算活着过桥了，因为他不能像柯尼斯堡那样，作为城防司令还被敌俘虏的。对于他的“壮志”，奥托·维丁格上校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在此期间，大量的轻伤员一瘸一拐地走过大桥，来到对面的包扎所，重伤员则躺在担架上过桥。

眼看苏军的进攻越来越猛烈，桥头堡就要守不住了。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经师长莱赫曼上校的允许，下达口头命令：“如果昼间就放弃阵地撤过大桥，那么我们谁也跑不掉，必须打到夜幕降临，才能撤退！”

根据师长的命令，所有能联系上的重武器部队全部在多瑙河北岸进入阵地，转移到新主防线，用炮火支援桥头堡防御战。陆军的1个88毫米高射炮连也投入战斗，用炮火支援SS第2“帝国”装甲师的防御战斗。全师围绕桥头堡收缩成1个直径200米的环形防线，顽强死战。

苏军的炮火、迫击炮火、机枪火力和冲锋枪火力横扫SS第2“帝国”装甲师防线。将士们

为了躲避弹雨，都把头埋在散兵坑和弹坑里。重伤员被抬过对岸，免遭苏军火力扫射。在这场战斗中，救护兵们表现十分神勇，正是他们的出色表现，才避免了伤员的二次负伤。

师长负伤

师长莱赫曼上校在下午的战斗中，被一枚手榴弹的破片炸伤了脚部。2名士兵赶紧用步枪临时扎成的担架将他抬过了大桥。在转移的同时，莱赫曼忍痛向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下令，一定要坚持到夜间再进行突围，但绝对不能执行布瑙将军的“打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因为这道命令必将让SS第2“帝国”装甲师走向毁灭。此时，在大桥周围的重伤员增加到56人。中午，布瑙将军带着他的首席参谋纽曼前往SS第6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会晤塞普·迪特里希上将，报告桥头堡目前的情况，并请求指示。他最终答应了莱赫曼在临走前的建议，于夜间撤出桥头堡，但在此之前224名重伤员必须先撤出桥头堡。

转移重伤员

透过一名传令官，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奥托·维丁格上校请求在夜间将所有重伤员从桥头堡撤下来，并尽可能带走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转移伤员的行动也在加紧进行。为了撤收伤员，8辆救护车在大桥北端等待。只得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副官赶到，便马上进行撤收作业。

随着时间的流逝，苏军的炮火越来越猛烈，桥头堡危在旦夕。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在比克尔上尉指挥下，顽强死守桥头堡，顶住了苏军进攻，但自身也蒙受了惨重的伤亡。损失惨重的各连显然已经无法支撑到夜间。不过，为了抢救伤员，奥托·维丁格上校还是下了死命令，必须守到晚上，否则一切将前功尽弃。

为了协助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顶住苏军的进攻，德军的榴弹炮群和高射炮群全都不吝炮弹，猛烈轰击，一次次击退了苏军的冲击。若非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高射炮营全力以赴的支援，桥头堡断然不会坚持如此久。

撤退伤员

入夜后，在奥托·维丁格上校的指挥下，由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断后，重伤员先撤，轻伤员跟进，1营和2营相继撤退，最后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3营也撤了下来。

奥托·维丁格上校等到最后一个人撤过大桥后，才下令工兵炸桥。随着工兵压下起爆器按钮，大桥轰然坍塌。这样，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出色地完成了守桥任务，在苏军兵力和火力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死守大桥达一整天之久。不过，维也纳最终还是落入了苏军手中。

新的包围圈正在形成

1945年4月14日：

劳琛斯坦因写道：

尽管SS第2装甲军最终从维也纳撤了下来，但坦率地说，SS第2装甲军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根

本的改善。形势依旧十分恶劣。尤其是多瑙河北岸的形势甚至比维也纳巷战期间还要糟糕。虽然在2天的战斗中，元首掷弹兵师控制了阿斯波恩，但最终还是在4月13日丢失……在大约10公里长、2公里宽的走廊，SS第2“帝国”装甲师、SS第3“骷髅”装甲师和陆军第6装甲师仍未撤到北面，这其中还有大量的勤务部队和辎重兵，以及不少技术兵种还拥挤在这一走廊上。

在SS第2装甲军缓慢撤退的同时，苏军主力却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进，他们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就从弗洛里茨多夫大桥残骸附近渡过了多瑙运河，并在4月13日傍晚和4月14日清晨，以近卫步兵第34师和近卫步兵第40师朝科尔新堡突击，包围了SS第2装甲军。

眼下，只有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能救全军。在克拉格的指挥下，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2连实施果断反击，加上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进行了有序的退却战斗，这才好不容易摆脱了苏军，避免了被围。但形势依然十分紧张。

1945年4月15日：

苏军对撤退中的SS第2“帝国”装甲师纵队两翼实施包抄。在退却中，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因迫击炮火力损失了部分兵力，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实施了多次果敢突击，打退了苏军的追兵。尽管战斗损失不小，但SS第2“帝国”装甲师还是保持较为严整的队形，避免了大损失。

当天，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撤往梅尔克地区，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撤往埃根多夫地区。在撤退期间，2个团都获得了大量的补充兵，但大部分都是未经战阵的菜鸟新兵。经过长达1周的维也纳激战，全师官兵急需休整，但目前的形势却根本不允许SS第2“帝国”装甲师有此打算。

1945年4月16日到5月8日：

SS第2“帝国”装甲师如同丧家之犬，沿着奥地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是未经战斗，一路狂奔撤到布拉格，正以为这里是最后的容身之地而庆幸的时候，5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总起义，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在布拉格时陷入了苦战，损失不小。5月7日，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2营在撤过特罗亚大桥时，遭到捷克抵抗组织的顽强抵抗，以2营以战死25人、负伤50人的代价才勉强打下大桥。

5月8日，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在撤退途中收到SS第6装甲集团军的命令：

1945年5月8日24点00分投降。

清晨，在销毁了所有武器后，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穿过阿姆施泰滕—圣瓦伦丁抵达恩斯向美军投降。美军上校库拉维在恩斯大桥接受了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投降。

至此，SS第3“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历史正式结束。

接着，SS第2“帝国”装甲侦察营和SS第2“帝国”装甲师师部也先后投降。正与苏军交战的SS第2“帝国”装甲团在接到投降命令后，甩开当面苏军，分散向西突围，进入美军控制区投降。

最糟糕的是，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陷在布拉格巷战

中，直到5月8日15点00分停战生效仍未能从布拉格彻底突围出来，不过最终捷克抵抗组织还是拆除了路障，18点00分，SS第4“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和SS第2“帝国”装甲炮兵团放下武器，西撤走进了美军战俘营。

对于绰号为“帝国之花”的SS第2“帝国”装甲师而言，战争结束了。他们罪恶和荣耀的一生也随着全世界噩梦的沉沦而彻底淹没在了历史的狂涛中……

参考文献

1. Weidinger, Otto: Division Das Reich, Vol. 1–5 (Osnabruck, 1982)
2. Schneider, Wolfgang: Das Reich Tigers (Fedorowicz, 2002)
3. Quarrie, Bruce: 2nd SS Panzer Division "DAS REICH" (Osprey, 1979)
4. Hastings, Max: Das Reich, (Pan Military Classics, 2009)
5. Lucas, James: Das Reich: The military Role of the 2nd SS Panzer Division (Arms and Armour, 1991)
6. Moiller, N, and Restayn, j: Operation Citadel, Vol (Fedorowicz, 2003)
7. Nipe, George: Decision in the Ukraine (Fedorowicz, 1999)
8. Winter, George, Freineux and Lamormenil the Ardennes (Fedorowicz, 1994)
9. Fey, Will: Armor Battles of the Waffen-SS 1943–45 (Fedorowicz, 2003)
10. Mooney, Peter: Waffen-SS Knights and their Battles – Knight's Cross Holders Vol.1 (Schiffer, 2011)
11. Restayn, Jean: Battle for Kharkov (Fedorowicz, 2000)
12. Nipe, George: Last Victory in Russia: The SS-Panzerkorps and Manstein's Kharkov Counteroffensive – February–March 1943 (Schiffer, 2005)
13. Nipe, George: Blood, Steel, Myth: The II.SS-Panzer-Korps and the Road to Prochorowka (RZM, 2011)
14. Trang, Charles: Dictionnaire De La Waffen-SS: Tome 1 (Heimdal, 2011)
15. Maier, Georg: Drama Between Budapest and Vienna, the Final Fighting of the 6th Panzer-Armee (Fedorowicz, 2004)
16. Yerger, Mark: Waffen SS Commanders: The Army, Corps and Divisional Leaders of a Legend Vol.1 (Schiffer, 2004)
17. Yerger, Mark: Waffen SS Commanders: The Army, Corps and Divisional Leaders of a Legend Vol.2 (Schiffer, 2004)
18. Reynolds, Michael: Sons of the Reich: The History of II SS Panzer Corps (Spellmount Publishers Ltd, 2002)
19. Reynolds, Michael: 1st SS Panzer Corps, 1944–45 – The Ardennes and Eastern Front (Spellmount Publishers Ltd, 1999)
20. Pallud, Jean-Paul: Battle of the Bulge: Then and Now (After the Battle, 1986)
21. Pallud, Jean-Paul: Ruckmarsch Then and Now: The German Retreat from Normandy (After the Battle, 2006)
22. Saunders Tim: Operation Epsom (Battleground Europe) (Pen & Sword Books Ltd, 2002)
23. Ripley, Tim: Steel Rain: Waffen-SS Panzer Battles in the West 1944–1945 (Chartwell Books, 2003)
24. Ripley, Tim: Steel Storm: Waffen-SS Panzer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3–1945 (Chartwell Books, 2003)
25. Fleischer, Wolfgang: Das letzte Jahr der Waffen-SS: Mai 1944 – Mai 1945 (Dorfler Verlag GmbH, 1997)
26. Bernage, Georges: The Panzers and the Battle of Normandy, June 5th–July 20th, 1944 (Heimdal, 2000)
27. Schneider, Wolfgang: Tigers in Normandy (Stackpole Books, 2011)
28. Perrigault, Jean-Claude, Gotz Von Berlichingen: Normandie v. 1 (Heimdal, 2004)
29. Bernage, Georges: Bataille De L'odon (Heimdal, 2011)
30. Cazenave, Stephanie, and Warnick, Rudiger: TIGER !: The Tiger Tank in the Eastern Front, in Normandy and in Germany 1942, 45 (Heimdal, 2009)
31. Furbringer, Herbert: La Hohenstaufen: 9.SS-Panzer-Division 1944: Normandy, Tarnopol–Arnhem (Heimdal, 2002)
32. Schutter, Fritz: Wir woll'n das Wort nicht brechen! Die Waffen-SS 1935–1945 (Verpackung, 2008)
33. Rupp, Claudius: Im Feuer gestahlt: Panzerjäger der Waffen-SS – 2.SS-Panzerdivision "Das Reich" (Nation und Europa, 1986)

战争事典

《战争事典》是指文图书倾力打造的战争、历史类综合Mook读物，由资深历史、战史作家宋毅主编，追求品味至上。其编辑方针是“四精”——精品、精细、精美、精深。《战争事典》强调文章的考究和精彩，追求老少咸宜的趣味性，奉行给读者带来细节、新意和趣味为原则，用精美的图文排版和优美的文字内容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思想深度，对每篇文章不惜成本、不惜篇幅、不惜代价，让读者获得最好的阅读体验。



末日计划：第三帝国秘密空军装备
二战德国空军“黑计划”首次全面剖析
纳粹覆没前空军最后的挣扎
第三帝国航空科技的终极想象力



最后的空战：剑指柏林
从白俄罗斯到柏林，铁十字和红星的终极碰撞，史上最伟大的空战史诗
百万文字+上百幅独家高清图片
当事人记忆深处的历史口述+取自战争双方的独家数据+战略背景的全面分析



世界航空母舰全览
《战舰》杂志主编王子午最新力作
国内首本收录进全世界所有航母的著作
高清图片+简明特性=海上霸主的清晰全册
全民性热点直击——全球海洋角力



亡命排：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叛徒、异见者和手足情
美国亚马逊五星好评畅销书
美国第10山地师的传奇描述
巨资引进，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授权



二战德国王牌飞行员
二战德国七位顶级王牌的传奇人生实录
揭秘英雄秘辛：成长历程、血泪之歌、最后的日子……
30万字实录、700余幅私藏照片、100余篇珍贵史料



坎大哈之狮

美国亚马逊五星好评畅销书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关键内幕
真实记录阿富汗战争最血腥之战



黑色闪电：党卫军第2“帝国”师战史1933-1942

黑色闪电：党卫军第2“帝国”师战史1942-1945

经历二战德国所有最激烈战斗
30万字、1200张珍贵罕见历史照片
还原帝国师从建立到毁灭的历史



战争事典001

指文图书倾力打造的首部战争、历史类综合MOOK读物，由资深历史、战史作家宋毅主编，众多资深著名战史作家加盟。
以品味为导向，力求精美，专注战争与历史



雪白血红：一名德军士兵的东线回忆录

近20年来最令欧美军迷震惊的发现
巨资引进 揭开东线战场恐怖真相
二战最真实的俄国战场记录



东线空战

二战苏德空战权威著作国内首次出版
强悍飞机+精锐部队+关键人物的东线服役“日记”
一场致命反转的深度重现



最长的一周

二战空战史上最疯狂惨烈的六天
美国陆军航空队与德国空军之间的激烈碰撞
杜利特尔与加兰德两位空军王牌将军的决斗



德国海军崛起：走向海上霸权

德意志民族的海权争夺史
对拥有一支强大舰队的梦想
中国海军崛起战略范本



骷髅之虎

从组建开始就一直与精锐师奋战至最后的精锐虎式重坦克连。
400张珍贵历史图片，指文图书与坦克世界联合打造战史系列的最新力作。



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上下)

第三帝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保罗·卡雷尔著
东线战场开山巨作，苏德战争全景史诗
91家出版社出版，被译成65国文字的超级畅销书



焦土：苏德战争1943-1944(上下)

第三帝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保罗·卡雷尔著
东线战场开山巨作，苏德战争全景史诗
91家出版社出版，被译成65国文字的超级畅销书



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二战回忆录（1936-1949）
欧美史学界叙述残酷真实范本
士兵视角还原第三帝国内部运转
根据真实战时日记还原



德国狙击手
欧美超级畅销军事小说
《纽约时报》、《柯克斯书评》强力推荐
狙击手视角再现二战德军所有经典战役



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
震惊军界的旷世之作
机动与突袭艺术的大师
卓越的装甲兵领袖

二战单兵装备

- 《二战美国陆军单兵装备》
- 《二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单兵装备》
- 《二战德国陆军单兵装备》
- 《二战德国空军单兵装备》
- 《二战苏联陆军单兵装备》
- 《二战日本陆军单兵装备》
- 《二战法国陆军单兵装备》



帝国骑士（共4卷）

第三帝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
恢宏四卷，写作历时十年
100万字，1500幅高清图片



武装党卫军第2“帝国”师官方战史（全6卷）

帝国师最后一任“元首”团团长 著
研究党卫军王牌部队之最权威著作
党卫军第2“帝国”师战史终极藏本



指文图书官方淘宝网店 <http://cniti.taobao.com>
中国亚马逊、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天猫与淘宝等各大网络购物平台，以及全国各地零售书摊、专业书店均有销售

亚马逊 amazon.cn 360buy 360buy.com Suning.com Suning.com Tmall.com 天猫 Tmall.com 淘宝网 taobao.com



号角 Clarion

世界经典制服徽章艺术



主创团队

唐思 (reichsrommel): 资深制服徽章文化研究者,《号角》创始人及主编,曾主编《深度战争》,主要作品《德国空军制服徽章鉴赏》、《德国陆军制服徽章鉴赏》、《SS制服徽章鉴赏》、《二战苏德军服图说》及多篇有关世界勋赏文化的文章。

谢亮 (孤单是永恒):《号角》和《深度战争》副主编,主要作品包括《德国陆军制服徽章鉴赏》、《德国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传记》(即将出版)及有关苏联、民主德国勋赏的文章。

刚寒峰 (amon): 国内知名军事历史刊物策划人,《号角》联合创始人,曾任《较量》杂志主编。主要作品包括《党卫军武器与战术》、《东线秘密档案》等,策划军事历史题材专著数十本。

马宁宁 (施图卡): 国内知名军事历史作家,《深度战争》首席作者,主要作品包括《帝国后盾——第三帝国的辅助军事组织》文章系列及即将出版的《德国海军制服徽章鉴赏》等。

徐津川 (家家园囿): 国内知名苏联军品研究人士,合著有《二战苏德军服图说》。

苏楠 (狂热): 国内知名德国勋章收藏家,黑色帝国网站站长,在辨别真伪方面造诣颇深。

陈晓行 (MSU): 国内苏联及俄罗斯军服徽章收藏者,主要研究苏联俄罗斯军服、军衔发展历史及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勋章等。

胡晨 (huchen82): 国内知名德国制服徽章收藏家,主要研究东西德制服文化。



国际顾问团队

Detlev Niemann: 国际著名德国军品收藏家

Igor Moiseyev: 国际著名苏联军品收藏家

Roger James Bender: 国际著名军事读物出版家

Sascha Weber: 国际著名军事收藏作家

Gordon Williamson: 国际知名军事历史作家、收藏家

Neil Stewart: 国际著名军事收藏作家

Christopher Ailsby: 国际著名军事收藏家、作家

Christian Lehrer: 德国收藏家, Bene Merenti 拍卖行创始人

Sascha Zimmermann: 德国收藏家, Hermann Historica 拍卖行勋章部负责人



专业评论

★ 希望这套丛书获得成功,读者们能够在收藏当中获得乐趣。

——(美)伊戈尔·莫伊舍耶夫,国际著名苏联军品收藏家

★ 军事历史也是人类自身的历史。开明的领袖总是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他们知道能够从过去的胜利当中学到东西,同时避免未来的失败。无论是孙子还是马基雅维利的战略战术,是拿破仑、古德里安还是施瓦茨科普夫的作战经验,军事历史始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能够让人们对未来做好准备。对于那些沉醉于军事历史当中的某些细节——文化、军服、徽章,以及传统——的人来说,他们能够在哪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呢?对于《号角》丛书的出版,我非常激动。我非常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喜欢这些深入而有趣的文章。

——(美)奈尔·斯图亚特,国际著名军事收藏作家

★ 军事历史收藏是一个世界性的爱好,让互不相识、甚至以后也不会相识的人们拥有了一种共同的爱好、阅读同样的书籍,或是在互联网上因这种共性而交谈甚欢。对于军事历史收藏而言,知识是打开收藏世界宝库的钥匙。我很高兴本书把大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号角》取得成功,并使更多人喜欢上军事历史收藏。

——(德)迪特列夫·尼曼,国际著名德国军品收藏家

★ 《号角》是我的好友唐思先生心血之作,我很荣幸在七年前为这本出版物撰写了一篇文章。七年后,欣闻唐思先生将《号角》复刊,我本人非常高兴,并致以最真诚的祝福。制服徽章是一片非常广阔的领域,而来自中国的收藏者实力越来越雄厚。从 Bene Merenti 拍卖行以及欧洲其他拍卖行近几年的拍卖纪录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收藏者异军突起。在此,我期待中国的收藏者能够与世界各地的收藏者一起共同进步,并从中获得乐趣。

——(德)克里斯蒂安·莱勒, Bene Merenti 拍卖行创始人

指文图书官方淘宝网店: <http://cniti.taobao.com>

中国亚马逊、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天猫与淘宝等各大网络购物平台,全国新华书店以及各地零售书摊、专业书店均有销售

亚马逊
amazon.cn

360buy

京东商城

Suning.com

Tmall.com 天猫

淘宝网
taobao.com

责任编辑 张玉龙

封面设计 王 星



指文图书官方网络书店
<http://cniti.taobao.com>

 指文图书
ZVEN BOOKS

 超级大本营
CSBBY.COM

 铁血网
TIE XUE .NET

 铁血网
BOOK.TIE XUE .NET

 BBICN 兵血网
WWW.BBICN.COM



定价：49.80元